



大

地

胡 賽
仲 珍
持 珠
譯 蒼



士女珠珍賽者著書本

地 大

著 珠 珍 賽
譯 持 仲 胡



3 0543 8527 7

版 出 店 書 明 開

序

大地的作者賽珍珠女士，字文襄，美國佛琴尼亞州人，生纔四個月，就被她的父母帶到中國來。她的父親賽兆祥博士是基督教長老宗的牧師，曾傳教於清江，鎮江等處，著有不少的宗教書，並且譯過一部分的新約，晚年任南京金陵大學神學教授，一九三一年夏，染了痢疾死在廬山，享年八十。她的母親也是傳道師，對於文學，藝術和音樂很有素養，早就死了。

作者幼時同她的父母住在清江縣城附近小山上，一所幽靜的小屋裏，她的遊伴除了自己的一個妹子以外，全是當地的中國孩子。她從她的母親受了初步的教育。據作者對紐約泰晤士報記者說，「她的母親不但把小學校裏一般的課程教了她，還使她獲得了藝術和音樂的趣味，而尤其重要的是使她意識到文字本身的趣味。」

因為她那做傳道師的母親有着許多中國朋友的緣故，作者常常出入於中國人的家庭，她不但熟悉了中國人的風俗習慣，還體會了中國的勞苦大眾和家庭婦女的內心的苦痛。她又有一個年老的保姆，常在坐着縫補襪子或是做什麼的時候，把自己幼年時代以及飢荒和盜匪的故事講給她聽，給了她深刻的印象。她從小就這樣地在中國人中間度着生活，所以後來到上海什麼學校來讀書的

時候，她就幾乎不覺得自己和中國人有什麼兩樣了。

十七歲時，作者取道歐洲回國，便在佛琴尼亞州的拉多爾夫墨肯大學讀書。畢業時，文學的成績特別好，獲得了最優等的獎品——一張美麗沙發。這張沙發發現在還陳設在她的客室裏。

她第二次到中國來，先後擔任金陵大學、東南大學教授，暇時常寫關於中國社會狀況的文章，投稿於美國大西洋月刊、國民、亞細亞等各大雜誌。久之，美國人就公認她是一個『中國通』了。

她在南京和金陵大學農科農業管理系主任教授卜凱 (John Lossing Buck) 結婚以後，生了一個女兒，相貌很好，可是生來就患着一種廢疾。作者只得把她送到美國一個專門教養院去，讓她在那里過寂寞的一生。然而作者卻常掛念着這可憐的女兒的前途。『我得給這女兒籌好一輩子的費用，纔安心呢？可是卜凱先生教書的收入很有限，我呢，又兩袖清風，那兒來這許多錢呢？我想還是努力來著作，用著作上的進益來解決這個問題罷。』這番坦率的話是作者對她的一個中國朋友，那幫助她搜集中國小說史材料的龍墨齋君說的。

一九二七年春，寧案暴發，作者避難到上海，住在善鐘路旁一所小洋房裏，便在那里專心著作。她那最初問世的長篇小說東風西風就是在那一年脫稿的。

次年春，時局安定，作者回到南京，繼續從事於長篇創作。她每天清晨起身，略略梳洗一番，便到三層樓上一個小房間裏，伏案寫作，早飯後再上樓去寫，直至中午停筆，午後方纔做其餘的事。在這樣的

情形之下，就產生了後來轟動歐美文壇的大地。

東風西風以一個中國舊式女子桂蘭自敘的體裁描寫中國家庭中新舊思想的衝突。憑了東方的情調和優美的文筆，這部小說出版後，獲得了英美各報的好評。可是那使她在美國文學界有了確定的聲譽，並且發了大財的作品卻是大地。大地於一九三一年三月在紐約出版，便被美國出版界所組織的每月新書推選會選爲傑作。不久她又獲得了一九三一年的普利澤文學獎金。這獎金數目雖不過五千美金，可是在美國一向很有信譽，那光榮卻是非常的。大地的結構以農人的生涯爲經，而以水旱兵匪的災禍爲緯。作者所抓住的簡直是貧困的中國目前最嚴重的幾個問題。主人公王龍可以算得佔着中國人口的最大多數的農民的典型，其前半的生涯代表着顛沛流離的飢餓的貧農，後半則代表着生活優裕的富農。作者擺脫了『勤儉致富』這一種因襲的道德觀念，偏以都市貧民的暴動作爲王龍一生的轉變點。這正是作者的偉大的所在。也許因爲力求迎合美國的大衆趣味的緣故罷，作者對於中國舊禮教卻未免刻畫的太過分了，而且他對於崇拜着林黛玉式女性美的中國人的性心理的描寫似乎也有幾分不自然。因此我國的讀者往往不大滿意於大地的後半部分。

然而從批評的見地，大地的成功顯然並不在於那些性愛的場面，卻在對於悲慘的飢民的動人的描寫。這樣的描寫窮苦的小說終於使作者在全世界不景氣的時代一躍而成爲富人了。這委實是出於作者意料之外的。作者現在無須憂慮到她那可憐的女兒一輩子的費用了，而且也同王龍將離

南方大城市時的情形一樣，驟然得到了多量的金洋，夠她作歐美長途的旅行，過日後豐裕的生活呢。

大地這小說多少轉變了歐美人對於我國的觀感，那實際的影響是值得注意的。一九三一年秋，正是大地在美國風行的時候，我國發生了嚴重的大水災。在政府所收到的從國外匯來的賑款中，美國人所捐募的佔着大部分。那原因，據美國紅十字會會長寫給作者的信中所說，就由於王龍一家人遭遇旱荒的故事，深切地感動了美國人這緣故。

繼着大地而出版的是三子 (Sons)。這描寫着王龍死後他那三個兒子的生活。他們三人就代表着中國的紳士，商人和軍閥。然而作者對於中國這類的人物顯然沒有像她對於農民那樣的同情和認識，因而也就沒有大地那樣的成功了。

作者於一九三〇年七月偕卜凱先生回美，親見了自己的作品在那裡風行的盛況，今年六月下旬纔離開美國。現在她大約就在歐洲旅行的途中罷。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就可以見到這位以中國爲「第二母國」的幸福的女作家了。此番她再到中國來，對於這個又老大又貧困的中國，一定可以認識得更深切些，那麼她日後的作品也許會把大地的優點保持着，而把那缺點消除了的。我們在歡迎這位仁慈的作者的熱誠中，不禁還抱着這麼一點的希望。

譯者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

是王龍的結婚日。起初，在牀上的帳子裏張開了他的眼睛，他想不出那黎明似乎和別日不同的緣故來。除了住在有堂屋相隔的對面房裏的他那老父親氣喘喘的微弱的咳嗽以外，全家沈靜。每天早晨，老人的咳嗽是聽得的第一聲。王龍常常躺在那里靜聽這聲息，直至他聽得這聲息近攏來，聽得他父親的房門在木樞上啞呀作響的時候，方纔將身子移動。

然而在這早晨，他卻沒有等候什麼。他一骨碌起了身，掀開了牀上的帳子。是暗紅的黎明，從窗上破紙飄動處，一個小方孔裏，映出了古銅色天空的形跡。他走往那小孔去，將破紙撕掉了。

「這里破了，還是撕去的好，」他喃喃地說。

他不好意思說得響，自己這一天要使家裏顯得整潔些。那個孔僅僅大到容得下手，他塞過手去探探窗外的空氣。從東邊徐徐地吹着一陣柔和的微風，一陣充滿雨意的和煦的風。這是良好的朕兆呵。爲了結實，田野需要雨了。這一天是不會下雨的，但若這風繼續下去，過兩三天就會有雨水了。這是好的。昨天，他曾經對他父親說，如果這晴天猛日再繼續下去，麥穗就不能飽滿了。現在，上天彷彿揀了這一日期來祝賀他似的。大地就會生長果實了罷。

他一面走，一面套上藍色的外褲，將藍布的腰帶在腰間繫緊了，急匆匆走出到堂屋裏。他讓上半身赤裸着，直至他用熱水洗過了身子爲止。他走到倚靠着正屋，當作竈間的披屋裏，從那邊暗洗沈的門角，一頭牛轉過牠的頭來，向他揚着聲音叫。造成竈間的是造正屋所用那樣的磚頭，從他們自己田地裏攏起的大方的泥土，而搭蓋的是自己田裏的稻草。他的父親年青時還用了他們自己的泥土，塑成一口竈，這口竈因了許多年的燒飯，變成焦黃而且烏黑了。竈的上面攔着一個又深又圓的鐵鍋子。他從擺在旁邊的小瓦缸裏用瓢舀了水倒在那鍋子裏，因爲珍惜水的緣故，他舀得當心。隨即遲疑了一會，忽然舉起小瓦缸來，將水全都倒進鍋子裏。這天他要洗淨全身了。從他還是在他母親膝上做小孩子的時候直到如今，誰也不會細看他的身子。今天，有人要來細看，他便得使牠潔淨一下子了。他走到竈後，從竈間角落的乾草和稻桿揀了一把，好好兒安放在竈口裏。於是他用舊火石和鐵打得了火媒，插到稻草裏去，火便旺起來了。

這是最後的早晨，他得點火。自從六年前死了母親以後，他每天早晨點火燒水，舀一碗開水，端到他父親房裏去。六年以來，每天早晨，那老人坐在牀上等候他兒子拿進開水來鎮抑他的早咳。現在有一個女人到家裏來，父子兩人可以休息了。夏天和冬天，王龍無須再清早起來點火了。他可以躺在牀上等候服事了，他也會有送到面前來的一碗開水喝，如果年成好，開水裏也許還有些茶葉的罷。

如果那女人疲乏了，就有她的孩子們，她給王龍生育的許多孩子們會點火的罷。王龍停着呆想

孩子們在三間屋子裏跑來跑去的光景。自從他母親死了以後，家裏半空着，三間屋子似乎於他們父子兩人太多了。他們常得推卻家口較大的親族——他那有大串孩子們的叔父往往這麼勸誘着：

「單單兩口兒何用這許多屋子呢？爹兒子睡在一起不好麼？年青人身上的暖氣也好鬆一下老頭子的咳嗽的。」

那父親總是這麼回答着：「我牀上要留給我的孫子睡。他會給我的老骨頭取暖的。」

現在一個復一個，孫子們快要到來了！他們也許要沿牆壁，在堂屋鋪牀纔好罷。家裏也許要滿是牀了罷。當王龍想起半空着的家裏將來會有的那些牀時，竈裏的火熄滅了，鍋子裏的水便冷下去。門口出現了老人的朦朧的形相，擦着沒有扣上的長衫。他咳着，吐着唾沫，氣喘喘說道：

「怎麼還不拿開水來，熱熱我的喉頭？」

王龍定睛看了一下，陡然回想起來，有些害羞了。

「柴着潮了，」他從竈後低聲說。「潮氣——」

老人繼續一疊連咳着，直至水滾了還沒有歇。王龍舀了些開水到碗裏，過了一會，便開了竈頭架子上的瓦瓶，從那里撮了十多顆茶葉，撒在開水上。老人饑忒忒地睜開了兩眼，立即抱怨起來。

「你怎麼這般躑躅着？茶葉好比喫銀子。」

「今天是好日子囉，」王龍連忙笑了一臉，回答說。「你安心喫罷。」

老人將碗捧在他那打皺露筋的手指間，嘴裏咕嚕不休。他眼看捲着的茶葉舒展開來，浮在水面，捨不得喝那貴重的東西。

「這就要冷了，」王龍說。

「唔——唔——」老人慌張着說，於是他開始大口啜那熱茶了。像嬰孩釘住奶頭一般，他喝到心滿意足。然而他卻沒有怎麼樣出神，他還看見王龍從鍋子大量地舀水到一隻深深的木盆裏。他擡起頭來，看住他的兒子。

「哪哪！田稻有這許多水也熱了，」他突然說。

王龍繼續舀水，直舀到最後一滴。他沒有回答。

「哪哪！」他的父親大聲叫。

「從正月初一起，我沒有洗過一回身，」王龍低聲說。

他不好意思對他父親說，要將身子揩乾淨給女人看看。他急忙端了木盆到自己的房裏去。門寬鬆地靠在歪斜的木樞上，沒有閉緊。老人蹣跚着走進堂屋裏，將他的嘴巴放到門縫上，叫道：

「這是不好的，我們叫新來的女人起頭就看到這副場面——早上開水裏放茶葉，還有這樣的洗身！」

「只不過一天罷了，」王龍嘆一聲。隨即添說道，「我洗過了就將水潑到田上去，並不是白費掉

的。」

聽了這話，老人默不作聲，於是王龍解了他的腰帶，脫了他的衣服。在方窗格子的小孔裏射進來的陽光下，他從冒汽的水裏將小手巾絞了一把，使勁地揩擦他那瘦黑的身子。雖然他以爲天氣還暖，但當他的皮肉着濕時，他卻覺得有些冷，他將手巾時刻往水裏浸一浸，撈起來，急速地在那里動作着，直至從他全身冒起白濛濛的水汽的霧來。於是他走到原是他母親所有的一隻箱子邊，從那里取了一套藍布的新衣。他這天不穿棉衣也許有些冷罷，然而他不肯將棉衣穿在那潔淨的肉體上。棉衣的面子又破又醜，從破洞裏鑽出灰白色泥污的花絮來。他不願意那女人第一回就看到他穿着花絮鑽出的衣服。後來教她洗補都可以，卻不好第一天就如此。他在藍布衫褲外面穿上了同樣的料子所做的長衫——他那惟一的長衫，只在全年統計不過十天光景的節日纔上身的。於是他從立腳不穩的小桌的抽斗裏取了一個木梳，開始梳理他的頭髮了。

他的父親又復移近，將嘴巴放到門縫口，說道：

「今天我沒有東西喫了麼？在我的年紀，早上不喫些東西，骨頭就水一般軟了。」

「我來了，」王龍急忙放下了木梳說。

於是他脫下他的長衫，端了木盆走出去。他原來全然忘記早飯了。他要燒些玉蜀黍粥給他父親喫。在他自己呢，可喫不下了。他端了木盆搖搖擺擺走到門檻邊，將水倒在近門的田地上，當他倒水時，

他想到鍋子裏的水全給自己洗浴用光了，他得再生火纔是。一股子對於父親的氣憤浮過了他的心頭。

「老頭子是除了他的茶飯，什麼也沒有想到的，」他向竈口裏喃喃地唸；然而他卻沒有響亮地說什麼。他得給老人做東西喫，這是最後的早晨了。他從近門的井裏用桶汲了水，在鍋子裏略略放了些，於是水快沸起來，他用那水和玉蜀黍粉攪成了粥，便送給老人喫。

「晚上我們喫飯，爹，」他說。「這是玉蜀黍粥。」

「羅裏米剩的不多了，」老人坐在堂屋裏的桌子旁，用筷子攪着黃色的厚粥說。

「那麼，我們清明時候少喫些罷，」王龍說。然而老人沒有聽得，他就碗裏唏呼唏呼地嚼着。

王龍於是走進自己的房裏，又將藍長衫穿在身上。他摸摸自己的眉毛和臉頰。心想還是去修剃一下的好罷。還只是太陽剛纔出來的時候。他到女人守候着他的那戶人家去，經過有剃頭匠的街上，可以剃一個頭，只要有錢，他就這麼辦。

他從腰帶上取了灰色布做的油膩的小荷包，將裏面的錢數了一數。有六塊洋錢兩把銅板。他還沒有告知他的父親呢，已經邀請朋友們晚上來喫酒了。他邀請了他的堂弟。即他叔父的年幼的兒子；又爲他父親邀請了他的叔父，此外還邀請了住在同村的三個鄰近的農人。他打算那早晨從城裏帶些肉，一條鯽魚和一把栗子回來。他甚至還買幾枝南邊運來的筍，和少許牛肉，同着自己圍裏所種

的蘿蔔煮在一塊兒。然而這是要等買了豆油醬油以後，有錢剩下來纔買。如果他剝了頭，那他大約不能再買牛肉了。無論如何，頭總要剝的，他忽然打定了這主意。

大清早，他沒有同他父親說什麼話，便自己出去。雖說是暗紅的黎明，太陽卻從天際的叢雲間升上來，在麥頭的露滴上閃耀了。王龍的農夫性格霎時顯現出來，他俯下身去，察看抽芽的麥頭。那麥頭還空着心，等候雨的到來。他嗅嗅空氣，焦急地看看天空。雲黑黑的，風重重的，雨就在那里囉。他要買一炷香來，插在土地神的神堂裏。在這樣的日子，他常是如此。

他在田塍上透了道。走不多遠，前面便湧現了灰色的城牆。在他就要經過的城門裏，矗立着黃家的大房子。那女人是從小就在黃家做了頭的。「討大人家的丫頭做老婆，不如做光棍好。」人們這麼說。可是他對他父親說了「我難道就一輩子沒有女人麼？」他的父親卻回答道，「這些尷尬的丫頭，娶親的費用那麼大，個個女人沒有進門就要什麼金戒指，綢衣裳，在窮人有什麼辦法呢，只有討丫頭做老婆了。」

他的父親這纔留心起來了，他曾經到黃家去，探問了可有要放掉的丫頭。

「用不着年紀太輕的丫頭，也用不着標緻的。」他曾經說。

王龍一向納悶着，以為她一定是不標緻的。如果有標緻的老婆，別人家來道喜，纔會有些面子的罷。他的父親一見他那納悶的臉色，曾經對他叫道：

「我們要標緻的女人做什麼？我們要有會管家會養孩子，還會在田地上操作的女人，標緻的女人難道肯做這些事情麼？她一定老想着和臉子相稱的衣裳！我們是種田人，我們家裏簡直用不着標緻的女人。還有一層，誰聽得過有錢人家標緻的丫頭會是處女的呢？少爺們早就將她躑躅掉了。討個醜的真比討個美的好得多。你想想看：標緻的女人會把你這種田人的手看的同有錢人家少爺嫩洋洋的手一樣歡喜的麼？會把你這太陽曬黑了的面孔看的同拿她尋樂的別人的小白臉一樣漂亮的麼？」

王龍知道他父親說得有理。然而，他忍不住和色欲掙扎了一番，纔能夠回答。他激烈地說道：

「至少，麻面或是缺唇的女人，我不要。」

「要定的女人我們好看一看明白的。」他的父親答說。

原來，那女人既非麻面也不是缺唇。他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罷了。他和他父親買了兩只包了金的銀戒指和一副銀耳環，這些首飾已經由他父親送到那女人的主子那里作為定婚的證物了。除此以外，對於那快要歸他所有的女人，他只知道這一天可以去領她，別的就不得而知了。

他走到冷淒淒的城門的陰暗裏。恰在城門外，腳夫們推着小車，整日來來往往的經過，小車上載着大水桶，水從桶裏濺到石板上。在泥和磚石的厚厚的城牆下的門洞裏，老是溼漉漉冷淒淒的；雖在夏天也是冷淒淒的。因此瓜販們在夏天就將瓜擺在石板上，有的剖開着賣給過路的人喫。因為季候

還早的緣故，那邊還沒有什麼瓜，只有盛着硬硬的綠色小桃子的籃子擺在牆邊，小販們呼叫道：

「春天新上市的桃子——新上市的桃子呀！買了去喫喫看罷，是消食下氣的呵。」

王龍心裏想道：

「如果她喜歡這個罷，我們回來時，我要買幾隻給她喫。」他體會不到自己回頭經過城門時，會有一個女人跟在後面走的。

他進了城門向右轉彎，過了一會，便到有剃頭匠的街了。時候還很早，在那里剃頭的只有幾個農人。他們是上夜挑了地貨進城的，這纔他們在清早市上賣出他們的蔬菜，還可以回到田地裏做日間的工作。他們已經蜷伏在他們的籃子上，抖抖索索地睡過覺了，那些籃子現在空空的擺在他們的腳邊。王龍恐怕有人認識他，避開了他們，因為這一天，他不願意聽他們什麼取笑的話了。沿街過去，成一長列的剃頭匠們站在他們的小櫈後面，王龍便走向最遠的一個去，在櫈上坐下，向那站着和旁人閒談的剃頭匠做了一個手勢。那剃頭匠立即走過來，從擱在炭鉢上的水壺，倒了熱水到他的銅面盆裏。

「什麼都剃麼？」他用職業上的腔調說。

「剃頭帶修臉，」王龍說。

「要不要挖耳朵？」剃頭匠問。

「另外要加多少錢？」王龍小心地問。

「四個銅板」剃頭開始拉過一塊黑膩的布來說。

「我給你兩個」王龍說。

「那麼，我給你挖一隻耳朵就是。」那剃頭匠當即接下去說。「你要挖那一隻耳朵呢？」他說話時向旁邊的剃頭匠做了一個嘴臉，於是那人忍不住大笑起來。王龍見得自己被人家尋了開心了，他照向來的情形，對於城裏人，雖只是做剃頭匠的最低賤的城裏人也覺得慚愧起來，急口說道：

「隨便你——隨便你——」

於是他聽受了那剃頭匠的擦肥皂，揩抹以及修剃。那剃頭匠究竟還是十分慷慨的人，他給王龍在肩背上巧妙地捶擊了好一會，以舒展他的筋肉，卻不要額外的什麼費。

剃好了頭，將錢數到剃頭匠的溼漉漉的打皺的手裏時，王龍霎時起了恐怖。這許多的錢，他又復走下街去，新鮮的風吹到他那新剃的皮膚上，他卻自言自語道：

「不過一回罷了。」

他於是走到市上，買了兩斤豬肉，看住賣肉的用乾荷葉將牠包好，隨又思量量地買了半斤牛肉。他將一切東西，連同顫動着的方塊豆腐買定之後，走到香燭店裏，又買了幾炷香。於是他羞答答地將腳步轉向黃家去。

一到黃家大門口，他恐慌起來。怎麼他一個人到這裏來？他該邀他的父親，他的叔父，甚至他的鄰

居老金回來纔是。他一向沒有到過什麼大人家。現在他手裏拿着辦喜酒的小菜，說一句「我來領女人了」就走進去，這怎麼行呢？

他站在那大門口，向大門看望了好久。那是兩扇大大的黑漆木門，上有鐵門環，正緊閉着。兩邊各有石獅子一隻立在那里。一個人也沒有看見。他不能進去，便轉身走了。

他忽然覺得飢餓了。他要去買些東西喫。他不會喫過什麼——原來忘記喫東西了。他走到街上一家小飯店裏，在桌上放了幾個銅板，便坐下來。一個醜醜的小廝，繫着油晃晃的黑圍裙走過來，於是王龍向他喊道，「兩碗麵！」待到麵來了，他便用竹筷子送着，大口喫了下去，那小廝站在旁邊，將銅板抓到污黑的手裏去。

「添些什麼？」小廝順口問。

王龍搖搖頭。他站起身，四面一望。在那擺滿了桌子的陰暗而侷促的小屋子裏，沒有一個他認識的人。只有三五個人，坐在那里，有的喫着東西，有的喝着茶。這是窮人們光顧的地方，在那些人中間，他顯得整潔而且差不多富裕了，因此經過的一個乞丐向他哀呼道：

「好先生，發些慈悲罷，給我一個小錢罷——我是餓的要命了。」

王龍從來沒有遇到過向他求乞的乞丐，從來沒有遇到過叫他「先生」的什麼人。他覺得高興了，丟了兩個小錢到乞丐的碗裏，那乞丐使用污黑的手趕緊抓起錢來，塞到自己的破衣的懷裏。

王龍又復坐下去，太陽漸漸升起來了。小廝不耐煩地懶洋洋說道：「你不要再喫什麼罷？」隨又不客氣地說道：「那麼，你得付坐櫈子的錢。」

王龍聽到這樣的欺侮的話，不由地氣憤起來，他本想起身就走，可是一想起往黃家這大人家去領女人的事來，他全身就湧出汗珠來，彷彿在田間工作着似的。

「拿一碗茶來，」他軟洋洋地對小廝說。不到一轉身的時間，茶在他的前面了，那小廝厲聲要求道：

「銅板呢？」

王龍着慌了，只得從他的腰帶裏再掏出兩個銅板來。

「真是敲竹槓，」他快快地默唸。那時他看見他邀過喫喜酒的一個鄰人走進店裏來。他急忙將銅板放在桌上，喝了大口的茶，從邊門匆匆走出去，便又來到街上了。

「這總要辦的，」他惶急地自己說，便轉向雙扇的大門去。

這時候，已經過了中午，大門半開着，管門人閒立在門檻上，用竹籤剔着牙齒。他是一個長漢，左頰上有一顆大黑痣，生着三根長毛，從來沒有剃過。王龍一到他的前面，他從那籃子推想到他是來叫賣什麼東西的，便粗聲喝道：

「喂，什麼？」

王龍很勉強地回答道：

「我是王龍種田的。」

「阿阿，是王龍種田的。什麼事？」管門人反問，他是除了他的老爺太太的闊朋友以外，對誰都不客氣的。

「我來了，——我來了——」王龍顫顫地說。

「這我知道，」管門人捻着他那黑痣上的長毛，很耐煩地說。

「裏面有一個女人，」王龍說，他的聲音逐漸低下去，低到同耳語一樣。在太陽光下，他的臉潮潤了。

管門人一聲大笑。

「原來就是你！」他呼喝說。「今天他們叫我在這裏等着新郎哪。可是我見你臂上掛着籃子，倒認不出來了。」

「這只是幾樣小菜，」王龍告歉似的說，等候管門人引導進去。然而管門人卻沒有移動。終於王龍焦躁地說道：

「我一個人進去好麼？」

管門人顯出了可怕的神氣。「老爺要害你的命！」

於是他看出王龍太老實了，便說道：「有洋錢就可以過門。」

王龍方纔知道那人是要他的錢。

「我是窮人啦，」他哀求似的說。

「讓我看看你腰帶裏有多少錢。」管門人說。

待到傻氣的王龍當真將籃子放在石板上，撩起長衫來，從腰帶裏取出了小荷包，將買物之後所剩的錢在他左手裏搖搖的時候，管門人嗑嗑地笑了。那荷包裏有着一塊洋錢十四個銅板。

「我要那洋錢」管門人冷冷地說。王龍剛要抗爭，那人就已將洋錢縮到袖子裏，大踏步跨過大門口，大聲呼喊道：

「新郎到了，新郎到了！」

王龍雖然惱着剛纔一番情形，怕着這大聲的報道，卻也無可如何，只得挈起他的籃子來，左右兩邊都不看，跟在他的後面走。

雖然他到「大家」，這還是第一回，他後來卻什麼都沒有記得了。他的臉燒着，他的頭俯着，他穿過了一個復一個的院子，只聽得前面喧嘩的聲音，四下裏嗑嗑的笑聲，他彷彿走過了百來個院子之後，忽然間，那管門人默不作聲地將他送到一間小客堂裏。他一個人站在那里，同時管門人走進裏面什麼地方去，過了一會回來說：

「太太叫你到她跟前去。」

王龍向前走，管門人卻阻止了他，輕蔑似的叫道：

「你手裏掣了肉和豆腐一籃子，到太太跟前去不行的！你怎麼行禮呀？」

「是——是——」王龍惶恐着說。然而他卻不敢將籃子放下，因為他恐怕籃子裏有什麼東西會被人偷了去。他沒有想到兩斤豬肉半斤牛肉和一條小鱈魚，這樣的小菜誰也不稀罕。管門人見到他着慌，便用了非常輕蔑的聲氣叫道：

「在我們這樣的人家，這些小菜餵狗的！」於是他抓了那籃子放在門背後，將王龍推向前面去。他們走過雕花的柱子支撐着屋頂的狹長的走廊去，便進一個廳，和這相似的廳，他從來沒有見過呢。那許多間屋子，都又高又大，彷彿他自己全家放進去不估什麼地位似的。他擡着頭對上面雕漆的棟樑正看得出神，霎時給高高的門檻扳了一下，幾乎跌倒了，幸虧管門人抓住了他的臂膀，叫道：

「你要當太太的面跌一交當個見面禮麼？」

在羞愧中定了定神，王龍向前面張望，便在那屋子裏一個匠上看見一位很老的太太，她那巧小的身材上穿着發亮的灰色緞襖，在她身旁擺着鴉片煙盤。她那打皺的瘦臉上沈鸞而細尖的眼睛向他細看了一下。王龍跪下去，向她拜了幾拜。

「叫他起來，」太太莊重地對管門人說，「這些禮節用不着了。他可是來領女人的？」

「是的，太太，」管門人答說。

「爲什麼他自己不說？」太太問。

「他是阿木林，太太，」管門人搓着痣上的毛說。

這話激動了王龍，他氣呼呼地看看管門人。

「我不過是粗人，太太，」他說，「我不知道場面上講些什麼話。」

太太十分莊重地細看他，彷彿要講出什麼話來似的，可是她的手一捏到一個丫頭給她裝好了煙的鴉片槍，她似乎立即將他忘掉了。她俯下身去，就煙槍狂吸了一陣，於是她眼睛上失卻了敏感，而給忘卻之霧蒙住了。王龍只是站在她面前，直至她的眼瞼過來，看見了他的形相。

「這個人在這裏做什麼？」她霎時動氣似的問，彷彿已經忘卻了一切的事情似的。管門人板着脸，一句話也不說。

「我等着女人啦，太太，」王龍慌張着說。

「女人什麼女人……」太太開口說。在她身邊的丫頭俯下身去，向她貼耳說了幾句，太太便和緩下來。「哎，是的，我霎時忘記了——一件小事情——你是爲阿蘭這個丫頭來的。我記得我們將她許給一個種田人了。你就是那個種田人罷？」

「我就是，」王龍答說。

「叫阿蘭出來。」太太對她的丫頭說。

不一會，那丫頭出來，手攪着一個有些長長的胖姿體，穿的是清潔的藍布襖藍布褲。王龍瞟了一下就轉過眼去，心頭別別跳着。這就是他的女人了。

「過來，阿蘭。」太太懶洋洋地說。「這個人是來帶領你。」

那女人走到太太跟前，低了頭，合了手站在那里。

「你預備好麼？」太太問。

那女人回聲一般慢慢地答道：「預備好了。」

王龍初次聽得她的聲音，便趁她站在面前的時候，向她的背部看了一會。這是再好也沒有的聲音，不響亮也不嬌細，平平的，並不是性情乖張的。那女人的頭髮又整潔又光滑，她的布襖也清潔。他見她的腳沒有纏過，覺到霎時間的悵惘。然而，對於這，他卻不能儘想下去了，因為太太對管門人說着：

「將她的箱子搬到大門口去，讓他們起身罷。」她隨又叫了王龍的名字，說道：「你站到她的身邊去，聽我說。」待到王龍走上前去之後，她對他說道：「這個丫頭還只十歲時候就到我這裏來，一直住到現在，她有二十歲了。那年是荒年，她的爹娘因為沒得喫，從北邊到這裏，我就將她買下來。他們從山東北部來，又回到那邊去了，他們後來的情形怎麼樣，我一點也沒有知道。你看看：她有着那樣結實的身體，方盤的臉頰哪。不論是田地上的工作或是汲水、燒飯等等的雜事，她都會給你好好兒做的。她

相貌並不好，但你也不必要和親好。只有閒空的人們纔用得着美貌的女人給他尋樂。她也不聰明。然而叫她做什麼，她總做的很妥貼，她脾氣好。我知道她還是處女。她要引動我的兒子們孫子們的心，相貌還欠好。你帶了她去，好好兒待她罷。她雖然遲笨些，總要算一個好丫頭。我若不是想爲下世積一些陰德，還要將她使喚下去的。我的這班丫頭們，少爺們看不上，所以我發了一個善心，有誰要娶她們做老婆，我就將她們嫁出去。」

於是她對那女人說道：

「要聽他的話，給他養兒子，要多養出幾個兒子來纔好。你將頭生兒子抱來給我看看。」

「好的，太太，」那女人恭順地說。

他們局促不安地站在那里，王龍惶窘得什麼似的，不知道該說什麼話纔好。

「那麼，你們可以去了！」太太不耐煩地說，於是王龍急忙鞠了躬，轉身走出去，他的後面是那女人，那女人的後面是管門人，肩上揹着箱子。他將這箱子在他找尋籃子的那間屋子裏放下來，不肯再擱在肩上，便一聲不響走掉了。

地 大

於是王龍轉向那女人，第一回向她細看了一下。她有着一副橫闊的老實臉，尖尖的闊鼻子底下是黑黑的大鼻孔，她的嘴巴闊得好像臉上一道溝。她兩眼細小，帶着呆鈍的黑色，滿是一種沒有明白表現出來的悲哀。這是一副似乎慣常默着不說話似的臉。她既不惶窘，也不回看，靜靜地接受王龍的

眼光，直至他看飽了她。他覺得她臉上的確沒有什麼美——是一副平凡的忍耐的醬黃臉。然而她那黑皮膚上沒有麻，她的嘴唇也沒有缺。他看到她兩耳上掛着他所買的那副包了金的耳環，手上帶着他給了她的戒指。他暗自欣喜地轉過臉去。阿阿，他得到他的女人了。

「這隻箱子，還有這隻籃子，」他悶悶地說。

她一聲不響俯下去，提起箱子的一端，放在自己的肩上，便在那重量下搖擺着脚步想要站起來。他對她呆看了一會，便突然說道：

「箱子我來拿。這里還有著籃子。」

於是他不顧身上穿的最好的長衫，就將箱子移到自己的背上。她呢，仍然不作聲，拿起了籃子的柄兒。他想起了先前穿過的百來個院子，想起了在重荷之下，不雅觀的自己的姿態。

「可有邊門——」他低聲說，她沈思了一會纔點點頭，彷彿沒有立即懂得他所說的話似的。於是她引導着穿過平日不走的小院子，那邊滿生着荒草。在一棵垂着枝葉的白楊下面，有一道老舊的小門，她移開了門門，他們便走出到街上。

有一兩回，他轉過頭來看她。她用那雙大脚勁健地踱去，她那闊大的臉上沒有表情。到了城門口，他惘然停下來，一隻手在腰帶裏摸索所剩的銅板，別隻手把穩肩上的箱子。他拿出幾個銅板來，買了六隻綠皮的小桃子。

「拿了去你自己喫罷，」他粗聲說。

她抓了那桃子，默默地拿在手裏。他們沿了麥田邊走去，他又復看望她時，她正慢慢地啃着一隻桃子，但她一見他在對她看，便用手遮住那桃子，制住了兩顎，一動也不動。

他們這樣的走去，一直到了土地堂所在的西畝。這土地堂是小小的建築，只有肩胛那麼高，用磚頭造成，上頭蓋着瓦。王龍的父親，從前耕種過王龍現在藉以過活的這些田地的，曾經從城裏用小車運了磚頭來，建造這個土地堂。牆外塗刷着石灰，在一個吉利的年頭，曾經雇了村上的美術家將竹和山的景致繪在白牆上。可是這畫經過了歷代的雨的沖洗，現在只剩下着淡淡的竹的影跡，山景是幾乎全然消滅了。

在上蓋屋瓦的這土地堂裏，舒泰地坐着兩個小而莊嚴的泥質的姿體，是用附近田野裏的泥土塑成的。這就是土地神和他的太太。牠們穿了紅紙和金紙的長袍，那土地神還有着幾根拖下的鬚鬚，是真頭髮做的。每逢新年，王龍的父親買了紅紙來，剪的很當心，給那一對兒黏貼了新袍。每一年中，雨呀雪呀打進去，夏天太陽曬進去，便將牠們的袍毀壞了。

然而，在這時，因為新年過了不久，袍還新簇簇，王龍見了牠們端整的姿相，覺得得意了。他從女人的手接了籃子，便在那豬肉下面，細尋買來的幾炷香。他恐怕香折斷了惹得不吉利，心裏不免有些着急，可是那幾炷香倒完整。他尋到了香，便將牠並排插在神前堆積着的香灰裏。於是他掏出了火石和

鐵，用一片乾葉作引火物，打出了一顆火將香點起來。

這男人和這女人一同站在他們的田地之神的面前。女人瞪着眼睛香的末端紅起來又轉成灰色。當香頭的灰堆長起來時，她俯下去，用前指摺去了那積灰。於是她彷彿有些惶恐似的，忙向王龍望一下，她的兩眼沈滯着。但是她的舉動上，卻也有着他所喜歡的一種情態。彷彿她覺得那香屬於他們兩個人；這就是結婚的時刻。他們守了完全的沈默，並排地站在那里，而香燒成了灰了；於是太陽漸漸沈下去，王龍將箱子擱在肩上。他們便走向家去。

在家屋的門口，老人站着接受射到他身上的最末的太陽光線。當王龍同着女人走近來的時候，他一動也不動。他如果細看她，就不免有失身分罷。他裝作對於天上的雲很有興味似的，叫道：

「那天邊的一朵雲似乎有些雨意罷。不到明天晚上，天要下雨了。」隨即看到王龍從那女人接了籃子，便喝道：「用完了錢沒有？」

王龍將籃子放到桌上。「晚上有客人來，」他急口說。他又將箱子搬進自己睡覺的房裏，在盛着自己衣服的箱子旁邊放下來。他出神似的看看牠。然而老人卻來到門邊，滔滔地說道：

「難道家裏的錢用不完麼？」

他知道他的兒子已經邀請了客人，暗自高興着，但是他卻覺得在那新來的媳婦前面，除了惜錢的話以外，不該說什麼，生怕她從起頭就學了浪費的派頭。王龍不作聲，走出房來，將籃子拿進竈間裏，

女人便跟了進去。他從籃子裏將小菜一件件拿出來，放在竈頭架子上，於是他對她說道：

「這是豬肉，這是牛肉和魚。有七個人要喫，你可會做小菜？」

他說話時沒有對女人看。儘管看女人該不是得當的事罷。那女人用了平板的聲音答道：

「自從進了黃家的門，我就做竈下丫頭。每餐都有肉的。」

王龍點點頭，便離了她走出來，沒有再去看。直至客人們擁着進來了，他的叔父——嬉皮涎臉有些饒嘴相的，他叔父的兒子——一個頑皮的十五歲的孩子；還有農人們——笨相的，而且羞答答地猶笑着的。有兩個是和王龍在收穫時節交換種子和勞力的同村人，有一個是他隔壁的鄰人，姓金的——一個小身材的靜默的人，除非不得已，老不願說話的。他們在堂屋裏再三推讓着坐位，終於坐定了之後，王龍走進竈間去叫女人做菜。他聽了她這麼說，不由地喜洋洋了：

「我做好了菜，一碗碗遞給你，由你放到桌上，去好不好？我不喜歡到衆人面前去。」

一想到這女人是他所有的，她在他面前露臉並不怕，卻不願在別的男人面前露臉，王龍便非常得意了。他在竈間門口從她手裏接了碗，擺列在堂屋裏的桌子上，於是高聲叫道：

「叔叔，請，阿弟，請。」我們可不是來看新娘的麼？當那愛說笑話的叔父這麼說時，王龍直截答道：「我們還沒有成了親。她不好意思出來見客人。」

於是他催着他們喫，他們靜靜地喫了那些小菜。喫的十分暢快，有的人稱讚魚上面的醬油，有的

人說豬肉燒的好，王龍幾次三番地答道：

「不中喫的——這是燒的壞的。」

然而在心裏，他實在中意着那幾碗小菜，因為她將魚肉各用糖和醋，一些酒和一些醬油合燒着，巧妙地吊出了魚肉所有的滋味，像這樣的小菜，王龍在他的朋友們的酒席上是從來沒有嘗過的。

那晚上，客人們慢慢地啜過了茶，講完了笑話之後，女人還在窻下停留着。王龍等到最後的客人去了，走進窻間裏，便見她蜷伏在稻草堆上，午的旁邊熟睡着。他叫喚她時，她從睡夢中忽然擎起臂膀來，彷彿防有人打來，自衛着似的。她終於張開兩眼來，用奇異的，無語的眼光向他看，他便覺得彷彿對着一個小孩子似的。他牽了她的手，進到那天早晨爲了她洗過身的房裏，便點着了桌上一枝紅蠟燭，在這燭光下，他覺得只有自己和女人在一起，霎時害羞了，於是他不得不這樣的安着心：

「這女人是我所有的。這事情總是免不了的。」

於是他毅然脫自己的衣服了。至於女人呢，她俯下身來，不作一聲，整整被擄了。王龍粗聲說道：

「你睡下來的時候，先將燈吹熄了。」

於是他躺下身去，將棉被拉到肩邊，裝作睡過去的樣子，然而他卻沒有睡着。他躺在那里顫動着，他肉體上每一神經都醒着。待到過了好一會，房裏暗黑了，他身邊起了緩慢而沈默的索索的響動那時候，充滿於他心裏的快樂幾乎爆破了他的肉體，他向暗中發出了粗重的笑聲，便將她擁抱了。

次日早晨，他躺在牀上，瞪着眼睛看現在全是他所有的這女人。她起了身，披上了她的衣服，扣上了頸間和襟邊的鈕子，於是將兩腳套到布鞋裏，拿綵在鞋後跟的布條子一拔就穿了進去。從窗上小孔裏射進來的一道光，照到她身上，於是他隱約地看見她的臉了。那臉顯得沒有變樣，這於王龍是一種驚異。他覺得彷彿那一夜一定使自己變了樣似的；可是這女人從他的牀上起來，卻依然是昨天那樣子。從昏黃的黎明裏連續地起了老人的咳嗽聲，於是他對她說道：

「先拿一碗開水去，給爹潤潤喉。」

她用了恰和昨天說話時相同的聲音問道：「開水裏要放些茶葉麼？」

這簡單的問話困惑了王龍。他本想說：「茶葉是應當放些的。可是我們是窮人家呀！」他本想使她忖一忖他們在這家裏不做什麼茶葉的。在黃家，自然每碗開水裏都有着茶葉。在那里，大約連丫頭也不肯喝純開水的罷。然而他知道，如果這第一天，女人不將白開水，就將茶端給他的父親喝，他的父親要生氣的，況且他們真是沒有錢呢。因此，他順口回答道：

「茶麼？不——不——這要惹得他咳嗽更厲害。」

於是他暖烘烘的，心滿意足的躺在牀上，而女人在竈間裏生火燒茶。他本想睡着——現在他可以多睡些時候了——然而他那蠢笨的身體，是一年到頭天天早晨那麼早起身慣了的，雖然還可以睡着，卻不要再睡了。他這纔躺在那里，精神上肉體上嘗味着，欣賞着他的閑逸的享受。

他想起他所有的這女人來，還有些半害羞。一部分的時間，他想到他的田地，他的麥子，想到如果下雨了，他的收穫怎麼樣，又想到如果價錢合適，他要向鄰人們買些蘿蔔種子。然而在這些天天在他心頭的思想中間，卻交織着現在自己的生活如何這一個新的思想，於是忽然間，想到了那夜間，他驚訝着，她喜歡不喜歡他。這是新的疑訝。他一向所追問的只是：他可會喜歡她？或者她在他的牀上他的家裏會不會滿意呢？她的臉雖平庸，她手上的皮膚雖粗糙，她那胖胖的身體上的皮肉倒是軟綿綿而沒有給誰接觸過的。他想起晚上向暗中發出的短促的笑聲來，禁不住呵呵大笑了。少爺們對於那廚下丫頭，除了那平庸的臉以外，是什麼也不曾見過的。她的身體又美麗又肥胖又柔軟，骨格也粗大。他忽然想望她將他作為丈夫相愛了。於是他害羞了。

房門開了，她默默地走進來，兩手捧着熱氣蒸騰的一隻碗給他。他在牀上坐起來接了碗。那水面有茶葉浮着。他便即擡頭向她看了一眼。她恐懼起來，說道：

「我沒有拿茶給公公——依你的話——可是你這里，我就……」

王龍見她對自己有些害怕，心裏很高興，不待她說完，就回答道：「我喜歡這個——我喜歡這

個」於是他啞啞地將茶喝進嘴裏去。

在他的內中，有着這新的悅樂，連使他自己的心裏明白也不好意思的：「我的這女人非常喜歡我」

在接着的數月間，他似乎覺得除了察着自己的女人以外，沒有幹什麼似的。其實，他也照向來一樣工作着。他背着鋤頭走到田畝去；他耕種一畦一畦的麥，他給牛駕了犁耕田；他又在西畝耕了土，種葱和大蒜。然而那工作也就是享樂，因為當太陽升到了天頂時候，他往家裏去，給他喫的食物就在那里備好，桌上揩清了塵埃，整潔地擺着碗筷了。在先前，他走進家裏，雖然疲乏了，也得自己來燒飯，除非老人不到那時候就餓起來，自己將什麼粥煮了，或者將裹着葱薑喫的粗糙的薄餅烘了呢。

現在什麼都給他備好，他可以坐在桌旁的檯上，現成喫了。泥鋪的地掃過了，柴堆也補充了。他早上出了門，女人就帶了竹耙和一條長繩，在山野間巡行，東邊拔些草，西邊採集些樹木的枝葉，到中午便帶了足夠一兩天用的柴草回來。他們用不着再買柴草了，這是使王龍高興的。

下午，她帶了耨頭和畚箕，走到有驢騾和馬載貨來往的通到城裏去的大路上，在那里耙拾了牲畜的遺糞，帶回來堆在屋旁空地上，用作田地的肥料。她一聲不響做了這些事，並沒有誰吩咐她這麼做，到了晚上，她直至在竈間裏飼過了牛，並且汲了水來接在牠的嘴巴邊，讓牠喝過了之後，方纔自己

休息。

有時候，她拿出他們襪子的衣服來，用自己從棉花紡成的紗線縫補，於是冬衣上面的破洞一一填滿了。他們的被褥，她也拿到太陽下，剝出了棉絮外面的被殼，洗了一洗，搭在竹竿上曬乾，又將年長月久變得硬黑了的棉絮，抖去了灰塵，曬在太陽裏。她今天做這樣，明天做那樣，直至三間屋子似乎清清潔潔，有着興盛的氣象了。老人的咳嗽漸漸好起來，他坐在家屋的南牆邊的太陽下，老是溫暖舒適，半醒半睡的樣子。

然而那女人，除非爲了生活的頃刻間的必需，從不說什麼話。王龍瞪着眼看她的大脚穩健地，慢慢地，在屋子裏走動，看那呆鈍的方盤臉，看那兩眼裏毫無表情而有些恐懼的眼光，可是從她身上也推察不出什麼來。在夜間他知道了她的身體的柔軟的堅實。然而，在日間，她的衣服，她的平庸的藍布襖褲卻遮蔽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她只不過是一個不做聲的忠心的女僕而已。他如果對她說：「你爲什麼不說話？」這也是不得當的。她盡了她的本職，可不是儘夠了麼？

有的時候，他在田地上工作，往往不知不覺地想到關於她的事。在那百來個院子裏，她見識過什麼呢？她從前沒有和他相共的生活原是怎樣的？他推察不出什麼來。隨即想起他自己的好奇心，想起對於她的興味來，不覺有些害羞了。她總之，不過是一個女人呵。

然而在曾經做過「大家」的丫頭，起早落夜工作過的女人三間屋子和一日兩餐的事卻是不夠她忙碌的一天。當他帶了耨頭，在麥田中間掘土的時候，在他身子所俯的那一畦上橫過了她的人影，於是她站在那里了，她肩上背着一把耨頭。

「家裏要到傍晚纔有事呢，」她急口說，於是她走到他左邊的一畦，俯下身去掘土了。

初夏的太陽炙射在他們身上，她臉上便即不住地流汗。王龍脫去了布衫，他的背裸露了，然而她穿着薄薄的布衫工作，那布衫溼起來，便像肌膚一般貼在她身上。逐時逐時地，循了完全的節奏，他和她兩人在一塊兒默默地動作，這動作融成了一種精神上的結合，也就減免了他的勞動上的苦味。他對於任何事都沒有什麼明晰的思想了。他所懷抱的只有對於勞動——對於將這形成了他們的家，養了他們的身體，造了他們的神的土地一耨一耨地翻掘起來這一種勞動的完全的同情。這土地，豐富而且暗黑的，橫在那里，在他們的耨尖之下輕輕地化開了。他們有時掘起了一片碎磚，有時掘起了一段樹木。這是湮滅了的東西呵。從前不知什麼時代，是有男女的身體葬在那里，有房屋站在那里，隨後坍下來，而歸入土地的。同樣，他們的房屋，他們的身體，不知到什麼時候，也會變成土地的罷。在這土地，每人有輪到的定數的。他們繼續在一塊兒勞動，在一塊兒操作，使這土地產出穀實來——在他們的勞動中默着不做聲。

太陽落了，他慢慢地挺直了他的背，對女人看看。她的臉溼溼的，還有着泥土的污跡。她是醬黃色的。

同泥土本身一樣。她那溼漉漉的深色的布衫貼住了她那闊大的身體。她慢慢地勦平了最末的一畦，於是她用平常的聲氣直截地說道：

「我有孕了。」

王龍默默地站在那里。現在，對於這事情有什麼話可說呢？她俯身從畦上拾起一片斷磚來，便將牠拋了。她說了這句話，同她說「我送茶給你，我們好喫了」那等話相彷彿。這在她似乎同那等話一樣平常的然而在他呢——這在他怎麼樣，他可說不出來了。他的心奔跳了，隨又彷彿遇到突然的限制似的停下來。哦，哦！這是在這土地上他們輪到的定數呵！

他突然從她的手裏取過耨頭來，使用喉嚨裏沈滯的聲音說道：「歇了手罷。時候晚了。我們告訴老頭子去。」

於是他們走回家去，她跟在他的後面，離開了五六步。老人站在門口，飢着等晚飯喫，現在家裏有了媳婦，他決不肯自己做飯了。他有些不耐煩起來，便嚷道：

「我老了，叫我這樣子等飯喫，是等不過的。」

王龍經過了他身邊，進到屋子裏，卻說道：

「她已經有孕了。」

他竭力想將這句話說的如同說着「今天我在西畝下了種了」那等話一樣的安詳，可是他辦

不到。雖然他說時聲音是低的，但在他彷彿已經將這句話喊的太響了。

老人眯了一會眼，心中理會了，便即發出笑聲來。

「哈哈——」他當他的媳婦走攏來時，便叫道，「那麼，收成快看見了！」

她的臉，他在朦朧中看不清楚，然而她卻順口回答道：

「我現在燒飯去。」

「好——好——飯快些——」老人急口說，像孩子似的跟了她走進竈間裏。恰同對於孫子的念頭方纔使他忘卻了飯一樣，現在對於擺在他前面的熱騰騰的飯食的念頭使他忘卻未來的小孩子了。

然而暗地裏王龍卻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來，兩手捧着頭。從他自己的身體，從他自己的腰部，出了小小的生命！他心裏這麼想。

做產的時間漸近了，他對他的女人說道：

「做產時候，我們總得叫一個人——一個女人——幫幫忙。」

然而她卻搖搖頭。她正洗滌着晚飯後的碗盞。老人是上了牀了。那晚上，他們兩人靜悄悄的在一塊兒，只有從盛着豆油，浸着一綫棉紗當燈芯的洋鐵小燈，躍動着的火焰的光照在他們身上。

「不要女人麼？」他出驚似的問，在他們兩人的對話中，她的部分差不多只有搖搖頭或是手，至多也不過從她的闊嘴巴裏間或勉強強地發出一言半語來。他對於這等對話，現在是慣習起來了。他漸漸至於不覺得這等談話裏缺少什麼了。「可是屋裏面只有兩個男人家，不方便的！」他接着說，「我的媽叫過村裏的一個女人。我是這些事情不懂的。那『大家』有沒有人，有沒有人，有沒有人和你要好的老丫頭可以來？」

這是第一次，他提起了她出身的人家。她轉過頭來看他，她的細眼張開了，她的臉因沈鬱的怒氣而抖動了。那樣子，他從未見過她呢。

「那邊沒有人！」她向他大聲說。

他將正吸着旱煙的煙管放下，瞪着眼看她。然而她的臉忽然照常，她彷彿不會說話似的收集着筷子。

「哎呀！是件要緊的事喲！」他着急似的說。然而她卻沒有說什麼。於是他繼續爭論着，「我們這兩個男人，講到做產的事，一點不中用的。我的爹呢，不好進你房裏來——我自己呢，連小牛生也沒有見過。我的糙手會傷害小孩子的。那麼，『大家』有什麼人麼？那邊丫頭們常常做產的……」

她先就將筷子當心地放到桌上，整整齊齊的一堆。於是她對他瞅了好一會，說道：

「我回到那『大家』去，就有我的兒子抱在手上了。我要給他穿一件紅紅的襖，穿一條紅花的褲，頭上給他戴一頂前面綴着包金小菩薩的帽子，腳上再給他套一雙老虎頭鞋子。我自己也要穿一雙新鞋，着一件玄色洋緞的新襖。我要走進從前過日子的竈屋去，我要走進太太攤着煙盤的堂屋去，我要將我的兒子給他們大家看看。」

他從未聽見過她嘴裏說出這麼多的話。這些話，雖則慢慢地，卻也連串地，毫不間斷地吐出來，於是他領會到：這全盤的事是她自己計畫好了的。當她在田畝傍了他工作的時候，她就計畫着這一切了！她是多麼可驚呵！一天到晚，那麼沈靜地，她忙着她的工作；他說她幾乎不會想到小孩子的罷。萬不料她倒想像着這個小孩子，生出而且全身穿好衣裳了，她自己也儼然作爲他的母親，穿着新襖，好一會沒有話，他用他的拇指和前指將旱煙頻頻地撒到煙斗裏，於是提着他的煙管，他將煙吸進胃裏

「你要點錢用，我想。」他終於用顯然粗魯的聲氣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三塊洋錢……」她惴惴地說，「這個數目大，可是我倒仔細地計算過呢。一個銅板我也不賭化的。我要叫布店裏給我每尺加一的放頭。」

王龍在他的腰帶裏掏摸了。一天，他曾經到市上賣去了西販池裏一擔半的蘆葦，在他腰帶裏有着比她所期望還略多一點的錢哩。他在桌上放了三塊洋錢。於是沉吟了一會，他加上第四塊洋錢去，那是他久藏身邊，以備偶或在什麼早上要到茶館裏小賭時候用作賭本的。然而他一向只不過逗留在桌子旁邊，看看別人擲骰子而已，因為他深恐自己玩起來要輸的，他往往就轉到說書場去，消磨餘暇的時間，在那邊可以聽古老的故事，待到聽完了，只消付一兩個銅板到他的茶碗裏。

「你多拿一塊去。」他說，一面吹着了紙吹，點在他的煙管上。「你還可以買一塊零頭綢料做他的長衫。他總究是頭生的。」

她沒有立刻去拿錢，卻站在那裏，看着他，臉上板板的。於是她低聲說道：

「這是第一回，我手裏拿着洋錢囉。」

霎時，她將那錢拿了，捏在手心裏，急匆匆走進臥房去。

王龍坐着吸煙，心裏想到已經放在桌上的洋錢。這洋錢是從土地，從他所耕掘，在其上費卻

不少心血的土地而來的。他從這土地得了自己的生命；他用了一滴滴的汗從這土地絞出了糧食，再從糧食絞出了洋錢。這以前，每逢他拿出洋錢去給什麼人，就好像將自己的生命拿了一塊去，輕率地給人一般。然而現在呢，這樣的給與第一回沒有什麼痛惜了。他沒有見到這洋錢落在城裏一個什麼商人的陌生手，他只見到這洋錢變化爲比其本身更有價值的東西——穿在他的兒子身上的衣服了。而他的這個希奇的女人，那不說什麼又似乎不見什麼而做着事的，她首先已經見到小孩子這樣打扮起來了。

臨到做產的時間，她不要有誰和她在一起。這是在早上的晚上，太陽剛落的時候。她在收穫的田畝上，傍了他工作着。這田畝上曾經收割了麥，插了稻秧，現在稻也可以收穫了，那穀穗在夏天的雨，初秋的正陽之後成熟而且飽滿了。他們彎了身，拿了短柄的鐮刀，在一塊兒割了整日的稻。她困了所懷的身孕，硬僵僵俯着，動作的比他慢，因此他們便割的不齊，他的一列在前，而她的一列在後了。時光漸漸兒到下午，到傍晚，她割的愈加慢起來，他便不耐煩地轉過臉去看望她。於是她停住了，站起身來，她的鐮刀翻落了。她臉上有新的汗，新的苦痛的汗。

「時候快到了，」她說，「我要回到屋裏去。你別進房來，等我叫你。只消給我辦一根新去皮的蘆葦，劈一劈，我可以用這東西弄斷我的臍帶的。」

她橫過田野走向屋裏去，彷彿沒有什麼要緊事似的。她向她呆看了一會，走到外畝的池邊，揀了一枝細長的綠蘆葦，將牠細細地去了皮，又在鐮刀的刀口上劈開來。急速的秋的晚色於是籠罩了一切，他背了鐮刀，走回家去。

他到了家，見他的晚飯熱騰騰的擺在桌上，老人正在喫着。她原來是停了工作來給他們備飯的。他心裏想：像她這樣的女人不是常見的呀。於是他走到他們的房門口，嚷道：

「蘆葦拿來！」

他巴望着她開口，叫他拿蘆葦進去，在門口等候。然而她沒有。她走到門邊，從門縫伸出手來，接了蘆葦。她沒有說什麼，然而他卻聽得她喘息着，好像跑了長路的野獸在喘息一樣。

老人從碗邊擡頭看着說：

「喫罷，都要冷了。」接着他又說道，「此刻你還用不着着忙——還有許多時候呢，我很記得：你媽生頭一個的時候，直到天亮纔落地的。哎！哎！想起來，你媽給我一個一個的生出來的小孩子，總有十多個罷，——我記不清楚了——只有你是長着怪不得女人家一定要生了又生的。」隨即彷彿從新轉到這念頭似的，又復說，「明天這時候，我可以做爺爺了？」他霎時笑起來，便住了喫，坐在昏黃的屋子裏，嗑嗑地笑了好一會。

然而王龍卻站在門口，靜聽着那些沈重的喘息聲。從門縫衝出了一陣熱血的氣味，一陣使他喫

驚的惡歷的氣味。裏面女人的喘息聲漸漸急促而響亮，好像潺潺的流水一般了。然而她卻沒有說出一言半語來。當他再也耐不住，快要闖進房去的時候，一個嬌細而可怕的叫聲發出來，他便忘卻一切了。

「可是一個男？」他急着叫，將女人忘卻了。那嬌細的叫聲又復迸了出來，尖小的，強韌的，「可是一個男？」他又復叫，「先說給我聽，可是一個男？」

女人的喉音回聲一般顫顫地答道：「一個男！」

於是他走開去，在桌旁坐下。這多麼快呵！飯菜冷了好久，老人在檯子上打瞌睡了，可是究竟要算快的！他將老人的肩膀搖了一搖。

「是男孩子哪！」他得勝似的叫，「你做爺爺我做爹了！」

老人突然醒過來，照他方纔歷過去時笑着那樣笑了。

「哦——哦——自然呵，」他不住聲地笑，「做爺爺了——做爺爺了——」於是站起來，走向他的牀去，一面仍然笑着。

王龍捧起冷飯的碗，開始喫了。他霎時覺得很餓，便來不及似的將飯菜急送到嘴裏去。他聽得那房裏女人慢慢地走來走去，小孩子尖銳而且不住聲的叫。

「從此我們家裏不會再平靜的了。」他得意地自己說。

他喫過了要喫的一切，又復走到門口去，於是她叫他進來，他便進去了。流出的血的氣味仍然瀰漫在空氣裏，然而除了木盆裏的以外，卻什麼痕跡也沒有。那木盆，她也已經往裏面倒了水，推到牀底下，因而他幾乎看不到牠了。紅燭點着，她整整齊齊地蓋了被，正躺在牀上。她的旁邊，照了這地方的風氣，裹在他的舊褲裏躺着的，是他的兒子。

他走上前去，嘴裏不作聲。他的心奔騰到他的胸口來，他便伏到小孩子身上，對牠看了好一會。牠有着一個打皺的圓臉，看去很黑的；牠的頭髮黑而且長，有些潮溼。牠住了哭，緊閉着兩眼躺在那里。

他向他的妻看了一眼，她便也回了一眼。她的頭髮因了她的痛楚還是溼溼的，她的細眼晴深陷在眼臉裏。除此以外，她同平日一模一樣。然而由他看來，她躺在那里倒是動情的。他的心衝向這母子兩人去，於是他——沒有知道另外可說的話似的——說道：

「明天我要進城去。買一斤赤砂糖，用開水沖了給你喝。」

他又向小孩子看了一眼，彷彿突然想到似的，從他嘴裏迸出這一番話來：「我們得買一大籃蛋來，染紅了分給村裏人。這麼着，誰都知道我有兒子了！」

小孩子出世的後一日，那女人照常起了身，給他們備飯，然而她卻沒有同着王龍到收穫的田畝去，他這纔獨自兒在那里工作，直至過了中午。工作之後，他穿了藍長衫上城去。他到城裏，買了五十個蛋，並非新生，但也還好好的，每個價錢只有銅板兩枚，他又買了紅紙，是泡在滾水裏，搽紅蛋用的。於是他帶着盛在籃裏的蛋，走到南貨店，買了一斤赤砂糖，見夥計用草紙細心地將糖包起來，在所繫的鹹草繩下面插進一條紅紙去。他在包紮時微笑着說道：

「大約是給新養了孩子的產母喫的罷！」

「頭生兒子哪！」王龍得意地說。

「哦哦！好福氣！」夥計不經意地答說，他的眼睛朝着剛纔進來的衣冠楚楚的主顧。

這番話，他對別的人們說過了許多遍，簡直天天對什麼人說的，然而在王龍，這番話倒似乎有些特別，他對夥計的客氣很高興，便點了點頭走出店來。他一走到塵污的街道的強烈的太陽光裏，就似乎覺得像自己這樣有福氣的人再也沒有了。

想到這，他起初心裏一喜，隨又心裏一懼。在這一世裏，福氣太好是不行的。大空及土地中間，滿是

刻毒的鬼神，他們看不過凡人，尤其是窮苦的凡人的幸福呢。他驟然趑進香燭店裏，買了四炷香，算是他家裏每人一炷。他帶了這四炷香走到土地堂去，將香插在冷灰裏。他細看四炷香燒完了，於是泰然回家去。這兩尊小小的保護生靈的偶像，在小屋檐下莊嚴地坐着的——有着怎樣的力呀！

於是，出乎不意地，那女人復到田畝上他的旁邊來了，收穫完畢了。他們將穀打落在屋前的打穀場上。他和女人一同用棒將穀打落來。待到打好了，他們將穀攤在大扁籃上向風中簸揚起來，兜住了落下的好穀，任風將秕粒一蓬蓬地吹去。隨後，田畝上又要到冬季種麥了，他給牛上了犁耕地，她便帶了耨頭跟在後面，掘破了各畦的泥土。

她現在整日在那里工作，任小孩子在地上一張老舊的破絮上躺着睡覺。當他叫哭時，那女人停下來，在地上坐着，解開了衣襟將奶頭塞進小孩子的嘴巴裏，晚秋的太陽，還有些燠熱的，照射到他們的身上。那女人和小孩子都同泥土一樣的黃黑，坐在那里好像是泥土塑成的。在女人的頭髮上，在小孩子的柔軟的黑頭上都有着田野裏的塵埃。

然而從女人的黃黑的大乳房，卻湧出了雪一般白的奶來給小孩子喫，當小孩子吸着一個乳房時，從別一個也流出噴水般的奶來，她讓牠儘流着。那里有着雖給貪饑的小孩子喫也還多餘的奶，有着足夠供給許多小孩子的養料，她意識到自己的豐富，便任其隨隨便便地流出了。她的奶老是多不

過，有時她就撥起她的乳房來，讓奶流到地上，免得髒了衣服，那奶洗到泥土裏，便成了柔軟，烏黑，而且肥沃的一塊，小孩子吸收了，他母親給予他的養料，又是胖，又是脾氣好。

冬天到了，他們便準備過冬。三間小小的屋子裏有了遠過往年那麼豐富的收穫，堆積的滿滿的，屋樑上掛着一串串的大蒜和蔥頭，在堂屋，在老人和他們自己的房裏，有着好些蘆蓆拗成的圍欄，滿盛穀麥在裏面。這穀麥有許多是要賣掉的，然而王龍卻十分節儉，他沒有像許多村人似的將錢隨便地化在賭博或過分講究的喫食上，以致當糧價低落的收穫時節不得不將穀麥來賣掉。他卻將穀麥貯藏起來，待到下雪或新年時節，城鎮上的人們肯出好價錢的時候，纔拿出去賣掉。

他的叔父常是還未到十分成熟就非將穀麥賣掉不可的。有時爲要得些現錢，且省卻自己收割打簸的麻煩，甚至將簇生在田裏的青禾來賣掉。他的嬸母又是胖而懶惰的不中用的女人，儘鬧着要甜美的食物喫，要城裏買來的鞋子穿，要這樣，要那樣。王龍的女人呢，她卻將丈夫的，老人的，她自己的，還有小孩子的鞋子都自己來做。假如她要買鞋子的話，他也就沒有辦法，只好買鞋子來穿了罷！

在他叔父的破敗的舊屋的樑上，從來沒有掛着什麼。然而在他自己的家裏卻連火腿也有着一隻，那是他的鄰人金殺了他那似乎有病模樣的一隻豬時，從他那里買來的。那隻豬趁牠還沒有瘦下去就捉起來殺了，所以腿是很大的一隻，阿蘭用鹽將牠漬了透，掛在那里晾乾，屋裏還有原是他們自己養的兩隻殺了風乾的雞，肚子裏面塞着鹽。

在這一切豐盛氣象的中間，他們當凜冽的冬風從西北荒原吹來時，就可以安居在家裏。不多時，小孩子幾乎能夠獨自坐了。他們在牠滿月的日子備辦了含有長壽的意義的麵席，王龍邀請了喫過他喜酒的那班人來喫，將滾熱的紅蛋分給了他們，每人十個，他又對於凡來道喜的村人各給紅蛋兩個。於是都羨慕着他有兒子，——一個胖大而圓臉，像他母親一般額骨高高的孩子。現在冬天到了，牠是坐在屋子裏泥地上，鋪着的破絮上，不復坐在田野上了。他們開了向南的門，照進太陽光來。屋後厚厚的泥牆擋住了北風，吹不到屋裏。

門外的棗樹上，近着田畝的柳樹上，桃樹上，不久就落了葉。只有竹葉固着於屋東疏稀的叢竹，雖是風將枝幹扭做一團了，葉也固着在那里。

在那燥風之下，地裏的麥種發不出芽來。王龍焦急地巴望着天下雨。待到天色灰白的一天，風停了，空氣又悶又熱，忽然間下雨了。他們都坐在滿是福氣的屋裏，看着雨直瀉一般落下來，沈到田地裏，天井裏，又從屋簷邊不住地滴下。小孩子驚異了，伸出手去捉那白晃晃繩也似的落着的雨，於是牠笑起來，他們也跟着牠笑，老人向小孩子旁邊的地上吐了一口痰，說道：

「這樣的小孩子十個村莊裏沒有一個罷。我的那幾個姪兒子，還不會走路時候，不知道儘朝着什麼聽。」

於是田野裏的麥種發了芽，將嫩綠的芽尖戳出到溼漉漉的黃黑的土上。

在這樣的時候，農人們便閒逛了，因為每個農人都覺得上天終究灌溉了他們田裏的作物，無須他們用扁擔挑了一桶桶的水往來着，惹的背疼了。在早上，他們撐了油紙大雨傘走過狹狹的田塍，到這家，到那家，東也喝茶，西也喝茶。女人們要是勤儉的，留在家裏做鞋補衣裳，還想着預備些過年的東西。

然而王龍和他的妻卻不慣閒逛。在那散散落落地有着六七家的小村裏，沒有一家像是像他們這樣的安泰富裕，王龍覺得和別家過從的太密，就會發生借錢這種事的。新年快到了，要新衣裳穿，好東西喫，誰不缺着錢呢？他儘住在自己的家裏，當女人縫補的時候，他拿起竹片所做的耙來，察看一番；在所繫的篾破了的地方，他將自種的苧麻搓成的線編進去，在尖頭破脫的地方，他巧妙地換進新的竹引去。

他修理着田場的器物，他的妻阿蘭呢，也修理着家用的器物，如果一隻瓦鉢開裂了，她沒有看別的女人的樣，將牠拋掉，再去新買一隻。卻將泥和黏土拌合起來，鉚合了那裂縫，慢慢地燒一燒，那就同新的一樣了。

他們這樣的坐在家裏，欣悅着相互的贊許，可是他們的話語也不過像這樣散散落落的幾句：

「你留起那大南瓜的子。來做種的罷？」或者，「我們要將麥草賣掉，將豆梗在竈裏燒。」或者，大約很稀罕罷，王龍說，「這碗麵好喫的很。」阿蘭便淡淡地答道，「這好麵粉是田裏的新麥磨成的。」

從農產品，王龍在這個好年頭獲得了一批洋錢，用不完，這些洋錢，他怕藏在腰帶裏，除了那女人，又怕說給誰知道他有着，他們將藏洋錢的地方設計了一番，便由那女人在他們房裏牀背後的牆壁上巧妙地挖了一個小小的洞，王龍將洋錢塞進那洞裏去，用泥塊掩了，這纔那里彷彿什麼也沒有似的。然而，在王龍和阿蘭兩人，從此卻起了暗裏發財之感，王龍意識到自己有着用不完的錢，當他在夥伴中間走路時，他便飄飄然了。

新年快到了，這村裏家家戶戶都忙着作種種的預備。王龍到城裏的香燭店，買了用墨寫着福字財字的方塊紅紙，貼在他的農具上，討個吉利。他的鋤頭，牛的犁，以及他挑水挑肥料的桶，每一件他都貼上一方塊去。然後他在他家屋的門上貼了兩長條寫着春聯的紅紙，在他的門坊，他又將細巧地剪成花樣的紅紙貼上去。他還買了紅紙給神們做新衣，這新衣由老人那雙顛巍巍的手做出來，十分精巧，王龍便拿給土地堂裏的兩尊小神穿了；爲了新年的緣故，又在神面前點了香。他給自己家裏也買了一對紅蠟燭，是大年夜堂屋上首牆壁上所貼的神像前面那張桌子上點的。

王龍又復走到城裏，買了豬油和白糖，那女人將油熬成滑滑的，白白的。她取了米粉，那是他們的磨石上駕了牛磨出來的，又取了豬油白糖，拌和在一起，照黃家喫過的那樣子，捏做了有餡的新年糰。當那糰一列一列地放在桌上預備燒熟的時候，王龍得意到心裏炸開來。在這村裏，像他的女人那樣能夠做這種只有富貴人家酒席上纔喫的糰的，沒有第二個女人了。在有的糰上，她嵌了細細的紅山楂絲和一粒粒的青梅乾，做出各種花樣來。

「喫起來可惜的，」王龍說。

老人在桌邊徘徊着，高興得如同小孩子見了紅綠顏色而高興一般。他說道：

「去叫你叔叔和他的孩子們——讓他們來看看！」

然而家道的興隆卻已使王龍謹慎小心了。請了饑嘴的人們來，單是叫他們看看這些糰是不成的。

「不到新年就叫人家來看這些糰是不吉利的，」他慌忙這麼回答。於是那女人，兩手滿沾着米粉和豬油，說道：

「那些不是給我們喫的，只有幾只上邊沒有花樣的可以給客人嚐嚐。我們還沒有喫豬油白糖的福氣呢。這是做了給那『大家』的太太去喫的。正月初二，我要抱了小囤去，就帶這些糰，當作一些禮。」

照此說來，這些糰是愈加重要了。王龍想到那大廳，他先前露着那麼窮蹙的神情，非常膽怯地站立過的。現在他的妻抱了他的穿紅的兒子，帶了這些用頂好的粉和豬油白糖做成的糰，要到那里去作客！便不由地高興起來。

有了這作客的事，所有別的新年事情都似乎沒有什麼意味了。阿蘭所做的他那玄色布新衣，在他穿上身之後，也不過使他心裏這樣的想了一想：

「我帶這些糰上黃家的門，這件新衣倒還合適的。」

正月初一這一天，他的叔父和鄰人們擁進屋裏來，向他的父親和他賀年，大家圍着喫酒，他卻是悶悶的。他早就將有花色的糰放開在籃子裏，恐怕順便就會拿給普通的人們喫的，可是當他們稱贊那些沒有花色的糰裏豬油白糖餡的滋味好時，他卻幾乎禁不住要說：

「你們再看看有花色的！」

然而他卻沒有這麼說出來，因為他得意洋洋地想念到進那大家的門去這事情，別的念頭也就壓抑下去了。

待到正月初二，女人們拜望親眷的一天，他們大清早起了身。那女人給小孩子穿了紅衣服，和她自己所做的老虎頭鞋，在除夕那天王龍給新剃過的小孩子的頭上，她還給戴了一頂前面綴着包金小菩薩的沒頂帽子；她這纔將他放在牀上。於是王龍自己匆匆穿了衣服，他的妻將她那長而且黑的頭髮梳理了一番，打成一個髻，用他買給她的那枚噴銀的簪插在那里，她又穿上了她的玄色新襖，那是和他的新長衫同一塊的料子所做，那塊料子共總二丈四尺，照布店規矩還外加二尺的放頭。於是他抱了小孩子，她拿了盛糰的籃子，兩人一同走過因冬天而荒涼了的田塍去。

一到黃家的大門，王龍就得了好好的答報，因為當管門人聽得女人的呼聲走了出來時，他睜着眼睛向他們看了一下，便即燃着惹上的三根長毛燻道：

「哦，哦！種田的老王，這會子不是一個人來，是三個人來了！」隨即見到他們都穿的是新衣，那小孩子又是個兒子，他接下去說道，「舊年頭你真告了運！用不着我再說什麼好話了。」

「年成好囉，——年成好囉！」王龍信口答說，好像對一位老朋友講話一般。於是他安心地跨進大門去。

管門人所見的一切深深地印到他心裏，他便對王龍說道：

「你在我的房裏坐一坐，我引了你的女人和兒子進去。」

於是王龍站在那里，看着他們穿過院子去——他的妻，他的兒子，帶着一些禮送給公館的主人去。這都是他的體面罷。待到他們走盡了一重一重進去的院子最後轉了一個彎，他看不見他們了，這纔走進管門人的屋裏，他在那屋裏的中房，從管門人的麻面的妻老老實實地接受了桌子左邊那個上首的坐位，他只略點一點頭，便接了她端給他的茶碗。他將茶碗放在面前，沒有喝一口，彷彿茶葉的質地給他喝還欠好似的。

似乎過了好久，管門人纔帶領着那女人和小孩子回來了。王龍向那女人的臉呆看了一會，想要看出一切順當不順當來，因為現在他從那老實的方盤臉上，已經會得將他起初見不到的微小的變化探察出來了。然而她卻擺着一副沈重的臉色，於是他立即不耐煩起來，急於想聽她講說在那些太太奶奶們的院子裏，在那些他不能進去，而現在他在那里又沒有什麼事了的院子裏，有着怎樣的精

形。

因此，他向管門人及其麻面的妻略略鞠了躬，便急匆匆帶着阿蘭出門了。他將小孩子抱在自己的胸頭，那小孩子熟睡着，全身蟠伏在他的新長衫裏。

「好罷？」他回過頭去，向跟在他後面的她嘆。霎時間，他對於她的遲慢，覺得不耐煩了。她向他走近一些，輕聲說道：

「我想，那『大家』今年一定覺得很爲難。」

她用震顫的聲調說話，彷彿講起神們饞嘴似的。

「怎麼樣哪？」王龍催促着她說。

然而要她說的快，是不成功的。話語在她是一句一句捉住了，難以立即放出的東西。

「太太今年穿著的衣服，就是去年所穿的。我從前不會見過這樣情形呢。丫頭們也沒有新衣服穿了。」於是停頓了一會，她接下去說道，「像我所穿這麼新的衣服，一個丫頭我也沒有看見她身上穿着。」再過了一會，她說道，「比起我們的兒子來，老爺自己的姨太太們所生的孩子，講臉相，講衣著，一個也沒有他這麼好。」

她臉上泛起了遲鈍的淺笑，王龍也呵呵笑起來，將小孩子慈愛地偎在自己的懷裏。他有着多麼好的福氣呵！——有着多麼好的福氣呵！他正得意洋洋時，心中霎時起了一陣恐懼。這樣的，抱着美麗

的男孩子，在露天走，要遭惡鬼的忌，他慌忙解開他的長衫來，將小孩子的頭塞到懷裏去，然後高聲說道：

「我們這個女孩子生的誰也不喜歡，而且滿臉是麻子，這真可惱呵！但願她就死了罷。」

「唔——唔——」他的妻隱約地懂得了他的用意，連忙應了一聲。

王龍對於所作的預防覺得安心了，於是從新向他的妻催問。

「你可知道，他們爲什麼窮下去呢？」

「我只和從前在我上頭的竈頭老媽子私下談了一會兒，」她答說，「她卻說，『這「大家」不能永遠撐着門面了，五位少爺個個都將錢像潑水一般，在外國地界化費掉，外邊的女人，一個厭了再一個，帶進家裏來，老爺住在在家裏，每年也要添姨太太一兩個，太太每天喫的鴉片烟，足足要盛得滿一雙鞋子的洋錢。』」

「確是這樣麼？」王龍驚呆着說。

「還有，三小姐春天就要出嫁了，」阿蘭接下去，「男宅的財禮，足足可以在外碼頭買一所大房子。她的粧奩衣服盡是頂好的綢緞，蘇州杭州織來的各種新鮮的花頭，她要從上海請一個裁縫來，手下帶一班夥計的。她恐怕她的衣服比不上外國地界的女人們穿的時髦哪。」

「這樣的粧奩，她嫁給那家去？」王龍說，他聽得這樣的化費錢財，不勝驚愕了。

「她要嫁給上海縣長的二少爺哪。」那女人說，於是停頓了好一會，她加添說，「他們一定是窮下來了，太太親口告訴我，他們想賣田——他們想賣掉的就是恰靠城牆外邊的那塊田，那邊每年種着稻，城濠裏的水容易潤得到，是一塊好田啦。」

「他們賣田！」王龍感動起來，追說一句，「那是，他們委實窮下來了。田地就是一家人的血，一家的肉嘛。」

他思索了一會，忽然起了一個念頭，用手掌向頭角邊拍了一下。

「我怎麼不會想到呢！」他轉向女人說，「我們可以買進這田的！」

他們相對呆看着，他喜洋洋地，她呆沈沈地。

「但是這田——這田——」她喃喃地說。

「我要買！」他用興奮的聲氣叫，「黃家的田我要買！」

「這太遠了，」她驚愕地說，「我們要走半早上的路纔到得那里。」

「我要買，」他使性地重說了一遍，那神情，彷彿向母親纏着要什麼東西似的。

「買田是好事情囉，」她平靜地說，「這自然比將錢藏在泥牆裏的好，但是爲什麼不買你叔叔的田呢？他嚷着要將靠近我們西畝的那塊田賣掉。」

「我叔叔的田產，」王龍高聲說，「我不要。他念年中間，這麼着那麼着，從田裏拔出禾稼來，沒有

放下一些肥料或是豆餅去。泥土是像石灰一樣了。我不要他的田，我要買黃家的。」

他說到「黃家的田」時，說的同他說到「金家的田」——金就是他的鄰居的農人——一樣地信口而出。他就要比那荒唐而浪費的「大家」的人們更出色些了罷。他就要手裏拿了洋錢去，這麼直率地說了罷：

「我有着錢哪！你要多少價錢賣掉那田呢？」他彷彿在老爺面前自己這麼說，又彷彿對黃家的帳房先生說，「對我講價請不要當作外人看。其實價錢多少呢？錢是我帶來了。」

他那曾經做過這闊人家竈下丫頭的妻呢，她就要是買進使這黃家歷代興旺的田地的這人的妻了。彷彿覺得了他的意思似的，她忽然中止了阻擋，說道：

「就買了罷。總之，田是好的，這近着城濠，我們年年可以得水呢。這是靠得住的。」

於是她臉上又復泛起了遲鈍的淺笑，這淺笑仍然沒有輕減她的細眼的陰鬱。過了好一會，她說道：

「去年這時候，我還做着那『大家』的丫頭。」

於是他們懷着這意思默默地繼續走。

王龍所買進的這塊田是使他的生活大大改變的。他從壁洞裏挖出了洋錢送到那「大家」去之後，和老爺以相等的身分講話這一種榮耀過去了，他就起了幾乎好算懊悔的一種精神的煩悶。當他想到那先前盛滿着他不要用的洋錢而現在空虛了的壁洞時，他恨不得他的洋錢從新回到那里去，這田到底是要放下不少時間的勞力去的，照阿蘭所說這又遠得很，離家有一里多路。加以，買進這田也沒有照他所預想那樣光榮得了不得。原來他到那「大家」去，是太早了，老爺還睡在牀上。時候固然已到中午了，但當他高聲說：

「請對老爺講，我有着要緊事情——有着銀錢上的事情哪！」這時候，管門人卻盛氣回答道：

「那怕統天下的銀錢，我總不好惹老爺的性子。他同新討進還不到三天的姨太太，名叫桃花的睡着哪。去叫醒他，可不是要碰個釘子。」隨即擦着他那黑痣上的毛，有些促狹似的加添說：「你不要以為銀錢上的事就可以使他起來的——他從出世就有幾千幾萬的錢了。」

他終於見不到老爺，只能和老爺的帳房先生，一個油光臉的市僧接頭。交割時候，那些沈重的洋錢落到那市僧的手裏。從此王龍就時時想到亮晃晃的洋錢到底比田更可寶貴似的。

然而，總之，這田是他所有了！在新年二月裏的一個陰天，他出去看田。誰也還沒有知道這田是歸他所有了，他獨自走到那里，便見這田滿是黑沈沈的泥土，成着長方形，展布在遠城的濠邊。他仔細踱過田邊去，是直三百步，橫一百二十步。田的邊角上還露着四塊界石，刻着黃宅字樣。他心裏想，該將那界石換過纔好罷。他日後說不定要拔起那界石，將放着自己名字的插在那里——現在呢，還不動，因為他不預備教人們知道他是富足到買得起「大家」的田了，可是待到日後更富足的時候，他換界石便無妨了。他看着那長方形的田，心裏想道：

「在『大家』的人們，這塊小小的田地是不算怎麼一回事的，可是在我，這卻算是了不得了。」於是，他轉了思想。怎麼將這塊小小的田地看作這麼重要了呢？他覺得心裏十分慚愧了。回想起來，當他在賬房先生面前將他的洋錢得意洋洋倒了出來時，那人原是不經意地將錢抓到兩手裏，這麼說着的：

「無論如何，這總夠太太喫幾天的鴉片了。」

現在仍然橫於他和那「大家」之間的廣大的懸隔忽然似乎像他前面深水的城濠那樣不可越過，像他前面矗立着的城牆那樣高不可攀了。於是他心裏充塞了一個憤憤的決定，他向自己的內心說：隨時拿洋錢塞到那壁洞裏去，直至自己從黃家買進了多多的田地，使這田在他眼裏看作很小小了罷。

從此，這塊田，在王龍，就成爲一個表記，一個象徵了。

春天挾着刮地的大風和化雨的叢雲到來了。在王龍，半閉着的冬日一變而爲田事忙迫的長日了。老人現在照顧着小孩子，女人從黎明工作到黃昏。待到有一天，王龍見到她又復有孕的時候，他的最初的思想是帶些惱怒的，以爲她在收穫期就要不能工作了。他疲乏到發惱起來，向她喝道：

「你偏揀了這時候再做產！」

她毅然回答道：

「這會子不算什麼了。只有頭一次是難的。」

除此以外，就沒有說到關於第二個孩子的話，從他注意到那第二胎在她身上膨脹起來的時候起，一直到了秋間一天的早上，她放下鋤頭，慢吞吞走進屋裏的時候。那天，因爲陰雲布滿了天空，而他的熟透了的田稻急待收割的緣故，他連午飯也沒有回去喫。過後，太陽還沒有落去，她就回到他的旁邊來，她的身體疲勞扁平了，然而她的臉卻沈着靜默。他的衝動是要這麼說，「你今天也夠辛苦了。去到牀上歇歇罷。」

然而他那疲憊的自身的痛楚卻使他殘酷起來，他心裏想這一天自己操作上的辛苦也同她做產一樣，因此他只在鐮刀的颼颼聲響中間問道：「是男還是女？」她平靜地回答道：「又是一個男。」

他們彼此沒有再說什麼話，然而他卻高興了，不住的彎腰和俯伏也似乎減些艱辛了。他們繼續操作着，直至紫色的雲霞邊升起月亮來，他們纔完畢了田間的工作，走回家去。

喫過了飯，又用冷水洗過了太陽曬黑的身體，用茶漱過了口，王龍走進房去，看他的第二個兒子阿蘭是燒好了飯，就躺在牀上了，那小孩子便躺在她身邊——一個胖胖的，寧靜的小孩子，好是夠好了，只是沒有頭一個那麼大。王龍向他看了一會，然後與匆匆地回到堂屋。又是一個兒子哪，每年生一個生一個，——年年分紅蛋是麻煩不過的，在頭一個分過就夠了。年年生兒子，家裏滿是福氣了——這女人帶給他好多的福氣呵！他對他的父親嘆道：

「爹，又添一個兒子了，我們只好將大的一個放到你的牀上來！」

老人欣喜了。他久想那孩子來睡在他牀上，借少年的骨血，溫暖他這怕冷的老骨頭，可是那小孩子卻一向不肯離開他母親。然而現在呢，他搖擺着兩隻因為幼小，還不穩當的腳走進來，向他母親旁邊的小弟弟呆看了一下，於是他沈靜的小眼睛覺察到自己的位置由別人代替了，這纔情情願願地讓自己放到他祖父的牀上去。

至於收穫呢，又很好，王龍從賣掉出產積起了洋錢，又藏在壁洞裏。然而他從黃家的田裏所收穫的穀米卻比從他自己田裏的多了兩倍了。那塊田的泥土潤澤而且肥沃，稻生在那里茂盛得如同雜草生在荒野一般，現在是誰都知道王龍管有這田了，村上便起了推他做財主這一種議論。

這時候，王龍的叔父開始成了牽累，這是王龍從起頭就意料到的。這叔父原是王龍的父親的親兄弟，仗了親族的藉口，他當自己和家屬用度不夠的時候，可以來依靠王龍。在王龍和他的父親窮苦度日的期間，那叔父也到他的田間爬羅些東西來養他的七個孩子，他的妻和他自己。然而一有了喫，他們卻誰也不做什麼了。他的妻就不肯動手掃一掃他們小屋裏的地，孩子們也懶得揩去臉上沾着的食物。還有丟臉的是那女孩子們長大起來，且到成熟的年齡了，卻還在村街上跑來跑去，她們太陽曬黃了的亂頭髮一梳也不梳，有時候甚至還同男人們談天。王龍有一天遇見他那最大的堂妹這樣子，以為他這一族的臉都給她丟了，忍不住大怒起來，竟敢到他嬸母那里，說道：

「哪哪！誰要娶像我堂妹的這種女孩子呢，個個男人都可以釘着眼看的？這三年來，她已經到好嫁人的年紀了，卻還是跑來跑去，今天我看見街上一個閑漢將手搭在她的臂膀上，她倒反大笑了一陣！」

他的嬸母是除了她的舌頭以外，什麼也不活動的，現在向着王龍，她將這舌頭放縱了。

「哦！誰肯下聘禮，辦喜事，謝媒人呢？有些人只會說說現成話，他們田地多，還會省下洋錢來買大

家的田地，可是你的叔父呢，他一直是個走敗運的人。他並不是自己錯，實在運道太壞了。老天要他這樣子，有什麼法想。別人家田裏能夠出好穀，他呢，偏偏撒在地裏的種子都不活，只有雜草抽出來，雖是他也做的背脊要斷哪！」

她說的喉嚨響，眼淚落了，於是索性發起性子來。她抓住了腦後的髮髻，勒一勒，將散髮披到她臉上，便放肆着哭叫起來。

「嗚嗚！你不曉得囉——命有這麼苦！別人家田裏出了好的穀，好的麥，我們田裏偏偏生野草；別人家房子有了幾百年還是站着沒有動，我們房子的根腳偏偏動搖着，牆也開裂了；別人家生了好幾個兒子，我呢，每次生的總是女孩子，兒子只有了一個——唉！好苦的命呵！」

她高聲哭叫着，鄰近的女人們便各從家裏奔出，來看來聽了。然而王龍卻強硬地站在那里，要結束他要說的話。

「別的都不管，」他說，「雖然我不應該像煞有介事來勸告叔叔，這可是我忍不住要說的，女孩子嫁出去，總該是當她還是處女時候的好罷。誰聽得街上跑來跑去的雌狗不會養出壞種來？」

這樣露骨地說過了，他走向自己家裏去，任憑他的婦母哭叫着。他打算這年裏再買幾畝黃家的田，此後有錢再每年買幾畝，他又夢想造一間新屋；正當他覺得自己和幾個兒子快要升做地主人家時，他的堂妹們這批至親的血族卻沒人管束地四面亂跑着，他想到這里，不由地氣忿忿了。

第二天，他的叔父來到他正在工作的田邊。阿蘭沒有在那里，因為第二個孩子生了後，已經過了十個月，他的第三次做產又迫近了，這時候，她的身體沒有怎樣好，她有好多天不會來到田間，因此王龍一個人在那里工作。他的叔父沿着田畦沒精打彩地走來，他的衣服從來沒有端整地扣鈕子，卻只攪了攏來，寬寬地用腰帶束着，似乎一陣大風吹來，他馬上會渾身赤裸似的。他來到王龍跟前，默默地站着，看王龍一鋤一鋤掘着他所種植的豌豆旁邊一行土。終於王龍毫不客氣地說了，頭也沒有撩起來看一看。

「叔叔，對不起，請不要打斷我工作。這些豆，你知道的，如果要牠繁生起來，必須幾次三番掘鬆這地土纔是你種的，不消說得，已經完結了。我是慢吞吞慢吞做着——說起來真可憐——一刻也沒有歇一歇哪。」

他的叔父澈底懂得了王龍的惡意，然而他卻和順地回答道：

「我是苦命人哪。這年頭，念類豆種裏，只有一顆抽出來，生的那樣子，用鋤頭掘煞人也不濟事的。我們今年要喫豆，只好去買了。」於是他重重地歎了一口氣。

王龍硬起他的心腸來。他知道他的叔父是來向他求些什麼的，他以長而平穩的手勢將鋤尖削進地裏去，在已經開墾得好好的軟土，挑起極細的泥來。豆莖成着疏朗朗的序列直挺挺站在那里，在太陽光下投着顯明的碎影。終於他的叔父開口了。

「我家裏的告訴我，」他說，「你關心着我那大的一個不成器的丫頭胚。你說的話一點也不錯。你這點年紀，真有識見呀。她應當嫁人了。年紀到了十五歲，這三五年裏，孩子也養得出了。我老擔着心，只怕她給誰家野狗受了孕，丟我的臉還不算，連我們一家門的臉都丟了。你想想看，我是你爹親兄弟，我丟了臉豈不是大家都坍臺！」

王龍用力將鋤頭掘進泥裏去。他本想直率地吐露自己的意思。他本想這麼說：

「那麼，你怎麼不去管束她？你怎麼不教她正正經經住在家里，掃掃地，洗洗東西給自己一家人燒飯做衣裳呢？」

然而這等話卻不能對長輩說。因此他只是默着，他靠近一株小作物掘着土，等候他叔父再說。

「如果我的命運好，」他的叔父繼續沉着臉說，「像你爹那樣娶了好老婆，會做家裏的生活，像你女人生兒子好幾個，沒有娶了我家裏的那個，什麼事都不會做，喫的只長肉，生出來的總是女，雖然懶惰孩子也算有一個，卻是懶得沒有兒子相，如果我是那麼樣，那是我現在也可以像你一樣的有錢了。那是，我很情願的，我可以將我的錢分給你們來用了。你的女兒們，我會嫁給好好的兒郎，你的兒子我也會替你薦到什麼店裏做學徒，出錢做保頭我也情願的——你的房子我樂意修，有什麼好喫的東西，我也肯請你們爹兒子和你孩子們大家喫，因為我們原是一家門呵。」

王龍隨即回答道：

「……」

「你知道我沒有什麼錢。我現在要養五個家口哪，我爹老了，不做什麼工，喫還是要喫，這會子，我知道，又是一口快要生了。」

他的叔父尖聲回答道：

「你有錢——你有錢！你買進了那『大家』的田。天知道老大的價錢——村裏誰還辦得到？」聽了這番話，王龍動氣了。他拋下鋤頭，瞪着眼看看那叔父，突然嚷道：

「就算我有幾個錢，也是我操作着，我老婆操作着得來的，我們並沒有看人家的樣到賭桌邊去坐坐，或是站在一掃也不掃的階沿上談閒天，任憑田裏長着草，任憑孩子們餓着肚！」

他的叔父的黃臉孔裏湧上血來了，他向那姪子撲過去，便在他的兩頰上重重地連打了兩個巴掌。

「嚇！」他喝道，「你來教訓你的長輩麼！你這沒道理沒規矩的王八蛋。就算做阿叔的有什麼不是，也輪不到你來教訓我！」

王龍沉着臉，一動不動站在那里，意識到自己的錯，但也對於他的這叔父憤恨到心底。

「你的話我一定要講開去，請全村的人評評看！」他的叔父氣沖沖地用了高聲的破喉嚨喊，「昨天你到我家裏來鬧，你又在街上高叫，說是我的女兒不是處女了，今天你罵我這個親阿叔，倘若你爹死了，就當得你爹的！我這班女兒就算現在個個都不是處女，有一個給人家這麼說了，我也聽不下來

的」於是他反復地說，「我要講開去，請全村的人評評看——我要講開去請全村的人評評看……」到末了，王龍便不甘心的說道，「你要我怎麼樣呢？」

這事情確乎可以講開去的，他想到這一層，他的傲氣便軟下來。總之，是自己一家門的骨血呵。他的叔父立即改變了態度。怒氣從他那里溶化了。他微笑起來，將手放在王龍的臂膀上。

「哎哎！我知道你的——好小子——好小子——」他柔和地說，「你的老叔父知道你的哪——你也算得我的兒子的。我的兒子，我的姪兒呵，就在這可憐相的粗老的手心上放幾塊洋錢罷——我想，就是十塊罷，或者九塊也行了，這纔爲了我的那個丫頭胚，我也好去同媒人接接頭看了！哎，你沒有錯哪！就在這會子罷——就在這會子罷！」他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便敬虔似的向天看望。王龍拾起鋤頭來，便又拋了下去。

「屋裏去一趟罷，」他隨即說，「我不是像少爺們一般洋錢帶在身邊的。」於是他在前頭大踏步走，心裏兀自苦悶着，爲的是他原來打算再去買田的好洋錢快要落在他叔父的手，不到夜，還要從叔父手裏落到賭桌上去了。

他大踏步走進屋裏去，推開了擋路的兩個小兒子，那在門檻旁邊溫暖的太陽光下裸着體玩耍的。他的叔父和顏悅色地招呼那兩個孩子，從他那皺得不成樣子的衣服角落，掏出銅板來給了孩子們，每人一個，他抱緊了那兩個亮晃晃的胖而小的身子，將鼻子擱到他們柔軟的額頭上，帶着易發易

收的情愛嗅嗅那曬黑了的肌肉。

「哎呀，你們兩個男孩子，」他說，每隻臂膀圍着一個。

然而王龍卻沒有在門口停下來。他走進他同他的妻和那最小的孩子睡覺的房裏。他從外邊太陽光下走進來，這裡是很暗的，要是沒有從窗孔射進來的一道光，他就看不出什麼來。然而他記得很熱的一陣熱血的氣味卻灌到他的鼻孔裏了，於是他尖聲叫道：

「怎麼樣啦——你的時候到了麼？」

他的妻的聲音從牀上答應出來，較之他以前聽到過的她的說話聲音更加微弱了。

「已經好了。這會子只是個丫頭胚——說出去難聽的。」

王龍靜靜地站在那里。他起了一個惡感。女孩子啣！女孩子是在他叔父家裏引起一切的煩累。現在女孩子也生到他家裏來了。

他於是不作回答，逕到牆壁邊，摸索粗糙的所在，這粗糙就是藏銀地方的記號。他摸到了，便將泥塊移去。他將手插到那後面的一小堆洋錢裏，數了九塊出來。

「你怎麼拿出洋錢來呢？」他的妻在暗中突然說。

「我叔父迫着要我借給他，」他便即答說。

他的妻起先沒有回答什麼話，過後，她用直率沉重的聲氣說道：

「還是不說借的好。在那家借去沒有還的，送給他們就是了。」

「這個我很明白的，」王龍苦悶地答說，「這好比割下我的肉來給他，只不過爲了我們都是一家人。」

於是他走出到門口，將錢交給他叔父，急忙走回田裏，他在那里竭力操作着，彷彿他要將地土兜底翻起來似的。那時候，他一心想着洋錢；他見到這輕率地倒出到賭桌上，見到這被什麼閑人的手擄過去了——他的洋錢，他從他的田產上那麼辛苦地積集起來，想再爲自己去多變些田地的洋錢。

待到他的怒氣平下去，天色已經晚了。他挺起身子來，回憶到自己的家和自己的飯食，隨又想到這一天又是一個新的家口落到他的家裏來了，於是這一個念頭沈重地打動了他的心：生女兒這事情在他已經開頭了，——女兒是並非爹娘所有，卻爲別人家生養的。他先前在對叔父的憤恨中間，竟不會想到停下來看一看這新生的小東西呢。

他拄着他的鋤頭站在那里，心頭襲來了悲哀。要再來一次收穫，他纔買得起毗連着他原來的田的那一塊田罷，而家裏有着這新的一口了。薄暮的蒼茫的天際，飛過了一羣黑越越的老鴉，在他頭上打着回旋高聲叫。他望着那羣老鴉像雲一般消隱在他屋邊的樹叢裏，便叫喊着，揮着鋤頭向牠們趕逐。老鴉又慢慢起來，在他頭上盤旋了好一會，對他嘲弄似的啞啞啞的叫，終於飛向陰暗的天邊去了。

這是惡兆，他高聲歎氣了。

神們一旦和人們攪扭了，似乎就不會再管顧人們的。夏初本該落下來的雨收住了。一日復一日，天空照耀着新鮮的無情的陽光。曬焦的荒地於他們是不中用了。從天亮到天亮，沒有一點雲。晚上呢，殘酷模樣明媚的金黃的星星，高懸在天空。

那田地，雖然王龍拚命地耕種過，卻乾燥而且開裂了。在春天就已勇敢地抽起來預備結穗了的稚嫩的麥稈，從泥土，從天空得不到什麼，便中止了生長，起初不動地站在那太陽下，到最後黃萎下去，成爲荒廢的禾稼了。王龍所種的稻秧在醬黃的土地上彷彿是方方的翡翠。他放棄了麥田之後，天天用竹扁擔挑着沉重的木桶，帶水到那里，然而，雖然他的皮肉上現出了凹疤，結成了碗樣大的雞眼，雨水還是沒有落下來。

最後，池水乾結而成泥餅了，連井水也沉到很低，這纔阿蘭對他說道：

「如果孩子們得拿水來喝，老頭子又是要開水的，那稻準要曬死了。」

王龍帶着轉成唏噓的怒氣回答道：

「哦！稻死了，大家都得餓死了。」他們的生命都依靠着土地，這是的確的。

只有城壕邊的那塊田生了禾稼，這是因為過了一顆雨也沒有的夏天，王龍放棄了別的一切田地，整日停留在這塊田裏，從濛裏舀了水來，澆在這慘不飽的泥土上。這一年，他第一次將他的穀在收穫之後立即賣掉了，當他覺得有洋錢落到自己掌上時，他將牠一把捏緊。他心裏想，不管神們怎麼樣，不管旱荒怎麼樣，總要照自己所決定的那樣做，他爲的這把洋錢磨折過身體，流過不少的汗呢，他總要將牠好好兒來用掉纔是。於是他急忙走到黃家去，會見了管地產的賬房，便老實地說道：

「我帶了洋錢來買城壕旁邊接連着我的那塊田。」

現在，王龍已經到處聽得黃家在這年中差不多窮得精光了。那老太太有許多天沒有足夠的鴉片抽，她過不了癮，好像一隻雌老虎，每天叫了賬房來，咒罵一頓，並且用扇子打着他的臉，向他厲聲叫道：

「可不是還有剩着的田呢？」直叫得他沒有辦法了。

他是連平常自己從這一家的各種交易上留起的作爲回扣的錢也已經拿出來用掉，所以他是沒有辦法了。而且，既經到了這地步，老爺還再娶了一個姨太太，是他家裏一個老丫頭的女兒，也做了這老丫頭的青時，給他躑躅過，現在呢，因爲老爺對她厭棄了的緣故，已經嫁給這家一個男僕了，這老丫頭的女兒還不上十六歲，他現在起了新鮮的色慾，將她看上了，原來他愈是老弱臃腫起來，他似乎愈加想望嬌嫩年青，甚至還只好算是孩童的女人，使他的色慾不至於衰減下去。正同老太太

離不了鴉片一樣，他離不了色慾；而且他領悟不到：沒有錢可以給他的愛寵買翡翠耳圈，給她們的玉手帶金器了。他一輩子是要多少有多少的，怎能明白「沒有錢了」這種話呢？

少爺們見着他們的爹娘這樣子，聳聳肩胛說，一定還有着儘夠他們一輩子化的。他們只在一件事上是聯合起來的，這就是罵賬房將田產料理的不好，因此從前是心寬體泰，賊忒嘻嘻的他現在卻不免憂愁苦惱起來，而他的肌肉也消滅了，那寬搭搭的皮膚就好像破大衣似的掛在他身上。

黃家的田地上，老天可也沒有賜下雨來，那邊也沒有收穫，所以當王龍來到賬房跟前，叫着「我帶了洋錢來」時，這就彷彿一個人來到饑漢跟前說着「我帶了喫的東西來」似的。

賬房抓住了那洋錢。做這種交易，在先前總是有了一番喝茶講談，論量價錢的，現在呢，兩人只急切地輕聲講了幾句，話還沒有完，錢就過付，契就簽押，而田就是王龍所有了。

又是一回，王龍沒有將過付自己的血肉換來的洋錢看做心疼的事。他用這洋錢買了心中所想要的東西了。他現在有了一大塊好田地，原來這新買的田有第一塊的兩倍大，然而除了這塊田的肥沃以外，還有更使他稱心的，就是這曾經屬於「大家」這一個事實。這時候，他沒有將自己所幹的那件事說給誰聽，連阿蘭也沒有告訴她。

過了一個月又是一個月，雨還是沒有落下來。秋天快到了，小小的輕雲，緩緩地聚集在天空，村街上便看得到閉空而且焦急的人們站立在那里，他們的臉朝着天，仔細判斷着這朵雲，那朵雲，共同討

論着可有一朵含着雨意的。然而雲塊剛積聚到快有希望時，從西北方卻刮起一陣大風來，吹散了天上的雲塊，好像掃帚掃除了地板上的塵埃一樣。於是天空明淨而且荒涼了，莊嚴的太陽每天早晨升起來，向前進行着，而每天晚上孤寂地落下去。月兒便依時照耀在那里，明亮得像一個小太陽。

王龍從他的田地上，收割了稀少的豇豆，又從他的玉蜀黍田——這是當稻秧還未插到水田就枯死了的時候，他心灰意懶地種着的——他摘取了粗短的玉蜀黍穗，疏落地綴着穗粒的。在簸打時候，一顆豆也沒有失掉。在他和那女人打過了豆藤之後，他叫兩男孩子在手指縫裏篩着打禾場的灰塵，他又在堂屋的地上剝玉蜀黍，忒楞楞地看着飛開去的每一粒。當他要將玉蜀黍都放開，當作柴燒時，他的妻開口道：

「呃——這些東西不要燒掉罷。我記得幼小的時候在山東碰到了這樣的荒年，我們連部也磨了粉喫的。這比草好了。」

她說了之後，他們都沈默下去，連小孩子們也默着。在他們靠不了田地的這些怪晴的日子，是有着預感的。只有那個女小囡卻沒有知道恐懼。在她呢，有着娘的兩隻大奶袋，還裝滿着她所需要的。然而阿蘭一面給她哺奶，一面卻喃喃地說道：

「噢呵，小東西——噢呵，趁着還有得喫的時候。」

隨後，彷彿命運不夠苦似的，阿蘭又復懷着身孕，她的奶乾了，不住地哭着要喫的小囡的聲音便

充滿於這恐慌的家裏。

如果有人問着王龍「你們這一秋怎麼過活呢？」他該會回答說，「連我自己也沒有知道——到處都是荒。」

然而誰也沒有那麼問着他。在這鄉間，誰也沒有問着誰，「你們怎麼過活？」誰都只有自己問「我今天怎麼過活？」做爹娘的，那就說，「我們怎麼過活，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們？」除此以外，是什麼也沒有問的。

現在王龍的牛呢，他是盡心竭力照顧着的。他當家裏還有着稻草和豆藤的時候，就將那些東西拿些給這牲口喫，隨後他走出去，摘了樹葉來餵牠，直至到了冬天，連樹葉也沒有了。那時候，沒有可以耕種的土地，種子種着，只不過枯死在泥裏，而且他們也已經將他們的種子全都喫光了，他爲了這些緣故，纔差大兒子整日騎在牛背上，手裏牽着穿過牠鼻孔的繩子，將牠趕出去，自己尋食。然而，後來他卻連這麼辦也不敢了，恐怕村上的人們，甚至鄰居們會從孩子這里搶了牛去殺着喫的。因此，他將牛拴在門口，直至牠消瘦下去，好像牠的骸骨一樣了。

大 地

然而，沒有米又沒有麥剩在那里，有的只是幾顆豆和些許的玉蜀黍的這一天到了，牛餓的嗚嗚地叫，於是老頭子說道：

「我們過一會兒要喫這牛了。」

那時王龍發急了，因為在他聽來，彷彿有誰說，「我們過一會兒要喫人了」似的。這牛是他的田間的伴侶，他一向跟在牠的後面走，看着牠的脾氣，也稱贊牠，也咒罵牠，他從幼小時候，就認識這牲口了，那時他們買進來，這還不過是一頭乳牛。於是他說道：

「我們怎好喫這頭牛？我們怎麼再來耕田呢？」

然而老頭子卻沈着地回答道：

「哪哪？你的性命要緊呢，還是畜生的性命要緊？你兒子的性命要緊呢，還是畜生的性命要緊？再買一頭牛總比買自己的性命容易呵。」

然而那天王龍卻不肯殺掉牠。過了第二天，第三天，孩子們嚷着要喫，沒有法子安慰他們了，阿蘭瞪着眼睛看王龍，為孩子們央求他，他終於見到這事情非幹不可了。這纔他粗聲說道：

「那麼，殺了他罷，然而我卻不能動手。」

他走進他睡覺的房裏，躺倒牀上，便用棉被蓋了頭，免得聽到那牲口死時的叫聲。

於是阿蘭踉蹌地走出去，拿了竈間裏的菜刀，在那牲口的頸子上，割了一大刀，就將牠的性命結果了。她拿碗盛了血，煮成塊兒給他們喫，又將那大大的屍體剝了皮，斫成一塊塊。直至一切舒齊，而肉羹好放在桌上了，王龍方纔走出來。但他待要喫那牛肉時，卻惡心起來，嚙不下去，只喝了一點湯。

蘭對他說道：「一頭牛不過是一頭牛，而且這頭牛也老了。喫着罷。日後再好買一頭，比這好得多的。」

王龍於是略略安心了，他喫了一口又一口，他們大家都喫了。那牛終於被喫完，骨頭也敲碎了，將骨髓喫掉，這都消磨的十分快，於是除了綁在阿蘭所做的竹架子上的又乾又硬的那張皮之外，什麼也沒有剩了。

起初，這村上起了對於王龍的敵意，因為人家以為他有洋錢藏着，有食糧囤積着。他的叔父，是在最初挨餓的隊夥裏，他便到王龍的門口來纏擾，那人和他的妻和他的七個小孩子確乎是什麼也沒有喫了。王龍捨不得似的把一小堆豆和寶貴的一把玉蜀黍量到他叔父的長衫襟窩裏。於是他堅決地說道：

「我只能省下這點兒來，我即使丟開了孩子們，我的老爹，總得首先顧到他的。」

當他的叔父再來時，王龍大聲叫道：

「我全家過不了活，還管得孝順麼！」他空手打發他的叔父去了。

從那天起，他的叔父便像一隻被踢的狗似的，和他結了仇怨，他在村上家家戶戶輕聲說道：

「我的姪兒那邊呢，他有洋錢有食糧，然而他卻一些也不肯分些給我們，連我和我的孩子們，算他的親骨血的，也不給一些。我們只有餓死了。」

這小村上一家復一家喫盡了各自的積貯，而且在清談的城市上用完了最後的銅錢，從沙漠地

帶吹下鋼刀樣冷，又乾燥又荒涼的冬風來時，村人們的心因了自己的飢餓，因了他們受苦的妻子和啼哭的兒女的饑餓，不由地狂暴起來，待到王龍的叔父像瘦黃狗似的在街上發抖，從他那餓癟了嘴唇，唧唧噥噥地說了這番話：「有一個人有着食糧哪——有一個人，他的兒女還養的胖胖的，」人們便擊起扁擔來，在一天晚上奔到王龍家去撞門。他聽到鄰人們的聲音開了門，他們便向他撲去，從門口推開了他，又將他那受驚的孩子們從家裏擲出去，他們搜索到角角落落，他們用手移動了一切器皿，找尋他藏食糧的所在。待到他們尋到了一些許乾豆和一碗乾玉蜀黍這一點可憐見的積貯時，他們便發出了頹喪和失望的大吼。於是他們搶奪了他的一件件家具，桌子，條櫈，還有受驚而且哭着的老人所睡的那張牀。

於是阿蘭走上前去開口了，在衆人之上，起了她那平凡而且遲緩的聲音。

「不要這麼——且不要這麼着，」她大聲喊。「還不到拿我們家裏桌子條櫈和牀的時候呢。我們的食糧都給你們拿去了。但是你們家裏的桌子和條櫈還沒有賣掉呵。我們的且讓我們留着罷。我們大家相等了。一顆豆，一粒玉蜀黍，也沒有多過你們——不，現在你們有的比我們多了，因為你們把我們的全都拿去了。你們如果再多拿，天雷要打死你們的。現在呢，我們要大家出去，搜尋草根樹皮了，你們爲着你們的兒女，我們爲着我們的兒女三個，還有這種時候還要生出來的第四個。」她說時，手按自己的肚皮，於是衆人在她前面覺得羞愧了，一個一個溜出去，原來他們除了飢餓的時候以外，

並不是壞人

有一個姓金的逗留著，他是臉色黃黃的，小身材的，沈默的人，那臉孔在好時候，像是猴子的臉孔，而現在瘦削憔悴了。他本想說句抱歉的話，因為他原是忠厚人，不過他那啼哭著的孩子逼的他作惡罷了。然而他懷裏卻有着一把豆，是貯藏的所在尋到的時候，他所攫取的，他恐怕一開口，就非將豆還出來不可，這纔只有向王龍默默地看着一眼，便即走出去了。

王龍站在他的天井裏，那地方他是年年鞭打他的豐盛的禾稼的，現在多月以來橫着沒有用了。家裏什麼也沒有剩下來，可以養他的爹，養他的兒女——養他的這女人，這女人除了自身以外，還得養大別一個，這別一個呢，帶着熱切的新生命的殘酷，是要剝削牠的母體的血肉的。他臨到了極端恐怖的剝那，隨即他的血裏像葡萄酒似的流過了這一種安慰的感覺。他心裏想：

「他們不能拿去我的田地的。我的身體的辛苦，和田地的收成，我都放到那拿不去的東西裏了。如果，我有的是洋錢，這就要給他們拿去的。如果我用洋錢買了什麼藏起來，也都要給他們拿去的。我還有着田地哪，這總是我的。」

王龍坐在他的門檻上，心裏想着現在總得有個辦法纔行哩。他們不能夠留在這空屋子裏等着死的。在他那瘦的身體裏有着要活的決心，恰當他快到得一生裏最發旺的時候，突然被運命奪了生命去，這樣，他是不甘心的。現在他內中有着往往不能表現的氣憤。有時這像瘋狂似的制住了他，於是他奔出到那冷落的打禾場，向那照耀在他的頭上，永是蔚藍而明淨，清冷而沒有雲的呆呆的天，揚揚手。

「噫！老天菩薩，你太惡了！」他就莽撞地叫。如果一剎那間，他害怕了。其次的剎那他就淒然地嘆道：「我還會碰到更壞的事麼！」

有一回，餓壞了的他有氣無力地一步一步走到土地堂，便對準了那和土地太太並排坐着的舒泰的小菩薩的臉，呸的吐了一口唾沫。多月以來，這一對菩薩的面前，沒有香火了，他們的紙衣服扯碎了，從裂縫裏露出他們的泥身來。然而他們卻一動不動坐在那里。王龍咬了牙齒向他們一看，便咕嚕着走回他的家來，撲到他的牀上。

他們現在差不多誰都沒有起身，也用不着起身了，閒歇的睡眠至少暫時替代了他們所需要的

食物。玉蜀黍的蒂，他們已經曬乾喫掉了，他們還剝了樹木上的樹皮。全鄉間的人們喫着他們在冷山上尋得到的野草。到處沒有牲畜了。人可以接連走幾天，看不到一頭牛，一匹驢子，或是任何一種牲畜和家禽。

孩子們的肚腹受了空空的一股子氣，便膨脹起來，在這些日子，人一定看不到孩子在村街上玩。王龍家的兩個男孩子至多匍匐到門口，坐在太陽下，那殘暴的太陽是決不終止其無盡的照耀的。他們從前圓胖的身體現在消瘦而且露骨了，除了他們的大肚以外，那錯落的小骨好像鳥的骨。小囡雖然過了獨自坐地的年紀，卻連那麼坐也沒有坐，只是裹在一條舊棉被裏，整日不吵不鬧地躺着。起初她的不住聲的哭曾經充塞了這一家，然而她卻也漸漸地平靜下去，什麼東西放到她嘴裏，就無力地噉着，聲音也提不起來了。她那瘦削的小臉孔向他們全家人看望，青紫的小嘴唇好像落了牙齒的老太婆的嘴唇，而深陷的黑眼睛眯着。

這小生命的堅韌多少博得了她父親的憐愛，如果她又胖又快活，像年紀和她差不多的別的孩子們一樣，他倒要因為她是女孩子，不注意她了。有時，他看着她，柔和地輕聲說道：

「可憐的呆蟲——可憐的小呆蟲。」有一回，當她露着光牙齦，浮出了一個淺笑時，他軟的落了眼淚，便將她的小手捏在他那粗硬的瘦掌裏，使她的指頭抓住他的前指。此後，他就時時擎起她來，全身赤裸着，照她睡時一樣；他將她塞到不大暖熱的他的短襖裏邊，貼着他的皮肉，這樣地抱了她坐在

家屋的門檻旁邊，看着着乾燥的平坦的田野。

至於老人呢，他喫的比誰都好，原來家裏如果有着什麼可喫的東西，寧可孩子們沒有份兒，這總先給他喫的。王龍心裏驕傲地想着：誰也不該說他在生死關頭忘記了老爹了。即使割了他自身的肉去養老頭子也是應該的。那老人日夜睡着，有什麼給了他，便喫着，他的身上還有些氣力；可以趁太陽暖熱的當午時分，在天井裏蹀躞一會。他比他們每人都快活，有一天他用了微風吹過叢竹似的老嗓子顫顫地說道：

「更壞的日子也有過啦——更壞的日子也有過啦。從前我親眼見過男男女女喫着小孩子。」
「我們家裏決不至於有這樣的事情的，」王龍在極端的恐怖中說。

有一天，他的鄰人姓金的，現在憔悴到不像人樣了，來到王龍家的門口，他從泥土樣乾黑的嘴唇輕聲說道：

「城裏的狗都喫光了，到處的馬呀，雞鴨呀也都喫光了。這地方，我們也喫完耕田的牲口，以及草根樹皮了。現在還有什麼剩着好喫呢？」

王龍絕望地搖搖頭。在他的胸窩，躺着他那女小囤的輕小的骸骨模樣的身體，他低下頭去，看着那脆弱的露骨的臉，又看看那雙從他的胸前不住地看定他的，銳敏而且淒哀的眼睛。當他一眼看見

了那雙眼睛時，那小囤的臉上浮現了搖曳的淺笑，這使他傷心了。

金將臉更假近些。

「這村裏，他們喫着人肉了，」他輕聲說。「聽說你的叔父和他的老婆就喫着。要不然，他們怎麼過着活，還有着走來走去的氣力呢？」他們是，大家知道，什麼也沒有了的。」

從金說話時假上前來的那個死人模樣的頭，王龍退後了。那人的兩眼這樣瞋着，是可怕的。王龍忽然莫名其妙地害怕了。他立即站起身來，彷彿要躲避一種密布的危險似的。

「我們要離開這地方了，」他大聲說。「我們要到南邊去了，」在這一帶地方，到處鬧着荒。可是老天無論怎麼惡，總不會一下子除滅漢族子孫的。」

他的鄰人耐心地看着他。「唉！你還年青哪，」他淒涼地說。「我可是比你老了，我的老婆也老了。我們除了一個女兒，沒有什麼牽望。我們死了也能夠安心的。」

「你是比我舒服了，」王龍說。「我有老爹，有這三個小家口，另外還有一個快要生出來。我們必須出門去，免得日後忘掉了天性，像野狗那樣，隊影裏面相喫了。」

於是他忽然覺得自己所說的話是很對的；現在呢，竈頭上沒有喫食，竈肚下也沒有柴了，阿蘭天躺在牀上不作聲，他便叫着她。

「喂，我的女人，我們到南邊去。」

他的聲音裏有着多月以來誰也不會聽過的一種歡欣，於是孩子們擡起頭來，看老頭子從他的房間蹣跚出來，而阿蘭軟洋洋地起了她的牀，走到他們房間的門口，便抓住了門框，說道：

「出門去是好的。即使走死了也比在家裏好。」

她身上的胎兒像一個結綫的果實，盪在她的瘦腰下，她臉上所有的肉全都消失了，從她的皮膚底下，就露出石頭似的錯落的骨來。「且等到明天罷，」她說。「到明天我也許做過產了。我從這小東西動着的樣子，就能夠曉得的！」

「那麼，就明天罷，」王龍答說，隨即看見了他的妻的臉，他便起了深切的憐憫。這可憐的傢伙還拖着別一個哩！

「你怎麼走呢，你這可憐的傢伙！」他喃喃地說。隨又對那還在門口倚着的鄰人金，不願說似地說道，「如果你還剩什麼喫的東西，請你發着好心給我一點兒，救救我兒子的娘的命，那麼我就忘掉我所眼見的你在我家裏搶東西這一回事了。」

金羞答答地向他看了一眼，便慚愧似的回答道：

「從那時候到如今，我想起你來，心裏總覺得很難受，這原是你的叔父來引動我的，說是你有好的穀麥堆藏在那里。我對着這凶惡的老天，不瞞你說罷，我只有一把光景的乾赤豆埋在我門口的石頭底下。這是我把我的老婆放在那里，預備着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孩子過最後的時刻，這纔我們可

以肚裏裝些東西死了。然而這裏面，我也要分些給你們。明天你們到南邊去。我和我的一家人留着。我年紀比你大，又沒有兒子，活也罷，死也罷。」

於是他去了，不一會又回來，帶着兩把泥污的小赤豆，包在一條布手巾裏。孩子們一見這食物，便爬着過來，連老人的眼睛也亮晶晶了，然而王龍卻推開了他們，將食糧拿進到他那躺着的女人那里，於是她一顆一顆地，將這豆喫了一點兒，她並不要喫，只是她做產時候快到了，她知道如果不喫下些什麼，自己就要痛死的。

只有些許豆，王龍藏在自己的手裏，他將這些豆放進自己的嘴裏去，嚼成了軟塊，隨即將自己的嘴唇放到他女兒的嘴唇上，將那食物推送到她的嘴裏，他看她的小嘴唇動着，覺得彷彿自己也喫過了似的。

大 地

那晚上，他住在堂屋裏。兩個男孩子，在老人的房間，而第三個房間裏，阿蘭一個人做產。他坐在那裏靜聽，同他的頭生兒子坐着時一樣。她到現在也還不要他在她臨產的時候近身。她要獨自一個人做產，蹲在她為此藏着的舊木盆上面，後來在房間裏走來走去，移過了所有的痕跡，同野獸藏過生育的污跡一樣。

他一心聽候着他所熟知的尖細的啼聲，他顫喪地聽着。男呢還是女，現在於他不成問題了——

只不過再來一個須得養活的家口。

「如果沒有一口氣，倒是稱心了，」他喃喃地說，隨即聽到了微弱的叫聲——多麼微弱的叫聲——剎那間從沈寂中間發出來。「但是在這種日子，不會有什麼稱心的事的。」他哀苦地完結了話，坐在那里傾聽着。

第二聲叫就沒有了，全家的沈寂成爲牢不可破了。許多天以來，到處是沈寂——是不活動的，各自在家裏等着死的人們的沈寂。這一家就充滿了這樣的沈寂。忽然間，王龍覺得耐不住了。他害怕起來。他站起身，走到阿蘭所在的房間門口，向門縫裏叫，他自己的聲音使他略略興奮了。

「你平安麼？」他向那女人叫。他聽着。料想當他坐在那里時，她已經死了罷！然而他卻聽得到微弱的悉索索的聲響。她在那里動着，終於她回答了，那聲音好像嘆氣。

「進來！」

他走了進去，便見她躺在那邊牀上，那身體沒有將棉被發起到怎麼高。她一個人躺在那里。

「小囤在那里？」他問。

她在牀上略略使了一下手勢，他便看見了地上那小囤的身體。

「死了！」他嚷道。

「死了。」她輕聲說。

王龍覺得耐不住了。他害怕起來。他站起身，走到阿蘭所在的房間門口，向門縫裏叫，他自己的聲音使他略略興奮了。

他俯下身去，察看那小囚的身體——小小的一把皮和骨——是一個女兒。他剛要說，「可是我聽得牠叫着——是活的，」便即向那女人的臉看了一眼。她的眼睛閉着，她的肌肉顯着灰也似的顏色，而她的骨頭在皮膚底下發着——一張忍耐到了極度的，可憐的沈默的臉孔，橫在那里，於是他沒有話可說了。究竟，這數月中，他拖着，只有他自己的身體。這女人呢，帶着從裏面侵蝕着她，拚命求活的挨餓的傢伙，她所忍受的是多麼痛苦的飢餓呵！

他沒有說什麼，卻將死的小囚抱到別的房間裏，放在泥地的上面；他搜尋到一條破蓆子，將牠包起來。那圓的頭左右擺動着，在那頸子上，他看見了兩個暗黑的傷疤，然而他卻願自做完了那上手的事。於是他抱了蓆包，走到離家很遠的地方，便將這個包放在一座老墳的低窪的近旁邊。這座墳荒廢着，沒有人來照管了，聳立在小山邊許多別的墳的中間，那小山靠近着王龍的西面。他剛將蓆包放下，就有一隻惡狠狠的餓狗奔到他的背後來，雖然他拾起一塊小石頭，擲中了牠的瘦肚子，那畜生也不肯跑開幾步去。終於王龍覺得兩腿沒有力，便兩手掩着臉走開了。

「還是這樣好，」他自己喃喃地說；第一次他滿臉充塞絕望了。

次日早晨，當沒有變動的太陽升上蔚藍的天空時，他覺得先前會起了這一個念頭，要帶這一班幼小的孩子，這個孱弱的女人，還有這個老頭子出門去，似乎是做夢一般了。他們怎麼跋涉一百里，甚

至還要多的路程呢？就是到了南邊，有沒有東西喫，誰知道？這鐵青的天也許是沒有盡頭的罷。說不定他們會走的筋疲力盡，在那地方再見到一班飢餓的災民的。倒不如仍然留在他們能夠在牀上好好的死的這地方。他心灰意懶地坐在門檻上，淒涼地看望著荒旱的田野，從那里，凡是可以用來燒的東西，收拾得一點也沒有剩了。

他沒有錢了。最後剩着的錢在好久以前就已用掉了。然而現在就是錢也沒有什麼用處，因為沒有食物可買了。他在先聽到人家說，城裏有一班富人，他們囤積着糧食自己喫，並且賣給有錢的人喫，然而這個消息也不再使他生氣了。他即使可以去白喫，這天覺得自己也不會上城去。他委實沒有餓了。

他起初覺到的腸胃裏深烈的侵蝕現在是過去了，他從田裏什麼地方撈起一撮泥土來，給與孩子們，不會想着自己來嘗嘗。這泥土浸在水裏，他們喫過幾天了——這就叫做觀音水，因為裏面有着些微的滋養料，雖然這究竟不能維持生命的，然而做成了粥的模樣，這卻一時解了孩子們的飢餓，而且也使他們膨脹的空肚子裏，有些東西放進去了。他決不去觸動阿蘭還捏在手裏的那幾顆豆，而且聽得她隔著許多時候嚼一顆地嚼着，心裏就隱約地安慰了。

隨後，當他拋棄了他的希望，坐在那門口，做夢一般愉快地想着躺在牀上舒服地死去的事時，幾個人穿過了田野，向他走來。他們走近時，他仍然坐在那里，他見一個是他的叔父，同來的是三個他不

認識的人。

「許多天沒有看見你了，」他的叔父帶着響亮而且不自然的滑稽腔調叫。再走近些，他便用了同樣響亮的聲音說道，「你景況可好！你爹，我的哥哥呢，他好罷？」

王龍向他的叔父看了一眼。那人瘦是瘦的，可是他應該餓死了，卻還沒有餓死。王龍覺得自己萎頓的身體裏那股最後剩着的氣力凝成一種對於他叔父這個人深切的憤怒了。

「你怎麼有東西喫的——你怎麼有東西喫的。」他接連着喃喃地說。他對於那幾個陌生人，對於什麼禮貌都一點也沒有想到。他只看見骨頭上還有着肉，他的叔父睜大了眼，向天空一揮手。

「喫空了！」他叫。「你只消去看看我的家！那邊連燕子也啄不起一些末屑來。我的老婆——你記得她多麼胖？她的皮膚滑油油的多麼好看呀？現在，她就好像一件衣裳掛在竹竿上，——皮膚裏面只有顛巍巍的幾根骨頭了。我們的兒女，只剩了四個——有三個小東西丟掉了——丟掉了——說到我呢，你看哪！」他抓了袖子的邊緣，細細地揩每隻眼睛的邊角。

「你有東西喫的，」王龍呆呆地重說一句。

「除了你，除了是我哥哥的你爹，我什麼也沒有想過。」他的叔父厲聲回着說，「現在你就可以明白了。我早先從這幾個好心的城裏人除了一些糧食喫，答應着我有些氣力，就幫着他們到我們村

上來買田。我最先就想到你這親姪兒的好田。他們是拿了錢來，買你的田的，你有了錢也就有喫了！」他的叔父說完了話便退後一步，兩手籠在他那醜醜的破長衫的袖管裏。

王龍沒有移動。他沒有站起身，又沒有招呼到來的那班人。他擡頭看着他們，一見他們穿着泥污的綢長衫，的確是城裏人。他們的兩手軟綿綿，他們的指爪長長的。看去他們是喫飽了的，彷彿他們血管裏還急流着血。他忽然以非常的憎惡憎恨他們了。他有孩子們餓着肚，喫着田裏的泥土，而他的旁邊竟站着這幾個喫飽喝飽的從城裏來的人；他們到這里，是趁他急難時，來強買他的田的。他淒然地擡頭看他們，他那露骨的骷髏樣的臉上，他的眼睛深沉而且巨大。

「我不賣我的田，」他說。

他的叔父蹣跚上前去。這時刻，王龍兩個兒子中那小的，用手和膝爬到門口來。因為那孩子近日沒有什麼氣力了，所以他往往照他嬰孩時代常有的樣子，反而爬行了。

「這可是你的那個孩子？」那叔父叫，「那個夏天我給過一個銅板的胖胖的小孩子？」

於是他們都向那孩子看了一眼，霎時間，一直沒有哭過的王龍輕輕地哭了起來，眼淚滾下他的兩頰，喉嚨裏起了哽咽。

「你出多少價錢呢？」他終於輕聲說了。想起來，這三個孩子——還有老頭子都要養。他和他的妻不能自己在田上掘了墳，躺在那里睡過去的。

城裏人中間，有一個隨即開口了，那人一隻眼睛瞎了，陷進在他的臉上，他假殷勤地說道：

「可憐的人呵，爲了那個餓着的孩子，我們就多些價錢給你罷。這是這些時候到處都辦不到的。我們就給你」——他停頓了一下，隨又厲聲說——「我們就給你一百個銅板一畝！」

王龍苦笑了。「噫」他叫道，「這是拿我的田白送了。我買進時候，出的還不止念倍！」

「哦！但你不是鬧荒的時候買的啊，」別的城市裏人說。他是生着瘦瘦的高鼻子的小個兒，然而他發出的聲音卻出於意料之外的粗大。

王龍向他們三個人看了一眼。他們這班人看煞了他！一個人爲着飢餓的孩子們，爲着老年的爹，什麼不可以放手呢？他內中屈從的弱質融成了他一輩子從未領略過的那樣的憤怒。他直跳起來，向他們撲過去，正像狗進撲一個仇敵。

「我決計不將田地賣掉了！」他向他們尖聲叫，「我要將田地裏的泥土，一塊一塊掘起來給孩子們喫，待到他們死了，我就將他們也埋在這塊田地裏，我和我的老婆，還有我的老爹，我們都要死在這塊生養我們的田地上！」他放聲大哭起來，於是他的怒氣忽然風也似的消散了，他發着抖，站在那裏哭。那班人站在他跟前微笑着，一點也沒有感動，他的叔父就在他們的中間。這一番話彷彿是發狂的話，他們便等候到王的怒氣出盡了。

於是，忽然間，阿蘭來到門前，向他們開口了，她的聲音平淡，彷彿這樣的事是天天有的。

「田地，我們一定不肯賣掉的，」她說，「如果賣掉了，我們從南邊回來的時候，靠什麼喫呢？但是桌子，兩張牀連被鋪，四隻板櫈，還有竈頭的鍋子，我們要賣掉。但是鐵耙，耨頭和犁兒，我們不肯賣掉的，田地也不賣。」

她的聲音裏有着一種鎮靜，這鎮靜帶着比王龍的全股怒氣還多的力量，於是王龍的叔父將信將疑地說道：

「你們真的要向南邊去麼？」

終於獨眼向其餘的人講話了，他們隊夥中間唧噥了一會，獨眼便回轉身來，說道：

「這些都是破東西，只配當柴燒的。一共兩塊洋錢，買也罷，不買也罷。」

他說時，看不起似的轉身去了，然而阿蘭卻平靜地回答道：

「還不到一張牀的價錢，但你如果有洋錢帶來，就給了我，拿了這些東西去。」

獨眼的人在他的腰帶裏掏摸了一下，便將洋錢丟到她那伸出的手裏，於是那三人走進家裏來，大家搬了桌子，條櫈，王龍房間裏連着被鋪的牀，他們還挖起了那個擱在泥竈上的鍋子。但當他們走進老頭子的房裏時，王龍的叔父卻站在門外邊。他不願他的哥哥看見他，不願當他們將那老人放在地上，搬他下面的牀的時候自己在場。待到一切舒齊，而家裏除了兩柄鐵耙兩柄耨頭和那犁兒在堂屋的角落以外，一無所有的時候，阿蘭對她的丈夫說道：

「就趁着我們有這兩塊洋錢，我們去罷。我們現在還可以留住幾根屋椽子，到回來時候做我們的窠穴。」

於是王龍淒然回答道，「我們去罷。」

然而他卻也看着田野上那班回去的人的小小的後影，疊連地喃喃地說道，「我總還有着田地——還有着田地。」

他們除了關好木樞上的門，扳緊鐵搭紐以外就沒有事了。所有的衣服，他們都穿在身上。每個孩子的手裏，阿蘭塞過一隻飯碗和一雙筷子去，那兩個男孩子連忙接住了，當作將來的飯食的豫約，緊緊地捏在手裏。這樣子，他們成了淒涼的小小的行列，開始橫過田野去，他們慢吞吞地移動着，似乎他們決走不到城牆似的。

王龍將女小囡抱在手裏，直至看見老人快要跌倒了，纔遞給阿蘭，自己俯了身子，將他父親背起來，在老人的乾枯的風樣輕的軀殼底下，搖搖擺擺地走着。他們默默地向前走，經過了土地堂，那裏面有兩尊莊嚴的小菩薩，從未注意過前面走過的什麼的。雖有冷冷的淒厲的風，王龍因為身體弱，還是流着汗。那風不住地刮着他們，那兩個男孩子便叫着冷了。然而王龍卻勸誘着他們，說道：

「你們是大人了，你們去做南邊的客人了。那邊天氣暖烘烘，喫是天天有，我們大家天天好喫白米飯。你們就有東西喫了，你們就有東西喫了。」

他們走幾步歇一歇，好容易到了城門口，那地方王龍從前曾經有過涼快的感覺。現在當着一陣猛掃過城洞，像冰泉衝過山巖似的冬風，他就不由地咬緊牙齒了。他們腳底下，污泥厚厚的，夾雜着鐵

針樣尖利的碎冰，兩男孩子便走不過去，而阿蘭抱着女小，險些兒溜跌了。王龍背着老頭子搖搖擺擺走了過去，將他放在地上，隨又走回來，將小孩子一個個抱着過去，待到這樣舒齊了，他就用盡了氣力，雨一般滿身是汗了。這纔他得依靠在潮溼的牆邊好些時，兩眼閉着，嘴裏呼呼地喘着氣，而他的家屬站在他身邊索索的抖。

他們現在走到了「大家」的門口，然而那兩扇鐵門卻密不通風地緊閉着，兩個灰白色的石獅子兩邊給風霜剝蝕過了。石步上蜷臥着幾個形容污穢的男女，這些飢荒的人們正看着那關閉的大門，待到王龍帶着他那淒涼的小行列經過時，有一個用了破竹似的聲音叫道：

「這些有錢人，心腸也同老天菩薩一樣硬。他們既有飯米喫，還拿了不喫的飯米去做酒，可是我們卻要餓死了。」

別一個人接着發牢騷：

「哦，如果我手裏還有一點兒氣力，我真要在這門口放了火，將房子裏裏外外都燒掉，便是我已燒進在這火堆裏面也甘心。該死的這姓黃人家的主子！」

然而王龍對於這些話，卻沒有來附和，他們向着南邊默默地走去。

他們走的十分慢，穿過城，走出南門，已是傍晚的時候，天色快黑了，那時他們見到一大羣的人走

向南邊去，王龍正想在城牆邊揀一塊好些的地方，他們可以擠做一堆睡覺，忽然間，他見自己和家屬裹進在人羣裏，於是他向擠攏來的一個人問道：

「這羣人都到什麼地方去？」

於是那人說道：

「我們是災民，我們去趕火車，坐到南邊去。這是從那邊房子開出的，有着價錢不到兩角，給我們這種人坐的車子。」

火車這名兒是聽過過的。王龍從前在茶店裏混的那些日子，曾經聽得人家說起這種一節一節連接起來，不用人也不用牲口拉，卻用龍一般吐着水火的機器拉的車子。他有許多次起了念頭，要趁什麼空閒的日子，自己去看牠一下，然而他住在城北，忙着田裏一件事，老是沒有空。人對於自己不知道不認識的事，總是不大相信的。除了自己日常生活上省不掉的事，另外也許是不去知道的好罷。

然而現在呢，他卻疑疑惑惑地轉向那女人，說道：

「那麼，我們也去坐這火車罷？」

他們從過路的羣衆將老人和孩子們略略拖開，便又憂又急地，互相看了一眼。一停息，老頭子便蹲到地上，兩男孩子便橫倒在塵埃裏，不管衆人的腳在他們身邊到處踏着了。阿蘭還是抱着女小兒，

然而女小团的頭卻落在她的臂膀外邊，那閉着的眼睛上帶着死人樣的神色，竟使王龍忘掉了一切呼叫道：

「可是這小丫頭已經死了罷？」

阿蘭搖搖頭。

「還沒有。她裏面喘呼喘呼響着。但是今天夜裏她總要死的；我們全家人，除非——」

於是彷彿說不下去似的，她向他看了一眼——她那張頹喪的瘦削的方盤臉。王龍沒有回答什麼話，然而心裏卻想着，這樣的再走一天，他們可就到夜都要死了罷。他聲音裏帶着些許的高興，說道：

「起來罷，我的兩個兒子，揀着公公起來罷。我們要去坐火車，到南邊去了。」

從黑暗裏隆隆地過來了，一陣龍吼似的巨響，以及兩隻射出火來的大眼睛，這幾個人喊着奔跑了，要不是這樣，他們可會移動的麼，誰知道。他們在混亂中間向前擁去，忽而擠到東，忽而擠到西，可是始終拚命地拉攏在一起，直至擠到了什麼黑黢黢的地方，而在許多聲音的叫喊中間，進了小小的開着的門，進了箱子樣的房間。於是他們所坐的那傢伙，發着不住的吼聲，肚子裏裝着他們，衝向黑暗裏去了。

王龍用他的兩塊洋錢付了三百里路程的費，那收取他的洋錢的公務員找給他一把銅板。王龍用其中的幾個，從那車子一停，就將他那盛着貨物的桶盤塞進窗洞裏的小販那里，買了四個窩窩頭，和給女小囤喫的一碗白米飯。多日以來，他們沒有一下子喫過那麼多，雖然他們餓的要命，但當東西進嘴時，反而不要喫了，勸誘了好一會，纔使兩男孩子能夠嚙。然而老人卻在他那光牙肉之間，吮着窩窩頭耐心地喫。

「喫是總得喫的，」當火車的輪子一路轉動的時候，他向擠在身邊的一切人，很和氣地笑着說。「我的呆肚子，過了這許多沒有動過什麼的日子，懶壞了，我也不管牠。喫是必須給牠喫些的。我不肯因為牠不願動一動的緣故，白白地死掉。」衆人對着那個滿下巴是疏朗朗的白鬍子，笑迷迷的乾癯的小老頭子，不由地大笑起來。

然而王龍卻沒有將銅板全都用在喫食上。他留起了夠買蓆子的錢，這蓆子是當他們到南邊的時候，給他們搭棚的。火車裏有着往年到過南邊的男女，有的每年到南邊繁華的城市去做工，去討飯，積受些飯食錢。王龍對於他所在的奇怪的地方，對於從車子的窗洞所見的急旋的土地，漸漸覺得慣。

熬了，便傾聽着那些人所說的話。他們賣弄着別人沒有曉得的知慧，大聲在那里講談。

「第一件事，你得買六張蓆子。」有一個生着拖下的厚嘴唇，像駱駝嘴巴的人說。「如果你內行，不做土老兒，兩個銅板一張就夠了，不然呢，就要你三個銅板，這是貴了，我很知道。我不會上南邊人的當的。那怕他們有錢。」他搖擺着頭看看人家佩服不佩服。王龍焦燥地傾聽着。

「隨後呢？」他催促着。他蹲着坐在車子的底板上，這車子其實只是木造的空房間，沒有好坐的東西，從那底板的罅縫裏飛上風和灰塵來。

「隨後，」那人在底下的鐵輪子的聲響上提高了嗓子，愈加響亮地說道，「隨後，你將蓆子湊攏來，搭成一個棚，你於是出門去討飯，先用污泥和垃圾塗滿了全身，竭力裝成可憐的樣子。」

王龍一輩子從來沒有向什麼人討飯過，他厭惡着向南邊的陌生人討飯這一個意思。

「不討飯不行麼？」他問。

「哦，是呵，」厚嘴唇的說，「你們且等喫過了纔去討。那些南邊人有着多不過的米，你們好每天早晨上施粥廠去，出一個銅板，白米粥就讓你肚子裝飽。這一來，你們就好舒舒服服討了錢，買青菜豆腐和葱頭。」

王龍從別的人們，略略縮回了身子。他轉向邊壁，用手在腰帶裏將剩下來的銅板，暗暗地數了一數。買六張蓆子，再是每人一個銅板粥，除此以外還剩着三個銅板。他起了一個安慰的念頭，以為這一

來，他們能夠開始新的生活了。然而舉起碗來，向過路的什麼人求討這意思，卻還使他難受着。在老人，在孩子們，甚至在那女人，這是很好的。然而他却有着他的兩隻手。

「兩隻手，難道沒有好做的工麼？」他回頭突然向那人問。

「哎，做工麼！」那人用輕蔑的口氣說，接着吐了一口唾沫。「如果你喜歡拉，你好給有錢的人們拉拉黃包車，跑的時候，你熱得滿身滲出血汗來，一到坐着等人家叫的時候，你身上的汗，就冷得像冰衣裳了。我是寧可討飯的。」他咒咀了一陣，這纔王龍不再問他什麼了。

然而他聽到了那人所說的話卻還是一件好事。為什麼呢？因為當火車將他們運帶到牠所要到那麼遠，趕到地上的時候，王龍早就預備好一個計劃了。他將老人和孩子們安放在那邊矗立着的一所房子的灰色的長牆邊，叫女人看顧着他們，他自己便出去買蓆子，向這個那個問着市街在那里。那些南邊人，說話時候的聲音那麼尖利，那麼清脆，他起初幾乎不能懂得那些對他說的話；有幾次，他問着而他們沒有懂時，他們便不耐煩了。於是他學會了怎麼察看那種可以問話的人，便揀了臉上和氣些的，原來那些南邊人有着暴躁的脾氣。

然而他終於在城邊尋到蓆子店了。他像曉得物價似的將銅板放在櫃上，便帶了束成一捲的蓆子去。當他回到別了其餘的人的地方時，他們還站在那里，兩男孩子一見他，便寬慰着向他大叫，他看出他們在這陌生地方，是充滿了恐怖的。只有老人帶着愉快和驚愕的心情看一切，他向王龍喃喃地

說道。

「你看這些南邊人，他們都多麼胖，他們的皮膚多麼白嫩油潤呵。他們一定是天天喫肉的。」

然而過路的人們卻誰也沒有向王龍和他的家屬看一眼。人們沿着往城去的石子大路來來去去，各自忙碌着，決不斜過眼來，一看乞丐們，每隔一會兒，就不得不走過了一隊驢子，牠們的小腳落在石子上很適貼，牠們負荷着一籃一籃造房子用的磚頭，以及橫攔在牠們的擺動着的背上的盛穀麥的大口袋。在每個驢子隊的盡頭，驢夫騎在最後的一匹上，手裏拿着一條大鞭，他一面喊，一面將這鞭在那些牲口的背上怪響亮地豁喇豁喇地抽。每個驢夫經過王龍的前面，便丟給他一個輕蔑而且傲慢的眼色。這些穿着粗衣服的驢夫，經過了站在路邊呆看着的小羣的人時，那副傲慢的神氣，雖是公子王孫也比不上的。每個驢夫見着王龍和他的家屬那麼異樣，便在恰恰經過他們的時候，將手裏的鞭振動了一下，那從空中發出的尖利的爆裂聲響使他們一跳，驢夫們見着他們一跳，便嗑嗑地笑起來。這樣的情形有了兩三回，王龍惱了，便轉過身去，找尋能夠搭棚的地方。

依附他們背後，別的棚舍已經有了，然而牆裏邊怎麼樣，卻誰都不知道，要知道也沒有辦法。那灰白色的高牆，延伸到很長，牆腳邊，小的簾棚像虱子釘着狗背似的釘住在那里。王龍將那些棚舍察看了一番，便將自己的簾子這樣那樣地勾起來，然而這些劈開的蘆草所做的簾子到底還是硬僵僵的拙劣的一件東西，於是他灰心了，那時阿蘭忽然說道：

「我會做的。我小時候做過還記得。」

於是她將女小囤放在地上，這樣那樣地將蓆子拉了一會兒，便拘成了直到地面的圓圓的棚頂，高到人可以坐在底下不至於碰頂。她將近拿起的，以及叫兩孩子拾來的磚頭，攔於拖在地面的蓆子的邊緣上。搭好之後，他們走到棚裏，用她留着沒有用掉的一條蓆子做了地板，便在庇護之下，坐下來。這樣的坐在那里，面面相覷時，想起上一天他們別開了自己的家和田地，而現在自己的家和田地，在幾百里以外了，似乎是十分奇怪的。這麼長遠的路程，他們走起來總要走上幾十天，而且有幾個，一定不待走完，就非死掉不可的。

隨後，他們對於這塊沒有人會挨餓似的富麗的地方，起了籠統的豐盛的感覺，待到王龍說了「我們去找找施粥廠看罷」這一句話時，他們便差不多喜洋洋地站起身，重復出門去。這一次，兩個小小的男孩子一面走，一面用他們的筷子敲敲碗，因為過一會兒，就會有什麼東西放到這碗裏來的。他們不多久便發見那些棚舍搭在長牆邊的緣故了，原來從牆的北端走過幾步去，就是一條街，有許多人帶着空的碗呀，木桶呀，以及洋鐵罐之類沿街走，這班人正到那街盡頭不多遠的施粥廠去。王龍和他的家屬這纔混在這班人中間，同到兩所蓆子搭成的棚屋，個個人從每所棚屋的敞開着的一端擁了進去。

每所棚屋的後邊都有着泥窰，比王龍曾經見過的都大，那上面的鐵鍋像小池那麼大，待到揭起

木製的大鍋蓋來時，那里就有沸騰着的白米好粥，冒上香烘烘的蒸汽來，現在衆人嗅到了這米香，這送到他們的鼻管裏去，就彷彿是世間最甘美的東西了。他們結成了一大羣，大家擠向前去，男的吆喝着，女的在氣惱和恐懼裏叫喊着，怕的是自己的兒女被人家踏在腳底下，而小小的孩子們啼哭着，於是開鍋的人們喝道：

「這夠大家喫的，一個一個輪着來。」

然而什麼話也止不住這飢餓的男女羣衆，他們直至都喫過了爲止，像野獸似的鬪爭着。王龍捲進在他們的中心裏，只顧得拉着他的爹和他的兩個兒子，待到他被擠進到大鍋邊時，他遞過他的碗去，盛好之後，摔下了他的銅板，他要在這事情舒齊以前站住腳，不至於再被擠開去，是用盡了氣力的。

隨後，他們又來到街上，站在那里喫着他們的粥。他喫飽了，碗裏剩着一點兒，他便說道：

「這點兒我要拿回家去晚上喫。」

然而近旁卻站着一個人，是這地方的一種警察，因爲他穿的是藍色的特別服裝。那人厲聲說道：

「不行，除了裝在肚子裏，你一點也不得帶回去。」於是王龍詫異起來，說道：

「喏！我付過了錢，我不是裝在肚子裏帶去，和你有什麼相干？」那人於是說道：

「這規矩是非有不可的，因爲有一種人沒良心，他們要來買這粥，這是布施窮人喫的——一個

銅板那里好給誰都這麼喫——他們帶了這粥家裏去喂豬。這粥是給人喫，不是給豬喫的呵！」

王龍驚訝地聽了這番話，便嘆道：

「有這麼沒良心的人麼！」隨即他說道，「但是爲什麼有人肯這樣的布施窮人呢？是誰來布施的？」那人便即回答道：

「是富家和城裏的紳士，有的做這好事，因爲這是救人性命的好事，可以積些功德修下世，有的因爲這是公益事，可以出個好名聲。」

「無論爲了什麼緣故，總是好事啦！」王龍說，「有的一定是出於好心的。」他見那人沒有回答，便辯護着自己的意思，添說道，「這種人總有幾個罷？」

然而那人卻不耐煩和他講話了，他轉過背去，哼着懶洋洋的調兒。那時孩子們拖住了王龍的身子，王龍便將他們都領回到他們所搭的棚舍去，他們躺在那里，直睡到次日早上，原來他們從夏天起，這是第一次喫飽，這纔睡的酣暢了。

次日早上，必須再有些錢纔行，因爲他們將最後的銅板化在早粥上頭了。王龍心裏不知道怎麼辦纔好，瞪着眼睛看阿蘭，然而這時候，卻沒有帶着先前在那荒廢而且空虛的田野上看她時那樣頹喪的心情。這里是街上來往着喫的胖胖的人們，小菜場裏有着肉，有着各種的蔬菜，魚攤上有着桶裏游來游去的活潑潑的魚，一個人和他的兒女怎麼還會餓死呢？在他們的本鄉裏，可就不是這樣了，那邊

什麼都沒有，連洋錢也買不到喫的東西的。於是阿蘭彷彿熟悉了這一種生活似的，沈着地回答他道：「我和這三個孩子能夠討飯的，老頭子也能夠。他那斑白的頭髮一定會感動有一種不肯給我錢的人。」

於是她將兩個男孩子叫到她跟前，原來那時候，他們照小孩子的樣，已經除了自己又復有着東西喫，並且在陌生地方這一層，什麼都忘了，他們跑到街上去，站在那里一心看着經過的一切。她對他們說道：

「你們每人拿着碗，這樣的托着，這樣的喊着——」

於是她將自己的空碗拿在手裏，托着伸出去，淒涼地叫道：

「好老爺——好太太發個慈悲罷——做些好事修修下世罷！摔個銅板，給餓死的孩子喫些東西罷！」

兩個男孩子瞪着眼看她，王龍也這樣。她在什麼地方學會了這種叫的！這個女人藏着多麼他沒有知道的本領呀！她回答着他的這副神情，說道：

「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就這麼叫着過活。就在也像這樣的荒年，我賣掉做丫頭了。」

於是那一直睡着的老人醒了，他們給了他一隻碗，四個人便走出到路上去討飯。那女人叫喊起來，向一切過路的人搖搖她的碗。她已經將女小囡插在她那裸露着的胸頭了，那小囡睡在那里，當她

拿了碗伸出在前面，跑來跑去動着時，他的頭就左右擺動着。她在討的時候，指着那小囤，高聲叫道：「好老爺，好太太，向你求討些——這個小囤要死了——我們餓死了——我們餓死了——」那小囤，牠的頭左右振動的，確像死了一樣，於是有一三兩個人不高興似的摔給她一個小銅錢。

然而過了一會，兩男孩子就將討飯這事情當起玩意兒來了，大的有些難爲情，有的時候，露着牙齒羞答答地笑。他們的娘隨即見到了，將他們拖進棚舍，重重地打了他們的嘴巴，氣呼呼地將他們罵一頓。

「你們說餓死了的時候還笑呢！你們這種呆東西，那麼索性去餓死！」於是她接二連三地打他們，直至她自己的手酸痛了，從他們臉上簌簌地流下眼淚來。他們嗚咽地哭着，於是她打發他們走出去，說道：

「這樣子你們去討就對了！你們再笑一笑呢。再打的厲害些。」

至於王龍呢，他走到街上到處問，直至找到了人力車出租的地方，他走進去，租了日間拉一天的，一輛，租價是半塊洋錢到夜來付，於是他將那撈什子放在背後，拖出到街上了。

拉着他背後這一輛兩個輪子着地的顛巍巍的木造的車子，在他似乎覺得個人將他當作獸子看着似的。他在車槓之間，好像上了犁的牛初次耕田那樣的不自在，而且他幾乎不會走路了；可是

他要謀生，卻非跑不可，原來在這城市的街路上，拉着坐人的車子的人們到處總是跑的。他走到一條狹弄上，那地方沒有店鋪，只有關閉着的幾戶住家的門。他走來走去拉了一會兒，自己習練着。恰當他在失望中，心裏想還是討飯的好時，一道門開了。踱出一個穿着先生模樣衣服的戴眼鏡的老人來，高聲招呼他。

王龍起初對他說，新拉車子不會跑，然而那老人卻是耳聾的，原來他沒有聽得王龍說的話，只泰然地向他使了手勢，叫他放低車槓，讓他坐上去，於是王龍覺着給那老人的耳聾，以及他那衣冠楚楚的有學問的模樣逼到除了依從，沒有別的法子了。於是那老人直挺挺地坐上去說道：

「拉我到夫子廟去，」他坐在那里，直挺挺而且鎮靜，在他的鎮靜裏，有着不容動問的那種神情了。這一來，雖然夫子廟在什麼地方，王龍一點也沒有知道，他卻照着他見過別人所幹的樣子，向前奔跳了。

然而他卻一面走一面問，因為那條路正落在鬧熱的市街，有挑着擔子的小販們來往着，有出來趕市的女人們，有馬拖的車子，有像他所拉的許多車子，一切擠撞着，跑也不能跑，所以他從容地走去，一直意識着他背後那個重荷的不自然的碰撞。他對於背上的重荷是受慣了的，然而拉卻沒有拉慣。那個廟的牆壁還沒有看見，他的臂膀就發酸，他的兩手就起泡了，原來車槓壓着的是鞦韆沒有碰着過的地方。

當王龍到了廟門，停下車子來時，那老先生從人力車上踱出來，他從懷裏掏出了一隻小角子，便交給王龍說道：

「我是不再加了，用不着嚼嚙的。」他說着，轉身走進廟裏去。

王龍是不想嚼嚙的，因為從前沒有見過這一種小角子，又沒有知道這能夠掉換多少錢。他走到近旁兌換銀洋的米店，夥計收了這角子，便付給他念六個銅板。在南邊，錢來得有這麼容易，王龍不禁詫異起來了。然而別一個車夫卻站在近旁，在他數錢時，斜過身去看了一下，便對王龍說道：

「只有念六個。你給那老頭子拉了多少路呢？」待到王告知了他時，那人叫道，「老頭子真小氣！應該給你的車錢，他只給了你一半。拉起時候，你們講定多少呢？」

「我沒有講過，」王龍說。「他說拉到這裏來，我就拉來了。」

那人向王龍憐恤着似的看了一眼。

「你們看，好一個鄉下土老兒！」他向旁邊開立着的人們嚷。「人家叫他來他就來，這個呆人養出來的呆人，他不會問一聲，『拉來給我多少錢？』呆人啊，要知道只有外國人纔好不講定了給他拉他們的性子石灰一樣躁，但是他們叫你拉，你就好相信他們給拉的，因為他們是外行，他們沒有知道什麼東西的準價，任着他們袋裏的洋錢水也似的流出來。」於是聽着的人都笑了。

王龍沒有說什麼。在這一羣城裏人中間，他的確覺着很慚愧矇矓了，他一句話也不答，便拉着他

的車子去了。

「但是，這總好給我的兒女明天喫一頓了。」他固執地想，隨即想起了車租到夜就要付，而有着的委實還不夠付一半。

那早晨，他又得了一個顧客，他和這一個較量了一會，纔講定了價，下午又有兩個人叫他。然而到晚上，他數了手裏所有的錢，共總只比車租多出了一個銅板，於是他十分懊惱着走回他的棚舍去，心裏忖着：自己做了比田裏做一天還辛苦的工，倒只賺了一個銅板。於是他的田地的回憶湧上他的心頭來了。在這生疏的一天之間，他一次也沒有想起過他的田地，然而現在呢，對於那田地的想念卻使他安心了，那田地固然橫在遠遠的故鄉，總之，在那里期待着，而且是他自己的。於是他來到他的棚舍了。

他進了棚舍，便知道阿蘭討飯一天，接得了四十個小銅錢，連五個銅板還沒有到，兩男孩子呢，大的有了八個錢，小的十三個，併攏來，足夠付早上的粥的價錢了。但當他們將小的男孩子的錢併到一塊兒去時，他却因為是他自己的，咆哮起來了。他愛着自己討的錢，到晚上睡覺，也將這拿在手裏。直至他爲了自己喫的粥，自己付出去了爲止，他們沒有法子從他手裏奪下來。

然而老人卻壓根兒沒有接到什麼。他原是十分聽話地整天坐在路旁的。然而他卻沒有討。他睡過去，又醒過來，隨着眼看經過前面的東西，待到厭倦了，又復睡過去。他是長輩，不會受埋怨的，當他看

見自己的兩手空着時，他單是說道：

「我耕過田，撒過種，我又割過稻，這纔有着滿碗的飯喫。我除此以外，還得了一個兒子，兩個孫子。」他說時，想起自己有着兒孫來，便像小孩子似的確信着總有東西會給自己喫的。

當王龍的饑餓的最難受的銳感過去了，他看見他的兒女天天有着什麼，知道每天早晨可以得到一餐粥，而從他的日間勞動和阿蘭的行乞，有着足夠去喫那粥的錢的時候，他的生活就不復生疏，他開始感覺到自己依附於其邊緣的那城市的真相了。天天整天在街上跑，他恍惚領略了這城市，他看見了牠的各種各樣祕密的部分。他漸漸知道在早上他所拉的車上的人們，如果是女的，上市去，如果是男的，他們上學校和公事房去。然而那些學校除了名叫什麼什麼大學以外，是怎麼一種學校呢？他卻無從知道了，因為他從來沒有跨過那些大門去，如果他走進了，他知道就有人會來問他，闖進來幹什麼的。至於他拉了人們去的公事房叫什麼，他就沒有知道，因為他接了車錢之後，不復顧到什麼了。

晚上，他知道自己所拉的人們不是上茶館，便是到娛樂的地方去，那些娛樂有的公開着，向街上放出音樂的聲浪以及用象牙和竹片的塊兒拍桌子的賭博聲響來，有的是祕密，靜默而且藏在牆壁後面的。然而這等娛樂，王龍卻一點也沒有明白，因為除了他自己的棚舍門檻以外，他的兩腳沒有跨過一條門檻，他的路線是到大門就完結了的。他住在富麗的城市裏，生疏得好像富家的老鼠，那是

靠着拋掉的殘屑喫，到處躲躲着，永不成爲那家的真實生活的一部分的。

雖然三百里沒有三千里那麼遠，而陸路也比不上海路，可是王龍和他的妻和兒女在這南邊的城市裏卻好像外國人一樣。街上走來走去的人們固然是有着黑的頭髮和眼睛，同王龍和他的全體家屬，以及王龍誕生的本鄉的一切人有着的一樣，而且這些南邊人的語言，如果仔細聽着，固然是勉強可以懂得的。然而安徽究竟不是江蘇，在王龍誕生地的安徽，語言緩慢而深沈，是從喉嚨裏湧出來的。然而現在住着的江蘇的城市，人們卻用從唇間和舌尖迸發出來的音節講話。那邊王龍的田地上，一年兩次徐緩地產生着稻和麥以及些許的玉蜀黍和豆和大蔥，這里，城市邊的田畝裏，人們卻用臭不可當的人糞肥料強制土地，急促地生出稻和各種各樣的蔬菜來。

在王龍的本鄉，人有一張裹着葱頭的好好的麥餅，就算是舒舒齊齊的一餐，用不着再多了。然而這里的人們卻嘗着肉圓呀，筍呀，和栗子同燉的童子雞呀，鵝鴨的臟腑呀，以及各色各樣的蔬菜；每逢帶着昨天的大葱氣味的人走過來，他們便仰起鼻子嘆道，「好臭的北邊人呀！」大蔥的氣味會使布店倌擡高藍布的價錢的，正同他們對外國人擡高價錢一樣。

然而貼住牆邊的那些棚舍所成的小村卻沒有成爲那城市或其近郊的一部分。有一次，在夫子廟的角落，那邊是誰有演講的勇氣，誰都可以站立的，王龍聽得一個年青人向一羣人演講着，那年青人說，中國必須來一個革命，必須起來反對可憎的外國人，那時候，王龍覺着自己便是那年青人的氣

昂昂的話語裏所反對的外國人，不禁心裏一慌，便悄悄地溜掉了。又有一天，他又聽得一個年青人講着——原來這城市裏滿是演講着的年青人——那人在街角說，現今時候，中國人必須聯合起來，必須注重教育，那時王龍也沒有覺到那人正對他講着。

是他在綢業的街上兜攬着乘客的一天，他學會了他所不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在這城市裏，有着較他更其外來的一種人。這一天，他偶然經過一家店鋪的門前，從那里往往走出在裏邊買好綢緞的太太們來，他這纔往往攪得了比大概多付錢給他的人。這一天，他忽然碰到一個人走出來，和這傢伙模樣兒相同的，他從未見過。這是男性呢還是女性他全不明白，然而這卻是長長的，穿着一種粗硬的質料所做的直挺挺的玄色長袍，頸子上還有死獸的皮圍着。當他經過時，那個不知是男性還是女性的人向他敏捷地使了一個手勢，要他將車槓放低，他便這麼幹了，待到他又復站直身子，對於眼前的人有些張皇起來時，那人用斷續的聲音指揮他到橋街去。他不知怎的，急急地奔跑起來了，隨即碰到了他從日間的工作上偶然認識的別一個車夫，他便向那人叫道：

「你看哪——我拉着的是什麼傢伙？」

於是那人向他回嚷道：

「一個外國人——一個花旗國的女人——你是發財了——」

然而王龍因為害怕着背後的奇怪傢伙的緣故，卻儘快地跑，待到他到了橋街時，他精疲力盡，流

下大汗來了。

這女性於是跳下車，用同樣斷續的聲音說道：「你用不着拚死命地跑的，」隨即將兩隻角子放到他的手掌上，這是平常價錢的兩倍了。

於是王龍知道這真是一個外國人，在這城市裏還比他外國，又知道歸根結蒂，黑頭髮，黑眼睛的人是一類，而黃頭髮藍眼睛的人又是一類，從此以後，他在這城市裏，不復全是外國人了。

那晚上，他帶着他所收到而還未用掉的角子，到棚舍裏時，他向阿蘭說了一遍，於是她說道：

「這種人我是看見過的。我常常向他們討錢，因為只有他們纔肯不拿銅板卻拿角子丟到我的碗裏來。」

然而外國人的丟角子是出於慈悲心，並不是因為不知道拿銅板來給乞丐比角子更合適的緣故，這一層，王龍和他的妻卻都沒有覺得。

可是從這番經驗裏，王龍卻也學得了年青人沒有教過他的一件事，就是他屬於有着黑頭髮，黑眼睛的自己的一類。

這樣貼住着散漫而豐裕的大城市的邊端，至少缺乏糧食的事似乎不至於發生了罷。王龍和他的家屬是從鄉間來的，在那鄉間，如果人們餓死了，這是因為田地，在無情的天空之下產生不出什麼

來，以致絕了糧食的緣故。手頭的洋錢在那沒有東西的地方，買不到什麼，也就不中用了。

在這城市上呢，到處有着喫的東西。有魚市的石子的街道上，兩旁擺列着的是一大籃一大籃晚上纔從河裏捕捉起來的銀色的大魚，一桶一桶從張在池上的網裏撈起來的亮晃晃的小魚，一堆一堆慢條斯理地爬着箱着的灰色的蟹，還有算是宴席上的美味的扭動着身子的鰻鱺；在雜糧市上，有着一大籮一大籮的穀，那些籮大到人踏進去，沈在裏面悶死了，誰也不會知道的；有着白米和黃米，深黃的，淺黃的麥，黃豆，赤豆，和綠的闊豆，黃蒼蒼的黍粟和黑白芝麻；肉市上，全身剖了的整隻的豬，就頸子掛着，露出紅色的肉，一層層的板油，以及又厚又白的柔軟的皮來；鴨鋪子裏呢，在承塵下和門口，一排排地掛着的有許多醬黃色的烤過的熟鴨，那些是戳在串子上就煤火前面，慢慢地轉動過的，還有白色的鹽漬過的板鴨和一串串的鴨肫肝，那些賣鵝和雉雞和各種禽鳥的鋪子也是這模樣。

說到蔬菜呢，凡是人能夠從泥土裏爬羅出來的，什麼都有着；亮晃晃的紅蘿蔔，白蘿蔔，青菜和芹菜，蜷曲着的豆芽，醬黃色的栗子和花花綠綠的香菜。在那城市的街上，凡是人的口胃所想要的東西，沒有一種找不到。小販來的來，去的去，賣着糖果呀，水菓呀，花生呀，甜油裏裹過的，熱騰騰的甜美的番薯呀，裹着斫碎的肉餡，冒着汽的湯糰呀，還有米粉做成的蜜甜的糕餅呀；城市上的孩子們滿手拿着一塊銅板，跑到賣這些東西的小販們那里，去買了來，直喫到他們的皮膚給油和糖沾的發亮了。

怪不得人要說，在這城市裏不至於有餓死的人的。

王龍和他的家屬依然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出他們的棚舍，他們拿着碗和筷，結了一小隊，加入別人的長行列去，那些人們各自從棚裏出來，穿着薄到當不住潮溼的河霧的衣服，索索地抖，當着寒冷的晨風，彎着背走向施粥廠去，那地方化一個銅板，人就可以買一碗薄粥的。王龍儘管在他的力車前拉着跑着，阿蘭儘管討着飯，他們還是賺不到足夠在自己家裏天天燒飯的錢，如果付過了施粥廠的粥價，還多銅板，他們就買些青菜。然而青菜這東西無論價錢怎樣，總是貴的，因為要在阿蘭搭着當作竈頭的兩塊磚頭之間煮起來，必須兩男孩子出去尋柴草，這柴草呢，他們得從挑着蘆葦或草的擔兒，上城裏的柴市去的農夫那里，偷偷地抓幾把來。往往兩孩子給人家捉住了，便挨了結實的一頓打。有一晚，那比小的更膽怯而對於這種勾當害羞的大孩子，閉着一隻給農夫的巴掌打腫了的眼睛走回來。然而小的孩子卻漸漸熟練了，的確他幹小竊的勾當是比討飯更熟練了。

在阿蘭，這不算什麼一回事。如果兩孩子討飯時候不笑不頑皮辦不到，那麼，索性讓他們偷着來飽肚皮也罷。然而王龍呢，雖然他對於她沒有什麼回答的話，卻一見他兩兒子的這種竊賊勾當，就覺得厭惡了，大的做事遲慢時，他也並不責備他。在大牆蔭下的生活不是王龍所愛好的生活。還有他的田地正期待着他們哩。

有一晚，他來得遲了，而煮着的菜裏有着圓圓的一大塊豬肉。自從他們殺了自己的牛以來，這是他們第一次有肉喫，於是王龍的眼睛睜大了。

「今天你們一定向外國人討了錢了，」他對阿蘭說。然而她卻照着她的習慣，不說什麼話。於是幼小得不懂事的小男孩子，覺着自己聰明，便得意洋洋地說道：

「我拿來的——這塊肉是我的。賣肉的從櫃檯上一大堆，斬下一塊來，我趁他向旁邊看着時，跑到來買肉的一個老太婆的臂膀下，我便抓了來，跑進一條小弄，將這塊肉藏在一個後門口的空水缸裏，等到哥哥來。」

「那是我不要喫這塊肉了！」王龍忿忿地叫，「我們要喫我們買得來討得來的肉，卻不要喫我們偷來的。我們可以做乞丐，我們卻不是竊賊。」於是他用兩個手指從瓦鉢裏拿出了那肉，拋在地上，便不管小兒子的號叫了。

於是阿蘭慢吞吞地走過來，拾起了那肉，用些許的水洗一洗，便塞回到沸騰着的瓦鉢裏。

「肉總是肉呀，」她靜靜地說。

王龍於是沒有說什麼，然而爲了他的兩兒子在這城市裏快要變成竊賊了的緣故，他心裏卻惱着，害怕着，雖然當阿蘭用筷夾開了那柔軟的煮熟的肉時他沒有說什麼，當她將肉一大片一大片的遞給老人和兩兒子喫，連女兒的嘴巴裏也給塞滿了，而她自己也喫的時候，他也沒有說什麼，他自己卻以他買來的菜爲滿足，不想嘗一嘗這肉。然而喫過了這一餐，他卻就將他的小兒子帶到街上那女人聽不到的地方；在那邊一所房子的後面，他臂膀下夾了那孩子的頭，重重地打在那兩頰上，不肯因

那孩子號叫着就住手。

「啞！啞！啞！」他喊着。「這是給賊骨頭受用的！」

然而他讓那孩子哭着回家去之後，卻心裏想着：

「我們總得回到本地去。」

在這城市的繁榮所憑藉的貧窮的基礎中間，一日復一日，王龍生活着。雖有流溢於小菜場的食品，雖有飄揚着黑的，紅的，橘色的，鮮豔的綢緞，以廣告他們的貨色的綢緞店的市街；雖有穿緞子，穿絲絨的富人們，綢衣遮掩了皮膚，兩手像花一般，又軟又香，而且有着安閑的美的，肌肉嬌嫩的富人們；雖有迎合着這城市的繁華美的那一切，但在王龍過着生活的這部分，卻沒有足夠解除蠻性的飢餓的食品，又沒有足夠遮掩瘦骨的衣服。

人們整日辛辛苦苦地焙製着富家的酒席上所用的麵包和糕餅；孩子們從天亮勞動到半夜，油污的，猙獰模樣的身子便照原樣睡在貼地的草鋪上，到次日再搖搖擺擺地走到竈邊去；而給他們的錢呢，還不夠買一塊他們給人家做的好麵包。男男女女辛辛苦苦地裁剪着冬天穿的厚重的毛皮，春天穿的輕軟的毛皮，以及縷花的綢緞，給嗅着小菜場上的時鮮的人們，縫製華麗的袍褂，而他們自己呢，抓一塊粗藍布，急忙地縫攏來，遮掩他們的裸體。

在那些爲別人的享受而勞動的人們中間，過着生活的王龍聽到了種種希奇的事情，對於這些，他是不大注意的。老的和女的，大概是對人家不說什麼話的。花白鬍子的拉了人力車，推了裝煤和柴

六

地

的獨輪車往麵包作，往華麗的大房子去，當他們在石子路上拉着拖着沉重的裝貨的場車時，他們的背部用勁到綻起筋肉來，像繩子一般。他們將他們的稀少的食品喫的很節省，他們晚上短促地睡一覺就算數，他們沈默着。他們的臉孔，好像阿蘭的臉孔，呆沈沈的，啞着不做聲的。誰都不知道他們心裏怎麼樣。如果他們說話了，那說起的不是喫的東西，就是銅板。洋錢這個名兒落到他們嘴唇邊的時候是稀罕的，因為洋錢到他們手裏的時候就稀罕。

在休息的時候，他們的臉肉歪扭着，彷彿生着氣似的，其實這並不是生着氣。那使他們的上嘴唇掀起來，露着牙齒，變成猙獰模樣的，是好多年來在過重的擔負上的用力，而且這種勞動在他們的眼邊和嘴邊的肌肉上也放了深深的皺紋了。他們是怎麼模樣的人，他們自己全不明白。他們中間的一個，有一回，在路上裝載着傢具的場車上的一面鏡子裏曾經看見了自己，便嘆道，「那邊一個醜相的人哪！」待到人家高聲笑着他的時候，他還不知道他們笑着什麼，趕忙四面看一看，自己可觸犯了什麼人，便苦痛地微笑起來了。

在王龍的棚舍的周圍，成着一簇一簇的，他們住着的小小的棚舍的家裏，女人們縫着破布，給她們連串地生育着的兒女做遮蓋的東西，她們從農家的田地上攞幾株菜，從雜糧的市上偷幾把米，整年在山邊爬拾柴草，一到收穫的時候，她們便像家禽似的跟了割稻的人們走，她們的眼睛忒楞楞地尋看着凡有落下來的穀粒和稻草。孩子們也在這些棚舍裏過日子；他們生的生，死的死，一個死掉了，

又是一個生出來，直生得爹和娘都不知道生了幾個，死了幾個，而且因為只將他們當作要養的家口的緣故，差不多連幾個活着也沒有知道。

這些男的，女的，和小的，出入於小菜場和布鋪子，流浪於靠着城市邊頭的鄉郊，男的爲了三五個銅板做着各種各樣的苦工，女的和小的儉着，討着，並且攛着；王龍和他的女人和他的孩子們便在他們的中間。

老頭子們和老婆子們安心過着他們當前的生活。然而男孩子們長到什麼年紀，他們老還未老，卻也不好算是小孩子了的時候卻到了，於是他們起了不滿足的心情。在年青人中間，有着談話，有着憤怒的，激昂的談話。待到後來他們做了成年人，娶了親，而他們心裏充滿了增多起來的憂愁的時候，他們那散漫着的青春的怒火，收斂起來，成爲痛烈的失望，成爲深刻到不能僅僅用話語來表達的反映了。爲什麼呢？因為他們一輩子比牲畜還苦惱地勞動着，爲的只不過是裝不飽肚子的些許東西。有一晚王龍正傾聽着這樣的談話時，第一次聽到了他們一排排的棚舍所貼住的大牆那邊的情形。是在初有春天再來的兆頭的那殘冬時期的一天的盡頭。棚舍旁邊的地上因有溶着的雪，還滿是泥溜，水流進到棚舍裏，這纔每家是到各處尋找了幾塊磚頭，在那上面睡覺的。然而，既有潮溼的泥土的不適，這晚上，空中還起了軟洋洋的和煦，這和煦使王龍感到了非常的不安，因此，他喫過了飯，不

能照他往常的樣子就睡覺，卻走出到街邊，在那里閒立一會。

那邊，他的老爹現在坐在他盤了腿，靠了牆坐慣的地方，他帶了一隻盛食物的碗來，在那里嚼，原來孩子們一吵鬧，棚舍裏就嘈雜得不成樣子。那老人一手捏了阿蘭從她的腰帶上撕下來的布的圈索的兩端，在這圈索裏，女小囤搖搖擺擺地走着不跌。他這樣子照顧着這小囤，過他的日子，這小囤對於自己當娘討飯時須得假在娘胸頭這一件事，現在是漸漸有些反抗了。不但如此，阿蘭又復懷了身孕，這較大的小囤攔在她肚腹上，那壓力也是怪難受的。

王龍瞪着眼看這小囤跌倒去，爬起來，再跌到去，而老人拉着圈索的兩端，他這樣站着時，臉上感到了晚風的和煦，而心中湧起了對於他的田野的深切的懷想。

「在這樣的日子，」他對他的父親高聲說，「田上應當翻一翻土種麥了。」

「哦，」老人沈着地說，「我知道你的念頭了。我一輩子幾次三番像今年這樣逃過荒呢。我知道那些荒地裏是沒有種子，可以再來一作收成的。」

「但是你纔回去的，爹。」

「有着田地囉，」老人簡單地說。

哦！回去是要回去的，不是今年就是明年，王龍心裏這麼想。有田地在那里呢！那田地，浸潤了春雨，正橫在那里期待着他罷，他這麼想時，心裏充滿了欲望。他走回棚舍去，便對他的妻粗聲說道：

「如果我有什麼好賣，我要賣掉牠，回到本地去。要不是有着老頭子，我們雖餓着也會走的。但是他這個小小的孩子怎能走幾百里的路呢？你呢，又懷着身孕！」

阿蘭剛纔用些許的水洗着飯碗，現在她將碗堆在棚角，便從她蹲着的地方擡起頭來看他。

「除了這個女小囤，沒有一樣好賣的東西，」她緩緩地回答。

王龍呆了一會。

「現在，小囤我是不賣的！」他高聲說。

「我是被他們賣掉的，」她慢吞吞地回答，「我賣到公館裏，我的爹娘這纔能夠回家去。」

「所以，你想賣這小囤罷？」

「照我一個人心意，賣掉她還不如弄死她——我是喫過做丫頭的苦的，但是死小囤換不了什麼。我爲了你，肯賣這個女小囤——使你回得到本地去。」

「我不肯，」王龍堅決地說，「雖是我流落在這外邊地方，」但他又復出去之後，那不會無端地轉到的念頭，卻引動他反對他的主意了。他看着那女小囤，在她的祖父捏着的圈索的一端搖搖擺擺地走。她是大概靠着每天給她喫的東西生長起來的，雖然她還沒有說過話，可是當作養得不大當心的孩子看，也算得夠胖了。她那本來像老婆子的嘴唇微笑着，有些紅紅的。當他看着她時，她快活起來，便微笑了。

「如果她沒有假在我的胸頭，那樣的笑過呢，」他忖着，「我也許會這麼幹的。」
過後，他又想着他的田地，於是他興奮地嚷道：

「我難道不會再見那田地的麼！雖是做苦工；雖是討着飯，但今天我們喫過之飯，要幹些別的，總是沒有錢了。」

於是從那邊的昏黃中間，有一個粗大的聲音回答他：

「這樣的不止你一個。這城市上像你的有幾千幾萬。」

那人吸着一枝短短的竹烟管走過來了，這便是和王龍的棚舍只隔兩家的那戶人家的父親。他是在日間不大見得到的，因為他整日睡着。到夜纔去做拉着重貨車的苦工，那些貨車很笨大，在別的車子往來不絕的日間拉過街，是不方便的。然而天亮時候，王龍卻也往往看見他，垂着他那結痞塊的大肩胛，喘着氣回家來。王龍天亮出去拉人力車時，就這樣在路上碰着他，傍晚那人在做夜工之前往往走出來，和快要鑽到他們棚舍裏去睡覺的別的人們一同站着。

「哦，就這樣的永遠下去麼？」王龍淒苦地問。

那人就他的烟管吸了三口煙，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於是他說道：

「不，並不永遠這樣的。富的太富了，有富的辦法，窮的太窮了，也有窮的辦法的。去年冬天，我賣了兩個女兒纔捱過了，今年冬天，如果我的女人生的是女兒，我們再要賣。我只養着一個丫頭胚——頂

大的。其餘的，與其弄死，還是賣的好，雖然有的人家倒喜歡在女兒落地時候就將她弄死。這就是窮的太窮時候的辦法。富的太富了也有辦法的，如果我沒有弄錯呢，待我講給你聽罷。」他點點頭，用他的煙管桿子點着他們背後的牆。「那堵牆裏面，你可見識過？」

王龍呆看着，搖搖頭。那人接下去說道：

「我帶了我的一個丫頭匪到那里去賣，我便看見那裏面的情形了。那所房子裏，洋錢怎樣的使用出來，我講給你聽，你不會相信的。我且說說看——那地方連當差也用鑲銀的象牙筷子喫，連女傭也耳朵上掛的珍珠翡翠，鞋子上綴的珍珠，待到那鞋子沾了些許的污泥，或者有了你我不會叫牠裂縫的一道小裂縫，她們就將鞋子連珍珠一起丟掉了！」

那人就他的煙管起勁地抽了一陣，王龍張着嘴，聽的出神了。照此說來，過了這牆，真有這樣事！

「太富了是有辦法的，」那人說了之後，靜默了一會，便即彷彿沒有說過什麼似的，不經意地添說道：

「哦，再上工去，」於是走向夜色中間去了。

那晚上，王龍想着金銀珠寶就在自己的身子所靠住的這堵牆的那一邊，而自己的身子卻裹在天天穿的這件破東西裏，原來那地方他沒有蓋的被，身子底下就只有一條擱在磚頭上的蓆子，於是，他睡不着了。賣小囤的誘惑又復落到他心上，這纔他對自己說道：

「她賣到富家去，如果長起來標緻，討了老爺的喜歡呢，那就可以喫美味，戴珠寶了，也許她還是這麼辦的好罷，」然而他卻又轉了一個念頭，「哦！如果我這麼辦呢，她是值不到和她一樣重的金銀的。即使賣了她的錢，使我們能夠回到本地了，那麼，再買起牛呀，桌子呀，牀呀，條櫈呀來，還有那里來的錢？我賣了小囤，掉一塊地方去餓死何苦呵？我們連放到田裏的種子也還沒有呢。」

於是，那人所說「富的太富了，是有辦法的」這句話裏的辦法，他一點沒有想到了。

在棚舍的村裏，春蓬勃了。那些本來討飯的人們現在能夠走出到山上和墳場去，掘綠的小草，蒲公英，和嫩葉的薺菜，用不着像先前那樣到東到西去攞蔬菜了。每天，從棚舍湧出襤褸的女人們和孩子們的羣衆來，他們帶着洋鐵片，尖利的石塊，或是發鏽的小刀之類，帶着用竹片或是劈開的蘆葦做成的籃子，到鄉野，到路邊搜尋他們不討也不化錢，能夠得到的食品。阿蘭和兩男孩子呢，天天跟着這羣衆出去。

然而太陽光，陣頭雨，和漸漸長起來的溫暖的日子，雖然使誰都心裏充滿了懸念和不滿，男人們卻非做工不可，王龍呢，照舊做着。在冬天，他們要爲自己的身體，獲得那又壞又少的食品不夠應付的營養，是默默地做着工的。他們呆沈沈地熬受他們草鞋腳底下的冰雪的寒冷，天暗了，回他們的棚舍去，一聲不響地喫日間的勞動和叫化所帶來的這種東西，困憊地橫倒睡覺，男的女的和小的都在一塊兒。王龍的棚舍裏是這樣，他不知道別的棚舍裏一定都是這樣的。

然而和春天的來臨一同，談話卻開始從他們的心頭空湧上來，要在他們的脣邊流露了。暮色蒼茫的時候，他們出了棚舍，聚在一起談話，於是王龍看見了這個人，那個人，一向住在他的左近，而冬天

時候他一直沒有知道的，如果阿蘭是會講事情給他聽的人，他也許早就聽得了打老婆的某甲，剝光了兩頰的害白癩病的某乙，和做着竊賊幫的頭目的某丙等等罷；然而除了她所問所答的不上幾句的問話和答話以外，她卻沈默着。因此，王龍怯生生地站在圈子的邊端，傾聽着那談話。

這班襁褓的人們大概是除了他們在日間的勞動和叫化上所取的以外，什麼也沒有的，他硬常常意識到自己並不真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他主有田地，他的田地期待着他們。這班人想着他們怎樣纔好明天喫一條魚，怎樣纔好偷一點糧，甚至想着怎樣纔好玩一回，一兩個銅板的小賭博。原來他們所過的全是窮困的日子，而一個人呢，雖是絕了望，也非時時玩一下不可的。

然而王龍卻想着他的田地，他以懸望着的病的心情再四推敲着自己怎樣纔能回那田地去。他並不屬於這貼住着富家的牆的貧民窟，又並不屬於那富家。他屬於那田地，非至他感得那田地在他腳底下，春天時候跟隨着犂兒，而收穫時候揀了鐮刀在手裏，他的生活是不會舒暢的。所以他離開了衆人，在那里傾聽，原來藏在他心裏的是關於他的田地——他那祖遺的好麥田，以及他從「大家」買來的那畝肥沃的稻田——的所有權的知識。

他們這班人所談的不外乎是錢，他們不是談多少銅板買了一尺布，多少錢買了指頭樣長的一條魚，便是談他們一天能夠賺多少，到末了，常常談着他們如果有了隔牆的那人藏在他的珠寶箱裏的錢，就要怎麼辦，天天，那談話是這麼結束着的：

「如果我手頭有了他所有的金子，和他天天帶在腰袋裏的洋錢，如果我有了他的姨太太帶着的珍珠，他的太太帶着的寶石……」

王龍傾聽着他們倘有這些東西，就要幹的各種事情，只聽得他們要喫的，睡的多麼舒齊，他們要喫的什麼從未嘗過的美味，他們要在這家那家大茶館裏怎樣的賭博，他們爲了色慾要嫖怎樣縹緲的女人，總之，沒有一個要再做工。

於是王龍忽然嘆道：

「如果我有金銀和珠寶呢，我要用這買田地，買好的田地，我要使田地裏出起收成來。」

他們聽了這話，便一致轉向他看，笑罵着他：

「這個土老兒不懂大地方的世情，不懂錢怎樣用法。他要跟在牛呀驢子呀的後面，儘做着沒出息的苦工啦！他們每人覺得自己比王龍更配發大財，因爲錢財怎樣用法，他們是內行得多了。

然而這種嘲笑卻沒有改變了王龍的心意。這只有使他對自己說，並不說的給人家聽得那麼響：「無論如何，我要把金銀珠寶放到肥沃的好田裏。」

他這麼想着時，對於已經屬於他的田地，一天深似一天地掛念起來了。

因爲關於自己田地的思想盤據了心的緣故，王龍天天像在夢裏一般，看着城市上所遭逢的種種事物。除了今天碰到這事物了這一個意念，並不問一問爲什麼如此，他就這樣地承受了各種的

奇異。例如，那邊有着人們到處散發，有時還分給他的紙張。

王龍是幼年或什麼時候，從來沒有學過紙上文字的意義的，所以從貼在城門上，牆壁上，或成了本子出賣，或分送的這種滿是黑記號的紙張上，他推詳不出什麼來。有兩次，人家將這種紙張分給了他。

第一次，分給他的是一個外國人，同他一天無意地拉過的那個坐他車子的人一樣，不過這將紙分給他的人卻是個男人，身材很長，瘦得好像大風吹過的一株樹。這人生着冰樣青青的眼睛，和毛森森的臉孔，當他將紙張給王龍時，見得他的兩拳是紅皮膚，也毛森森的，他還有大鼻子，突出到兩頰之外，像船頭在船的兩邊之外一般；王龍雖然怕去拿他手裏的什麼東西，但見着那人的希奇的眼睛和可怕的鼻子，要拒卻也害怕。他於是拿了那交付他的東西，待到那外國人走過了之後，他有一看的勇氣時，他看見那紙上，一個掛在十字形的木架上的白皮膚的男人的畫像。那人除了腰間一小塊的布以外，沒有穿衣服，看全體的樣子，他是死的，原來他的頭落在他的肩膀上，而他那有鬚鬚的嘴巴上，邊閉着兩隻眼睛，王龍懷着恐怖和逐漸增加的興味，向那畫着的人看。那下邊有着字，然而這些字，他卻一些也沒有懂得。

晚上他帶了那張圖畫回家，便給老人看。然而他也不能讀，於是王龍和老人和兩男孩子，他們推詳着牠那大略的意義。兩男孩子又喜又怕地嚷道：

「看啦！從他的身體流着血哩！」

老人便說道：

「要這樣的吊起來，這一定是很壞的人。」

然而王龍對於這張圖畫，卻有些害怕，他尋思着外國人將這給他的道理；不知道是否這外國人有個弟兄被人家這樣對待着，而別的弟兄來報仇。因此，他避開了遇見過那人的這條街，過了三五天，到這張紙被忘掉的時候，阿蘭便拿了這張紙和她到處拾來，要使鞋底堅牢的別的紙屑，一起縫進在一隻鞋底裏。

然而第二次有人將紙分送給王龍時，這卻是一個城市上的人，一個衣冠楚楚的年青人，他一面在街上聚集着看新奇的事物的羣衆中間，到處散發紙張，一面高聲談講。這張紙上也有着血和死的圖畫，然而這次的死人並不是白皮膚，毛森森，卻是像王龍自己一樣的普通人，黃皮膚，黃頭髮，黑眼睛，穿着襤褸的藍衣服的。死人上面，站着一個肥胖的大漢，執着長刀向死人身上戳。這是可憐的景象，王龍凝視了一下，便想曉得一些下邊的文字。他轉向旁邊的人問道：

「你認得一兩個字罷。這怕人的東西是什麼意思，講給我聽聽好不好？」

那人便說道：

「靜着，聽那位年青的先生講；他講給我們大家聽。」

王龍這纔靜聽着，他所聽到的是他從來沒有聽過的事。

「這個死人就是你們自身，年青的先生宣講道，『那個當你們死了之後，不知道你們已經死，還在戮你們的兇手就是富人和資本家，他們是甚至你們死了之後，還要戮你們的。你們窮苦着，受着壓迫，這就因為富人霸佔了一切東西的緣故。』」

現在王龍領悟了：直到如今，他是將自己所以窮歸咎於不依時節下雨，或是下雨了，彷彿成了惡習慣似的，下個不停的一月天的。當風調雨順，田裏種子會抽芽，而稻莖會發穗的時候，他就沒有想到自己窮了。因此，他懷着興味聽下去，要聽他講到富人須得怎麼樣，來對付天不肯依時節下雨這件事。那年青的人說下去，說下去，卻絕沒有提到王龍的興味所在的這問題，於是王龍大起膽子來，問道：

「先生，那壓迫我們的富人可有什麼法子使天下雨呢？那麼，我纔能夠在田上做工。」

年青的人一聽到這話，便嘲笑似的轉過臉來看他，回答道：

「你這個人真是不懂事！天不下雨，誰也不能使天下雨的，但這和我們有什麼相干呢？如果富人肯將他們所有的東西和我們分呢，我們就都有錢和喫的東西了，下不下雨是和誰都不相干的。」

從聽着的那班人，起了大聲的喝采，然而王龍卻轉身走開去，心中悶悶的。是啊，他有田地在那里。錢和食物是喫掉用掉了，如果再不晴雨調和，又要荒的。雖然如此，他却悄悄願願地取了那年青的人交給他的幾張紙，因為他想起阿蘭要做鞋底的紙永是不夠的，當他回到家裏時，他便將紙給了她。

「現在，做鞋底的東西有了，」於是他照舊做工了。

然而，傍晚同他談天的那些住棚舍的人們中間，卻有許多，熱切地聽着年青人說的話，所以熱切地聽着者，因為他們知道隔牆就住着一個富人，而他們和他的財物之間只隔着這層磚牆。這用他們天天扛着重擔子的粗槓子敲幾下，就可以推倒的。

在春天的煩悶上，現在加添了那年青人和他的同類撒布在住棚舍的人們的精神裏的新的煩悶，這就是他們所沒有的那些東西，為別人不公平地佔有着這一個意識。他們一日復一日，將這一切問題思量着，在暮色蒼茫中談講着；又加，一日復一日，他們的勞動，帶來有限的些許工錢，於是年青的強壯的他們心裏湧起了像冬雪盛漲的江河裏的潮流一般，無可抵抗的潮流——就是變性的欲望盛漲的潮流。

然而王龍呢，他雖然知道這情形，聽得那談話，而且帶着幾分希奇的不適感覺得他們的憤怒，卻只想望着自己再踏到自己的田地，此外就沒有什麼欲望了。

過後，在這常有什麼新鮮事情碰到的城市，王龍又看見了一樁他沒有懂得的新鮮事情。一天，當他拉着空車子走下街去，兜攬顧客的時候，他看見一個立着的人，被一小隊帶武器的兵抓住了，待到

那人聲辯時，衆兵便當着他的面，揮起大刀來。王龍正驚愕地看着時，又有一兩個人被抓住了。王龍頓時想到那些被抓去的人都是用兩手做工的普通人；當他瞪着眼睛看時，又有一個人被抓去了，這一個就是靠牆住在和他自己的棚舍最相近的棚舍裏的人。

那時王龍從他的驚愕中間，忽然見到這些被抓去的人，對於自己這樣地，不管願意不願意，被帶去的緣由，是跟他一樣地朦朧的。於是王龍將他的人力車拉進小弄裏，放下了，便衝進一家老虎竈的門去，生怕過一會兒就抓到自己。他在幾口大鍋子的後面，低低地蜷伏了身子，躲在那里，直至衆兵走過了。於是他問老虎竈的老板，他所見的這件事情是什麼道理，那人因着從他做生意的銅鍋子，不住地冒上他身邊來的蒸汽，形容似乎萎頓，而且也年老了，他淡然回答道：

「這不過是什麼地方又在打仗了。這打來打去，爲的什麼，誰知道？從我小時候直到如今，一向這麼着，等我死了之後，一定還是這麼着，這是我十分明白的。」

「哦，但是他們爲什麼抓我的鄰居的，他可不是無知無識和從未聽得打仗的我一樣麼？」王龍十分驚訝地問，於是那老頭子敲敲他的鍋子的蓋，回答道：

「這些兵是到有的地方去打仗的，他們缺少着挑選他們的被鋪，和槍斃子彈的人，這纔強迫着像你這樣做苦工的去幫忙。不知道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在這城市上，這並不是新鮮的光景呀。」

「那麼，怎樣呢？」王龍不逗氣地催促着說，「工錢怎麼樣——報酬怎麼樣——」

那老頭子是年紀很老了，他除了他的鍋子之外，對於什麼事情都沒有多大的希望，都沒有興味了，他便隨意回答道：

「工錢呢，一個也沒有的，一天兩個窩窩頭，要水喝，到池裏去舀，你一到終結的地方，就好回家了，只消你的兩條腿走得動。」

「哦，那麼，家裏的人呢——」王龍驚怖着說。

「啊，他們那里知道，那里顧得到這一層？」那老頭子在最貼近的鍋子的木蓋底下，窺看着那水有否滾起來，一面輕忽似的說。蒸汽的霧裹住了他的身子，他那向鍋子裏窺看的打皺的臉便幾乎看不出了。然而他卻是和善的人。爲什麼呢？因爲當他從蒸汽中間，又復露出臉來的時候，他看見了王龍從他蜷伏着的地方看不見的一回事，就是，衆兵又復走過來，在街上搜索了，從那幾條街，現在是凡有體強力壯的做工的人都已逃完了。

「再俯倒些，」他對王龍說，「他們又來了。」

於是王龍在幾口鍋子的後邊，很低很低地蜷伏了身子，衆兵便豪豪地走過石子路，向西去了。待到他們的皮鞋聲響過去的時候，王龍跳了出來，抓住了他的空車子，跑回棚舍去。

於是他用斷斷續續的氣喘喘的話語，將碰到的事和他幾乎逃不脫身的情形講給阿蘭聽，她剛纔從路邊回來，要將她所採拾的些許綠油油的物事裝一袋；當他講着時，他心裏起了這一種新的恐

怖——他被拉到戰場了，不但他的老爹和他的全家丟在一邊餓死，而且他還死在戰場上，他的血四濺着，他再也看不到他自己的田地了。他向阿蘭陰鬱地看了一眼，便說道：

「現在，我可真的免不了要賣掉這小丫頭胚，到北邊的本鄉去呢。」

然而她聽了這話，卻沈思了好一會，隨即用她那副呆板的不動人的樣子說道：

「且等幾天看。近處有希奇古怪的閒話哩。」

他差了他的大兒子將人力車交還到那出租的地方，自己在白天不再出去了，他等到天晚，纔走往有商品的房子去；爲了他先前所賺的一半的出息，他便整夜拉着一箱箱裝在大場車上的貨物，每部場車就有十來個人拉着，用着力，呻呼着。箱子裏滿是絲綢呀，布疋呀，以及香得那氣味從木頭縫裏漏出來的烟草之類。還有大罇的油類和酒類。

整夜，他就繩索上用着勁兒，穿過暗黑的街道，他裸露着身體，流着汗，他那赤着的腳在因夜間的潮氣又黏又溼的石子路上溜着。他們前面，跑着一個小廝，帶着一盞發焰的燈在照路，在這燈光下，人們的臉和身體和溼漉漉的石子都晃耀了。王龍不到天亮回家來，喘着氣，困乏得不想喫，直至他睡過了纔好。然而當白晝，兵隊搜街的時候，他卻平安地睡在棚舍的最遠的角落，一個草堆的後邊，那草堆是阿蘭疊起來，給他做掩護的東西的。

怎樣的戰爭發生了呢？誰和誰打仗呢？王龍沒有知道。然而，到較遲的初春，城市裏卻就充滿着不

安和恐懼了。在這些日子，馬拖的車子將富家的人們和他們的衣服呀綢面被褥呀這些行李，還有他們的美麗的女人，和他們的珠寶，運到江邊，那邊的船就帶他們到別的地方去，有的人呢，到有火車來往的別的房子去。王龍在日間絕不到街上走，但他的兩兒子回來時，卻睜大着亮晶晶的眼睛，嚷道：

「我看見這樣的一個人，好像廟裏菩薩那麼又胖又可怕，他身上裹着丈把的黃綢，拇指上是一個大大的金戒指嵌着玻璃片也似的綠石子的，他的皮肉油潤到發着光！」

或者，大兒子嚷道：

「我們見過這樣的箱子了，我問箱子裏面是什麼，那個人說道，『裏面是金銀，但是富家所有的東西，他們不能全帶着走的，總有一天，這都要落在我們的手裏。』他這話怎麼說，爹？」於是那孩子忒楞楞地張開了眼睛向他的父親看。

王龍隨即回答說，「市上的閒漢怎麼說，我怎會知道呢？」那時，那孩子執拗地嚷道：

「哦！我們現在還來得及去呢，如果落在我們的手裏，就好帶來了。我想嘗嘗一個餅。那種上邊撒着芝蔴的甜餅，我從來也沒有嘗過。」

老人一聽到這話，便從他的夢中擡起頭來看，他像低唱着似的自己說道：

「我們年成好，打落了芝蔴，要賣的時候，我們也留起一些，做這樣的餅當點心的。」

於是王龍記起了從前辦新年飯時阿蘭做過的糰，就是米粉和豬油白糖做成的糰，他的嘴巴潤

溼起來，他的心因想念着那過去的事，便使他感得苦痛了。

「但願我們回到自己的田地呵，」他喃喃地說。

於是忽然間，他似乎覺得在這破落的棚舍裏，自己不能再躺上一天了，這棚舍是窄狹到連他舉在稻草堆後邊伸直身子也辦不到的，他又似乎覺得自己不能再靠着切進他皮肉裏去的繩索，彎了身子，將重荷拖過石子路去，捱過一夜的時刻了。路上的每顆石子，他現在已經將牠作爲個別的仇敵漸漸認清楚了，他認識了每條車轍，依了這他可以避開幾顆石子，也就少費幾分氣力了；黑夜裏，尤其是下起雨來，街道比平時更潮溼的時候，往往他的滿腔怨恨向他腳底下的石子發洩了，那些石子似乎貼住了，掛住了他那不仁的重荷的輪子似的。

「唉！好田地呢！」他突然嚷着，隨即大哭起來；孩子們這纔喫驚了。老頭子驚愕地看着他的兒子，在他那疏朗朗的鬍鬚後面裝鬼臉，同小孩子見他的娘哭時裝鬼臉一樣。

又是阿蘭，她用平板直率的口氣說道：

「過一會兒，我們就看得一回事了。現在到處談講着哩。」

從王龍騎着駝身的他的棚舍，接連幾個鐘頭，他聽得了經過的脚步聲響，兵隊上戰場去的脚步聲響。有時將隔在他們和他中間的簾子掀起些兒，他一隻眼睛放在罅縫上，便看見了這些經過的，經

過的，皮鞋和布幫腿的脚，一對一對魚貫地前進，過了幾十又是幾十，過了幾千又是幾千。夜間他拖着重荷的時候，從前面暗中發焰的燈光下，他看見他們的臉忽明忽滅地經過他眼前，他不敢問一聲關於他們的事，卻只耐心地拖着他的重荷，忽忽地喫他碗裏的飯，在棚舍裏稻草後面局促地睡過白天。在那些日子，誰也不向誰講話。城市上起了恐慌，每人忽忽地幹過了自己得做的事，便走進家裏，將門關了。

暮色蒼茫之際，棚舍間不復有閒談了。小菜場上擺過食物的攤頭現在空着了。綢緞店收進了他們鮮豔的旗幟，用一塊塊拼合着的厚板關上了他們寬闊的店面，這一來，你走過那城市時，就彷彿人們睡著似的。

到處有着低語，說是敵人要到了，凡有主有什麼的人們都害怕了。然而王龍卻沒有怕，棚舍的住戶們也沒有怕。他們一來呢，沒有知道這敵人是誰，他們又沒有可以損失的什麼東西，因為便是他們的生命也不是什麼大損失。如果這敵人要來，那麼讓他來就是；原來他們看定着，在他們，不會有比現在更壞的事的。然而個個人卻都管自過着活，誰也沒有對誰明白地說出來。

過後，商號的經理們對那些從河邊搬運箱子的小工說，他們用不着再來，因為近日來櫃檯上一點也沒有買賣了。於是王龍日夜住在他的棚舍裏閒蕩着。起初他是高興的，因為他的身子似乎從未得到過暢足的休息，他便像死一樣地，睡了個痛快。然而他沒有做工，也就沒有錢賺，不幾天，用完了他

們餘剩的銅板，他又復憂愁苦惱，想不通怎麼辦纔好了。而且，臨到他們的厄運彷彿還不夠似的，施粥廠又關了門，那些本來這樣地布施着窮人的人們回到他們自己家裏去，將門關起來了。於是沒有東西可喫，沒有工可做，街上又沒有一個經過的人，可以向他求討。

那時，王龍抱了他的女小囤，坐在棚舍裏。他向她看了一眼，便柔和地說道：

「小呆蟲，你可喜歡到大人家去，那邊有着喫，有着喝，有着齊整的衣服給你身上穿？」

她沒有懂得他說的什麼，便微笑了。她擎起小手，驚異着似的去摸他那呆看着的兩隻眼睛，於是他覺得有些不忍，便向那女人嚷道：

「我問你，在那『大家』，你可挨過打麼？」

她平板地，淒涼地回答道：

「我是天天挨打的。」

他又嚷道：

「那麼，是單用布帶子打呢，還是用竹竿或是繩子打的？」

她使用同樣陰凄凄的聲氣回答道：

「用做過一匹驢子的頭絡的皮條子打我，那皮條子就掛在窻屋的牆上。」

他很知道：她懂得他想着的事了，然而他卻還提出了他的最後的希望，他說道。

「我們這個女小囤，現在看起來，也還是個標緻的小姑娘。我問你，標緻的丫頭可也挨打的？」

於是她淡然地回答，彷彿在她看來，這樣那樣都沒有什麼意思似的：

「噯，挨打呢，還是帶到男人的牀上去，看他們的高興。男人呢，不單是一個，誰想到她，夜裏就得陪誰睡，少爺們爲了這丫頭，那丫頭，彼此商量着，『你今天呢，我就明天，』待到他們對於一個丫頭大家都厭了，當差們便就少爺們留下來的商量着。一個丫頭還未過了童年，就是這樣子——如果她長得標緻。」

那時王龍唏噓了一會，便抱緊了那小囤，一疊連向她柔和地說道，「哦！小呆蟲——哦！可憐的小呆蟲。」然而他心裏卻嚷着，有如一個人溺在湍急的洪水裏，不能停下來想一想的時候呼嚷着。「沒有別的法子了——沒有別的法子了——」

他坐在那里的時候，猛聽得天崩地裂似的一陣聲響，他們個個人便都停住了思念，倒在地上，將臉掩住了，因爲那可怖的巨響彷彿會將他們全都捉起來，擠個粉碎似的。王龍不知道從這可怕的聲響裏，會顯露出怎樣的恐怖來，便用手掩了女小囤的臉。於是老人接着王龍的耳朵嚷道，「這樣子，我一輩子從來沒有聽到過；」兩男孩子呢，嚇的號叫了。

然而聲響一停，頓時沈靜下來之後，阿蘭卻擡起頭來，說道，「現在我所聽到的事情已經來了。敵兵已經破進城門了。」話纔說完，全市就起了呼喊，洶湧着的人聲的呼喊，起初是輕微的，有如聽得暴

風快要吹到的樣子，隨即聚成一片深沈的吶喊，逐漸響起來，直至滿街都是了。

王龍那時直挺挺坐在他的棚舍裏的地面上，希奇的恐怖便爬過了他的肌肉，他這纔覺得恐怖在他的髮根間作怪了。個個人都直挺挺坐在那里，面面相覷，等待着他們沒有知道的什麼事。然而有着的卻只是人們聚集的聲響以及每人的吶喊。

過後，隔着牆，離他們不多遠，他們聽得了大門在木樞上喀喇喀喇硬生生推開的一陣響，於是忽然間，從前在暮色蒼茫時向王龍講過話的，那個拿短短的竹煙管吸煙的人，從那棚舍的出口，伸進頭來，便叫道：

「現在你還坐在這裏麼？時候到了——那戶富家的大門開了，我們好進去了！」於是阿蘭像受了一種魔術似的不見了，原來她是當那人說的時候，從他的臂膀下鑽出去的。

那時王龍慢慢地，有些昏沈沈地站起身來，他將女小囡放下，便走出去了。在那富家的大鐵門的前面，一大羣鼓噪着的平民擠向前去，一齊吶喊着深沈的虎吼一般的吶喊，這吶喊是他剛纔聽得湧於街上的。於是他知道各戶富家的門口，都擠過了這一羣吶喊着的男女，他們一向捱着餓，受着束縛，現在暫時自由着，好照他們所想的幹了。那大門大開着，衆人擁向前去，很緊很緊地擠成一堆，腳踏着脚，身子緊貼着身子，這纔整個的集羣作爲一體地共同移動了。從後面趕上來的另一班人擁住了王龍，逼得他插進人羣裏去；這一來，不管他願意不願意，他被帶向前去，和他們在一起了；雖然他的主

意是怎樣，他自己也沒有知道，因為他碰到當前的事，是非常驚愕的。

這樣，在人衆的擠壓中，他的兩腳差不多沒有着地，他被一路掠去，越過大門的門檻了。像發怒的野獸的連續的咆哮一般，周圍繼續着人們的吶喊。

他被掠過了兩三個庭院之後，進到直在裏邊的庭院；那些住在房子裏的男男女女呢，他一個也沒有看見。這里，彷彿是荒廢已久的宮庭，只是花園裏的石塊間盛開着早色的百合，而春樹的金黃的花開放在秃枝上。房間裏，食物擺在桌子上，竈屋裏火在燒。這羣衆是熟知富家的庭院的，因為他們掠過了前頭的庭院，——那邊是住着用人和丫頭，做着竈屋的，——進到裏邊的庭院，——那邊是少爺們奶奶們搭着他們雅緻的牀，擺着黑咯，紅咯，金黃咯，種種顏色的漆箱子，他們盛綢緞衣裳的箱子，有着雕花的桌椅，牆上還掛着畫幅。便在這些珍貴的器物上，羣衆搶奪着；每隻新搗開的箱子或是櫃裏發現了什麼，就互相奪着，撕着，衣服呀，被褥呀，籬褲呀，杯碟呀，從這隻手傳到別隻手，每個人見別人拿着什麼便去攪，誰也沒有停下來看一看自己有着的東西。

只有王龍在混亂中沒有拿什麼。他一辈子從未拿過屬於別人的東西，他一回也不能這麼幹。因此他站在羣衆當中，忽而被拖到東，忽而被拖到西，過後定了定神，他用全力推向外邊去，便見自己終於在羣衆的邊緣了。他像池邊的小水渦似的，徐徐地一路掠來，到這里便站住腳；那時他還能夠看清楚自己所在的地方。

他是在富家的少奶奶們住的最裏邊的庭院後面，後門大開着，這門是數百年來富家預備在這時候他們逃難的，所以叫做太平門。今天他們一定是聽得了他們庭院裏的吶喊聲，就從這門逃走，藏躲在街上什麼地方了。然而有一個人，不知因為他的身體大呢，還是因為醉臥着的緣故，卻逃不走，脫，這個人，在一間空空的內室裏，忽然被王龍撞見了，暴徒們曾經擁進了那內室，又復擁了出來，那人本來藏躲在秘密地方，沒有被尋見，現在呢，以為旁邊沒有人，爬出來要逃走了。從人堆裏一直漂泊着，以至自己旁邊也沒有人，王龍便這樣子撞見了他。

他是個肥胖的大漢，說老並不老，說年青也並不年青，他原是赤裸裸的躺在他的牀上，當然和一個標緻的女人在一起，因為從他攢着的身上一件紫色綵袍的夾縫裏露出了他那赤裸裸的身體。他那黃蒼蒼的，一大團，一大團的肌肉重疊在他的乳部和腹部之上，而他那隆起的兩頰中間，他的兩眼細小而深陷，好像豬的眼。當他看見王龍時，他渾身發抖，彷彿一把刀子戳住他的肌肉似的叫喊了。這一來，竟使不帶武器的王龍詫異起來，見這光景不禁大笑了。然而那胖漢卻兩膝跪倒，將頭叩着地面的磚頭，叫道：

「救我一命罷——救我一命罷——不要弄死我罷。我有錢給你——不少的錢。」

那使王龍的心頓時恍然清明的就是「錢」這個字。錢他正用得着哩。於是他清晰地轉到了這念頭，好像一個聲音講着似的。「錢——小困得救了——那田地。」

他用自己並不知道就在胸中的這一種粗厲的聲音，突然嚷道：

「那麼，就將錢給我！」

於是胖子兩膝站起來，一面嗚嗚咽咽地嘴裏響，一面向袍子袋裏摸，隨即伸出了他那黃蒼蒼的手，將金洋散落下來，王龍抖起了他的外襯的下截，便將金洋接了。他又復用好像別人的那種希奇的口吻嚷道：

「再給我些！」

那人又復伸出了手，散落金洋下來，便哭哀哀地說道：

「現在一點也沒有剩了，除了這條苦命，就沒有什麼了。」於是他不由地大哭了，他的眼淚油也似的淌下他那衝出的兩頰來。

王龍向且抖且哭的他看了一眼，霍地厭惡起他來，他一輩子可沒有那麼厭惡過什麼呢；他用內中湧起來的厭惡着什麼的聲音，喝道：

「滾罷，免得我動手來殺你這個胖畜生！」

這種話竟出王龍的口了，雖然他是連牛也不能殺一頭的那麼軟心腸的人。於是那人像野狗似的跑過他眼前，便即不見了。

那時王龍帶着金洋，一個人留在那里。他沒有停下來將金洋點一點數目，卻就塞在懷裏，出了開

着的太平門，穿過後邊的小街，到他的棚舍了。他將那從別人身上取下來，還微溫的金洋緊齧在他的胸頭，躉連地自唸道：

「我們回到田地去——明天我們回到田地去！」

在幾天之間，王龍似乎覺得自己從未離過他的田地似的，他心裏委實從未離過那田地。他用三塊金洋買了南邊的好種子，飽滿的麥粒，穀粒和玉蜀黍粒，他爲了橫財多不過，還買了他從未種過的那些種子，像是鴨兒芹呀，池裏種的荷花呀，和豬肉同煮當作酒席上的小菜的大大的紅蘿蔔呀，細細的赤豆呀。

他用五塊金洋從在田野裏耕着田的農夫那裏買了一頭牛，這是他未到自己的田地之前買的。他看見那人耕着田，他停下來，老人，孩子們和女人，他們都停下來，雖是他們要到自己的家和田地那麼急。他們向那牛看了一會。王龍原來給牠那強壯的大頸頸打動了心了，他立即注意到牠的肩膀對於木犁那麼有勁的拖拉，便高聲說道：

「這是一頭不中用的牛。你多少錢肯賣掉牠呢。我是沒有牲口，出不起大價錢，只要馬馬虎虎買一頭好了。」

那農夫便回答道：

「這頭牛不過養得三歲，正在茁壯的當口，我來賣掉牠，還是先來賣掉我老婆。」他繼續耕着，不

肯爲王龍停一停。

那時王龍似乎覺得從全世界所有的牛裏，他非揀取這頭牛不可似的，他便對阿蘭，對他的父親說道：

地

「這頭牛，看來怎麼樣？」

老頭子細看了一下，說道：「這似乎是頭闊過的好牲口。」

阿蘭說道：「這比他說的大一年。」

王龍沒有回答什麼話，原來爲了牠那勁健地拖拉着泥土的樣子，爲了牠那光滑的黃色的外衣，和牠那飽滿的黑眼睛，他將他的一顆心放在這頭牛上了。他可以用這頭牛來耕種他的田地，將這頭牛拴在龔盤上，他又可以龔穀的。於是他走到農夫跟前，說道：

「我情願多給你錢，夠你另外買一兩頭牛，但是這頭牛，我一定要的。」

經過了一番較量和爭執之後，農夫終於就那地方一頭牛的時候，再加一半的價錢，答應賣了。但王龍看着這頭牛時，他於金洋忽然不以爲意了。他將金洋交到農夫的手裏，瞪着眼睛農夫將那牲口上着的犁解下來。於是王龍用穿過牠嘴鼻的一根繩子牽了牠去，他的心因他這所有物而熱騰騰了。

當他們到家的時候，他們見門撞開了，屋頂上的草披不見了，屋裏面，他們剩在那里的鋤頭和鐵

耙也不見了，留着的就只有光椽子和土牆，便是泥窰，因着積雪和風雨和初春，也坍了下來。然而初到時的驚愕一過去，這一切在王龍卻就不以為意了。他上城去買了簇新的硬木的犁，兩柄鐵耙，兩柄耢頭，以及蓆子，——這是蓋屋頂的，待到收穫時節，再加草披上去。

到傍晚，他站在家門口，遠望着田地，他自己的田地，散漫地橫在那里，纔經過了冬天的冰結，預備着耕種的。這是爛漫的春天，淺沼裏，蛙兒開關地在叫，屋角的叢竹，在輕和的晚風下，徐徐地動盪着。從暮色蒼茫中，他隱約地看得見相近的田野邊頭的樹景。這些是初放着極美的淡紅的蓓蕾的桃樹，和垂着輕柔的綠葉的楊柳，從那靜寂的，期待着的田地升起月光一般白茫茫的霧來，籠罩着樹的枝幹。起初好些時，王龍似乎不想看什麼人，只要獨自守在他的田地上。他不到村上什麼人家去；待到他的鄰人們——那些從冬天的飢荒剩下來的一——到他這里來時，他一見他們，便冒起火來。

「你們撞破我的門的是誰？拿去我的耢頭鐵耙的是誰？將我屋上的草披在竈肚裏燒掉的是誰？」他這樣子向他們喝着。

他們搖搖頭，十分規矩似的；一個說道：「是你阿叔哪？」又一個說道：「要知道這種鬧荒打仗的災難時節，遍地都是強盜和土匪，那一個人偷什麼東西，怎麼說得來呢？飢荒了誰不做賊呢？」

那時他的鄰人金跟踉蹌蹌地走出他的家來看王龍，便說道：

「你家裏有一班土匪住過冬，村上 and 城裏給他們打劫得一塌糊塗了。他們這班人，據說是，你的

叔叔比老實人要熟些。但是在這種時節，究竟怎麼樣，誰知道？我是不敢說誰的壞話的。」

這個人雖然還不上四十五歲的年紀，可是他那麼瘦，他的皮膚那麼貼緊着骨頭，他的頭髮又長的那麼花白，他簡直彷彿是一個鬼影了。王龍瞪着眼向他看了一會，隨即忽然憫惻起來，說道：

「看來你比我們還壞的不好哩！你壞的什麼哪？」

那人輕聲嘆息道：

「什麼我沒有壞過呢？我們上城討飯的時候，我們像狗一般喫過街上倒掉的東西，死狗我們也喫過；有一次，那時我的女人還沒有死，她做了一種肉的羹，這是什麼肉呢？我問也不敢問她。她身子到底比我們單薄，受不住苦，後來死了。等她死後，我不忍看着女兒也餓死，便將女兒送給一個兵了。」他停住了話便沈默着；過了一會，他說道：「如果我有一點兒種子呢，我就要再種什麼了，可是我沒有種子。」

「這裏來罷！」王龍粗聲叫，便用手將他拖進了屋裏，他教那人攆起他那襤褸的外襖，下緣來，向這裏邊，王龍將他從南邊帶來的種子倒了好些兒。穀種，麥種，還有菜種，王龍給了他，便說道：

「明天我過來，用我的好牛來耕你的田。」

金蛋地大哭起來，於是王龍擦擦自己的眼睛，彷彿生氣似的嚷道：「你可是想着，我忘記了你給我那一把豆的事麼？」然而金蛋卻答不出半句話來，他哭着，不住地哭着，就此走掉了。

知道他的叔父不復在這村上了，這在王龍是欣喜的事；他的叔父在什麼地方呢，誰都沒有確實地知道。有的說他已經到城市上去了，有的說他帶着老婆兒子住在很遠的地方。村上的他家裏可是不剩一個人了。那幾個女孩子——這是使王龍非常氣惱的——賣掉了，最標緻的最先賣，因為賣得起價錢的緣故，然而後來卻連一個剩着的麻皮也幾百銅板賣給往戰地去經過這裏的一個兵了。

過後，王龍將全力用在泥土上，他連在家裏喫飯睡覺的時間也捨不得了。他倒歡喜將他的麵卷和大葱拿到田畝上，站在那裏喫着，打算着想着。「這裏我來種黑眼的豆，這里作秧田。」如果他日間太疲乏了，他將身子躺在畦溝裏，在那裏，趁着自己的田地碰着自己皮膚的那暖氣，他便睡過去了。

阿蘭在家裏也沒有閒着。她用兩手將蓆子堅實地縛住在椽子上，又拿了田野的泥土，用水拌一拌，修補屋裏的牆壁；她從新築造了一口竈；她填滿了地面上那些給雨灌去的窟窿。

一天，她同着王龍上城去，買了牀和桌子，六條櫈子和一口大鐵鍋；他們爲着賞玩，又買了一把繪有黑花的紅色瓦茶壺和相配的六隻茶碗。最後他們走進香燭店去，買了一幅財神的畫像，好掛在堂屋裏桌子對上的牆壁上的，又買了兩件錫燭臺，一隻錫香爐，和三枝中央穿過細細的蘆草當作燭芯的紅蠟燭。

王龍就此起想了土地堂的兩尊小菩薩，他在回家的路上便去探看一下，那兩尊菩薩光景是很可憐的，他們的面目給雨水冲刷的模糊了，裸露的泥身上黏住着碎爛的紙衣服。在這可怕的一年裏，

誰也沒有照料過他們呢，王龍惡狠狠地向他們看了一眼，不禁心滿意足，隨即像對受罰的孩子說話似的，高聲說道：

「欺負人們的菩薩應該是這樣！」

然而待到錫燭臺晃耀着，插在那里的燃着的蠟燭照着紅光，茶壺茶碗擺在桌子上，牀落了位，牀上新備了被鋪，他睡覺的房間裏的壁洞上，貼了新紙頭，木樞了擱了新的門，屋裏面又復舒齊的時候，王龍對於自己的幸福覺得擔心了。阿蘭肚皮大起來又要養小囤；他的孩子們像黃小狗似的在門檻邊跳撲着玩，他的老爹靠朝南的牆壁坐着打瞌睡，當睡熟時候在微笑；他的田野裏，翡翠般綠卻更好看的初生的稻在發芽，初生的豆從泥土鑽出戴冠的頭來。他們如果喫的省儉些，那剩着的金洋，還夠用得到收穫的時候。王龍看着頭上的青天，和白濛濛的浮雲，感覺着調勻的晴雨落到他那耕過的田野上，有如落到自己的皮肉上似的，一面不大情願似的喃喃地說道：

「我得在土地堂裏兩尊菩薩面前點一炷香了。總之，他們在地上是有勢力的。」

「一晚，王龍和他的妻躺在牀上時，他在她的兩乳之間摸到了拳頭樣大的硬塊，他便對她說道：『你身邊這塊東西是什麼？』」

他將手按在那上面，便發見了一件布包的東西，觸去硬硬的，可是也動着。她起初猛的縮回了身子，後來他將那東西捏住，要從她身上摘下來，她便順從了，說道：

「哦，你一定要看呢，你看就是。」於是她抓了將那東西繫住在她頸頸上的繩子，一把拉斷，便將那東西交給他。

那東西包在一塊破布裏，他將破布撕掉了。於是一堆珠寶驟然落到他手裏。王龍瞪着眼睛的出了神。珠寶是夢想不到會這麼集合起來的一大堆，有的紅似西瓜裏邊的肉，有的金黃似麥，有的綠似春天的嫩葉，有的明潔似大地的流泉。這些珠寶的名兒叫什麼，王沒有知道，因為他一輩子沒有聽到過種種的名兒，又沒有看見過種種的珠寶在一塊兒。然而將珠寶拿在他那醬黃色的粗手裏時，他從半暗的房間裏的晃耀和閃爍，卻也知道自己拿着的是財富。他一動不動地拿了那珠寶，沈醉於顏色和形狀，不做一聲。他和那女人一同對着他所拿的東西呆看。終於他對她輕聲說道：

「那里來的——那里來的——」
她柔聲回答道：

「這是那戶富家的東西。一定是難得的寶貝。我看見牆上鬆開了一塊磚頭，便悄悄地溜到那里，免得別人看見了，要大家分。我移去了磚頭，抓了那亮晶晶的，便放在袖子裏。」

「那麼，你怎麼知道呢？」他十分驚訝，又復輕聲說，於是她脣上浮現着從未浮現過她眼邊的微笑回答道：

「你道我在富家不曾住過麼？富人總是擔心的。我在從前一個荒年，看見過強盜衝進了『大家』的門，丫頭們，姨太太們，甚至太太自己便都逃跑到外邊，每人拿了值錢的東西，塞在早經打算好的什麼祕密地方。所以我知道鬆開的磚頭有什麼道理。」

於是他們又復沈默着，呆看光怪陸離的寶石。過了好一會，王龍決然地說道：

「這種值錢的東西，家裏藏不得。必須賣掉牠，變成穩當的東西——田地纔好，田地以外什麼都不穩當的。如果有人知道這回事，我們過一天恐怕性命難保，珠寶就要給強盜搶去呢。這東西當天就得去變換田地了，否則今夜我怎麼睡得着？」

他說時，將寶石重復包在破布裏，外面用繩子紮住，便解開他的外襖來，將牠塞到他懷內，偶然間，他看見了那女人的臉。她又着兩腿正坐在牀前的階脚上，她那從未說過什麼話的陰鬱的臉，現在張

着兩脣，向前撲着，因隱約的憧憬而活潑潑了。

「噯，怎麼啦？」他詫異着問。

「你可是要將珠寶全賣掉？」她用不和諧的低語問。

「不賣完幹麼？」他驚愕地回答。「我們泥舍裏用不着這種珠寶的。」

「我想藏兩顆我自己用，也不要緊罷。」她用悵悵的口吻說，於是他激動了，彷彿他的一個想着玩具或是糖果的孩子使他激動了似的。

「噫！」他驚愕地叫。

「我只想能夠有兩顆，」她怯生生地接下去說，「兩小顆就夠了——兩顆小的白珠子也好的。」

……

「珠子！」他張着嘴重述一遍。

「我要藏着——我不要帶着，」她說，「只要藏着。」於是她落下她的眼光去，開始翻一條鬆脫了線的棉被，她在那里耐心地等候着，好像並不指望有什麼回答似的。

那時王龍沒有理會她所說的話，卻將這個呆沈沈的忠實的傢伙的心考量了一會兒，這傢伙是一輩子操作着賺不到什麼報酬的工事，而在「大家」見過別人帶着她手裏從未摸過一次的珠寶的。

「我有時候可以在手裏捏捏，」她加添說，彷彿她自己尋思着似的。

於是他所不明白的什麼情由使他感動了。他從懷裏拉出珠寶來，解開了包着的東西，便默默地遞給她。於是她在亮晃晃的各種顏色中間探索着，她那粗硬的黃蒼蒼的手將珠寶輕輕地慢吞吞地擦撥過去，直至尋到了兩顆光滑的白珠子。她拿了這兩顆，將其餘的紮起來，交還了他。於是她撕去了她的衣角一小片，將珠子包了，藏在她的兩乳之間，就此覺得安心了。

然而王龍卻瞪着眼睛看她，驚愕地，似懂非懂地，後來在那天，在別天，他就往往停下來呆看着她，並且對自己說道：

「哦！我的女人，她的兩乳之間還有着那兩顆珠子，我想。」然而他卻沒有看見她將珠子拿出來或是看着，而且他們全然沒有說到那珠子。

至於其餘的珠子呢，他左思右想，終於決定往「大家」去，看看那邊可再有田地好買。

於是他走往「大家」去，那邊近來沒有那輕蔑着那些不能從他身邊走進黃家去的人，燃着黑恚上的長毛的管門人站在大門口了。那兩扇大門卻鎖閉着；王龍用兩個拳頭打那門，也沒有人出來。經過那里的人們仰起頭來看，對他高聲說道：

「哎，你敲着，再敲着。如果老爺醒着，他會來的，如果有一個剩落的丫頭在近處，她聽到也會來開的。」

他終於聽到了跨過門檻來的慢騰騰的脚步聲響，停一忽兒走一忽兒的慢騰騰的脚步聲響，隨

卽聽到了慢騰騰的移動鐵門門的聲響，接着那大門格格響了。於是一個爆裂似的聲音輕聲說道：

「是誰？」

王龍雖然喫了一驚，卻就高聲答應道：

「是我，王龍！」

於是那聲音暴躁地說道：

「該死的，王龍是誰？」

王龍從那咒罵的口吻，覺察到這就是老爺本人，因為他的咒罵慣像人語和丫頭們似的。王龍這纔比先前更低首下心地回答道：

「老爺呵！我有一些小事情，並不是來攪擾你，卻要和府上的帳房先生談些小事情。」

那時老爺並不將弩着他的兩脣的門縫開的大一點，他回答道：

「那畜生前幾月就離了我，他沒有在這里。」

王龍聽了這番回答之後，不知道怎麼辦纔好。沒有一個中人，是不能和老爺直接接洽買地的，可是掛在他的胸頭的珠寶卻火一樣熱，他要脫去這些珠寶，他尤其要田地。他有種子，可以再種儘他所有的田地了。他便要黃家的好田地。

「我來接洽款子上的小事，」他遲疑地說。

忽然間，老爺推上了兩扇大門。

「家裏沒有錢了，」他說，那聲音比剛纔講話時更響亮。「帳房那賊廝，他媽的，將我所有的統統帶去了。沒有錢好還債了。」

「哪——哪，」王龍趕忙叫，「我來付款子啦，不是來討債。」

這一來，那邊便起了王龍還未聽到過的聲音的銳利的叫喊；從兩扇大門裏，一個女人忽然露出臉來。

「阿阿，那是我長久沒有聽到了，」她尖聲說，王龍便看見一個姣好伶俐的濃豔的臉孔向他張望着。「進來，」她敏捷地說，便將兩扇大門略略開了，放他進去。於是他呆呆地站在院子裏，同時他在他的後面，將大門又復門住了。

老爺站在那里咳嗽着，呆看着，他身上穿着一件醜醜的灰色緞袍，那下緣拖着一截污黑的皮毛。從前這本是一件精美的衣服，誰都看得出，因為這雖是皺的像一向當作睡衣穿着似的，而緞面也滿是污跡和疤點了，卻還厚實而光滑。王龍也呆看着老爺，古怪而卻有些可怕，因為他一輩子是害怕着「大家」的人們的；他所熟聞的老爺不料竟是這麼一個老傢伙，並不比他的老爹更神氣，其實呢，還沒有老爹這麼神氣。爲什麼呢？因為他的老爹是個乾乾淨淨的微笑着的老頭子，而老爺呢，原是胖胖的，現在卻瘦了，他身上的皮膚成了摺疊垂掛着，他蓬頭垢面，他的手黃蒼蒼，當他將那手掠過他的下

巴拉着他那寬搭搭的兩引老嘴唇時，那手就發顫了。

那女人是夠算得乾淨了。她有着嚴峻而伶俐的臉，斌媚處在一種老鷹式的美；高鼻梁，炯炯的黑眼睛，和她骨頭上張的太緊的蒼白的肌膚；她的兩頰和嘴唇紅而嚴峻。她的黑頭髮光滑得像鏡子一般，然而從她的話語裏，卻辨得出她並不是老爺的眷屬，倒是一個口舌伶俐的丫頭。除了這女人和老爺兩人之外，就沒有另外的人在院子裏，那地方，男男女女和孩子們從前是跑來跑去，照料着「大家」裏的事的。

「那麼款子呢，」那女人尖聲說。然而王龍卻遲疑了。他在老爺面前不能好好兒講話，這情形，那女人立刻覺察了。她便向老頭子清脆地說道，「你走開！」

那老爺不作一聲，默默地跟踉去了，他且走且咳，他的絲絨的舊鞋跌跌地向前拖步，在後跟離開了脚。王龍呢，他和這女人單獨留着，不知怎麼說怎麼辦纔好。他因到處的寂靜而發呆了。他瞟到其次的院子裏，還是沒有別的人，那邊他看見一堆一堆的垃圾，亂散着的稻草，竹枝，乾燥的松葉，和枯萎的花梗，彷彿長久沒有人拿掃帚來掃一下似的。

「噎，木頭！」那女人用非常銳利的聲氣說，王龍一聽得她的聲音便喫了一驚，那聲音的銳利竟這樣的出乎意料。「你有什麼事呢？你如果有着款子，讓我看一下就是了。」

「不，」王龍小心地說，「我沒有說我有着款子。我有事情接頭。」

「事情總不過是款子的事情。」那女人回嘴說，「不是款子進來，就是款子出去，這家裏沒有款子可以出去了。」

「哦，但是我不能和女人家接頭的。」王龍溫和地說。他沒有明白他自己所處的環境，他仍然向四面呆看。

「哪哪，怎麼不能呢？」那女人動了氣，反駁說。於是她霍地向他呼喊道：「呆人，你沒有聽得這裏一個人也沒有麼？」

王龍不相信，怯怯地向她呆看，那女人便又向他叫喊道：「我和老爺——另外一個人也沒有！」

「那麼在那里？」王龍說，喫驚到不能使他的話裏發生意義。

「哪哪！太太死了。」那女人回答。「你沒有聽得城裏到過土匪麼？他們衝進這家裏，便將丫頭和器物隨意搶去了。他們將老爺吊起來打，將太太綁在椅子上，塞東西到她的嘴裏，全家的人便逃跑了。只有我留着。我躲在木蓋底下半滿的水缸裏。等我出來時，他們不見了，太太呢，就死在椅子上，並不是爲了他們觸犯她，卻是爲了受驚嚇。她的身子因爲抽鴉片的緣故好像一株枯草，受不住驚嚇了。」

「當差們和丫頭們呢？」王龍氣喘喘地說。「還有管門人？」

「哦，那些人」她隨隨便便地回答，「他們早已走掉了——凡有生脚的那些人，原來到冬天的中心，就沒有錢沒有喫的東西了。其實呢，」她的聲音轉成低語，「土匪中間就有着許多男人。我親

眼看見管門人那畜生——他引着路啦，他到老爺前面，雖就轉了臉，我卻還認得出他的黑痣上那三根長毛。另外一定還有什麼人參與着，因為除了熟悉着這家裏情形的，誰知道藏珠寶的所在，誰知道什麼祕密地方藏着沒有賣掉的好東西呢？我想老賬房這個人恐怕有些靠不住，只是他是這家的遠親，不好出頭露臉啦。」

那女人突然沉默了，各院子的沈寂有如死後的沈寂。於是那女人說道：

「然而這一切倒並不是突然間的事。在老爺和他的爹一輩子，這戶人家就敗落下來。下代的少爺們也不照料田地，拿了賬房給他們的錢，像水一般瞎化掉。這幾代，田地也保不牢，便一塊一塊落到人家手裏去。」

「少爺們在那里？」王龍問，一面還向近邊呆看着，這種種在他是難以相信的。

「有的東，有的西。」那女人不經意地說。「幸虧兩個小姐早就出嫁了。大少爺聽得爹娘那樣子，差了些人來接老爺，我勸老頭不要去。我說『這些房子誰管呢，我是個女人，單是我管着，是不方便的。』」她說這番話時，撇了小小的紅嘴唇，斜了她那炯炯的眼光去，她停頓了一會之後，又復說道，「這幾年，我一直在老爺家裏做丫頭，我沒有別的家。」

王龍那時向她細細地看了一眼，便即轉過臉去。他開始覺到，一個女人跟住了垂死的老頭子，原來就為的是她可以從他這里得到最後的東西。他用輕蔑的口吻說道：

「你既然不過是一個丫頭，我怎能和你接頭呢？」

她這纔對他高聲說道，「任何事情都是我傳話給他的。」

王龍將這答語尋思了一遍。田地是有着哪。如果他不和這女人接頭買田地，別人要和她接頭的。「多少田地剩着哪？」他不得已似的向她問，她便立時覺得他的目的怎樣了。

「如果你來買田，」她匆匆地說，「那是有田好買的。他西邊有一百畝田，南邊有兩百畝田要賣掉。這都沒有連在一塊兒，可是田畝是大的。這統統要賣掉。」

這番話她說的這麼直截，王龍便覺得她是知道老頭子留下來的，一切連幾分幾釐的田地也都知道的。然而他還是不相信，不肯和她接頭。

「老爺沒有得到他的兒子們的同意，將他家裏的田地全賣掉，恐怕是不行的罷。」他躊躇了。

那女人卻趕忙迎合了他的話語。

「至於這一層，兒子們是教他好賣就賣的。這地方他的兒子一個也不願住了，這種飢荒的年頭，鄉間到處有土匪騷擾，他們都說，這地方住不得了。我們還是賣了田地，將錢來分掉的好。」

「那麼，我將錢交到誰的手裏呢？」王龍問，他還是不相信。

「交到老爺的手裏，另外還有誰？」那女人流利地回答。然而王龍卻也知道交到老爺手裏之後，就容易落到她的手裏的。

因此他不願再和她講下去，卻轉身說道：「過一天再說罷——過一天再說罷！」於是他走向大門去，她也跟了他，在他後面面向街心尖聲喊道：

「明天這時候——這時候或是這下午——什麼時候都一樣！」

他沒有回答，走下街去，心中十分迷惑，有將他聽到的話想一遍的必要。他走進小茶館裏，向堂倌叫了一盤茶，在堂倌敏捷地將茶擺在他前面，而用不雅觀的姿勢接住了他所付的銅板，撫弄一番之後，王龍開始默想了。那戶富有的人家在他自己，他父親和他祖父一輩子，一向算得城裏有勢力有聲望的人家的，現在敗落而且流散了，他越想，這似乎越可怕。

「這是從他們丟開田地起頭的，」他惋惜似的那麼想，隨又想到了自己的兩個兒子，正像春筍似的長發着，他便打定了主意：就在這一天教他們不要再在太陽下面玩耍着，他要帶領他們到田野裏去做工，在那邊他們就可以使腳底下泥土的滋味和手心裏鋤頭柄的滋味滲入到他們的骨血裏。可是，此刻時候，他貼身有着暖烘烘重滯滯的珠寶，他便不住地擔着心。彷彿珠寶的光亮一定從他的破衣裏漏了光，而有人高喊着「窮人帶着皇帝的寶貝啦！」似的。

非到這些珠寶變換到田地的時候，他是不能安心的。因此，他直守到堂倌有了片刻的閒空，纔叫着那人，向他說道：

「茶來喝一盤，就算我的賬，你講些城裏的新聞給我聽聽罷。我冬天一直是在外邊啦。」

堂倌老是預備着這等閒話的，尤其是當堂倌喝了別人出錢的茶的時候，他立即在王龍的桌邊坐下來，是個短小的黃鼠狼臉孔的人，歪斜着左眼。他的衣服又硬又黑，從短襖的前襟直到褲子上滿是油污，原來除茶之外，他還賣自煮的小喫東西，他慣喜歡說，「好廚子不穿乾淨衣」這句話，這纔以為醜態是正當而且必要的。他坐定了，便即開口道：

「哪災民是不算新聞的，此外最大的新聞要算是黃家的搶案了。」

這正是王龍希望聽一聽的，那人便繼續津津有味地對他講說這件事，他敘述那幾個剩留着的丫頭怎樣驚叫起來，她們怎樣被搶去，那些剩留着的姨太太怎樣被強姦，被趕出，有的甚至被擄去，這一來沒有人肯住在那所房子裏了。「沒有人了」，那人結束說，「只有那老爺，他現在全然迷上了一個叫做杜鵑的丫頭，別的丫頭呢，進來多少時候就出去，她在老爺房裏服事，卻有許多年頭了，因為她的脚色好。」

「那麼，這女人可有權柄麼？」王龍問，一面細聽着。

「她這一晌什麼事都出得主意的，」那人答說，「所以這一晌，凡有管得到的事，她都牢牢地管着，凡有能夠吞沒的，她就吞沒了。自然呵，少爺們出門做生意總有一天要回來，那時候她用像煞忠心底下人的閒話騙不過他們，她總要出去的。然而她現在已經好過日子了，過一百年也不擔心了。」

「那麼田地呢？」王龍終於問，那聲音因急切而發顫。

「田地？」那人漠然地說。在這堂信，田地是沒有什麼道理的。

「田地可賣掉？」王龍不耐煩地說。

「哦！田地麼！」那人淡淡地回答，隨即走進了一個顧客，他就站起身走，同時說道，「我聽得田地要賣掉，只有做着六代祖墳的那一塊是不賣掉的，」於是他管自去了。

那時，王龍聽到了他來探聽的事情，也站起身走，又復來到大門口，那女人來給他開門，他站在那裏不進去，便對她說道：

「我首先要問個明白，老爺肯不肯在賣契上親自畫押呢？」

那女人趕忙回答，她的眼睛釘住了他的：

「他肯的——他肯的——保在我身上！」

於是王龍坦白地對她說道：

「你們賣田地給我，要洋錢呢，還是要珠寶？」

當他說話時，她的眼睛耀光了，她便說道：

「我要珠寶！」

王龍現在有了一個人同一頭牛來不及耕種收穫的田地；有了一個人來不及收藏的禾稼，因此他在他的屋邊添造了一間小屋，買了一匹驢子。又向他的鄰人金說道：

「就將你那塊小小的田賣給我，離了你的冷落的家，到我家裏來，幫幫我田地上的事。」於是金這麼辦，樂意這麼辦。

過後，天應時下雨了，稻秧生長起來，待到麥收割起，成了一大堆一大堆的時候，兩人便將稻秧插在水田裏，這年王龍種了比歷年所種的還多的稻，因為有豐足的雨水，先前乾燥的田地這年就適於種稻了。一到這稻的收穫期，單是他和金來不及收割，稻就有這麼多。於是王龍另外雇了兩個村人做佃工，他們將稻收割了。

他一面在從黃家買來的田地上工作，一面也想到那戶敗落大人家的閒蕩的少爺們。每天早晨，他吩咐他的兩個兒子跟他到田野裏，他叫他們放牛趕驢，將他們兩隻小手所能做的工作，交付他們，即使他們不能成就什麼大工作，至少也使他們領略了身上太陽的熱，和畦溝間來往行走的疲乏。然而他卻不肯讓阿蘭在田野工作了，因為他不復是窮人，卻是個想雇佃工就能雇佃工的人；況

且田地上也從未產出過像這年這麼多的禾稼呢。他不得不在屋邊再造一間小屋，來貯藏他的禾稼，否則他們屋裏就沒有空地可走了。他買了三隻豬和一羣雞鴨，來消磨從禾稼散落下來的穀粒。

那時，阿蘭在家裏工作，給每人做新衣新鞋，又給每張牀做花布被面而裏邊塞着新棉花的棉被，待到一切舒齊的時候，他們就衣被富足，這是他們從未有過的情形。於是她躺倒牀上，又復做產了，她仍然不願有人和她在一起；雖是她可以揀着誰就雇誰了，他卻情願旁邊沒有人。

這一回，她做產的時間長久，待到王龍晚上回家來時，他見他的父親站在門口，笑着說道：

「這回是一個雙黃蛋！」

王龍走進裏邊的房間看時，那邊牀上是阿蘭和兩個初生的小孩，一個男一個女，相像得同兩顆穀一樣。他一見這情形，不由地哈哈大笑起來，於是他想到了那句開心話：

「你胸頭帶了兩顆珠子，原來爲的是這個緣故呵！」

他對於自己想到的話又復大笑了一陣，阿蘭見他多麼開心，便浮現了一臉緩緩的苦笑。

王龍這時候沒有什麼哀愁，有的就只是他的女女兒既不會說話，又不會做適應於她的年紀的那些動作，卻還只會在接受到她父親的眼光時候，作嬰孩樣的微笑。說是她的九死一生的初歲也罷，說是荒年也罷，月復一月過去了，王龍等候她的唇間發出最初的話，甚至孩子們稱呼他的「爹爹」這個名兒來。然而他聽不到什麼發出來的聲音，卻只見到那甜蜜的空虛的微笑，他向她看了一眼，同

時咕嚕着說道：

「小呆蟲——我的可憐的小呆蟲。」

在他的心裏，他對自己說道：

「如果我早將這個可憐的小東西賣掉了，他們見她這樣子，一定要弄死她的！」

他彷彿要將這小囤修補一下似的，對她非常地關心，時時將她帶到田野裏，她默默地跟隨在他的身邊，當他在那里注意她，以及說話的時候，微笑着。

在王龍一輩子過活，他的父親和他的祖父也曾經靠田地過活的這地方，五年裏有一回飢荒，如果神們發慈悲的話，也許七年八年，甚至十年裏有一回，這是因為雨水太多了，或是一點沒有了的緣故，或者因為北面的河水，因着雨和遠山的冬雪，漲過了幾百年來人們爲防止河水而築造的堤塘，流進田野來的緣故。

幾次三番，人們從本地逃開了，又回到本地來，然而王龍現在卻一心一意，將他的家業經營到這麼穩固，逢到荒年，他就靠得豐年的收穫，一直過活到下半年，用不着再離開他的本地了。他一心一意地經營，而且神們幫助他，七年間便年年有收成，每年王龍和他手下的人們所打的穀麥，喫過了還剩得很多。他每年爲他的田畝添雇佃工，直至有了六個人，於是他在他的老屋後面建造了一所新屋，這新

屋包括着天井後面一個大房間，每旁兩個小房間。那屋上，他蓋着磚頭，但牆壁卻還是用敲過的田間的硬土造或，不過外面塗着雪白乾淨的石灰罷了。他和他的家屬搬進這些房間裏，以金做頭腦的佃工們便住在前面的老屋裏。

這時候，王龍已經將金用熟了，他覺得這人既老實又忠心，便叫他做長工，看管佃夫們和田地，給他的工錢不算少，是兩塊洋錢一個月，還有飯喫。然而王龍雖給金喫的好，那人仍然骨頭上面沒有肉，老是一個嚴肅模樣的小小的瘦子。他雖然嚴肅，可是做起工來卻高興，他從天亮摸索到天暗，如果有要說的什麼事，便用他那微弱的聲音說，如果沒有什麼事，可以不說話，那就最合他的心意了。他接連幾點鐘，將耨頭擎起來落下去，在天亮和日暮，他常常挑了一桶桶的水或是肥料，澆在蔬菜的畦上。

王龍還知道，如果佃工中間有人每天在棗樹底下睡的太久了，或是將公共菜碗裏的豆腐喫的過分了，或是有人叫他的老婆或者小孩趁收穫時候秘密來攫取打穀棒下打出的幾許穀粒了，那麼，在收穫期過後，主人和佃工們年終共喫酒飯的時候，金就會對王龍這麼輕輕地說的：

「這樣的一個，不要叫他下年再來。」

這兩人間互相授受的幾許的豆和幾許的種子似乎使他們結成兄弟了，不過本是弟弟的王龍卻居了哥哥的地位，而金也沒有全然忘卻自己是受了雇，住在別人家裏的。

一到第五年的底邊，王龍自己便不大在田野做工，他的田地增多到這樣子，他的確得將他的全

部工夫用於業務，用於他的農作物的交易，以及用於指揮佃工了。他因缺乏書本上的知識，缺乏對於紙上用毛筆寫的文字的知識，大感不便。而且，當他在米麥買進賣出的米店裏的時候，賬單上寫好多少米多少麥了，他得對神氣活現的城裏生意人卑謙地說：

「先生，你可以讀給我聽聽麼？我是太笨了。」這在他也是可羞的事。

還有，當他必須將自己的名兒寫在什麼契據上的時候，連起碼的伙計也輕蔑地眉毛一擡，拿筆在溼硯上蘸一蘸，寫上王龍的名兒幾個字，這在他也是可羞的事，最可羞的是：當那人取笑着說：

「這是一條龍的龍字呢，還是鬻子的鬻字，還是什麼字？」那時候，王龍不得不卑謙地回答：

「隨你的意思就是。我是連自己的名兒也不認得的。」

是在收穫時候這樣的一天，他聽得了從米店裏的伙計們發出一陣笑聲——他們在中午時分閒着沒有事，都在傾聽進行着的任何事，而且都是比他的兩兒子大得無幾的童子——他便忿忿地走過自己的田地回家去，一面心裏想：

「那班城裏的混蛋誰也沒有一寸的田地，倒都像煞能夠鵝叫也似的來笑我，就因為我不明白紙上亂塗的東西。」過後他的怒氣消散了，他便心裏想，「我不能讀不能寫，委實是可羞的事。我一定不叫我的大兒子再管田裏的事了，他得上城裏的學校去，他得讀書去，那麼我走進米店的時候我會給我唸，給我寫，不至於再有這種冷笑我的事了。我是有田地的人啦。」

這在他想來，似乎是對的，當日他將他的大兒子叫到跟前，那大兒子是直長的童子，現在十二歲，他那闊闊的臉骨和大手大脚好像他的母親，但他也有着父親的敏活的眼睛，待到那童子站在他的前面的時候，王龍說道：

「就從今天起，離了田野罷，因為我家裏正少一個讀書人，會唸契據上的字，寫我的名兒的，有了讀書人，我不至於在城裏坍臺了。」

那童子紅了臉，晃耀了他的兩眼。

「爹，」他說，「我兩年來一直這麼想，我卻不敢問一聲。」

小男孩子聽到這件事時走進來，一面嚷着嚕嚕着，這是他慣有的舉動，原來他是多話嘈雜的孩子，常要號叫說他的份兒比別人小，現在他對他父親哭哀哀地說道：

「哦！我也不到田野裏去做工了，哥哥好坐着偷懶，學習什麼的，我倒得像佃夫似的做工，我同他一樣是你的兒子！」

於是王龍耐不住他的嘈雜了，只要他叫的夠響，他是什麼都會給他的，他趕忙說道：

「好的好的，你們兩個人去就是了，萬一有一個給老天收拾了，總還有一個可給我辦事。」

於是他差了兩兒子的母親進城去買布，給每個孩子做長衫，他親自走到紙墨店，買了紙筆和兩塊硯石，可是他對於這等東西全外行，他不好意思說自己外行，便對店員拿出來給他看的各種的東

西都疑惑起來。然而一切終於預備好了，他便設法送兩兒子到城門相近的私塾去讀書，這私塾是昔年應試不中的一個老頭子所開的。在他家裏當中的一間，他擺着桌櫈，逢節收一次少許的束修，他就給學生講授經書，如果學生偷懶了，如果學生從早到晚所鑽讀的幾頁，向他背誦不出了，他就用他那大大的摺扇打學生。

只有在春夏溫暖的日子，學生有着休息。爲什麼呢？因爲那時，老頭子喫過午飯之後打着盹睡覺，暗沈沈的小房間裏便充滿了他的鼾聲。於是小學生們有的輕聲說話，有的玩耍，有的畫了圖畫給別人看各種各樣頑皮的東西，有的暗笑着看蒼蠅嗡嗡飛過老頭子的垂下而張開的下巴邊，彼此賭着東道，看蒼蠅會不會飛進他的口腔裏。然而當老先生忽然張開眼來的時候，——不消說得，就在他彷彿不曾睡過似的，急急地祕密地張開眼來的時候——他不待他們覺到就看見他們，於是他用了扇子敲這個那個的腦殼。鄰人們聽着他的大扇的敲聲和學生的哭叫聲，便說道：

「這究竟是難得的老先生。」這便是王龍揀那私塾給他的兩兒子讀書的理由。

第一天，他帶他們到那里時候，他在他們前頭走，因爲父子並排走是不合適的，他帶了一個手巾包，裏邊滿是新鮮的蛋，他到時候便將這些蛋送給老先生。王龍一見老先生那副銅邊的大眼鏡和他寬大的玄色長袍，和他那把連冬天也捏着的巨扇不覺心中凜凜了，王龍在他前面鞠了躬說道：

「先生，這是我的兩個不中用的兒子。如果他們銅也似的厚腦壳裏，塞得進什麼去，那是非打不

行的，所以如果你肯依從我的意思的，那就打罷，打的他們肯讀書。」兩學生站在那里呆看着椅子上的別的學生們，那些別的學生們也呆看着這兩個。

然而別了兩個孩子，獨自回家時，王龍的心卻得意到幾乎發狂了，他覺得那個房間裏的全體學生的中間，說到長大和強健和那活潑的黧黃臉，沒有一個及得他的兩孩子。他穿過城門，遇到一個從村上來的鄰人時，他回答了那人的問話：

「今天我從我兒子的書房回來。」他見到那人的詫異，使用似乎大意的口吻回答道：「田野上，我現在用不着他們了，他們學一肚子的字眼也好的。」

然而相對走過了，他卻自己說道：

「如果阿大將來做起滿肚子學問的縣長來了，我也不奇怪。」

從那時候起，兩男孩子便不再叫作阿大阿二，卻由老先生給了一個學名，這位老先生問明了他們父親的職業，爲那兩兒子取了兩個名兒，大的叫做農恩，第二的叫做農文，每個名兒的第一個字的意義就指着那種從大地取得財產的人。

這樣，王龍積聚了他的家財，到第七年，北邊的大河因了過多的雨和西北方發源地的雪，水漲的過高，便橫決而淹沒那地方的一切田地了。然而王龍卻並不恐慌。雖是他的田地有五分之二變成深到沒肩的湖了，他也並不恐慌。

在春末夏初，水不住地高漲起來，終於成了幽靜而壯美的一片汪洋，映着雲呀月呀，以及軀幹立在水裏的柳呀竹呀。到處有人們所離棄的泥屋簷出水面，這經過了幾天的大水，就慢慢地坍塌下去，復成爲水和泥了，凡有不是，像王龍的家屋似的，築在小山上的家屋都是這樣，那些小山簷出水面像島嶼一般。人們乘了船和木筏從城裏來，往城裏去，有的便像他們曾經挨受過那樣挨受飢荒。

然而王龍並不恐慌。米店有錢欠他，而他的倉間還滿貯着兩年來的收成。他的房屋高峙在那里，離水很遠，他便用不着恐慌。

然而因爲有許多田地不能耕種的緣故，他閒空極了。又閒空，又喫的好，所以當他睡足了時間，做了可做的事以後，他不耐煩起來了。況且有佃工們在那里，是他按年雇用的，那班人喫了他的飯，天天半閒着等水退，而他自己來做事豈不傻呢？因此，他吩咐他們修補老屋的草披，整理新屋的漏瓦，又教

他們修理耨頭鐵耙和木犁，飼養牲畜，買了鴨來養在水上，將蔴搓成繩索——這一切在往日他一個人耕田的時候，他都是自己做的——之後，他自己的兩手便空下來，他不知道自己怎麼辦纔好。

一個人是不能整日坐着，看望淹沒他的田畝的大水，又不能一下子喫過量的飯的，而且王龍睡過之後睡眠也就暢足了。當他在家裏不耐煩地踱來踱去的時候，那沈寂的家於他的壯盛的血氣，是太沈寂了。老人現在眼睛半睡着，而耳朵幾乎全聾，變得很衰弱了；除了向他問問寒暖飢飽，問問可要茶喝以外，沒有和他講話的必要。那老人不明白兒子多麼富有，每逢他的茶碗裏有茶葉的時候，總要咕嚕着說：「些許的水儘夠了，茶葉有銀子那麼貴啦。」這也是使王龍不耐煩的事。對於那老人，將事情說給他聽也是白說的，因為他聽了之後立即將那事情忘記，而回到他自己的世界裏，許多時間，他夢想自己又復是年富力強的青年；他現在難以理會他眼前的情形了。

老人和接連幾個鐘頭坐在祖父身邊，扭着一塊布頭，將牠摺了又摺，對着他微笑，卻絕不講話的大女孩子——這兩個對於事業興隆而身體壯健的人有什麼話可說呢？王龍倒茶給老人喝，用手撫摸女兒的臉頰，而接受她的甜美虛空的微笑——這微笑淒然掠過她的臉，空留着矇矓無光的兩眼——以後，便沒有什麼事了。他常靜默一剎那而離開她，——這是他對於女兒的悲哀的表示——轉身看望他的兩個幼小的孩子，就是阿蘭雙胎生下來，而現在快樂地在門檻邊跑着的一男一女。

然而人不是不能滿意於小孩子們的愚蠢的，他們嬉笑吵擾了一陣以後願自玩耍去了，王龍只有

一個人，便覺得十分煩躁。就在這時候，他看着他的妻，阿蘭，正如一個男人看着這麼的女人——她的身體給他領略得透澈而且壓足了，她一直這麼接近地住在他身邊，簡直沒有一點兒他不知道她的地方，沒有一點兒他可以期望於她的新鮮的事情。

王龍似乎覺得這會子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對着阿蘭看，第一次見到她只是一個默默地在那裏操作，毫不想到自己在別人眼裏顯得怎樣的，遲鈍而平凡的傢伙。他第一次見到她的頭髮粗亂，發黃而且不潤澤，她的臉子又大又扁又皮膚粗糙，她的全副姿相太大，沒有半點兒秀氣。她的眉毛疏散，頭髮太稀少，她的嘴唇太闊，她的手脚又大又笨。他這樣地用希奇的眼睛看着她，對她嚷道：

「看着你的相貌，誰都要說你是平常人的老婆，決不是一個雇用一班人耕田的地主的太太！」

這是他第一次說出了自己心裏覺得她怎麼樣，她使用遲鈍而苦痛的固定的眼色來回答。她這時坐在條櫈上，正用一枚長針引了線在鞋底上穿進穿出，聽了他的話，便停住了，捏針在手裏，她的嘴巴大開，露出污黑的牙齒來。於是彷彿她終於懂得他用男人看女人的神氣看着她似的，她的高顴骨上泛起了紅暈，她便喃喃地說道：

「自從我一下子生了那一對小傢伙以後，我的身體一直沒有好。我的裏面有熱氣。」

他看出頭腦簡單的她是這麼想着，以爲他是因爲她七年多不曾懷孕的緣故埋怨她的。他不由地厲聲回答道：

「我的意思是你可不會像別的女人一般買一點香油來搽搽頭髮，自己做一件玄色布的新衣服？麼？你穿的一雙鞋子也不合地主太太的身分。」

她沒有回答，只是怯怯地看着他，不知道怎樣辦纔好，她將兩腳縮到她所坐的條檯下面，一隻腳遮住了另一隻。雖然他心中暗自慚愧，爲的是他斥責了幾年來一直狗一般忠心跟隨着他的女人，雖然他記起了當他還在家境窮困，親自耕種的時候，她甚至剛養下小孩就到田間來幫助他，可是他卻抑制不住胸中的煩悶，仍然厲聲說下去，雖是他的良心上有些過不去也不管：

「我一向辛苦，現在是富有了，我不願我的女人脫不了種田人的模樣。你的那雙腳——」

他停住了。在他看來，她是十分醜陋的，尤其醜陋的是她那雙套在寬鬆的布鞋裏的大腳。他忿忿地對着那雙大腳看了一眼，她便將兩腳更往後縮了。最後她低語道：

「我娘沒有將我的一雙腳纏小，就將我賣出來了。現在女兒的腳我要給她纏了——小女兒的腳我要給她纏了——」

然而他跑開了，因爲他以為自己對她發怒，而她卻只是驚恐着，毫不動怒，便不由地慚愧起來。他披上了他新製的玄色布袍子，暴躁地說道：

「哦！我要上茶館去，聽聽新鮮的事情了。家裏只有這兩個呆蟲，一個老頭子，兩個小孩子。」

他向城裏走去，越走越暴躁得利害，因爲他突然記起了一件事，就是如果阿蘭先前沒有從富家

攫取了那些珠寶來，如果當他教她交出來的時候，她沒有把那珠寶給予他，那麼他就一輩子買不起那些新買的田地了。然而當他記起了這件事的時候，他卻更加懊惱了，他彷彿違拗了自己的良心似的自言自語道：

「喔，她自己幹的事她也莫名其妙啦。她是將珠寶當作玩意兒攫來的，正同小孩子看見紅綠的糖果就攫了一樣；如果不是我發覺，她就永遠將珠寶藏在她的胸頭也說不定的。」

於是 he 想着：不知道那珠子她是否還藏在她的兩乳之間呢？然而那在從前原是希奇的，有時還多少耐他尋思的部分，現在 he 看來，卻變得平淡無奇了。原來她的兩乳爲了哺育許多孩子的緣故已經變得寬鬆而下垂，失去了嬌媚，珠子藏在其間便是愚蠢而浪費的事了。

倘使王龍仍然是一個窮漢，或者倘使他的田地沒有被大水淹沒，那就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的罷。然而 he 卻有錢了。他的家屋的牆壁中間藏着洋錢，他的新屋的磚地底下埋着一袋洋錢，在他和他的妻睡覺的房間的一隻箱子裏也有洋錢用布包了放着，另外還有洋錢縫在他們牀上的蓆子裏，他的腰帶也滿塞着洋錢，他有的是洋錢，多不過的洋錢。這一來，洋錢離開他的手，他就並不像創口流血那樣的心疼，反而洋錢躺在他的腰帶裏，當 he 摸到時，使他的手指熱刺刺難受，急於要在這樣那樣的事物上用掉了。他開始將洋錢看得大意，而尋思消遣他的成年的日月的辦法。

在他看來，一切都及從前的稱心如意了。他往常自以爲只是平常的鄉下人，怯生生地進去的

那家茶館，現在他看來似乎醜態而且整腳了。在往日，那邊沒有人認識他，堂倌對他怠慢，然而現在呢，他一進去，人們便互相觸肘，於是王龍聽得到一個人對別個人輕聲說道：

「那就是王村的王老板，那大荒年黃家老爺去世的冬天，買進了黃家的田地的。現在他富了。」

王龍聽到了這番話，裝作不經意的樣子坐下來，他心裏對於自己的身分十分驕傲。

然而這一天，就是他將他的妻斥罵了一頓的一天，卻連他所耳聞的聲音也不能使他高興，他只悶悶地坐着啜茶，覺得一輩子沒有一件事情如他所相信那麼好。於是他忽然想到：

「我怎麼要到這里來喫茶呢？這里開店的是斜眼黃鼠狼，他的進益還不及我手下種田的一個佃工，我呢是一個有田地的人，我的兒子又是讀書人！」

他急忙站起身，將茶錢擲在桌上，誰也不及對他講一句話，他就已走出茶館門外了。他在大街上踱過去，自己也不明白怎麼辦纔好。他偶然經過一個說書攤，便在擠滿了人的長櫂末端坐下來，聽說書先生講三國時代的故事。然而他仍然心裏煩躁，他不能像別人那樣，入了那人的迷，那人所敲的小銅鑼的聲音使他厭倦了，於是他站起身繼續走去。

那城裏有一家大茶館，是熟悉這項事業的南邊人新開的，王龍從前經過那地方，一想到那邊銀錢化費在賭博，遊戲，和爛污的女人上頭的光景，就十分害怕。然而現在呢，爲起於閒空的煩悶所驅使，想從覺悟到自己在欺負妻子時良心的責備擺脫的他卻走向那地方去了。他的煩悶逼得他去看去

聽新鮮的事情。他這纔跨過了新茶館的門檻，進到擺滿桌子，開向街道的亮晃晃的大房間裏。

起初他在大茶館裏全然沒有說話，他悄悄地買了茶啜着，詭異地四面張望。這茶館是一個大廳，天花板漆着黃色，壁上掛着繪有女人的白絹的畫幅。王龍悄悄地靠近着那些畫上的女人細看，他似乎覺得他們是夢裏的女人，因為他從未見過一個和他們相像的世上的女人。第一天，他向他們看一下，匆匆地喝了茶，便即走出來了。

在他的田地上積水的期間，他天天上這茶館，一個人坐着喝茶，細看着美女畫，每過一天他便多坐一會，原來他的田上和他的家裏，他一點沒有事情做，便是在那里接連坐許多天，也不要緊的。然而一天晚上，當他坐着喝茶，從靠近廳後的桌子凝望的時候，有人從靠着最裏邊的牆壁通到樓上的窄狹的樓梯走下來。

除了西門外高聳五層的西塔以外，這茶館是全城唯一的樓屋。可是那塔是一層一層狹上去的，而這茶館的樓上，則同樓下一樣見方。晚上從樓窗流送出女人的清脆的歌聲，和輕微的笑聲，還有少女的手輕輕彈出的美妙的琵琶聲來。人聽得到流到街心的音樂，尤其是在半夜以後，然而王龍坐着的地方，許多喝茶的人們的喧嘩和骨牌的聲響，卻將其餘的聲音全都壓沒了。

因為這樣，這晚上，王龍沒有聽到他後面的窄狹的樓梯上，那關閉的女人脚步聲，因此，有人在他的肩上一拍時，防不到在這里有人認識自己的他就大大地喫了一驚，他擡頭看時，是一個狹長的標

緻的女人臉，是杜鵑的臉，這就是他買田那一天他將珠寶交到她手裏的那女人。她見他就笑，她的笑聲是清脆的。

「哦，原來是種田的老王！」她說，在種田的這句話上故意拖長聲音，「誰想得到在這里碰見你！」

那時王龍似乎覺得自己無論如何必須使這女人明白，他不是一個平常的鄉下人了，於是他笑了一臉，過分高聲地說道：

「我的錢可不是也同別人一樣地會化的？我近來錢也有些了。我很有些家私了。」

杜鵑截斷了他的話，她的兩眼細長而晃耀，好像蛇的眼，她的聲音流利，好像油桶裏倒出來的油：「誰都知道的！一個人喫過用過還有餘的錢到這等地方來化掉真是再好也沒有的了。這地方是給一班有錢的老板闊綽的少爺大家喫酒尋樂的。說到酒，沒有比我們這里的酒更好的了——你

嘗過沒有，王龍？」

「我只喝喝茶，」王龍回答說，他便覺得有些害羞了。「我沒有喝過酒打過牌。」

「茶！」她接着一聲喊，便尖脆地笑了。「我們這里也有虎骨酒，五更酒，香麴酒——你何必喝茶呢？」她見王龍低下頭去，便柔和而殷勤地說道：

「我看你沒有見過別的什麼花樣兒呢，可不是？——嫩洋洋的玉手，香噴噴的臉頰，你沒有見過呢？」

地

大

王龍將頭垂的更低，紅紅的血衝上他的臉來，他覺得彷彿近旁個個人都帶着嘲笑的神氣在看他，在傾聽那女人的聲音似的。但當他特意從眼臉底下斜出眼光去，四下裏一望時，他卻見到一個人也沒有注意他，而骰子從新作響了，他這纔惶窘地說道：

「沒有——沒有——我沒有——只不過喝喝茶——」

於是那女人又笑了，她指着絹質的畫幅，說道：

「就在那里啦，這就是他們的肖像。你要和那一個會面隨你揀，你將洋錢交給我，我便將那個人領到你面前。」

「這些人！」王龍詫異着說。「我以為是說書先生所講的那種崑崙山上的仙女，不是真的女人呢！」

「這些原不是真的女人呀，」杜鵑用了嘲笑着的口吻接着說，「不過幾塊洋錢就可以使假的變成真的。」於是她走開去，對着站在那里的僕役們點點頭雲雲眼，並且指着王龍說道，「一個土老兒到了！」

然而王龍卻就懷了新鮮的興味，坐在那里細看着畫像。那時，走上這窄狹的步梯，在他上面的房間裏，就有那些有血有肉的女人。男人們——他以外的男人們，不消說得，只是男人——走上他們那里去了。阿阿！如果他不是他那樣的男人——善良的，操作着的男人，有老婆兒子的男人——那麼，他

假定着——同小孩子假定着要幹什麼事一樣的假定着——要揀那一個畫像呢？於是，他對着各個畫着的臉子，逼緊地熱切地看，彷彿個個真實似的。在這以前沒有揀擇的問題的時候，那些臉子似乎都一樣的美麗。然而現在，有幾個顯然是比別的更美麗了。他從二十多個當中揀了三個最美麗的，又從三個當中揀選一番，便揀定了最美麗的一個，是一個瘦小的傢伙，身材的輕軟有如竹，小臉的尖瘦有如小貓臉，一手捏着一枝含苞未放的荷花的梗子，那手的細巧有如羊齒草的舒展着的卷鬚。

他瞪着眼睛看她，同時酒也似的一股熱氣流過了他的血脈。

「她好像一朵花，」他霍地高聲說。他一聽到自己的聲音，又驚又羞，急忙站起身來，將他的茶錢付了，那時天已暗了，他走出到黑暗裏，便即回家去。

然而在田野和水上卻瀰漫着月光，宛如銀霧的網，而他的身體裏，卻奔流着他的秘密的急速的熱血。

如果這時候，大水已經從王龍的田地上退去了，讓那潮溼的田地在大陽底下蒸發着，在炎夏的幾天中，那田地就有耕耘和下種的必要，王龍也許決不會再上那大茶館去的。否則如果一個孩子害了病，或是老人忽然終了天年，那麼說不定王龍忙着新的事情，也就會將畫幅上那個尖瘦的臉子和竹一般輕軟的女人的身段忘掉的。

然而除了傍晚吹過微微的夏風的時候，大水卻平靜不動，老人打着盹，男孩子大清早跋涉着上學去，直到晚上一直在外邊，王龍在家裏煩悶着，他走到東走到西，忽而將屁股擲到椅子上，忽而又立起來，阿蘭倒給他的茶他不喝，阿蘭給他點了火的煙他不吸，這等時候她淒然對着他看，他就避開她的眼光。在七月裏長長的一天，長於別日的一天的傍晚，他站在家門口，忽然間他一聲不響，轉身走進他的房間裏，穿上了他的新長衫，那件光亮得幾乎同綢一樣的玄色布新長衫，是阿蘭所做，預備喫酒時候穿的。他對誰都不說一句話，就沿着水邊，從田野間走過狹小的路徑，直到暗黑的城門口，他又穿過城門和幾條街道，直到那新開的茶館。

那邊，從外碼頭買來的那些明亮的洋油燈，燈火齊明，衆人坐在燈光下喝着茶談着天，到處扇子

揮動着，笑語聲流出到街心。王龍從田間的勞動上也曾經感到過的快樂全都關進在人們聚着遊玩而並不工作的這房子的四壁中間了。

王龍在門檻上沈吟了一會，便站在從開着的門口照出來的亮光裏。雖然他的血奔流在他的全身，快要衝破他的血脈了，他也許會在那里站一會便走掉了的罷，然而懶洋洋地倚在門邊的一個女人卻從燈光邊端的陰影裏走了出來，這就是杜鵑。她一見一個男人的姿體，便走上前來，原來她的業務就在給屋子裏的女人們招徠顧客，但當她看見這是什麼人時，她卻聳一聳肩，說道：

「嗚，只是個種田人！」

她那種尖脆的聲音裏輕忽的神情，刺了王的心，他的突然的憤怒將他不這樣就沒有勇氣給予他，這纔對她說道：

「哦，難道我不可以進這屋裏來，不可以照別人那樣的幹麼？」

她又復聳一聳肩，笑起來，便說道：

「如果你同別人一樣的有洋錢，你也可以同他們一樣的幹的。」

於是他恨不得使她明白，他是殷富到要怎麼幹就可以怎麼幹的了，他便插手到腰帶裏，將裝滿在那里的洋錢掏出來，對她說道：

「這夠了麼？夠了沒有？」

她瞪着眼向那些洋錢看了一會，隨即直截地說道：

「來，你要那一個，對我說。」

於是王龍惶窘地喃喃說道：

「哦，我不知道我要怎樣的。」隨即他的欲望克服了他，便輕聲說道，「那個小小的，那個尖下巴，小臉孔，手裏拿著一枝荷花。」

那女人點點頭，她引了他從擠緊的桌子間穿過去，王龍隔開幾步路跟了她走。起初他似乎覺得個個人擡起頭來看住他似的，但當他定神一看時，他卻見誰都沒有注意他，只有一兩個人叫道，「這麼早就上女人那里去！」別一個接着說道，「這是一個急色兒，巴不得早開場。」

這時候，他們正走上窄狹而峭直的樓梯去，王龍因為登屋裏的樓梯還是第一次，走得很費勁。可是他們到了樓上，這也同平屋沒有什麼兩樣，只不過當他經過窗邊一看天空時，這似乎非常高罷了。那女人引往暗沈沈的悶氣的一個客堂去，她一面走一面叫道：

「夜裏第一個客人到了！」

沿客堂的門忽然都開了，在幾條的燈光下，到處露出少女們的頭來，好像太陽下羣花從枝頭開放了，然而杜鵑卻板着臉叫道：

「不，不要你們——不要你們——沒有人問起你們那一個這個客人要的是小臉子紅稀稀的

蘇州矮子——荷花啦！

不分明的嘲笑音波傳過客堂來，於是一個臉上紅得像石榴似的姑娘大聲叫道：

「荷花來接這位客人罷，——這位田頭來的大葱氣味的客人！」

因為他惟恐自己露出種田人的真面目來，所以她的話就像刀戳似的刺了他的心。他聽到了，不屑回答。他想到他腰帶裏的好洋錢，便昂然走去，終於那女人用她的手掌在一道關着的門上重重地敲了幾下，便即走了進去，在那邊鋪着印花紅棉被的牀上，坐着一個瘦長的姑娘。

如果先前有人告訴他，那邊有着這種模樣的小手，他是不會相信的，手這麼小，骨這麼細，手指這麼尖，養着長指甲，塗有荷花蓓蕾的淡紅色。如果先前有人告訴他，那邊會有這種模樣的小腳，蹣跚在中指那麼長的淡紅色緞鞋裏，在牀邊孩子氣似的蕩着——如果先前有什麼人告訴他，他是不會相信的。

他愣了她，硬僵僵地坐在牀上呆看着她，於是他見到她正像那畫中的人，他見過了畫碰到她，他就會認得她的。她的手多半像畫中的手，細小而彎曲，白得像牛奶一樣。她的兩手插在她的綢襖的大襟下面，他是夢想不到就可以觸到牠的。

他看着她，有如他先前看着那畫一樣，他看見穿着緊身短襖的竹一般瘦小的姿體；他看見托在

高領上的塗脂粉的尖形的小臉孔；他看見杏子形狀的圓圓的眼睛，他這纔恍然悟到說書先生們唱說古代美人的杏眼的道理了。在他看來，她不像有血有肉，倒像女人的畫像。

於是她擎起那彎彎的小手，放在他肩上，便慢慢地，很慢很慢地順着他的臂膀摸下去。雖然他從未感到過觸着時這麼輕軟的什麼東西，雖然如果他沒有見着他的話，他不會知道牠在摸，可是他卻看着見着那隻小手移下他的臂膀去，那隻手彷彿有火跟在牠後邊，穿過了他的衣袖直燒進他的臂膀的肌肉裏似的，他一直看到那隻手到了袖口，於是牠停滯了一霎時，在他那露出的腕上落下，而到他那粗黑的手的掌心裏。於是他顫動起來，不知道怎樣接那隻手纔好。

那時他聽到了輕妙的笑聲，好像塔上的銀鈴在風中振動那樣的清脆，於是似笑非笑的一個小聲音說道：

「哦！你真不懂事，你這大傢伙！你儘管呆看着，難道我們就這樣的來坐一夜麼？」

他聽了這話，便將她的手捏住在他的兩手裏，然而這一捏卻也是很小心，因為那手又熱又燥，好像一片脆脆的秋葉一樣。於是他對她央求着似的惶窘地說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的——教教我！」

於是她教他了。

妙在一教

現在王龍感到非常的不適了。他受過太陽下的勞動的苦，他受過沙漠地帶吹來的冰樣冷的風的苦，他受過荒年的飢餓的苦，他又受過在南邊城市的街上做苦工的苦。然而這種種的苦，卻都沒有像他現在在這嬌小的姑娘手下受苦的厲害。

天天他上茶館去，每天傍晚，他盼待她可以接他的時光，每天夜裏他到她那里去。每夜他進去，每夜他做一回什麼都不知道的鄉下人：進了門發顫，坐在她身旁硬僵僵，他起初盼候她的笑的信號，隨即身上發燒，起了病樣的燥渴，於是他卑屈地一點一點受了她的啓示，直至緊急的一剎那，那時她像一朵好摘的盛開的花似的，要他將她整個兒抓住了。

然而他決不能將她整個兒抓住的，這纔使他儘是發熱而且燥渴了。阿蘭到他家裏來，這是有益於他的肉體的健康的，他是像野獸求偶似的粗野地戀慕着她，他抱了她，而且滿足了，他便忘掉她而將他的工做得暢快。然而現在在他對於這個姑娘的愛中，卻沒有這種滿足，她是不能使他健康的。晚上，她不要留他的時候他的洋錢塞進了她懷裏，她那忽然強壯了的小手落在他的肩胛上，使性地將他推出了門，他便照他來時那樣飢渴着出去了。這彷彿是一個渴得要死的人喝了海裏的鹽水，這水雖是水，卻使他的血乾枯下去，一陣渴似一陣，竟致他就因喝這水而發狂死了。他走進到她這里，一再如了他的願，他仍然沒有滿足地出來。

在炎熱的全夏，王龍這樣愛着這個姑娘。她從那里來，她是怎麼樣的人，關於她的事他毫不知道；

當他們兩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他說不到念句話。而她那夾雜着孩子那樣的笑聲的急速而輕微的話語，他也幾乎沒有聽到，他只呆看着她臉的兩手，她的身體的姿態，她的媚眼的意義，這麼守候着她。他從她這里決感不到足夠，到天亮，昏洗洗而且不滿足的他便走回家去。

日子是無盡的，他推託着房間裏悶熱，不要在他的牀上再睡，他將蓆子鋪在竹林下，間歇地躺在那里，閉着眼睛，呆看尖形的竹葉的影，他的胸頭充塞着莫名其妙的甜蜜的苦悶。

如果他的妻或是他的兒女對他說話了，或者如果金到他這里來說，「水就退了，我們要下的種子怎麼樣？」那麼他就嘆道：

「你們不要攪擾我！」

因為他不能滿意於這個姑娘的緣故，他的心始終好像要迸裂似的。

這樣，日子一天天過去，他每天未到天晚，總是惘惘然，他不要看遊戲時候，一見他走近去，忽然正經起來的孩子們和阿蘭的莊重的臉，甚至也不要看他的老爹，那老爹冷眼看他一會，問道：

「是什麼毛病使你的性子這麼躁，你的臉色泥土一樣黃？」

這等日子，一到夜，荷花姑娘便擺布他了。

他那不大洗淨的醬黃色的壯健的身子，他現在開始加以察看，彷彿這是別人的身子似的，他從此天天揩身了，他的妻覺得麻煩，便說道：

「這樣的措去，你要措死的！」

他上街買了一塊紅紅的香肥皂，用這擦了自己的皮膚；他雖然愛喫大葱，現在無論如何不肯喫一根了，生怕他到荷花姑娘的面前，有一股氣味。

他家裏沒有人知道這種舉動的來由。

他還買了新的衣料，他的衣衫雖然一向總是阿蘭裁製的，現在他卻看輕她的裁法縫法了，他將衣料拿到城裏的裁縫那里去，使他的衣服做的同城裏人所穿的一樣，輕軟的灰色綢做長衫，裁的很稱身，這上面又罩一件黑緞的背心。他又買了一雙鞋，是他第一雙穿的並非女人做的鞋，這雙鞋是玄色絲絨鞋，同從前老爺拖後跟穿着的那雙鞋一樣。

然而這些好衣服，他卻不好意思在阿蘭和他的孩子們前面突然穿出來。他將這些摺了，包在油紙裏，便留存在茶館裏他剛纔熟識的一個伙計地方，在他上樓之前，那伙計收些小費，讓他悄悄地走進裏房間去，穿這些新衣服。此外，他還爲自己的手指買了一隻包金的銀戒指；他前額的頭髮長起來，他便用小瓶裏的外國香油搽在那里，那一小瓶油，他是用一塊洋錢買來的。

阿蘭驚訝地看着他，沒有知道這一切的來由，只是一天當他們喫午飯的時候，她對他呆看了許久之後，憂鬱地說道：

「你這幾天的神氣使我想起公館裏一個少爺來。」

於是王龍高聲笑起來，他說道：

「我們夠喫夠用了，難道我就土老兒模樣的過一世麼？」

然而他心裏，他卻非常愉快，好多天以來，他待她要算這一天最和善了。

現在，錢——好好的洋錢從他的手裏流出去了。不但和那個姑娘住夜的代價，他必須付的，還有她的欲望所要求的種種。她往往嘆氣撒嬌，彷彿她因她的欲望差不多要心碎了似的：

「我可憐——我可憐。」

他終於當她的面講慣了話了。當他輕聲說，「那麼，要什麼，我的小心肝？」那時候，她回答道，「今天我不歡喜你了。你對面隔個客堂的那黑玉，也有一個相好，他給了她一枝金髮針，給她的頭髮上面插我呢，只有這一枝老式的銀針，我就永遠只有這一枝了。」

於是他爲了自己的愛人，不由地將她那光澤的黑頭髮撥在一邊，看看她的小小的耳朵，一面對她輕聲說道：

「那麼，我也可以給我的寶貝買一枝金髮針的。」

這幾個愛的名兒是她像教小孩子生字那樣教他的。她曾經教他將這些名兒對她說，可是他說起來不能順口，因為他一輩子的話語，只不過是關於種植，關於收穫，以及關於晴雨的罷了。

這樣洋錢從牆壁，從口袋出來了，那阿蘭在往日也許會脫口對他說「你怎麼拿牆壁裏的錢」這等話的罷，現在卻不說什麼話，只是非常淒哀地看住他，她很明白他在度着一種丟開她，甚至也丟開田地的生活，卻沒有明白這是怎樣的生活。從那一天，就是他明白見到她的頭髮，她的全身，沒有一些美，見到她的脚大那一天起，她一直怕他，她怕問他什麼話，就因為現在他常要對她出氣了的緣故。

一天，王龍經過田野回家，她正在池邊洗衣，他便走近她身邊去。他站在那里，沈默了一會，便即粗聲對她說話了，他的聲音粗，是因為他心裏慚愧而不肯承認慚愧的緣故：

「你的兩顆珠子在那里？」

從池邊她在平滑的石板上搗着的衣服上她擡起頭來看，怯怯地回答道：

「珠子麼？我藏着。」

他並不看着她，只看着她那溼漉漉打皺的溼手，喃喃地說道：

「空藏着珠子是沒有用處的。」

於是她慢慢地說道：

「我想日後我好嵌在耳環裏，」她恐怕他笑，又說道，「我藏着好給小女兒結婚時候用。」

於是他硬着心腸高聲回答她：

「皮膚泥土樣黑的人怎配帶珠子？珠子是給美麗的女人用的！」那時沈默了一會，他忽再高聲

說道，「珠子給我——我有用處！」

於是她將溼漉漉的打皺的手慢慢地插進她的懷裏，掏出小小的包來，她將這東西交給他，看着他將包解開，於是兩顆珠子落在他的手裏了，這兩顆柔和而且飽滿地承受了太陽光，他便笑了。

然而阿蘭卻重復搗她的衣服了，當淚珠淒清地徐徐滾下她的兩眼時，她沒有移上手去揩掉牠，只是她用木杵在石上擗着的衣服上搗的更慢吞吞了。

要不是王龍的叔父突然回來，並不說明他在什麼地方幹什麼，那麼，這樣的事也許會直繼續到洋錢都用完，也說不定的罷。他彷彿從雲端落下似的站在門口，他那襤褸的衣服解開着鈕扣，身上的腰帶也照從前那樣繫得寬鬆，他的臉同他向來一樣，只是飽受了風霜，有些打皺而且粗糙了。他對坐在桌邊喫早飯的他們全家人猶笑了一臉，於是王龍坐在那里發呆了，原來他早已忘記他的叔父還在人間，這便好像一個死人回來看他似的。他的爹這個老頭子睜眼呆看了一會，他沒有認明白那到來的人，直至那人叫道：

「哦，哥哥，你們都好罷，你和你的兒子，你的孫子們，還有我的姪媳婦。」

於是王龍站起身來，他心裏不高興，然而他的臉孔和聲音的表面上卻客氣：

「哦，叔叔，你喫過飯麼？」

「沒有，」他的叔父順口回答，「我來和你們大家喫。」

他於是坐下來，自由自在地抓了碗筷，將桌上的鹹齋鹹蘿蔔和豆乾，下着粥喫。他彷彿很餓似的喫着，誰都沒有說話，直至他急囁着鯊骨頭和豆乾，唏呼唏呼地吞下了三碗薄粥。待到他喫好之後，彷彿

佛這是他的權利似的，他簡單地說道：

「三夜沒有睡覺，現在我要睡覺了。」

於是沒有其他辦法的迷惘的王龍將他引到他父親的牀上，那叔父掀起棉被來，摸到那好的布，那乾淨的新布，他看看木牀，看看王龍爲他父親的房間買來的好桌子，大木椅，於是他說道：

「哦，我聽得你富有了，可是我想不到你這麼富有。」於是他翻倒牀上，拉了棉被蓋在肩胛邊，雖然這時還是夏天，天氣十分熱，他將什麼東西都像自己的東西似的用着，他不再有什麼話，就睡覺了。

王龍回到堂屋裏，非常驚慌了。因爲他很明白現在那叔父知道王龍有能力來養他，要趕出那叔父去，是再也辦不到的。王龍想到這一層，又想到他的嫡母，也非常擔心了，因爲他們就要到他的家裏來，誰也阻不住他們。

他所擔心的事情果然發生了。那叔父躺在牀上一直到午後，於是高聲呵欠了三下，走出房間來，他身上的衣服簞在一塊兒，他便對王龍說道：

「我現在要去接我的老婆兒子了。我們是三個家口，我們穿的破舊衣服和我們喫的，在你們這戶大人家，一定是用不着擔心的。」

王龍除了報以悻悻然的神氣之外也沒有辦法，因爲一個人當殷實有餘的時候，將他的親叔父

趕出家門去，究竟是說不過去的。王龍現在因為殷實的緣故，在村上算是體面人了，他知道如果他這麼辦，他也丟臉的，因此他便什麼話也不敢說了。他吩咐佃工們全都搬到老屋裏，空出了門口的幾間屋，當天晚上，他的叔父帶着他的老婆兒子便進這幾間屋裏來。於是王龍非常氣惱了，然而他還得將這股氣埋藏在心裏，笑迷迷地來歡迎他的親族，這纔他愈加氣惱了。雖然當他看見他姨母那個光滑的胖臉孔的時候，他覺得就要一出他心頭的氣，他看見他叔父的兒子那個無賴相的沒規矩的臉孔的時候，他也差不多要打過巴掌去，可是他只得將這股氣埋藏在心裏，因了這股氣，他三天沒有進城去。

過後，他們對於當前的事都看慣了，阿蘭對他說了「平了氣罷，這是要忍耐的。」這番話，而王龍覺得他的叔父姨母和堂弟爲了他們的飯食和宿處總會感激的，於是他的念頭猛轉到荷花姑娘，他喃喃地自唸道：

「家裏野狗吵擾着，總得到外邊去散散心。」

於是舊有的情熱和苦楚都在他的內中燒起來，而他仍然沒有滿意於他的愛。

現在，阿蘭在她那簡單的頭腦裏沒有看出，老人因爲年老龍鍾的緣故沒有看出，而金因爲朋友關係也沒有看出的那件事，王龍的姨母卻立即看出來了，她斜眼一笑，高聲說道：

「現在阿龍到什麼地方去尋野花採了。」待到聽不懂這話的阿蘭恭順地對她看時，她撲赤一

笑，又復說道，「你總要等到這個瓜剖的大開了，纔看得見子呢，是不是？[？]哎！事情是，明明白白了，你的男人爲了另外一個女人在發癡！」

一天大清早，因愛而困倦的王龍正在他的房間裏懶洋洋地躺着打盹，猛聽得窗外天井裏他的婦母說着上面那番話。他立即醒了，再聽下去，同時他見到這女人的敏銳的兩眼，不由地着了慌。那像油一般從他那胖喉嚨裏倒出來的連片的聲音咕呱呱地說下去：

「哎！我見過許多人了。一個人把自己的頭髮弄的滑油油，買着新衣服，而且忽地裏要穿起絲絨的鞋子來，那麼，他就有新的女人了，這是一定的。」

阿蘭的斷續的聲音傳過來，他聽不出她說着什麼，然而他的婦母卻又復說道：

「你這可憐蟲，不要以爲在男人家，一個女人就儘夠了呵。如果女人是個喫苦的女人，爲男人家辛辛苦得皮消肉瘦的，男人家就更加覺得她一個不夠，心思容易轉到外邊去，你這可憐蟲，一向吊不住男人的心思，和給他出力的一頭牛有什麼兩樣。他有錢，自己去另外買一個女人帶到家裏來，你心裏也不要難過，男人家都是這樣的，我的老白相也這樣，不過那傢伙一輩子缺洋錢，連他自己也養不過囉。」

她說了這番話，另外還說了許多，然而除了這番話，王龍在牀都沒有聽得，因爲在她所說的話的中途，他的思想停住了。他忽然見到追求着所愛的姑娘這一種飢渴得到滿足的光景了。他要買了她

來，帶到家裏，據爲己有，這幾別人不能到他這里，而他自己可以喫的飽，喝的暢。他立時從牀上起身，走出房間，悄悄地向他嫡母招了招手，待到她跟了他出大門之後，在棗樹底下，誰都聽不到他得說的話的地方，他說道：

「我聽到了你在天井裏說的話，你是不錯的。這一個之外，我非再辦人不可。我怎麼不可以辦呢，我有田地，大家養得過？」

她流利地急口回答道：

「是呵！怎麼不可以呢？發財的人都可以的。只有窮人纔只得獨隻杯子喝喝酒。」她猜到了他隨後要說的話，便那麼說了幾句，他果不出她所料，接下去說道：

「不過，誰給我去談商一番，做個媒人呢？男人家到一個女人那里去，開口就說『到我家裏來，』那是不行的。」

對於這番話，她立即回答道：

「那麼，這事情你託我辦就是了。只消告訴我，這女人是誰，我就可以辦妥這事情。」

那時王龍，因爲他從未在什麼人面前高聲說過她的名兒的緣故，不好意思地怯怯地回答道：

「這女人叫做荷花。」

忘記了只不過短短的夏天兩個月以前，他還沒有知道她在人間，他彷彿覺得荷花的名兒一定

誰都知道似的。因此，當他的孀母接下去問，「她的家在那里」時，他不耐煩了。

「那里」他厲聲答說，「除了城裏大街上那家大茶館，還有那里？」

「就是叫做萃花樓的那一家麼？」

「另外那里有什麼樓？」王龍回嘴說。

她按着她那撇着的下嘴唇，默想了一會，終於她說道：

「那地方的人我不識。我得找一條門路纔是。這女人的老鴇是誰？」

當他告訴她，這就是在「大家」做過了頭的杜鵑時，她笑說道：

「噫！那個人？難道那一夜老爺死在她牀上之後，她就做這樣的事麼？哦！她本來要這麼做的！」

於是她又復嘻嘻地笑起來，順口說道：

「那個人！那是便當的。如果覺得到手的洋錢夠，她向來是什麼事都辦得到的。」

王龍輕聲說道：

「那麼，拿出洋錢去就是了！洋錢不夠，我的田地也可以賣掉的！」

於是王龍因了一種希奇而矛盾的情熱，直至這事情舒齊為止，不願再上大茶館去。他心裏想：

「如果她不肯到我家裏來，歸我獨有呢，我是無論如何不再走近她身邊去的。」

但當他想到「如果她不肯來」時，他卻也不免有些擔心，這纔他時刻跑到他的婦母那里，說道：「現在，錢多少且不去管牠。」過後他又說「你對杜鵑說沒有呢，我爲了我的意中人，預備好洋錢了。」過後他說道，「你對她去說，她到我家來，各種事都用不着做。她要天天穿綢衣喫魚翅，也沒有什麼辦不到。」他一直說到那個胖女人不耐煩起來，眼珠骨碌碌地轉動了一下，對他高聲說道：「不用說了！不用說了！難道我是個呆人麼？我做媒也不是頭一次。歸我一個人辦去，你可以放心的！各種的情形，我說過許多回了。」

於是他叫阿蘭忙著掃地，洗門窗，搬動桌椅，做這樣做那樣，他這可憐的女人這纔愈加憂急了，因爲雖然他沒有說什麼話，現在她卻很明白自己要碰到怎樣的情形了。

現在王龍耐不住再同阿蘭睡覺了，他心裏想：兩個女人在家裏，就得有更多的房屋，另外的天井，就得有他可以和愛人同去的幽靜的地方。因此，他一面靜候着他的婦母辦妥這件事，一面叫了他的個工們來，吩咐他們在堂屋後面的那所房子，添造一個天井，這天井周圍添造三間屋，一間大的，兩邊兩間小的。個工們從田野掘了泥土來造牆，王龍差人上城去，買了蓋屋用的瓦。

過後，這幾間屋造成了，泥土鋪平而且敲實，成爲地面了，他又買了磚頭來，衆人便將磚頭鋪成一片，用石灰彌了縫，於是爲荷花而造的三間屋有好好的磚地了。王龍買了紅布來，當作簾子掛在門口。他又買了一張新桌子，兩把雕花的椅子，放在桌子的兩邊，一幅畫着山水的畫幅掛在桌子後面的牆

上。

他又買了一隻有蓋的紅漆圓果盒來，在這裏邊盛了芝蔴餅和豬油糖之類，便將這個盒子擺在桌子上。隨後他買了一張又闊又深的雕花的牀，大得可以當作一個小房間，他又買了牀上掛的有花的帳子。然而在這一件事情上，他卻不好意思教阿蘭幫忙，因此，到晚上他的婦母便進來，她掛了牀帳，做了在男人家疊腳疊手做不來的小事情。

於是一切布置好了，過了一個月，這件事情還沒有停妥。王龍這纔獨自一個人在他爲荷花而造的小小的新天井裏閒踱着，他想到天井中央可以造一個小小的池塘，便叫一個佃工來，那人掘了一個三尺見方的池塘，四邊用磚頭砌好。於是王龍進城去，爲這池塘買了五條金魚。從此他想不出什麼事來做，他又復等得不耐煩而且熱刺刺了。

這期間，他始終不對誰說話，只有當孩子們鼻子邊齷齪時，罵他們幾句，或者阿蘭三天多不梳頭髮了，對她嘆一陣。他那麼嘆着，一天早上，阿蘭終於淌下眼淚大哭了，他先前便是當他們鬧飢荒那些時候，他也從未見過她哭的這麼樣呢。因此，他厲聲說道：

「怎麼啦，女人？我教你摺一摺馬尾巴模樣的頭髮，這句話有什麼說錯呢？」

然而她只不過哭哀哀地疊連說了這句話：

「我給你生過幾個兒子了——我給你生過幾個兒子了——」

他默着，煩悶着，他喃喃地沈吟了一會，因為他在她的面前覺得慚愧了。於是他讓她一個人在那裏。在法律上，他沒有反對他的妻的情由可以說，這是實在的，因為她已經給他生養了三個好好的兒子，而他們都活着；除了自己的欲望以外，在他是一個口實也沒有。

這樣的情形繼續着，直至一天，他的嬸母走來說道：

「這件事情成全了。茶館裏做老鴿的那女人只要一百塊洋錢，一下子到手，沒有什麼不可以。那姑娘要翡翠耳環一副，翡翠戒指一雙，金戒指一隻，緞衣兩套，綢衣兩套，鞋子十雙，還有綢被兩條，她就可以來。」

在這番話裏，王龍只聽到「這件事情成全了——」這一部分，他便叫道：

「就這樣好了——就這樣好了——」於是他跑進裏房間，拿出洋錢來。他將洋錢撒到她手裏去那時候，有些遮遮掩掩的神情，因為他不願人家看見幾年的好收成積到這樣子，他又對他的嬸母說道，「十塊洋錢是給你自己的。」

那時，她撇過胖身子，搖搖頭，裝出一種推卻的假相來，輕聲說道：

「我不要。我們是一家人，你同我兒子一樣，我也同你母親一樣，我做這件事，是為你，不是為洋錢。」然而王龍卻見她一面推卻，一面伸出手來了，於是他將洋錢撒到她手裏，他覺得這用的很得當。於是他買了豬肉，牛肉，魚，筍，栗子，又買了南邊運來的做羹的燕窩，乾魚翅和各種的珍珠，他買齊

了，便在那里等——如果他內中那燒着似的悶悶的不耐煩可以叫做「等」。

在八月中晴明的悶熱的一天，她到他的家裏來了。王龍遠遠地看見她來。她坐在兩人擡着的轎子裏，他看着那轎子在田塍上蕩來蕩去，後面跟着杜鵬的姿體。於是片刻之間，他覺得擔心了，他心裏想：

「我怎麼迎接呢？」

他沒頭沒腦地急忙跑進他同他的妻多年睡覺的房間裏，他關了門，便在那房間裏暗黑的地方，惶悚地等着，直等到他婦母高聲叫了他出來，因為人到大門口了。

於是彷彿從未見過那姑娘似的，惶窘着的他在他的好衣服上垂着頭，他的眼睛向到處看，只是沒有向前看。然而杜鵬卻喜孜孜地招呼他了：

「哦！我想不到我們來幹這樣的勾當！」

於是她走到已經放下的轎子邊，將轎簾掀起來，她舌尖上噴的一響，便說道：

「下轎了，荷花姑娘，這是你的家，這是你的主子。」

王龍看見兩個轎夫的臉上露着滿口的牙齒笑，便覺得難受了，他心裏想：

「這兩個是城街上的閒漢，他們是賤東西。」於是他氣得臉上又熱又紅，不想喝罵了。

那時轎簾掀起了，他情不自禁地看去，便見陰暗的轎廂裏坐着塗脂抹粉，而百合花模樣冷靜的荷花姑娘。他將一切事情，甚至對於露着牙齒笑的城裏驕夫的怒氣都忘掉了，心裏所想的只是：他已經買了這個女人來作爲己有，而她已经到他家裏來長住了。他硬僵僵顛巍巍站在那里，看着她站起來，嬌娜得宛如一陣風吹過一株花。他正忒楞楞地看着，移不開眼光時，她拉了杜鵑的手跨出轎門來，她靠着杜鵑的身子，扭動着小脚移步時，一直俯着頭，垂着眼臉。她經過他跟前，沒有對他說話，卻只對杜鵑怯怯地輕聲說道：

「我的房在那里？」

那時他的嫡母走過來，到她的別一邊，他們兩人將中間的姑娘引到天井裏，便即進了王龍爲她而造的幾間新屋。王龍全家的人沒有一個看見她走過，原來他當天已經差佃工們和金到相差好些路的田野做工去，阿蘭也抱了兩個小小囡，到他所不知道的什麼地方去了，兩男孩子在私塾裏，老人睡在牆邊，什麼都看不見聽不到，至於那可憐的小啞吧呢，她沒有看見進進出出的人，她所認識的臉孔，就只有她爹娘的臉孔。然而在荷花進房之後，杜鵑卻將門簾拉下來了。

過了一會，王龍的嫡母有些惡意的笑着走出來，她搓搓自己兩隻手，彷彿要除去沾在手上的什麼似的。

「她這個人有一股脂粉氣，」她仍然笑着說，「嗅着不好過。」隨即她帶着更深的惡意說道，「她

並沒有像她的外貌那麼年青啦。姪兒呵！我敢說一句，要不是她已經近了男人家看不上眼的年紀，那怕她耳上的翡翠，指上的金器，甚至於綢咯緞咯，也不見得引得動她到種田人家來，就算是一戶殷實的種田人家。」

隨即見到王龍的臉上對於這番太透澈的話有些不高興，她急忙添說道，「不過她的相貌倒是好看的，我從未見過另外更好看的人呢，你同黃家來的一身粗骨的丫頭過了這幾年，現在可以嘗嘗酒席上八寶飯一樣的甜味了。」

王龍沒有回答什麼話，只在屋裏走動着。他聽了這話，便靜不下來。終於他敢掀起紅的門簾來，走到他爲荷花而造的天井裏，隨即進了她在着的暗沈沈的房間，在那里他整天和她在一塊兒直到晚上。

這期間，阿蘭一直沒有走近那所新屋去。大清早，她就拿了牆透的鋤頭，帶了小囡和裹在菜葉裏的冷飯出門去，到夜纔身上沾滿了泥土，靜靜地回進來，孩子們默默的跟在她後面。她並不對誰說什麼，就走進窻間裏，照例備了飯食，擺在桌子上，於是她叫了老人來，將筷子遞到他手裏。她又喂了可憐的小啞吧，然後她同孩子們喫了一些兒。待到他們睡覺了，王龍還坐在桌邊胡思亂想着的時候，她措一個臉，終於走進她那慣熟的房間去，獨自睡在她牀上。

於是王龍不住地嘗味他的情愛了。天天他走進荷花懶洋洋地躺在牀上的那房間去，他坐在她

身邊，看着她所做的一切事。當那初秋的悶熱天氣，她從未走出來，卻躺在那里，由杜鵑這女人用溫水給她洗浴，用雪花膏擦她的肌膚，香油搽她的頭髮。原來荷花早就撒嬌似的說過，一定要杜鵑和她住在一塊兒，做她的僕人，她胡亂給她許多錢，這女人這纔極願意棄了念來個來服事一個了。她和她的女主人荷花從其餘的人隔開着，住在王龍所造的新天井裏。

那姑娘整天躺在她房間裏冷清清的階地方，嗅着糖食和水菓，身上只穿一套綠綢的夏天衣裳，上面是一件綳住腰身的小衫，底下是大腳管的褲子，他來到她這里，見了她這副模樣，便嘗到他的情愛滋味了。

過後，到日暮時候，她使着嬌滴滴的性子打發他出去，杜鵑又復給她洗了浴，敷了香，穿了一套新衣裳，這就是王龍給她的那一件白色的軟綢襯裏，而外邊是桃色的綢的夾衫。杜鵑又拿一雙繡花的鞋子穿在她腳上。於是那姑娘走到天井裏，看看有五條金魚的小池塘，王龍呢，站在那里對着自己有的玩意兒出神。她扭動着她那巧小的身子，在王龍看來，世間再沒有像她那小小的腳和她那彎彎的手那麼美妙的東西了。

於是他嘗味了他的情愛，他一個人饗宴了一場，這纔滿足了。

這個叫做荷花的人和她的女僕杜鵑進王龍的家裏來，是不見得就能十分舒齊而不發生怎麼一種的動亂的。爲什麼呢？因爲一個屋簷下有一個以上的女人並不是和平的兆頭。然而王龍卻不會料到這一層。即使他在阿蘭的陰鬱的神色和杜鵑的尖刻的聲氣上，看到什麼蹊蹺，他也不會加以注意的。在他內中還燒着慾火的期間，他對誰都不關心。

可是，當日子入了夜以及夜轉成了黎明的時候，王龍看見太陽老是早晨升起來，荷花這女人在那里，看見月亮按時升起來，她又在那里給他的手隨意去擁抱，於是他的戀愛的渴感有些消退了，他看見了先前不曾見過的種種事情。

其一，他看見阿蘭和杜鵑之間忽然起了糾紛。這在他是一件喫驚的事，因爲屢次聽到這等事情的他是聽憑阿蘭和荷花結怨的，有的女人當男人帶了第二個女人進家的時候，甚至於上弔，有的將男人罵的狗血噴頭，他幸喜阿蘭是個沈默的女人，她連罵他的話頭也想不出來。然而他沒有料到，她對於荷花不做聲，偏向杜鵑出氣。

原來王龍是一心只想着荷花的，而她向他央求着：

「讓我留這個女人做老媽子罷。要曉得我在這世上，真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呀，我還沒有會走路，爹娘就死了，我一到長得像個樣兒，我叔叔就賣了我，叫我過那麼一種日子了，我真是一個貼心人也沒有的囉。」

這時候，她又說得眼淚直淌下來，那眼淚在她那雙媚眼的角裏，老是亮晃晃的，充盈着，預備着。每逢她這麼擡着頭對王龍看時，她所求的什麼，他總是不會推卻的。況且，這姑娘的確是沒有一個人服事她，在他家裏會覺得冷靜的呢，因為阿蘭不肯服事這個小老婆，不肯對她講話，也不肯怎樣的關心到她在這家裏，這是明明白白，而且料得定的。那麼，只有荷花的叔父了，可是惹得那個人探頭探腦的到荷花近邊來，聽荷花告訴關於他的話，這王龍也覺得不開心的，因此杜鵑倒是合適的了，另外還有什麼女人肯來，他可也想不到呢。

然而阿蘭卻似乎每看見杜鵑就生氣了，王龍從未見她生過那麼深切陰沈的氣呢。杜鵑是極願和她做朋友的，因為她受着王龍的錢，她又沒有忘記從前在黃家時候，她在老爺房裏服事，阿蘭做竈下丫頭，他們兩個人本來都是丫頭。現在她初次看見阿蘭，就很廝熱似的對她叫道：

「哦！老朋友，我們兩個人又同在一家了。你現在是女主人，太太了——嬖呀——事情變的多快呀！」

然而阿蘭卻只是呆看着她，待到她認明白她是怎樣的人時，她一句話也不回答。卻就走到王龍

在他的戀愛時間的暇隙坐着的堂屋裏，對他明白地說道：

「這個老丫頭在我們家裏做什麼？」

王龍東張張西望望。他本想用家主的粗暴的聲音喝着說，「哦！這是我的家，我叫誰來，誰就可以來，她可以進來的，不要你多問！」然而因為他在她面前不免有些羞慚的緣故，他卻說不出這番話來。待到他忖了一番，這何必羞慚呢，他所幹的不過是凡洋錢有餘的人都可以幹的事罷了，於是他的羞慚使他惱了。

可是他還是說不出來，他只是東張張西望望，裝作忘卻他的煙管插在身上了，在腰帶邊摸索了一下，然而阿蘭那雙大脚卻一動不動站在那里，她見他半晌沒有話說，便用同樣的話明白地再問：

「這個老丫頭在我們家裏做什麼？」

王龍見她要得到一個回答，便軟洋洋地說道：

「這管你什麼？」

阿蘭說道：

「年青時候我在那『大家』，一向看她那副神氣活現的臉孔呢，她一天念來次跑進廚房來儘嚷着，『老爺要茶了』，『老爺要喫了』，不是說這樣太熱，就是說那樣太冷，不是說東西燒的不好，就是說我這個人相貌難看，手脚慢，不說這樣就說那樣……」

然而王龍還是沒有回答，因為他不知道怎麼說纔好。

那時阿蘭等候着，見他不說時，熱刺刺的幾顆淚珠便慢慢地湧到她的眼裏來，她睜睜眼，要止住那淚珠，終於她免不了拉起她的藍布裙的邊角來，揩了她的兩眼，於是她說道：

「在這家裏真是難受呀，我又沒有娘家好回去。」

王龍還是靜默着，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卻坐下來吸煙了，她那異樣沈默的兩眼向他淒哀地看了一會，她便因為眼淚使她看出去糊塗的緣故，摸索着門跟跄地去了。

王龍瞪着眼看她去了，他覺得刺着獨自一個人正好，但他還是羞愧着，還是因自己的羞愧而惱着，他彷彿同誰爭鬧似的氣咻咻地自己說道：

「哪，別人家也是這麼着的，我一向待她總算好了，比我惡的人有着好些呢。」他終於說，這事情她總得忍耐的。

然而阿蘭卻並不就此罷休，她默默地依着自己的主意辦去。早上，她燒熱了水，端給老人，如果王龍不在裏天井，她將茶端給他；但當杜鵑給她的少奶奶去舀開水時，鍋子卻空了，她響着喉嚨問一陣，阿蘭總是不回答。杜鵑沒奈何，如果她的少奶奶一定要，就只得自己給她來燒水。然而那時卻又適逢袁早粥，要再燒水呢，鍋子沒有空，阿蘭偏又慢吞吞地在那里煮着，全不回答下面這樣杜鵑高聲嚷着的話：

「我們這位嬌滴滴的少奶奶，躺在那里渴的要喘不過氣來了，早上要一口開水喝好不難？」

然而阿蘭卻不肯聽她的話，她只不過向竈肚裏更推進些青草和稻草去，像一片柴葉也捨不得丟掉的從前時候，那麼又節省又仔細地將那些草鋪開來。於是杜鵑走到王龍那里去訴苦，他覺得這等事情觸犯了他的愛人，不由地生氣了。他走到阿蘭那里，對她喝道：

「天天早晨，你不能多添一杓水在鍋子裏的麼？」

她臉上帶着比往時更深沈的愁容回答道：

「我還不是這家裏的丫頭的丫頭。」

那時他耐不住性子了，他抓住了阿蘭的肩胛，重重地搖動了一下，便說道：

「不要再發呆性了。開水不是老媽子要，卻是少奶奶要。」

她忍受了他的粗暴，向他看了一眼，便簡單地說道：

「就是你給以我的兩顆珠子的那個人要！」

於是他的手放下了，他不作一聲，他的怒氣也消散了，他羞慚着走開去，便對杜鵑說道：

「我們再要打一口竈，我要添造一間竈間。你們要喫什麼，就在那里燒什麼好了。」

於是他吩咐佃工們造一間小屋，屋裏面打一口泥竈，他買了一隻好鍋子。因為他說了「你們要喫什麼，就在那里燒什麼」這句話的緣故，杜鵑不由地高興了。

王龍呢，他心裏想，事情終於停當了，他家裏的女人們從此可以平靜，他也從此可以欣賞他的愛人了。他似乎新覺得自己對於荷花，對於兩隻大眼睛上，垂着好像百合花瓣一般的眼瞼的她向他撇嘴的神情，以及當她擡起頭來，際他時從她的兩眼流露出笑來的神情，永不會厭倦似的。

然而，關於新窠屋的這事情終究成爲他自身的煩惱了。爲什麼呢？因爲從此杜鵬天天上城去，買各種各樣從南邊的城市運來的珍貴食品了。有的食品的名兒，他簡直從未聽見過：像是荔枝呀，蜜棗呀，胡桃呀，什麼糕什麼餅呀，紅紅的糖呀，從海裏來的帶魚呀，以及許多別的東西。這些東西費了他捨不得拿出去的許多錢，卻還沒有照杜鵬對他說的那麼多。這他心裏十分明白，可是他怕說，「你在剋扣我了」這句話，生怕惱犯她，使荷花也不高興了。這天是他心頭的煩惱，而且這煩惱因爲他沒有地方去申訴的緣故，不住地深重起來，這便使他內中對於荷花的情火有些冷下去了。

而且從第一個煩惱裏，還生出另外的小煩惱來，這就是他那愛喫好東西的婦母，在喫飯時候，時常走到裏天井去，在那裏放肆着，王龍見荷花從他的家裏偏揀中了這一個做朋友，便覺得滿肚子不高興。三個女人在裏天井裏好好地喫着，不斷頭地談笑着，他的婦母這個人有着荷花所愛好的什麼所在，所以三個人在一塊兒就快活，這又是王龍看不過的事。

然而還是沒奈何，因爲當他輕輕地勸着她說：

「荷花呵，你不要將你的糖果給那樣的胖婆娘亂嚼掉。我自己心痛要喫的。她是個花言巧語的

靠不住的傢伙，我看不過她從天亮到夜儘在你這里」這時候，荷花嬌嗔着，撇過頭去，撇着嘴悻悻地回答道：

「哪！除了你，我沒有人了，我沒有朋友，我是住慣歡樂的地方的，可是你的家裏呢，只有恨我的那位太太以及你的那班小孩子，他們在我實在看的討厭的，我沒有人了。」

於是她用她的手段對付他，那夜她便不讓他進她的房，她抱怨着說道：

「你並不愛我呀，你愛我的話，你總使我稱心的。」

於是王龍心軟而且着急了，他便說道：

「那麼你要怎麼樣，就儘管怎麼樣罷。」

於是她皇恩大赦似的饒他了，她要怎麼辦，他就怕責備她了。從此以後每逢他到她這里來的時候，荷花如果在同他的孀母談天，喝茶或是喫閒食，她就叫他等着，不去理睬他，於是他忿忿地大踏步踱開去，於是他的情愛不知不覺地又有些冷下去了。

不但如此，他見他孀母喫着他不得已給荷花買來的各色的食物，他見她越長越胖，比從前更來得油晃晃，便不由地生氣了。然而他卻說不出什麼話來，因為他孀母是聰明人，她對他客氣，用好話奉承他，而且每逢他進房來，就站起身了。

因此，他對於荷花的愛就不像先前全滲到他的身心去那麼完滿。這愛給種種細小的憤怒戳的

七洞八穿了。

那時，好像繁生着荊棘的原野一般，還有好些使王龍心裏不快的事情。一天，他那耳聾眼花的老弱的父親睡在太陽下忽然醒來了，他拄了王龍在他七十歲那一年買給他的龍頭拐杖，蹣跚着走到正屋和荷花散步的新天井中間掛着簾子的那門口。那老人從未留意過那道門和那個天井，王龍也從未對他說過，「我又討了一個女人」這句話，因為即使對他說了新的事情，那耳聾的老人從聲音裏也不會明白什麼意思的。

然而這一天，他卻無端地看見了這門口，他走過去，將簾子拉開了，正是傍晚時分，王龍和荷花在天井裏走了一會，站在池塘邊看魚，王龍又看着荷花。老人一見他的兒子站在一個瘦長的塗脂抹粉的姑娘旁邊，便用銳利的破竹似的聲音叫道：

「家裏有着婊子哪！」雖然王龍恐怕荷花生氣，走上前去，將老人引到外天井，對他安慰着說：「爹，你放心。這不是婊子，是新來的女人。」

然而老人卻還是一疊連嚷着「這里有婊子！」過後，他忽見王龍在近邊，便說道，「我只有一个女人，我爹也只有一个女人，我們是種田的。」過了一會，他又復嚷道，「這是婊子哪！」

老人這纔起了一股子對於荷花的深刻的憎惡，從他那老年的間歇的睡眠醒來。他一會兒走到她的天井門口，猛地地向空中喝道：

「婊子！」

他一會兒掀開簾子進到她的天井裏，便即在磚地上啐的吐了一口唾沫。於是他尋拾了幾塊小石子，用他顫弱的臂膀，摔在小池塘裏嚇魚，在淘氣孩子的那種玩皮模樣中，他表現了他的怒氣。

這也成了王龍家裏的煩惱，因為他不好意思埋怨他的爹，卻還怕嬌滴滴容易發性子的荷花生氣。要他的爹不發怒這一種心事在他是膩煩的，這是使他的情愛成爲苦悶的一件事。

一天，他聽到了裏天井一聲叫喊，他覺得這是荷花的聲音，便跑了進去。他見那邊兩個小小的孩子，就是雙生的一男一女，將他那啞吧大女兒夾在他們之間，引進那天井去。現在，大女兒以外的四個孩子對於住在裏天井的這女人老是覺着奇怪了，然而兩大男孩子卻懂事而怕難爲情，她爲什麼在那里，他們的父親得同她怎麼着，他們都十分明白，可是他們只不過兩人間悄悄地談起她罷了。兩個小小的孩子卻永不知足地張望，呼嘯，嗅嗅她身上的香氣，在她喫了飯之後，杜鵑從她房裏搬出來的菜碗裏浸沒指頭。

荷花屢次向王龍訴說，這些孩子真討厭，她恨不得有關出他們的辦法，免得他們來囉唆。然而王龍卻不願這麼辦，他打趣似的回答她道：

「哦！他們也像爹一樣，愛看嬌滴滴的臉孔啦！」

他禁止孩子們進她所在的天井，然而他們趁他沒有看見時卻還是悄悄地跑進跑出。大女兒對

於什麼事都沒有明白，卻只靠着外天井的牆邊，坐在太陽下，臉上微笑着，手裏扭着一塊布頭玩。

這天，兩個大兒子正在私塾裏，兩個幼小的孩子先就起了一個念頭，一定也要啞吧去看看裏天井的女人，他們拉了她的手，將她拖到天井裏，於是她站在荷花的面前了。荷花不會見過她，就坐在那裏定着眼看她。那啞吧一看見荷花所穿的亮晃晃的綢衫和她耳上耀光的翡翠，不由地起了一種希奇的喜悅，他用兩手去撫摸那晃耀的色彩，高聲笑起來，那一種笑是只有聲音，沒有意義的。荷花喫了一驚，便叫喊了。這一喊，王龍就跑進來。荷花在那里氣的發着抖，跳動着小腳，直指着可憐的笑着的女孩子叫道：

「如果那個東西到我近邊來，我不要住在這屋裏了。我不會知道我要受這一班討債的呆貨的氣，如果早知道，我也不會到這里來了——真是醜態呵，你的孩子們！」於是她將站在最近，拉着學生的姊妹的手在呆看的男小孩子推開了。

那時王龍因為愛着自己的孩子們的緣故，不由地生了氣，他厲聲說道：

「我聽不過我的孩子們受着什麼人咒罵，就算是我那個可憐的啞吧我也聽不過，況且你也沒有給男人生過兒子。」於是他叫孩子們走攏來，對他們說道：

「走出去，我的兒子和女兒，不要再到這女人的天井來，她不愛你們啦！她不愛你們，也就不愛你爹了。」他又用非常和善的口吻對大女兒說道：

「可憐的啞吧，你還是回到太陽下你的原地方去罷。」於是她微笑了，他拉了她的手，將她領出去。

荷花竟將他的這個孩子咀咒起來，叫她呆實，這是最使他生氣的事，從此他爲女兒而起的新的苦悶沉重地落在他的心上。他就有一兩天沒有走近荷花身邊去，偏和孩子們在一起玩。他進城去，買了一圈麥芽糖，給他的啞吧，他見了她對於黏搭搭的甜東西那一種嬰兒模樣的欣悅，也就心裏安慰了。

待到他又復走進荷花房裏去的時候，他們兩人都沒有說到他兩天不來的話，然而她要討他的喜歡，卻有了特別的麻煩，原來當他來時，他的婦母正在那里喝茶，荷花便告着歉說道：

「當家來了，我得去伺候他。」她站在那里，直至那女人出去了。

於是她走到王龍跟前，捏了他的手，將牠拉到她的臉旁來，她向他求愛了。然而他，雖是又復愛着她，卻就不像從前那樣，整個兒地愛着她，決不再至於同他向來愛她一樣的整個兒地了。

於是到了暑天終盡的一天，清晨的天空，冷清清一片藍色，有如海水一般，大地上颯颯地吹過一陣涼爽的秋風，於是王龍從睡眠中醒來了。他走到家屋的門口，向他的田野看望了好一會。他看見大永退盡了，在乾燥的寒風和熱熱的太陽下，亮晃晃地橫着大地。

那時他內中有一個聲音叫，這就是爲他的田地而叫的，比愛情還深切的聲音。他覺得這聲音響

於他的生命中別的一切聲音，於是他脫了身上的長衫，脫了絲絨鞋和白襪子，他又將他的褲腳管捲上，到他的膝部，挺一挺壯健而且熱切的身子，呼叫道：

「鋤頭在那里，犁在那里？還有麥種在那里？喂，老金——叫佃工們來——我到田頭去！」

正同先前他從南邊的城市回來，覺得安慰了的時候，他靠了他在那里所經歷的辛苦將心的病治愈了一樣，現在王龍靠了他田野裏黑沈沈的好泥土，又復將他的愛情的病治愈了。他腳上觸着了潮潤的泥，他嗅到了從他翻掘了要種麥的畦間升發起來的地氣。他吩咐他的佃工們到東西；他們各處耕過來，做了一長天的工。王龍起初站在幾頭牛的背後揮鞭子，看木犁推進泥裏去時，深深的泥卷在翻騰，過後他叫了金來，將牽牛的繩子交給他，便自己拿了一把鋤頭，將泥土掘成爲肥沃的質料，柔軟得像黃糖，可是因了這上邊的地溼，卻更黑沈沈的。他並不是爲了有什麼必要，卻是爲了他從中所得的純粹的喜悅，纔這麼做的；當他疲倦的時候，他躺在他的田地上睡覺，大地的健康素滲進他的肉體去，他的病便治愈了。

到天晚了，太陽下去的時候，他身體痠痛，疲倦而且欣快了，大踏步回到他家裏，他掀開簾子，走進裏天井去。荷花穿了綢袍在那里散步。她一見他衣服上的泥土，不由地驚叫起來，他走近她的身邊，她就發抖了。

然而他卻笑了一陣，將她那彎彎的兩隻小手攔在他的泥污的手裏，便又笑了一陣，說道：

「你看你的主子卻是種田人，你是種田人的老婆！」
於是她興奮地叫道：

「我不是種田人的老婆，你呢，隨你的便罷！」

他又笑了一陣，飄然從她這里出去了。

他渾身泥污地喫了夜飯，臨睡時候纔勉強洗了一個身。他洗身時又笑了一陣，因為他並非爲女人而洗身，他的笑是因爲自己自由的緣故。

那時王龍彷彿覺得出門長久了，忽然有無數的事待做似的。田地彷彿鬧着要耕種了，他便天天在田地上勞動着。過後，他的戀愛之夏在他的肉體上所加的蒼白在太陽下轉變爲紫醬色了，他那戀愛的閒暇中剝去了雞眼部分的兩手，在靠住鋤頭和犁柄的地方，又復粗硬起來了。

中午和晚上，他回到家裏，將阿蘭給他備好的飯食，白飯，青菜，豆腐，和捲在麥餅裏的大葱，暢喫一頓。當荷花見他來，用手捏住鼻子，嚷着大蔥臭的時候，他笑一陣，向她呵一口，她只得竭力忍耐着，因爲他要揀自己所愛好的東西喫呢。現在他又復十分健康，而且從戀愛病擺脫了，他到她這里去，能夠有個了結，而一轉身就做別的事情去。

於是這兩個女人在他家裏各有各的地位了：荷花是當作他的玩意兒，使他對於美，對於小巧，對於她那純粹性的樂趣這種種，欣賞個滿足；阿蘭呢，當作他的女工，當作一家的母親，她已經生了他的

兒子們，她管着家，做飯給他和他的父親，他的孩子們喫。在村上，人們妒忌着似的說起他那裏天井的女人了，這是王龍覺得驕傲的一件事；這彷彿是人們講起了稀有的珠寶，或是貴重的玩意兒，這等東西除了算是無須憂慮到衣食而能夠在樂趣上隨意化錢這一類人的表記及象徵之外，是沒有用處的。

在叫嚷着他的與旺的村人中間，最顯著的是他叔父了，因為他叔父這一晌好像搖搖尾巴，想討人喜歡的狗一般。他說道：

「我的侄兒哪，他養着一個人兒，給他玩玩的，這樣的人兒，我們粗人誰都見也不會見過呢。」過後他又復說道：「他走到他女人那里去，那女人穿的是綢緞旗袍，好像是大人家的少奶奶。這我也不會見過呢，是我女人告訴我的。」過後，他又復說道：「我的侄兒，我哥哥的兒子要做『大人家』了，他的兒子們就是大少爺，一輩子用不着辛苦了。」

於是村上的人們對於王龍漸漸尊敬起來了。他們對他講話，不復像對自己的伙伴講，卻像對「大家」的人講，他們來向他借放息的錢，請教關於兒女結婚的事情，如果有兩個人為田畝的邊界爭鬧起來，也就請王龍來講和，他的判斷，大家總是容納的。

在王龍本來忙着他的戀愛的地方，他現在滿意於那戀愛以外，還忙着許多事情。天順時下雨，穀麥抽芽而且生長了，歲時轉到冬天，於是王龍將他的收成帶到市上去，因為他是將他的穀麥保留到

價高的時候繼續賣掉的，這時候他便隨帶着他的大兒子去。

一個人看見自己的大兒子高聲讀着紙上的文字，用毛筆蘸了墨在紙上寫出人家讀得出的東西來，那時候，他是有着一種驕傲的，王龍現在就有着這一種驕傲。他得意地站在那里看這光景，而從前嘲笑過他的伙計們現在叫着說：

「這哥兒寫得一手好字，他是聰明人」的時候，他倒不肯笑了。

是啊，王龍不肯擺出有這麼樣的兒子真難得這一副神氣來呢，可是那童子讀着時候，忽然尖聲說道，「這一個木旁的字，應當寫三點水旁」這一來，王龍的心卻得意到快要爆開了，他轉過臉去，咳一聲，向地面吐了一口唾沫，纔得救免了自己。伙計們驚異於他兒子的智慧了，唧唧喳喳說起來的時候，他單是這樣的嘆：

「那麼，再寫過罷！寫錯的紙頭上，我們不肯畫押的。」

他得意洋洋地站在那里，眼看着他兒子提起筆來，改了那錯字。

這改好了，他的兒子又在那賣穀麥的票子和銀錢的收據上，將父親的名兒寫上了，父子兩人一同走回家來。那父親心裏暗想這兒子年紀大起來，又是自己的大兒子，必須給他辦一辦應辦的事，揀定一個老婆纔好呀；那麼這童子不必像他那樣進大人家去求討，將剩着沒人要的拾來呢，因為這兒子是自有田地的，富人的兒子了。

從此王龍一心尋求着可以做他兒媳的大姑娘，因為他不要平常的普通的女性的緣故，這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一天晚上，他坐在桌邊，對金講起了這件事。講完之後，金歎了一口氣，使用遲疑的聲音說道：

「如果我的可憐的女兒好好兒在這里，那麼，許給你做媳婦，你既不化什麼錢，我也心裏感激的，可惜我沒有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她死了也難說。」

於是王龍謝了他的情，然而他心裏卻在暗想：要給自己的兒子定親，總得揀一個比金這種人家的女兒門戶高得多的人，金這個人雖是好人，卻不過是替人家種田的普通種田人罷了。

王龍這纔守住了自己的主意，只在茶館裏，到處探聽城裏什麼富裕的人家有女兒要許親。

然而他對他的孀母，卻一句話也沒有說，將自己的主意瞞了。爲什麼呢？從前他自己要得到茶館裏的女人時候，她十分巴結。她是善辦那樣的事情的。然而爲着他的兒子呢，他卻不要他孀母這種人了。她是不見得知道，在他認爲於大兒子合適的什麼大姑娘的。

在雪和嚴寒之下，舊歲盡了，新年到了，他們喫着喝着，鄉下的和城裏的人們來拜望王龍，祝他吉利，他們說道：

「哦，你家裏，有兒子，有大小老婆，有錢，有田地，你福氣真是再好沒有了。」

王龍穿着綢袍子，左右是他的兒子們，桌上有糕餅，瓜子和花生，到處門戶上貼着討吉利的紅紙，

他覺得自己的福氣真是好

然而歲時轉到春天，楊柳有些綠起來，桃樹綻出淡紅的蓓蕾了，王龍卻還沒有尋到他爲兒子而
我求的人。

日子又長又暖的春天到了，柳樹將葉兒抽滿而且舒展了，樹林綠了，土地潮潤着，蒸發着水氣，孕
着收穫了，王龍的大兒子忽然變了樣，不復是小孩子了。他漸漸有了抑鬱煩躁的神情，這樣不要喫，那
樣不要喫，他對書也覺得厭倦起來，王龍這纔驚愕了。他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這叫做什麼病。

要改正這童子的神情，是一點沒有辦法的。因爲如果他的父親對他說了「現在，肉下着飯喫，
看」這一種好話以外什麼話，那童子就變得鬪強而且愁悶了，如果王龍竟動了氣呢，他就眼淚汪汪，
跑出房間了。

王龍驚愕得了不得，他一點也想不明白，這纔跟了那童子去，他竭力溫和地說道：

「我是你爹呢，現在就將你的心事對我說一下罷。」

然而那童子除了唏噓，除了猛搖着頭，卻沒有怎樣的表示。

而且他對於他的老先生也覺得厭惡了，每早晨，他不肯起了牀上學去，除非王龍對他罵了一頓，
或者甚至打了一頓，那麼，他纔悻悻地走出去，往往就此在城裏的街頭閒逛過一整天，王龍到夜方纔
知道這種事，那時第二個兒子促狹地說道：

「哥哥今天賴學啦。」

王龍於是對那大兒子動氣了，喝道：

「好好的洋錢用得冤枉不冤枉？」

於是怒氣沖沖的他用一枝竹梢在那童子的身上打一頓。那童子是一聽到幾句埋怨的話就會哭的，現在卻不做一聲，捱受了竹梢的打。這真是怪事。王龍儘想着這道理，卻還是不能明白。

在他爲了大兒子賴學，將他打過的一天晚上，他正在這麼想，阿蘭悄悄地進那房間來，站在王龍的面前，他看出她有話要說，便趁先說道：

「你有什麼話呢？」

她說道，「這孩子，照你那樣打着他，是不中用的。我從前在『大家』看見少爺們也有這一種情形。每逢他們愁悶的時候，不是他們自己找，就是老爺給他們找幾個丫頭來，事情就好了。」

「哪用不着這麼辦的，」王龍爭辯着回答。「我小時候，沒有這種愁悶，沒有這種哭哀哀地發脾氣的模樣，也沒有丫頭。」

阿蘭等了一會，纔慢慢地回答道：「我的確也只見着少爺們這樣呢。你一向在田頭辛苦着。可是他同少爺一樣，在家裏閒空着。」

王龍尋思了一會，便悟到她所說的話裏的真理了。的確，當他自己還是童子的時候，天一亮就得

起身放牛，帶着犂兒鋤兒出去，逢到收穫時節，那就得做到背痛腰痠，他還有什麼愁悶的工夫呢。他惹起了這一切，便自己說道：

「我兒子是和我兩樣的。他比我文弱了，他的爹富，我的爹窮，我有田地上的事辛辛苦着，他卻用不着辛苦。況且像我兒子這種讀書人，怎可以帶他去耕田？」

他有這樣的兒子，他暗自得意了，他便對阿蘭說道：

「哦，他就算像少爺，我也不能給他買丫頭。我打算給他定親了，我們給他早些娶親罷，這是要用心的。」

於是他站起身，走進裏天井去。

荷花見王龍在她的面前胡亂想着她的姿色以外的種種事情，便撇着嘴唇說道：

「如果我早就知道，不到一年工夫，你就會這麼望着我發呆的，我也不走出那茶館來了。」她說時轉過頭去，從她的眼角向他看了一眼，這纔他笑起來，捏了她的手，就他的臉邊嗅嗅那手的香氣，於是回答道：

「哦！一個人不能一刻不停想着綴在衣服上的珠子的，但是珠子失掉了，他也難受的。這幾天我想着我的大兒子，他是春情發動了，有點心血不定的樣子，我不能不給他娶親了。可是我也尋不出相當的大姑娘來。我不願意他隨便娶一個本村的農家女兒，況且我們都姓王，這也不合適的，我又沒有認得一個殷實的城裏人，可以和我做親家。」

荷花因為方纔成年的大兒子身材長了，模樣兒也文雅了的緣故，對於那童子是很中意的，她醉心於王龍所說的一番話，便一面沉思，一面回答道：

「從前我在茶館裏，有一個客人常常到我這里來，他屢次講起他的女兒，他說那女兒也身材小巧同我相像，只不過還是小孩子，他說『你太像她了，我愛你的時候，心裏覺着異樣的不舒服，彷彿你

是我的女兒似的，」他雖然最歡喜的是我，可是爲了這個緣故，就到名叫榴花的大塊頭姑娘那里去了。」

「這是怎麼樣子的人呢？」王龍問。

「他是個好人，他很肯化洋錢，他答應了多少就付多少。我們都道他好，因爲他沒有鄙吝相。」王龍不喜歡她想到舊時的生活，急忙打斷了她的話：

「他有着這些洋錢，做的是什麼生意呢？」

她回答道：

「哦！那是不明白了，我想他也許是米店老板罷。我可以問問杜鵑看，關於客人們的事她都知道的。」

她拍一下手，從窻間便跑進杜鵑來，她的高臉頰和鼻子給火燻紅了，於是荷花向她問道：

「那個到過我這里，後來因爲我像他的女兒，惹得他不好過，又到榴花那里去的大個兒的好客人是誰？」

杜鵑立即回答道：「噢！那是姓劉的米店老板。那是好人，他每次碰到我，總給我些錢。」

「他的米店在那里？」王龍問，可是懶洋洋地，因爲這是女人家的話，大約要弄到一場無結果的罷。

「就在石橋街，」杜鵑說。

王龍不待她說完，就快活得拍拍手，說道：

「哦！這就是我糶穀的地方，真是天緣呵！這頭親事一定辦得成功的。」他的興致這纔勃發了，因為在他想來，將自己的兒子和買進他的穀的那人的女兒配親正是一個好姻緣。

那邊有了什麼待做的事情，杜鵑就像老鼠嗅到油塊一般嗅到了這其間的銀錢。她在她的圍裙上揩一揩手，急忙說道：

「我聽着你老板的使喚。」

王龍疑惑惑地向她那狡猾的臉看了一眼，然而荷花卻喜洋洋地說道：

「這是對的，杜鵑可以去問問那姓劉的人，那人和她熟得很，杜鵑又是好腳色，這事情總辦得成功的。如果成功了，她應當有媒人錢。」

「這是我要的！」杜鵑開心地說，她一想到有媒人錢可以到手，滿臉是笑。她解下了繫在腰間的圍裙，急忙說道，「現在，我就要去了。肉再煮一會兒就好喫，蔬菜也洗好了。」

然而這事情王龍不會充分地思量過，這不是可以這麼急速地決定下來的，他便叫道：

「且慢些！我還沒有定下什麼主意來。這事情我得想幾天纔行，想好了我再告訴你。」

兩女人覺得不耐煩了，在杜鵑爲的是洋錢，在荷花，因爲這是新鮮的事情，使她有什麼開心的新

鮮話兒可以聽聽的緣故；然而王龍卻說了下面這句話就出去了。

「且慢，這是我兒子的事。我還要等幾天啦。」

這一來，他也許會左思右想，等許多日子的罷，要不是一天大清早他的大兒子喝醉了酒，臉上又紅又熱的回家來，他兩腳不穩，嘴上的氣息臭臭的。王龍聽得他在天井裏一頓一頓的聲音，不知道是誰，便跑出去一看，那童子顯得害病的神情，在他的面前嘔吐了一大堆，便跌倒地上，狗也似的躺在那嘔出來的東西裏。

王龍喫了一驚，便叫阿蘭來，他們一同將那童子擡起來，阿蘭給他洗一洗身子，便將他放在她自己房裏的牀上，那童子不待她收拾好，就像死人一般呼呼地睡熟，對他父親問的話，一句也回答不出來。

於是王龍走進兩男孩子一同睡覺的房間，那弟弟呵着欠，正將他的書冊包在一塊見方的布裏，要帶到書房去，王龍便對他說道：

「你哥哥昨天夜裏沒有和你同睡在這張牀上麼？」

那男孩子勉強地回答道：

「沒有。」

他臉色上有一種害怕的神情，王龍一見到，便對他厲聲喝道：

我，你這小狗賊！」

「他什麼地方去？」那孩子不回答，他便按住他的頸頸，將他的身子搖撼一陣，叫道：「仔細告訴我，你這小狗賊！」

那孩子就此驚慌了，他嗚嗚咽咽地哭叫起來，在哭聲中間說道：

「哥哥，我不要再告訴你！他說，我告訴你呢，他要用火燒的針子刺我灼我，不告訴呢，就給我銅板。」

王龍一聽到這話，情不自禁地大喝道：

「告訴什麼，該死的東西！」

那孩子向四下裏一望，覺得自己如果不回答，就要被父親搥死了，便不顧一切地說道：

「他接連出去三夜了，他做什麼，我沒有知道，只是他是同叔公的兒子，大家出去的。」

王龍於是放鬆了按在那孩子頸頸上的手，將他的身子攔在一邊，大踏步走進他叔父的住房，他在那邊尋到了他叔父的兒子，酒喝的臉上醉醺醺，簡直同自己的兒子一樣。但是兩腳卻還立得穩，原來這年青人年紀大了些，慣於種種的人事了。王龍對他嘆道：

「你引導了我的兒子什麼地方去過啦？」

那年青人對王龍冷冷地一笑，便說道：

「哪！我這個侄兒用不着引導了，他一個人會去的。」

王龍這時候，彷彿要將他叔父的這個流氓神氣的兒子殺掉了纔甘心似的，用了可怕的聲音叫

道：

「我的兒子這夜裏究竟在什麼地方？」

那年青人一聽得這聲音，喫了一驚，便斜下他那傲慢的眼睛來，勉強強地回答道：

「他是在姨子家裏，那姨子就住在從前『大家』的那個院子裏。」

王龍聽得這話，便唉喲一聲呻吟，原來那姨子就是許多男人所熟知的一個，她這裏只有窮苦的下等人去過問，因為她年紀不輕，也就濫做生意的緣故。他連飯也不停下來喫，就走出大門，橫過田野，他因了他的兒子帶給他的煩惱，從新全不看見生在他田上的東西了。他穿過城門，走往曾經做過「大家」的房子去。

那大門現在洞開了。他走進去，院子和房屋裏滿是普通人，他們租借那些屋，每一家住一間。

他站在第一進房子的院子裏，高叫道：

「姓楊的女人，那做私娼的住在那裏？」

那邊有一個女人，正坐在三腳櫈上，繞着一隻鞋底，她擡起頭來，向天井橫頭一扇邊門點點頭，便又拿起她縫着的東西來。

王龍走到那門口去，在門上敲幾下，便有一個暴躁的聲音回答道：

「去罷，這時候不做生意了。我忙了一整夜，此刻我要睡覺了。」

然而他卻又復敲門了，那聲音呼叫道，「是誰？」

他不肯回答，卻仍然敲門，因為他是無論如何要進去的，終於他聽得了一陣悉索索的聲音，便有一個女人將門開了，那女人並不年青，臉色疲憊，嘴唇厚厚的，額上抹着白粉，她的嘴巴和臉頰上，脂還不會揩掉，她對她看一眼，便尖聲說道：

「不到今天夜裏，我不能留客的，你要來呢，請你夜裏早點來，現在我要睡了。」

王龍因為她的姿態使他惡心，想起他的兒子到過這里來，又忍耐不住的緣故，卻就打斷了她的話，說道：

「不是爲我自己啦！——我用不着你這種人。我是爲兒子來的。」

他忽然在喉嚨裏覺到了爲兒子而起的哽咽。於是那女人問道：

「哦！你的兒子怎麼啦？」

王龍便用了發顫的聲音回答道：

「昨天夜裏他是在這里。」

「昨天夜裏，有許多人家的兒子在這里，」那女人回答說。

「我不知道你的兒子是那一個。」

於是王龍央求着她說道：

「請你記記看，一個並不怎麼小的孩子，照他的年紀是長的，卻還算不得大人，我真料不到他竟敢試試女人看。」

她想了一想，便說道：

「可不是兩個同來的，一個小後生鼻頭尖翻天，眼睛裏像煞百事都懂的神氣，他的帽子歪戴着，還有一個，就如你所說，是又長又大的孩子，他卻急於要做大人了？」

王龍說道，「是呵——是呵——就是他——就是我的兒子！」

「你的兒子怎麼啦？」那女人說。

於是王龍急切地說道：

「這麼着：如果他再來呢，你推卻他——說是只留成年人——隨你怎麼說——每次你推卻他，我就給你兩倍的留夜費！」

那女人於是咯咯咯笑一陣，快活地說道：

「不辛若有錢拿，誰不說一聲嘖嘖呢？我自然也嘖嘖的。我心裏其實也歡喜成年人，小孩子有什麼滋味呢？」

她講話時，對王龍點點頭，斜過眼去一睨他，於是他對於她的粗臉覺得惡心了，急忙說道：

「那麼，就是這樣罷。」

他一轉身走回家去，他一路走一路吐唾沫，要除掉對那女人的惡心。

因此，在這天，他對杜鵑說道：

「就照你說過的去辦罷。你到米店去做做媒看。如果女孩子合適，媒也做成了，糕盒是要好的，用不着太多。」

他對杜鵑說了這話之後，回到房間去。他坐在他那睡着的兒子身邊出神，因為他見到躺在那里的男孩子好不自嫩，好不年青。而一想起那疲憊的塗脂抹粉的女人和她的厚嘴唇來，他的心不由地漲滿嘔氣和憤怒了，他便坐在那里沈吟着。

當他想着的時候，走進阿蘭來，她站在那里，看見那男孩子的身上出汗，便拿了熱水，將汗輕輕地揩去。王龍見着那醉後的熟睡，雖是揩洗也弄不醒牠，便站起身來，走進他叔父的房間，叫道：「我家裏養了蛇，反被蛇咬了！」

他的叔父正坐在桌旁喫早飯，因為他閒居無事，非到中午不起身的。他聽得王龍的聲音，便擡頭一看，懶洋洋地說道：「怎麼啦？」

王龍氣急敗壞地將前情告訴他，那叔父只是笑了一陣，說道：

「呵呵！你使男孩子不變成成人怎行呢？你使大起來的小狗不接近雌狗怎行呢？」

當王龍聽到這笑聲時，他霎時間想起了自己因叔父的緣故所忍受的一切，他的叔父從前怎樣

要迫他賣田，他們三個人怎樣住在這地方，喫着喝着開蕩着，他的婦母怎樣喫着杜鵑給荷花買來的費錢的食物，現在他叔父的兒子怎樣引壞了他自己的好孩子，於是他將舌頭在牙齒之間一咬，便說道：

「你們幾個人現在還是走出我的家門罷，從此刻起，沒有多餘的飯再給你們隨便那一個喫了，我的房子給你們住，我寧可將牠來燒掉，你們這班人是沒良心的！」

然而他的叔父卻坐在原地方，繼續喫飯，王龍氣呼呼地站在那里，見他的叔父不理他，便擎起臂膀來，踱向前去。那叔父一轉身，說道：

「趕出我，你敢！」

待到王龍莫名其妙的喃喃說道「哦——怎麼——哦——怎麼——」的時候，他的叔父解開他的夾衫來，將藏在夾衫裏層的東西給他看。

那時王龍默默地站在那里，一動也不動，因為他在那邊看見一綰紅毛做的假鬚子和一條紅布了。王龍向這些東西呆看了一會，從他內中水也似的沖上怒氣來，於是他發抖了。

原來紅鬚子和紅布這兩件東西，是在西北一帶搶掠的一幫土匪的標記，他們是曾經燒房屋，擄婦女，綁有錢的農人的。王龍瞪着眼呆看了一會，便不作一聲，轉身走開了。他走的時候，聽得他的叔父又復俯到他的飯碗上，嘻嘻地輕聲笑着。

現在，王龍覺得自己陷於夢想不到的迷惘了。他的叔父在稀疏的灰白鬍子下面露着癡笑的神氣，照舊在他的家進出，王龍每見他，就身上發冷汗，除了客氣話之外，不敢對他說什麼。這是事實：在他家境豐裕的近幾年，尤其是別的人們同他們的兒女捱受飢餓的幾年中，雖然他屢次在村人中間聽得各處搶掠的事，心裏擔憂，可是從來沒有強盜到他家裏來呢。現在他忽然明白在養着他叔父一家三口的期間，他所以平安的原由了。他每想到這一層，就發一身冷汗，於是他不敢向誰告訴：他叔父的懷裏藏着什麼了。

他對他的叔父不再說走出家門去的話了。對他的婦母呢，他勉強強強地說道：

「你在裏天井，揀你喜歡的東西喫罷。這點錢是給你做零用的。」

對他叔父的兒子呢，他雖然喉嚨裏不由地湧起一股子嘔氣來，卻還是說道：

「年青人總要玩玩的，這塊洋錢你拿去罷。」

然而他自己的兒子呢，王龍卻看住著。他不肯讓他日落之後走出家門去，可是那童子惱了，他坐立不安，一不高興就沒來由地打弟妹們。王龍這纔周身滿是煩惱了。

起初，王龍因為想着惹到自己身上的各種煩惱的緣故，不能工作了。他想到種種的煩惱，便起了
一個念頭，「我可以趕出我的叔父，搬到城裏去呢，那邊是防着土匪，夜夜關城門的。」然而他隨即想

到自己天天得到田地上來工作的，他雖在自己的田地上工作，可是防禦的東西什麼也沒有，誰料得定那時候他不會碰到什麼禍祟的麼？況且，一個人關進在城裏，關進在城裏一所房子裏，怎麼可以過活呢，如果和自己的田地隔斷，那是一條死路罷。況且，遲早總要碰到凶年，像早先「大家」敗落時候那樣，雖是城裏也避不掉土匪呢。

那麼，他可以進城上衙門去，對縣官這麼說的罷：

「我的叔父是紅槍會裏的人。」

然而如果他這麼說了，誰會相信他呢？一個人將自己親叔父的這種事情告訴出來，誰會相信他的話呢？恐怕他叔父受不着什麼害處，他倒要因為不孝的緣故，挨一頓打，而到末了，他還要逃命了罷，因為如果這給土匪聽得了，他們為報復起見說不定要來殺害他的。

於是，彷彿這不夠他心裏煩惱似的，杜鵑從米店回來說，雖然這媒事是做的順利的，可是現在除了交換媒帖之外，劉老板卻不肯有什麼舉動，因為那大姑娘只有十四歲，須再等三年，纔好結婚。王龍一想到這童子——現在十天裏總有兩天不上書房去了，他的煩悶和空閒，和悵惘的眼色要再經過三年的時間，不由地發愁了。那天晚上，王龍在喫飯時候，向阿蘭叫道：

「哎！還有這幾個孩子，我們要給他們早些定親了，越早越好，一到他們想起心思來的時候，我們就給他們來成親。這樣子再來三回，我實在受不住了！」

他只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夜，次日早上，便扔開了長衫，踢開了鞋子，照他家務過於煩心時候的老樣，拿了鋤頭，走到田野去。他穿過外天井，那大女孩子正笑迷迷地坐在那里，撮着一塊布頭在撫弄，他便喃喃地唸道：

「哎！其餘的人都併在一起，還不如我這個啞吧使我稱心啦！」

接連許多天，他天天走到他的田地上去。

於是好田地又復發生了治療的作用，太陽照在他身上治療他，夏風又使他裹在和平的空氣裏。一天，彷彿要將他心裏不絕的愁緒根本治好似的，從南邊來了一朵小小的浮雲。起初這懸在天邊，輕淡而平滑，像霧一般，只是這並不像風吹的雲那樣浮來浮去，卻靜定地停在那里，過後向空中擴張開來。

村上的人們對這朵雲看望了多少時候，就這朵雲談講了多少時候，於是恐怖襲到他們的心上來了，原來他們怕的是蝗蟲從南邊過來，吞食種在田野裏的東西了。王龍也站在那里看著，他們呆看了好一會，終於一陣風將一種東西吹到他們的腳邊了，一個人急忙俯下身子去，拾起來一看，這原來是一隻死蝗蟲，這因為死了，也就比在後面的活的蝗羣更輕了。

於是王龍忘記了凡有使他心裏煩惱的一切。女人們，兒子們，還有叔父，他將他們全都忘記了，他衝到驚恐的村人們中間，向他們叫喊道：

「要保全我們的好田，我們得和這些從天空下來的敵兵打一仗纔行！」

然而有的人卻從起頭就絕望了，這些人搖搖頭說道：

「不中用的，無論怎麼辦，都不中用的。老天是要我們今年裏餓死了，我們終究要餓死的，何必白費心力來和這種東西作對呢？」

女人們哭哀哀地上城去，買了香來插在小土地堂的菩薩面前，有的到城裏的大廟去，那邊是住着天神的，這樣，天和地都受了禮拜。

然而蝗羣卻還是散布到空中和地面。

王龍將他自己的佃工們叫來，金便即靜靜地站在他身邊，還有別的較年青的農人們也來了，這些人親手在幾處田野上放了火，他們將差不多成熟了，就可以收割的直立着的好麥燒掉了，他們掘了寬闊的泥潭從井灌水到那里，他們工作得沒有工夫睡覺。阿蘭帶飯給他們喫，女人們帶飯給自己的男人們喫，衆人便站在田野裏，野獸那樣將飯吞着喫，因為他們不住地在工作。

大 那時天空漸漸兒烏黑起來，空中充滿了許多翅翼振動着的營營的聲響，蝗羣便撲向地面來，整隊地飛過了這田野，離開了，落在別的田野上，將地面的種植喫的冬天那麼光。於是衆人歎歎氣說道，「天意是這樣囉。」然而王龍卻憤怒了，他將蝗蟲用手打，用腳踏，他手下的人們用打禾棒打，蝗蟲有的落到他們點着的火堆裏，有的死體浮在掘好的泥潭的水上。於是幾百萬隻的蝗蟲死了，然而對

於那些剩着的，這卻沒有什麼效。

雖然如此，王龍戰鬪了這一番，卻也收到了相當的效果：他那最好的幾畝田是保全了；待到那雲移過了，他們能夠休息的時候，那邊還有着他能夠收割的麥，他的稻秧田也保全了，他是滿意了。那時有許多人將蝗蟲煮熟了喫，然而王龍自己卻不要喫這東西，在他看來，這因為加害於他的田地的緣故，是腌臢的東西。可是當阿蘭將這東西在油裏煎了，佃工們咀嚼一番，而孩子們怕着牠們的大眼睛，將牠們細心兒扯開來，在嘴裏嘗味道這些時候，他卻也不說一句話。至於他自己呢，他是不肯喫的。

雖然如此，蝗蟲對於他，倒也有着這一種作用：七天之間，除了他的田地，他什麼也沒有想，他治好他的煩惱和憂愁了，他泰然地自言自語道：

「哎誰都有着煩惱的，我得竭力忍受着煩惱過日子纔是，我的叔父年紀比我大了，他會死的，我的兒子的親事，過三年也罷，我犯不着自己急死的。」

他收割了他的麥，天下了雨了，綠油油的稻秧便插到積水的田裏，時候又復是夏天了。

「龍心裏覺得家裏太平了之後，一天，他到中午從田間回來了，他的大兒子走到他跟前，說道：『爹，如果要我做讀書人呢，那個城裏的老頭不能夠再給我教下去了。』」

王龍已經從竈頭的鍋子裏舀了一面盆的熱水，他將手巾浸在面盆裏，絞了幾下，便一面將熱氣騰騰的手巾捧到臉邊去，一面說道：

「哦，那麼，怎麼樣呢？」

那童子遲疑了一會，便即接下去說：

「哪！如果要我做讀書人呢，我想到南邊的大地方去進大學校，我可以在那邊學習要學習的功課。」

王龍將手巾在他的眼睛和耳朵邊擦了幾下，全臉熱氣騰騰的，他因為田間的勞動使他身體痠痛了的緣故，厲聲向他的兒子回答道：

「哦！這不行！你用不着去，你要去我也不答應。在這等地方，你這點學問儘夠了。」

於是他又將手巾浸下去，絞一絞。

然而那年青人卻站在那里，恨恨地呆看着他的父親，一面嚙哩咕嚙唸了一番話，王龍聽不出那番話，不由地氣上心來，對他的兒子喝道：

「你要說的話，好好兒說出來！」

那時，那年青人聽得他父親的聲音，不由地心頭一震，便說道：

「哪！哪！我要，我要到南邊去，不要住在這悶沈沈的家裏，像小孩子一樣走不開去，也不要到這個同鄉下差不多的小小的城裏去了！我要出遠門去，求些學問，看看別地方的情形。」

王龍向他的兒子看了一眼，又向自己的身子看了一眼。他的兒子穿着又薄又涼快的月白色夏布長衫站在那里，他的嘴唇上有些成年時期初生的細鬚，他的皮膚微黃而光滑，他的長袖子底下，一雙手柔嫩得好像女人手。那時，王龍看看他自己，他的身子粗大，沾着污泥，他只在膝腓以上穿着一條藍布袴，他的腰部和上身裸露着，人家會將他看作他兒子的僕人，不看作父親，也說不定罷。他這麼一想，便對這年青人的長而姣好的臉相，起了輕蔑的感覺，忿忿地嚷道：

「你到田頭去，惹上些泥土的氣息，免得人家當女人看你，爲了自己喫的飯，也得略略辛苦一下子！」

於是王龍忘卻自己對於兒子所寫的字，及其讀書聰明曾經覺得得意的事了，他氣騰騰地赤脚奔出去，啞的在地上吐一口唾沫，原來他兒子的斯文一時使他生氣了。那童子站在那里，恨恨地看着

他，王龍卻不轉過頭來，看那童子怎麼着了。

然而，那天晚上，王龍走進裏天井去，荷花正躺在牀上鋪着的蓆子上，杜鵑給她打着扇，他在荷花身邊坐下時，荷花卻懶洋洋地信口對他說道：

「你的大孩子有心事，他是想要出門啦。」

於是王龍想起自己對於兒子的氣惱來，厲聲說道：

「噫！這和你不相干！他到這麼年紀了，我不要他到這幾間屋裏來。」

然而荷花卻急忙回答道，「哪——哪——這是杜鵑說的啦。」杜鵑便急忙說道，「這種情形是看得出的。他是個好孩子，現在大起來，不肯開蕩了。」

王龍的思想被這番話引開了，他便只想著對於兒子的氣惱，他說道：

「不行！他出門去不行的。我不化這一種冤枉錢。」

他不再說什麼了，荷花看見他生氣的樣子，便叫杜鵑出去，一個人在那裏陪他。

從此有許多天他們沒有說起這件事，那童子似乎忽然又復安心了，然而他卻不要再到私塾去，這一層王龍是應許的，原來那少年將滿十八歲，骨格也有他的母親那麼大，每逢他的父親回家來的時候，他總是在自己的房間裏讀着書，於是王龍滿意了。他心裏想：

「這無非是他這種年青人的胡思亂想呀，這要的是洋錢，他也不想一想呢，那邊只三個年頭

——也許出些特別費，可以縮成兩年的罷，洋錢化得夠，只消一年也難說。等到稻收齊了，冬麥種下了，豆畦也鋤好了，有閒空的日子，我就來把這事情盤算一番罷。」

於是王龍不想他的兒子了，因為他田地上，除了受過蝗災的以外，收成非常好，他在荷花這女人身上化費掉的錢，現在他已經賺回來了。他從新覺得錢財是寶貴的，時時暗自詫異，怎麼從前在一個女人身上那樣揮霍着呢。

可是，雖沒先前那樣強烈地了，她甜蜜地激動他的時候還是有的，那些時候，他覺得主有了她，足以自豪了，雖然他也分明覺得他婦母所說的話不錯，她身材雖小，並不怎麼年青了，她又不曾懷過孕給他生育小孩呢。然而對於這一層他倒並不在意，因為他已有兒子和女兒了。爲着她給他的愉快而愛她，在他是十分情願的。

至於荷花呢，她在她的盛年，容貌是一天美似一天了。爲什麼呢？因爲如果說她從前有着什麼缺點罷，這就是她的鳥也似的瘦削，使她那尖下巴的小臉的曲線太銳，又使她的顴顛凹進的太深了。然而現在一則受了杜鵑給她燒的飯食的影響，二則由於只和一個男人同居的她的生活的安閒，她的身體卻變得柔軟而且圓胖了，她的臉壯滿起來，兩顴顛也平滑了，大眼睛，小嘴巴，她愈加顯得像一隻胖胖的小貓了。她睡過了喫，喫過了睡，便在她的身上長了這麼一種柔滑的肌肉。她即使不復是荷花了，她總還是盛開的花，她即使並不年青了，她倒也沒有一些老相，青春和老年離她是一樣的。

遠。

既然王龍的生活又復平靜，那童子也安心了，王龍本該就此滿意了，不料一天晚上，他一個人坐到深更，在指頭上算着他的玉蜀黍可以賣多少錢，他的穀米可以賣多少錢時，阿蘭輕輕兒走進房裏來。這個人跟着歲月的奔流，逐漸逐漸地消瘦下去，她臉上銜着石頭模樣的骨，她的兩眼深陷着。如果有人問她覺得不適應，她就只不過這麼說一句：

「我有着肝火啦。」

近三年來，她沒有做產，而肚皮大得彷彿懷着身孕似的。但是她清早起了身，操作着，而王龍看她，簡直同他看桌子、椅子和天井裏的樹木一樣，倒是他看一頭垂着頭的牛，或是一隻不肯進食的豬，用心得多呢。她獨自操作着，話語呢，只不過不得已對王龍的婦母講幾句，對杜鵑是從來不交口的。阿蘭又一次也不會到裏天井去過，偶或荷花走到她自己天井以外的什麼地方來，散步一會，阿蘭就走進她的房，直坐到有人說，「她去了。」她什麼話也不說，只是做着燒飯洗衣等等的東西，洗衣是到池裏去洗的，雖在池水結了冰，尚待敲碎的冬天也去。然而王龍卻從未想到這麼說：

「哪，我洋錢有着，你怎麼不雇一個用人，或者買一個丫頭？」

有着這一種的必要呢，這是他心裏想不到的，雖然他爲了他的田畝，爲了他所有的牛呀驢呀和豬呀，雇着一班佃工們，夏天河水漲時，他也臨時雇人照料他養在水上的鵝鴨呢。

這晚上，王龍是獨自坐在錫燭臺上插着的紅燭的光下，阿蘭走到他面前站住了，向四下裏一望，終於說道：

「我有一句話。」

於是他驚愕地呆看着她，回答道：

「哦，你說啦。」

他呆呆地看着她，看着她臉上層沈沈的兩個凹陷，他又復想，怎麼她沒有一點兒秀美，怎麼他好多年不會想望她了。

於是她用了粗厲的低語說道：

「大兒子屢次到裏天井去，你不在家他就去。」

王龍起初捉摸不得她這麼輕聲說的話，張着嘴側向前去，說道：

「什麼，女人？」

她默默地指點了她兒子的房間，將她那乾燥的厚嘴唇向裏天井的門一弩。然而王龍卻不相信的樣子向她呆看。

「你在做夢！」他終於說。

她聽了這句話搖搖頭，於是艱難的話語，落到她的唇邊了，她接下去說道：

「哦，那麼，你猝不及防回家來一趟。」靜默了一會又復說道，「還是教他出門去的好，南邊去也不妨。」於是她走到桌邊，拿了她的茶碗，將冷茶潑在磚地上，倒滿了熱茶壺裏的水在那碗裏。於是她像來時那樣默默地出去，讓他坐在那里發楞。

他心裏想：哦，這女人，她妒忌着啦。於是笑着女人們的多心，他站起身來，笑一笑，便將阿蘭的話丟開了。

然而，那晚上，當他走進去，躺在荷花身邊，又當他在牀上轉身的時候，荷花卻性子暴躁的訴苦了，她推開他的身子，說道：

「天氣這麼熱，你身上有汗臭，你怎麼不揩一揩身，再到我身邊來睡呢？」

她於是坐起來，將她那亂蓬蓬的頭髮，從她臉上擽向後面去，他要將她拉到他身邊，她就聳起了肩膀，他的溫存，她也不理睬了。於是他靜靜的躺在那里，他回想到最近有許多夜，她理睬也是勉勉強強的，他本來以為她的沒有與致是由於她的怪癖和殘夏的悶熱的空氣。然而現在呢，阿蘭的那番話卻顯得很有意思了，他猛的爬起身來，說道：

「哦，那麼，獨自去睡好了，殺我的頭，我也不管身上的。」

他跑出了房，大踏步走進他自己一所房子的堂屋裏，將兩把椅子拼在一起，便在那上面攤了他自己的身子。然而他卻睡不熟，他起來，走出大門去，在家屋牆邊的竹林裏散了一回步，他在那里感得

涼夜的風吹到他那熱熱的肌膚上來，這中間有着秋意哩。

於是他想到了這一層：荷花已經知道他的兒子要出門的念頭了，她是怎麼知道的呢？他又想到他的兒子近來不說要出門去這種話，倒反安心了，他安心了是什麼緣故呢？於是王龍對自己的心可怕地說道：

「這事情我要親自來留意一下了！」

他看定紅紅的曙光從他的田地上面的霧裏鑽出來。

當曙光到來，太陽在田野的邊端上，露出金色的外圈來時，他走進屋裏喫飯；過後，他照着收穫和種植時節的習慣出去照顧他手下的人們，他走遍了他的田地，最後，他大聲叫喊，使他家裏的人聽得：「我現在到城濠邊那塊田去了，我要遲些回來。」於是他朝着城走去。

他走到半路上小土地堂的地方，便在一座老墳旁邊的路上坐下來，他摘了一片草葉在手裏玩弄，一面默想。他對面是兩尊小菩薩。在他的心的表面上，他注意的是：他們怎樣呆看着他，在從前他曾經怎樣怕他們，但現在他富裕了，用不着菩薩，也就怠慢了。在心底，他暗自覺連地想：

「我可以回去罷？」

於是忽然間，他回想到上夜荷花推開他的事了，他爲她出過多少的力呀，這纔他生氣了，他心裏想：

「我很明白，她在那茶館裏，再活不了許多年的，在我家裏呢，她喫得好，穿得好。」

他仗了那一股怒氣的力量，站起身來，從別一條路大踏步回家，他悄悄地走進他的家裏，站在到裏天井去的那道門上掛着的簾子旁邊。他側着耳朵聽，便聽得唧唧喳喳的男人聲音，這是他自己的兒子的聲音。

現在湧上他心頭來的怒氣，是他一輩子從未領略過的一種怒氣。這是一個男人對於將他所愛的女人偷去的另一男人的怒氣。王龍一想到這另一男人就是他自己的兒子，不由地起了一陣要嘔吐似的惡心。

他於是咬緊了牙齒。他走出去，揀了一枝細長的竹，將葉剝去了。於是他輕輕地走進屋裏，突然將簾子拉開，那邊天井裏站着他的兒子，俯了頭看坐在池塘旁邊小檯上的荷花。她穿着桃色的綢衫，這種衣服，他從未見她在晨光下穿過。

這兩個在一塊兒談天，女的輕聲兒笑一陣，從眼角向少年看一眼，她的頭轉向一邊，他們沒有聽得王龍走過來。他站在那里，向他們兩人呆看了一會，他臉色泛白，嘴唇跳起，從牙齒縫裏呼呼地響，兩手捏緊了竹。兩個人還是沒有聽得他，後來杜鵑走出來，看見了他，喊了一聲，他們方纔看見了。

那時王龍脚步一騰，便向他兒子的身上撲過去，將那童子直打的流下血來。荷花驚喊起來，拉住了他的臂膀，他揮開她，於是她喊着再來拉，他便索性連她也打，直打的她逃走為止。後來那少年匍伏

在地上，兩手掩住了他的破臉，王龍方纔放手了。

於是王龍從他那張開的嘴唇裏，噓了一口氣，全身流下汗來，直至他軟弱得彷彿害病一般了。他將竹擲去，喘着氣向那少年輕聲說道：

「你到你的房間裏去，我不叫你，你敢走出來，我就打死你！」

那少年一聲不響爬起來，便走出去了。

王龍坐在荷花剛纔坐過的那條檯子上，兩手托了頭，閉了眼，他的氣息來回地大聲喘着。沒有人走近他身邊來，他這樣獨自坐在那里，直至他心靜了，怒氣消散了。

於是他有氣無力地站起身來，走進房間裏，荷花躺在那邊她的牀上，正大聲哭着，他走到她身邊去，將她的身子轉過來，她躺在那里，一面哭着，一面對着他看，在她的臉上橫着腫脹的紫色的鞭痕。

他非常淒哀地對她說道：

「原來你脫不了姨子的本色，吊我親生兒子的膀子！」

她聽得這句話便哭的更響，她抗辯道：

「沒有的事，我沒有這麼着！那孩子冷靜了，走到這裏來，你問問杜鵑罷，他只到過天井，你看見的，他沒有到我牀邊來！」

於是她驚恐而悽惻地向他看了一眼，她拉了他的手來摸她臉上的那個疤，便嗚嗚地哭道：

「看啦，你待你的荷花好凶呀！——世界上沒有你這麼凶的人，如果這是你的兒子，這只是你兒子的事，他和我有什麼相干！」

她擡起頭來看他，她的媚眼水汪汪地淌着清淚，於是他歎了一口氣，因為這女人的美是他所意想不到的，他在不肯愛她的時候愛她了。於是他忽然覺得這兩人間所經過的事給他知道，他忍耐不住了，他恨不得瞎着，如果他沒有知道，豈不好呢。因此他又復歎了一口氣，走出去了。他走過他兒子的房間，在門外叫道：

「喂！現在就把你的物事盛在箱子裏，明天到你要去的南邊地方去罷，等到我來叫你纔回來。」於是他走下去，那邊坐着阿蘭正在縫他的袍子，他走過時，她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再走，走到中午太陽下的他的田野，便彷彿辛苦了一整天似的疲憊了。

大兒子出門之後，王龍覺得家裏一種煩惱的氣分消除了，這在他是安慰的事，他心裏想，那少年出門去是好的，現在他可以留意其餘的孩子，看他們怎麼樣了。原來困了他自己的種種煩惱以及必須按季節種植收穫的田地，即使別的地方出了什麼岔兒罷，他也不見得知道這是由於大兒子肩下的孩子們的。他打算叫第二男孩子早些離開私塾，去學生意，免得他被初成年時的野性所擺布，像他的哥哥那樣，成爲家裏討厭的東西。

王龍的第二兒子，是和大兒子不相像的。大的身材高，骨格粗，北邊人一般的紅臉孔，和他的母親相像，這第二個卻生的短小，皮膚黃黃的，他有這麼一種神氣，使王龍想起他自己的父親來：狡獪，銳利，而且湊趣的眼睛，隨機應變地惡作劇的性習。這纔王龍說道：

「哎，這孩子會做大商人的，我要叫他出書房，不知道送他到米店去學生意可辦得到？有一個兒子在我糶穀的地方，是便利的，他可以幫我看看秤，將秤錘打的老一些。」

因此，一天他對杜鵑說道：

「你到我大兒子定了親的親家這里去一趟，對他說我有事情要和他接頭。我們既然結了親，總

得大家喫杯酒纔好。」

杜鵬於是去了，回來說道：

「他也要和你會會面，什麼時候隨你便，你可以去呢，最好請你今天午上去喝酒，否則他到這裏來也可以。」

王龍不願城裏的商人到他家裏來，恐怕自己就得備這樣備那樣，因此他自己洗了臉，穿了綢長衫，便起身橫過田野去。他先走到杜鵬對他說過的橋街，便在那邊一個揭示着劉姓的大門前面停下來。他自己並不認得這個字，不過猜到這大門，在橋的右首有兩扇門的，他向一個經過的人問了一聲，便知道這個字就是劉字。這是堂皇的木的大門，造的簡樸，王龍使用他的手在門上敲起來。

不一會門開了，一個老媽子便站在那裏，她一面在她圍裙上揩揩溼手，一面開口問他是什麼人，待到他回答了自己的名兒時，她向他呆看了一會，便引導了他穿過人們住的第一個天井，進到一個房間裏，她請他就了坐，過後知道他就是這家女兒所許的新郎的爹，又復向他呆看了一會，於是她出去叫她的主人了。

王龍向四下裏仔細一望，他站起身來，摸摸門口的簾子的質料，察看一下簡樸的桌子的木料，於是他欣喜了，因為那邊有着生活優裕，而並不十分豪富的證據。他不要富家的媳婦，生怕她傲慢而不聽話，吵着要喫什麼穿什麼，移轉他兒子對自己爹娘的心。於是王龍又復坐下來，在那里等候。

忽然間，起了一陣重重的脚步聲響，一個壯健的老成人進來了，王龍站起身來鞠躬，他們兩人一面鞠躬，一面悄悄地對看了一眼。於是他們坐定了，喝老媽子給他們斟的熱酒，他們慢吞吞地講這樣，談那樣，講的是收成和價錢，以及如果今年收成好，穀價該多少這一類的話。終於王龍說道：

「哦！我到這里來，是爲一件事，如果不合尊意，我們就談別的罷。但是如果你的寶號裏用得着一個小厮呢，那麼，我有第二個兒子，他是個活潑的孩子，你用不着他呢，我們就談別的罷。」

於是那商人很高興的說道：

「我正想用一個活潑的年青人，如果他會讀會寫。」

王龍得意地回答道：

「我兩個兒子都是讀書人，如果有字寫錯了，是木旁對呢，還是三點水旁對，他們都看得出的。」

「好呵！」劉說。「他要來，讓他來就是，他的工錢呢，起初沒有學會生意的時候，只有白喫飯，一年之後，如果他做的好，每月月底他可以有一塊洋錢，等到三年盡頭，就有三塊，過了三年，他不算是學生了，他會做生意，可以升起來。除了工錢，他從貴客和賣主這里，還可以抽種種的小費，這種費，只要他能夠賺，我是什麼話也不說的。我們兩家既然結了親，他進來時候，我不要吃你保證金。」

王龍於是喜洋洋地站起身來，他笑了一臉說道：

「現在我們是好朋友了，你有和我的女兒配得來的兒子麼？」

於是那商人滿臉是笑了，因為他又是胖，又是喫的好，他說道：

「我有十歲的第二個兒子，還未曾定親。大姑娘幾歲了？」

王龍又復笑了一臉，回答道：

「她明年就是十歲了，她的相貌還不錯。」

於是兩人一同笑了，那商人說道：

「我們要用雙根繩子縛在一起了，可不是麼？」

於是王龍不再說什麼了，因為這不是可以面對面再說開去的事。然而他喜洋洋地鞠躬去了之後，他卻心裏想，「這事情可以成功了。」

當天傍晚，他在裏天井的時候，王龍對杜鵑說道：

「你去一趟，看看會不會成功呢？」

過了不幾天，他將他的第二兒子送到城裏去，又給第二女兒備了約婚帖，講定了粧奩，以及她結婚的日子用的衣服和首飾的聘禮。於是王龍安心了，他心裏想：

「現在我兒女的事都安排好了，我可憐的啞吧，只能拿一塊布頭坐在太陽下。小兒子呢，我要留着他做田上的事，他用不着到書房去，因為兩個會讀書也夠了。」

他得意了，因為他有三個兒子，一個是讀書人，一個是商人，還有一個是農人。他於是心滿意足不復想關於他的兒女的事了。然而，不知怎的，他的心裏卻霍地想到了給他生育他們的女人。

在和她同居的歲月中，王龍第一回想起阿蘭來。雖在她初到的那些日子，他也不曾對她本身，而非單因為她是女人，是他所交接的第一個人的緣故想到過她呢。他似乎覺得自己是一向忙着各種事情，沒有餘空；的工夫；現在他的兒女安排好了，他的田野當這初冬時候，也照料好沒有事了；現在和荷花同居的生涯，有着節制，她從挨過他的打以後，對他是服服帖帖了；現在他纔覺得自己有了將要想的事，想一想的工夫，於是他想到阿蘭了。

他對阿蘭看了一眼，這時候並非因為她是女人的緣故纔看他，也並非因為她瘦削，難看，皮膚黃，他懷着一種希奇的悔恨心對她看，他見她瘦起來，她的皮膚乾枯而發黃。她一向是臉黑的女人，當她在田野操作的時候，她的皮膚醬黃色，裹帶些紅潤。然而現在她除了收穫時候以外，不到田野去有許多年了。連收穫時候也不去，有兩年多了，因為他不喜歡她去，恐怕人們說：

「你有錢了，你的老婆還在田地上辛苦麼？」

然而，他一向沒有想過她所以終於情願住在這裏，她所以動的慢，愈加動的慢的緣由，現在這他想到了，他記得每逢早晨，她從牀上起來，以及上竈的時候，他往往聽得她的呻吟聲音，待到他問了「噢，怎麼啦？」她纔突然停住了。現在他看着她，看着她身上的希奇的腫脹，不知怎的感覺到悔恨。

因爲他不能擺脫這一種對她的不安的緣故，每逢她拿進他的食物來，或是走動的時候，他不住地對她看。一天，他們喫過了飯，她俯着掃磚地的時候，他見她臉上因着一種內心的痛苦轉成灰白了，她張開嘴唇，柔聲兒喘氣，她雖然還俯着彷彿在掃地，卻將手放在她的肚子上。他驚問她道：

「什麼？」

然而她卻背轉她的臉，柔順地回答道：

「不過是一點老病痛。」

於是他向她呆看了一會，便對小女兒說道：

「你娘害病了，你拿那把掃帚掃掃地。」又對阿蘭，許多年來對她講話從未有過那麼和善地說道，「走進去，躺在你牀上，我吩咐女兒拿開水來給你喝。千萬不要起來呵。」

她慢吞吞地服從了他的話，並不回答。她走到自己的房裏，他聽得她在那里拖步的聲音，終於她躺下去，輕輕地呻吟。於是他坐着聽這呻吟聲，直至他受不住了，他站起身走到城裏去，探問醫生的鋪子在什麼地方。

六

地

他尋到了一個鋪子，是他的第二兒子現在在着的那家米店的夥計介紹給他的，他便走到那鋪子去。醫生捧着一把茶壺閒坐在那里。他是一個老頭子，有着花白的長鬍子，他的鼻梁上架着銅邊眼鏡，貓頭鷹的眼睛那麼大，他穿着一件醜醜的灰色袍子，兩隻長袖管將他的兩手全蓋住。王龍將他的

妻的病象說給他聽，他便撇了嘴唇，將自己靠着坐的那張桌子的抽斗開了，拿出黑布包着的一包東西來，便說道：

「我就去罷。」

當他們來到阿蘭牀邊的時候，她已經迷迷糊糊睡熟了，她的額角和上嘴唇上積着露一般的汗，那老頭子看着搖搖頭。他伸出糊繇手那麼枯黃的手去，按了她的脈，好一會，他又復嚴肅地搖搖頭，說道：

「脾脹大了，肝裏也有病。小肚裏有着人頭那麼大的痞塊，胃是潰爛了。心臟僅僅乎還動着，這裏邊一定有着什麼蟲。」

「聽到這番話，王龍自己的心停住了，他憂急着叫道：

「哦！那麼給她藥喫，你沒有法子麼？」

他說時，阿蘭張開了她的眼睛，向他們看了一眼，她痛的昏沈沈了，沒有明白他的話。於是老醫生又復說道：

「這是難症。如果你並不要包醫好呢，醫藥費是十塊洋錢，我就給你一劑藥，內中有幾樣草藥，焙乾的老虎心肝和狗牙齒，這些東西一同煎了湯給她喫。如果你要完全包好呢，那麼，五百塊洋錢。」

阿蘭一聽得「五百塊洋錢」這句話，霍地從昏倦中醒過來虛弱地說道：

「不要啦，我的性命值不得那許多。這許多洋錢買得幾畝好田哩。」

王龍聽得她這麼說時，他舊有的悔恨侵襲了他的心，他便暴烈地回答道：

「我家裏死不得人，我付得出洋錢來。」

老醫生一聽得他說「我付得出洋錢來」，他的眼睛便十分貪心地射出光來，然而他卻知道如果擔當不住自己的話，而這女人竟死了，自己要受法律的懲罰的，這纔有些後悔似的說道：

「還不行呢，我一看她的眼白的神色，覺得我是弄錯了。如果我擔保完全醫好，那麼給我五千塊洋錢是少不得的。」

於是王龍在悲哀的了解裏，對醫生靜靜地看了一眼。他除非賣掉他的田地無論如何辦不出這許多洋錢，而且他知道即使將田地賣掉，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那醫生的話差不多就是在說，「這女人要死的。」因此，他送着醫生出去了，他給了他十塊洋錢。醫生去了之後，王龍走到厝洗洗的竈間裏，那地方阿蘭是過了大半世的，現在她不在那里了，那地方就沒有人看見他，於是他將臉轉向燻黑了的牆壁，他哭了。

然而阿蘭的身體上，是不至於有突然絕了生命的事的。她還未過了中年，她的生命不會輕易從她的身體離去的；這纔她奄奄一息地在牀上躺了許多月。在長長的冬天數月中，她始終奄奄一息地躺在牀上，於是王龍和他的孩子們方纔明白她在家裏是怎樣的人，她怎樣使他們都得到舒適，而這一層他們一向不會知道呢。

現在，似乎沒有人知道怎樣將柴草點着，使牠儘在竈裏燒，沒有人知道怎樣翻轉鍋子裏的魚，不至於破碎，或者煎的一面黑了，再煎另一面，又沒有人知道炒這樣那樣的蔬菜，用麻油好呢，還是用豆油好。喫飯時候落下的殘渣零屑攤在桌子底下，沒有人來掃掉，除非王龍受不住這種東西的氣味了，喚進天井裏的狗來舔掉牠。或者叫小女兒收拾起來，擗到外邊去。

最小的男孩子替代着他母親的地位，給他的祖父那老人做這樣做那樣，老人現在是孱弱得同嬰孩一樣了。王龍不能使老人明白，怎麼阿蘭不再端茶和開水來給他喝，扶着他躺下，站起呢？他因為叫了她而她沒有來的緣故惱了，他像使性的孩子似的將茶碗摔在地上。終於王龍將他引進阿蘭的房裏，給他看了她躺着的牀，老人從他那蒙翳的半瞎的眼睛呆看了一會，於是他嗚嗚地哭了，因為他

隱約地看出什麼事不對了。

只有可憐的啞吧全不知道什麼，只有她微笑，她微笑時還扭着布片玩。可是人家卻須想到她，晚上將她帶進屋裏睡，日間喂她飯，將她放在太陽下，如果天下雨了，便領她進來。這一切，他們中間必須有一個記着纔好。然而便是王龍自己也竟忘掉了，有一次，他們任她在屋外過了一整夜，到第二天，這可憐的傢伙在大清早抖着哭着，於是王龍發怒了，將他的兒子和女兒罵了一頓，說他們不應該忘記自己的姊姊，那個可憐的啞吧。過後，他覺得他們不過是孩兒，硬要替代母親的職，卻還不能那麼辦，於是他寬恕了。從此以後，他便日夜親自照顧可憐的啞吧；如果下雨下雪或是吹起大風來了，他就將她領進來，讓她坐在從竈灶落下的暖熱的灰堆裏。

在阿蘭躺着將死的淒涼的冬天數月中，王龍始終沒有注意田事。他將冬天的工作和佃工們託金管理，金便盡心竭力地做去。早上和晚上，金來到阿蘭躺着的房間門口，他每天這樣來低聲問兩次，她好些麼。終於王龍耐不住了，因為每日每夜他只能這麼說一句：

「今天她喝了口雞湯，」或是，「今天她喫了些粥飲湯。」

他這纔吩咐金不要再來問，只消將田地上的事做的好就夠了。

在這冷淒淒的冬間，王龍時常坐在阿蘭的牀邊，如果她覺得冷了，他就燒起一瓦鉢的炭火來，擺

在她牀邊取暖，每次她顫弱地說道：

「哦，太費了。」

一天她這麼說時，他終於忍不住了，脫口說道：

「不要再這麼唸了！只要醫得好你的病，將我的田地全賣掉我也肯。」

她聽了這番話便微笑，她氣喘喘地低聲說道：

「這不行，我不——讓你這麼着。我到什麼時候總是要死的。我死了田地不會動。」

他不願談到她的死，當她說起死來時，他便站起身，走出去了。

然而因為他知道她總要死，自己必須想到自己的責任的緣故，一天他卻走到城裏一家棺材店去，他將擺在那里預備給人家買的棺材——看過來，便揀定了用又大又硬的木料做的一口好好的黑棺材。於是那伺候着他揀的木匠，乖地說道：

「你買兩口呢，就照兩口的價錢打七折，你怎麼自己不買一口呢，你是有錢的？」

「不，我的兒子們會給我辦的，」王龍答說，隨即他想起自己的父親來，他還不曾給這老頭子備好一口棺材呢，他霍地想到了，便又說道，「不過我還有老爹，他不久總有一天要死的，他兩腳沒有勁，耳朵聾，眼睛也半瞎了，我就買兩口去罷。」

那人答應將兩口棺材再漆一度光亮的黑漆，送到王龍的家裏。於是王龍將自己上城去的事說

給阿蘭聽，她知道他已經給她備好後事，不由地高興了。

這樣，他一天裏在她身邊坐許多鐘頭，他們沒有多談天，因為她身體衰弱，況且他們之間一向也沒有什麼談話呢。當他靜悄悄坐在那里時，她往往忘記自己在什麼地方，有時她喃喃地說着自己的孩子時代，於是王龍從下面這種簡短的話語裏，第一次看明白她的心了。

「我送飯只送到門口，——我很知道自己醜，不好在老爺面前露臉的——」過後，她又復氣喘喘地說道，「不要打我呀——我不再喫碗裏的小菜了——」過後疊連地說道，「我的爹呀——我的媽呀——我的爹呀——我的媽呀——」過後反覆地說道，「我很知道自己醜，人家不愛的——」

當她這麼說時，王龍忍不住了，他拉了她的手，一隻彷彿已經死了似的硬僵僵的粗大的手，他將那手撫摩了一下。因為她所說的話是真實的緣故，他詫異了，而且多半是對於自身悲傷起來了，便是當他一面捏着她的手，一面委實想望着她感覺到他對她的溫柔的時候，他也覺得羞愧，因為他感覺不到像荷花能夠用嘴唇的一撇從他這里博得的那一種溫柔 and 銷魂的緣故。當他捏着這隻硬僵僵的垂死的手的時候，他沒有愛着這隻手，便是他的憐憫心也因對於牠的厭惡而受損傷了。

因為這個緣故，他對她愈加和善了，他買了特別的食品，辦了白色的魚煮成的美味的湯和嫩菜心給她喫。而且，他在荷花這里得不到愉快了，因為當他要排遣心裏對於這久長的垂死的苦痛的憂愁，走進荷花的房去時，他忘不掉阿蘭，便是他抱着荷花時，他也爲了阿蘭的緣故，鬆脫了手。

有的時候，阿蘭是神清氣爽而且明白四下裏的情形的。有一次，她要叫杜鵑來，當王龍驚訝地喚到了那女人的時候，阿蘭顛巍巍地拄着臂膀仰起身子來，便十分明白地說道：

「哎！你從前可以住在老爺的院子裏，你算是相貌好看的。然而我卻做了一家的太太，我給這一家人生了三個兒子了，你呢，還是一個丫頭。」

杜鵑忿忿地正要回答這話時，王龍央求她不要說，將她引出房去，說道：

「這個人現在說着昏話啦。」

當他回進房來時，阿蘭還將頭倚在臂膀上，她對他說道：

「我死了之後，不要叫那個人和她的少奶奶進我的房來，碰一碰我的物事，如果他們這麼着，我做了鬼要和他們作對的。」於是她陷於間歇的睡眠，她的頭落到枕頭上去了。

然而在將近新年的一天，她卻忽然好起來，正同殘燭燦亮地一閃一樣，她的神志從未有過那樣的清楚，她在牀上坐起來，自己扭攏了頭髮，便要了茶喫。待到王龍走來時，她說道：

「新年就到了，糕餅和酒菜沒有預備好，我想起一件事來了。我不要那個老丫頭在我的竈間裏，我要你將那個許給我們大兒子的媳婦接了來。我還未見過她，但是她來了，我要告訴她怎麼做。」

見她有精神，王龍便高興了，他叫杜鵑到開米店的劉家去接頭，不多久，劉聽得阿蘭恐怕活不過

冬天，而且那女兒十六歲，比有些嫁到男家去的人年紀也大了，於是他肯了。

爲了阿蘭的緣故，那邊沒有什麼排場。那新娘子坐了轎子靜悄悄來了，只有她的母親和一個送媽同她來，她的母親將新娘子交給了阿蘭便回去，送媽卻留着伺候新娘子。

現在，孩子們搬出了他們睡覺的房間，那房間便給新媳婦來住，一切照例安排好。王龍沒有同新娘子講什麼話，不過當她彎腰時，他嚴肅地一點頭。她一切舉動都謹慎小心，她走進阿蘭的房裏來服事，這就輕減了王龍對妻的憂慮，因爲她的牀邊現在有着女人，阿蘭是很滿足了。

阿蘭滿足了三天多，於是她想起另一件事來了，當王龍早上進來探問她夜裏怎麼樣的時候，她對他說道：

「還有一件事辦了，我纔死得去。」

對於這句話，他忿忿地回答道：

「你不要講起來就是死呀，你得使我心裏快活。」

她於是慢慢地微笑，這就是未到眼邊就完畢的慢慢的微笑，她回答道：

「死是我一定要死的，我覺得這條命活不下去了，但是我要等到我的大兒子回家來，等到他和我這個做我媳婦的賢慧的大姑娘成了親纔肯死。現在我要我的大兒子回家來，因爲我是一定死的，我要他先同這個大姑娘做親，這纔我也死的安心了。」

在任何時候，甚至在健康時候，這些話在她也算說的多的，而且多月以來她說什麼話都沒有說這番話的勁健，王龍欣悅於她的聲音裏的力，和她期望這件事這一種元氣，便對她說道：

「好的，這件事我們一定辦，今天我打發人到南邊去，尋訪我兒子，帶他回家來成親。那麼你也得答應我，精神抖擻一下子，丟開了要死的話，使你身體好起來。家裏少了你，真像野獸窠一樣了。」雖然她沒有再說，這番話卻使她愉快了。她重復睡過去，閉上了眼微微一笑。

於是王龍派了一個人，對他說道：

「你對你少爺去說，他的娘快要死了，她要等到看見他，看見他成了親，她的心纔安啦，如果他看得重我，看得重他的娘他的家呢，那麼他必須一口氣趕回家，因為再過三天我要辦酒請客，他要做了。」

王龍這麼說，他就這麼辦。他吩咐杜鵑備辦體面的酒席，她要叫城裏茶館裏的廚子們來幫忙，他便將洋錢交到她手裏，說道：

「要辦得場面和這等時候大人家的酒席差不多，這洋錢大概還多着。」

於是他到村上去請男男女女的客人，凡有他認得的他都請，他又上城裏去請茶館裏米店裏凡有他相識的人。他又對他叔父說道：

「你的朋友們，你兒子的朋友們，你邀他們來喫我兒子的喜酒。」

他所以這麼說，因為他常想到叔父是什麼人，便對他客氣，當他上賓看待，從他知道他叔父是什麼人的時候起，他就這麼辦。

王龍的兒子在他結婚的上一天晚上到家了，他大踏步走進屋裏來，王龍便將這少年在家時候，使他懊惱過的事全都忘掉了。他沒有看見這個兒子，已經兩年多，現在他到了，闊大的身架，紅東東的高臉頰，塗了油的光亮的短黑髮，他不復是孩子，卻是個長長的文雅的男子了。他穿的是南方的店舖裏見得到的紫紅緞子做的袍子；和黑絲絨的短背心，王龍見了他兒子，便得意洋洋了，他除了這個文雅的兒子之外，什麼都忘掉了，他便將他引到他母親的跟前。

於是少年坐在他母親的牀邊，他見她這樣了，眼淚便堆在他的兩個眼眶裏，然而除了說「你臉色比他們所說的樣子好看得加倍啦，這幾年裏斷不會死的，」這一種欣慰的話語之外，他卻不說什麼。於是阿蘭簡單地說道：

「我要看你成了親纔肯死。」

現在那個就要做親的新娘子，不消說，是不可給新郎見面的，荷花將她帶到裏天井，給她預備結婚的事項，這些事情再沒有比荷花、杜鵑和王龍的嬌母這三個人做得好的了。他們給她穿了從自己家裏帶來的衣服，有花的白綢衫褲襯着她那嬌嫩的處女肌膚，外邊是細毛的羔皮襖，再外邊是紅緞的結婚禮服。他們在她額角上搽了白粉，用一根繫得巧妙的線，將她處女期的細髮和眉毛上的邊

綠拔去了，使她的額角變得又高又光滑又方正。於是他們給她搽了水粉胭脂，又用一枝毛筆在她的眉毛上畫了細長的兩行。他們將鳳冠和珠串的面罩戴在她的頭上；在她的小腳上，他們給穿了繡花的鞋子；他們在她的指甲上塗了色，在她的手掌上灑了香水，這樣，他們給她預備好結婚的事項了。

那時，王龍和他的叔父，他的父親，還有客人們等候在堂屋裏，新娘子由她自己的送媽和王龍的孀母攙着進來，她溫恭地低着頭走路，彷彿她不願意和男子結婚，必須人家攙着這麼辦似的。

於是王龍的大兒子照他原來的模樣穿着紅袍子黑背心進來，他的頭髮光滑，他的臉新修過。他後面跟着他的兩個兄弟，王龍見了這一行列的自己三個文雅的兒子，——他們是給他傳種接代的——不由地得意洋洋了。

在結婚的時候，王龍始終悄悄地尖着眼睛看他的兒子，看他眼睛瞟不瞟新娘，新郎從眼角悄悄地瞟着哩，於是王龍得意地心裏想：

「哦！我給他揀着了 he 中意的人了。」

於是新郎新娘一同向王龍的父親和王龍行了禮，隨即走到阿蘭躺着的房裏，她早就設法穿了她的玄色好衣服，當他們進來時，她坐了起來，她臉上燒成兩個火樣的紅疤，這紅疤王龍錯當作健康態，就高聲說道，「她現在還會好了！」

兩新人走上去，向她鞠了躬，於是她拍拍牀說道：

「坐在這裏，喝你們的合歡酒，喫你們的合歡飯，這我都要看一看，我一斷氣，就要擡出去了，這可以做你們的新牀的。」

她這麼講過了話，沒有人回答她，兩新人默不作聲，羞答答地並排坐了，於是走進王龍的媵母來，胖胖的，鄭重其事的樣子，端着兩杯熱的酒，兩新人分別喝過了，便將兩杯酒攪和了一下再喝，這就表示着兩個人現在合而爲一了。他們又喫了飯，攪和了一下，這就表示着他們的生活現在合而爲一了。這樣，他們是結了婚了。

於是喜宴開場了，屋子裏天井裏擺滿了桌子，充滿了烹調的氣息和笑語聲，因爲從遠處從各方面來了許多的客人，有的是王龍所邀請的，有的是他們帶了同來，王龍並不認得的，原來大家知道他是富家，這等時候，他家裏是決不吝惜酒飯的。

阿蘭要將所有的門都開，簾子都掛起，這纔她聽得出喧笑的聲響，嗅得到食品的氣味了，她幾次三番對時常進來看她怎麼樣的王龍說道：

「個個人都有了酒麼？半席上的甜飯熱不熱，這裏面的豬油白糖和八種果子不知道分量足夠沒有？」當他教她放心，說是各種事情都依從了她的心意的時候，她心滿意足，躺在牀上靜聽着。

於是喜事舒齊了，客人散了，天色晚了。因全家的寂靜，因歡樂的退落，氣力就離去了阿蘭的身子，她變得困之而且頭弱了，她將當日成了親的兩新人叫到她跟前，說道：

「現在我心滿意足了，我內中的毛病隨牠怎麼樣罷。我的兒子呀，你照顧你爹和公公罷，我的媳婦呀，你照顧你丈夫，你公公，你太公，還有那個可憐的啞吧，她是在天井裏啦。其餘的人呢，你沒有巴結他們的本分了。」

她說這最後一句的意思指的是荷花，她對荷花是從未講話的。雖然他們等候她再講下去，她却似乎昏昏沈沈了，過了一會，她從新提一提神，彷彿不知他們就在那里似的閉着眼睛喃喃地唸道：

「哦，說我相貌難看呢，我偏生了兒子；我雖然丫頭出身，我家裏總有兒子了。」過後，忽然間，她又復說道，「那個人難道能夠像我這樣關心他麼？相貌好養不出兒子來！」

她將他們完全忘卻了，躺在那里喃喃地唸着。於是王龍使了手勢，叫他們走出去；她一忽兒睡去，一忽兒醒來，他坐在她身邊照顧她。於是他憎惡自己了，為什麼呢，因為甚至當她氣息奄奄地睡着時，他竟也見到她那從牙齒邊蹣起的紫色的嘴唇怎麼關怎麼掙掙。他正在這麼看時，她睜大了兩眼，兩眼上面似乎有着一層奇怪的薄霧，因為她出神地定了睛對他看了又看，彷彿不明白他是誰似的，詭異着。忽然間，她的頭離開了攔頭的圓枕，她身子震一陣，便死了。

她一旦躺在牀上死了，王龍似乎覺得不忍走近阿蘭身邊去，他叫他婦母洗淨那死體預備入殮，待到洗淨完畢了，他不再進去，卻讓他婦母，他長子，他媳婦去將死體從牀上擡起來，擺進他所買的大

棺材裏。然而他卻也忙着上城去，叫人來封棺材口，他又去找了星相家，請他揀出喪的吉日。他揀定了三個月後的一個好日，這是星相家揀得出來的最早的吉日，於是王龍付錢給那人，走到城裏的廟去，他同那邊和尙商量了一番，便租了一塊安放棺材的地方，以三個月爲期，阿蘭的棺材便擡到那里，直放到安葬的一天。

那時凡有應當爲死人而做的事，王龍都用心做着。他自己和孩子們穿起素來，他們的鞋子是白色的粗布做的，他們的腰間束了白布，家裏的女人們用白頭繩紮了他們的頭髮。

這以後，王龍不忍睡在阿蘭死過的房裏，他帶了他的衣物，搬進荷花住着的裏天井去，他對他的大兒子說道：

「帶了你老婆進你娘住過死過的那個房間去，你娘生養過你，你在那里也得生養幾個兒子。」因此兩人搬進那房間，而且滿足了。

那時，彷彿死神在已經光臨的家，不會輕易離去似的；王龍的父親那老人，是從看見他們將硬僵的阿蘭死體放進棺材裏以來就一直傷心的，一天晚上，在他自己牀上躺下睡覺，待到早晨小女兒走進他的房間來，送茶給他的時候，他那疏落落的老鬍子盪向空中，頭歪轉着，他躺在那牀上，死了。

她見了這光景便啊喲一聲喊，跑去對她父親說，王龍進來，見老人這模樣；他那輕輕的僵硬的老死體又乾又冷又瘦，好像錯節的松樹，他死了幾個鐘頭了，大約他橫到牀上就死了罷。於是王龍親自

給那老人洗淨了身子，他將他輕輕兒放在爲他買的棺材裏，叫人將那棺材封了口，便說道：

「我們家裏這兩個死人可以同日出喪的，我要在我的山地上騰出一塊好地方來，將兩個葬在一塊兒，等到我死了，我也要躺在那里。」

他說了要這麼辦，他就這麼辦了。他使老人的棺材封了口之後，將他放在堂屋裏兩條檯子上，那棺材擺在那里直到揀出的日子。王龍似乎覺得那老人雖然死了，也是在那里安適。

一到春間星相家揀定的日子，王龍叫了一班道士，他們穿着黃袍到來，他們的長頭髮在所戴的冠上打着結；他又叫了一班和尚，他們穿着灰色的袈裟進來，他們的頭都剃光，有着九個戒疤，這些和尚道士給兩個死了的人敲着木魚唸經，唸了一整夜。

現在，王龍已經在小山上一株棗樹底下他的田野裏揀好一塊墳地了，金叫人將墳掘好，墳的四面造了泥牆。牆裏邊有留給王龍自身，留給他的每個兒子媳婦的餘地，也有留給孫子輩的餘地。這塊地，雖然是高地，宜於種麥的，王龍倒並不吝惜，因爲這是他的家族建立在他們自己田地上的表徵。不論死的，活的，他們都要安息在他們自己的田地上。

和尚道士完畢了一夜的唸經，就是揀定的正日，王龍自己穿了白布長衫，又將同樣的一件長衫給他叔父和堂弟穿，給自己三個兒子，自己的媳婦和兩個女兒，每人一件長衫。他叫了城裏的轎子來，給他們坐，因爲彷彿他是窮人，是普通人似的，走到葬地去是不得當的。這纔，他第一次由人們擡着去。

跟在阿蘭的棺材後面。在他父親的棺材後面，第一乘轎卻是他的叔父坐。荷花在阿蘭生前是不會在她前面露臉的，現在阿蘭死了，連她也坐着轎子去，爲的是在別人前面，她可以顯出她對丈夫的大老婆盡職的樣子來。他的嫡母，他的堂弟，王龍也一樣的雇了轎子給他們坐，甚至可憐的噫吧，他也給她雇了一乘轎子，將她放在那裏面。

於是哀傷着，高聲哭着，他們坐轎到墳頭去，佃工們和金鞋子跟着走，在兩座墳的旁邊，王龍站了，他先就叫人從廟裏擡了阿蘭的棺材來，這放在地上，等候老人先葬。王龍站在那裏，看了許多時候，他的悲哀便乾涸了，他的兩眼裏沒有淚，他不像別人那麼高聲哭。

兩座墳上掩蓋了泥土，而且修平了，他默默地離開墳頭，他將轎子打發去了，獨自走回家。從他的悲哀裏希奇地起了一個苦痛的明晰的念頭，這就是當阿蘭在池邊洗着他的衣服那一天，他悔不該拿了她身邊的兩顆珠子，他再忍不住看見荷花將那珠子帶在她的耳朵上了。

這樣悲哀地想着，他獨自走下去，便對自己說道：

「我好好的前半段生活葬在我的那塊田裏了。一半的我彷彿葬在那里，現在我家裏是別樣的生活了。」

忽然間，他略略哭了一陣，他像孩子那樣，用手背揩乾了他的兩眼。

這一晌，王龍忙着辦家裏的喜事和喪事，幾乎始終沒有想到禾稼怎麼樣，一天，金卻來到他跟前，說道：

「現在喜喪兩事都完結了，我有田地上的事情告訴你。」

「那麼說呀，」王龍回答。「近幾天忙着葬我的死人，我是連自己田地有沒有，也不在心上了。」

當王龍這麼說時，金爲了對他的敬意，靜靜地等了幾分鐘，然後柔聲說道：

「但願老天照應呀。今年似乎要發從未有過的大水了，還未到夏天，田地上就漲起水來，這是來的太早了。」

然而王龍卻盛氣說道：

「我還不會從老天菩薩得過什麼好處呢。不管奉承不奉承，他總是作着惡。我們去看看田地。」說着，他站起身來。

金是膽小的怯弱的人，不論天時怎麼壞，他總不敢像王龍那樣罵天的。他只是說，「天意是這樣哪，」便死心塌地接受了水災和旱災。王龍卻不然。他走出去，到他各畝田地上，他見那光景果如金所

說。沿着城濠，沿着水道的那幾畝他從黃家老爺買來的田，因了從底下湧起來的瀾漫的水又溼又污濁了，這纔那田上的好麥已經變得萎黃了。

城濠本身好像湖，水溝上起了小小的波紋和旋渦，流的急速而彎曲，如同河一般。雖是呆人也看得出，夏雨還沒有來就這樣，那年一定要有大水，男的女的和小的又要餓死了。那時，王龍在他的田地上到處急急忙忙跑，金像影子似的靜靜地跟在他後面，他們一同估計着那塊田可以種稻，那塊田等不到插稻秧，就已積水了。看着這些水溝裏，水已齊了岸，王龍咀咒着說道：

「現在老天菩薩要樂一樂了，他望下來，看人們溺死餓死，纔稱心。」

他氣呼呼地高聲說了上面這番話，這纔金顫顫地說道：

「老板不要這麼說呵，菩薩究竟是菩薩。」

然而王龍因為殷富，也就不謹慎，他隨意發怒。他想到那漲溢於他的田上，他的好收成上的大水，不由地喃喃着走回家去。

過後，王龍所預料的事果然發生了。北邊的河沖破了堤塘，最遠的先沖倒，人們捐募了款子來修，各人盡各自的力量捐出來，因為防止河水的汎溢是於大家有益的。那款子，他們託那縣新到任的官經營着。這縣官原是個窮漢，一輩子不曾見過這麼多的款子，他靠了他父親的鑽營，纔謀到這位置，他父親用了自己所有的以及能夠借到的錢給兒子買到這官缺，目的是那家從此可以發些財了。當那

河又復決口時，人們一窩蜂擁到這縣官的家裏，因為他不曾照他所應許的辦，將堤塘修好，卻將三千塊洋錢的款子，在自己家裏化完了。衆人咆哮着要他的性命，他眼見得沒有命，便跑出去跳在水裏溺死了，這纔衆人平靜了。

然而那款子卻還是無着了，那河又復沖破了幾條堤塘，滿足於牠所擴張的面積，於是那些泥土的厚牆漸漸兒沖刷掉，直至誰也辨不出堤塘原在何處了。那河像海一般泛濫於一切良好的農田上面，麥和稻秧便在海底了。

村落一一變成了島嶼，人們看住了那高漲着的大水，待到那大水流到離門口不到兩尺的時候，他們將他們的桌子和牀縛在一塊兒，那上面放了他們家屋的門當作筏，於是他們將他們的被褥和衣服，女人們和孩子們，儘量堆積在這些筏上。大水漲到泥屋裏，將牆壁沖軟而化裂，溶解在水裏，彷彿從未有過那些牆壁似的。待到地上的水引起了天上的水的時候，雨下得彷彿大地鬧着旱荒似的，連日不停了。

王龍坐在他的家門口，遠望離他的家還有好些遠的大水，他的家是建築在高闊的小山上。然而他卻看見大水淹沒了他的田地，他看望了好一會，生怕新做的兩座墳被淹沒，可是黃黃的帶泥的水浪雖在死人的近處濺，兩座墳卻還是好好的。

那年各種收成都沒有，各處的人們，鬧荒挨餓，忿恨於又復碰到的荒年。有的到南邊去，有的膽大

而怨恨，加入了在鄉間到處興盛的匪幫，此外，年老的，疲憊的，懦怯的，像金一樣沒有兒子的，留着受災喫草，喫高地上尋得到的什麼葉。許多人便死在地上水上。

於是王龍覺得從未見過的一種大災荒在田地上，因為到種冬麥的時候，水還沒有退落，那一下一年也不會有收成的。他對於自己的家，對於銀錢和食品的消费管顧的仔仔細細。

到冬天，他除了自己所吩咐的之外，不許家裏的人隨便買賣什麼，他將家裏有着的東西，喫用得非常省儉。每天，他將家裏當天所需要的食物交給他的媳婦，又將佃工們所應得的交給金。雖然養那一班閒人使他心裏有些難受，可是一到極冷的冬天，水都結冰了，他吩咐佃工們到南邊去討飯，去做工，等春天再回到他這里來，那時候他倒覺得非常難受了。他只有對荷花，纔悄悄地交給些糖和油，因為她是熬不慣苦的。便是新年到了，他們也只不過喫了他們自己在湖裏捉的一條魚和他們殺的一隻自養的豬。

王龍是並不像自己巴不得表顯出來那麼窮，因為他有洋錢藏在他的兒子夫妻倆睡覺地方的牆壁裏，（雖然他的兒子媳婦沒有知道）又有金銀藏在最近的田畝下的湖底一隻鬚裏，又有好些藏在竹根間，又有還未糶出的上年的穀麥，他家裏是沒有饑荒的危險的。

然而他周圍卻都是饑荒的人們。他回想到從前他經過「大家」的大門時候，一班災民對那大門的叫罵，他知道有許多人因為他還養得過自己一家人的緣故很氣不過他，因此他將他的大門門

住了，不讓他所不認識的人進來。然而他卻很明白，在土匪橫行的這些時候，要是沒有他的叔父，雖這麼辦也不濟事的。王龍很明白，要不是仗着他叔父的力，那麼他的錢他的糧食和他家裏的女人早就給土匪搶去掠去了也說不定罷。因此他待他的叔父，他的堂弟和他的婦母很客氣，這三個人便好像他家裏的客人，他們比別人先喝茶，喫飯時候也最先用筷子浸在菜碗裏。

王龍害怕這三個人，他們是十分覺得的，他們便傲慢起來，要這樣，叫喫的喝的東西不好。一天，王龍站在大門口，聽得他的婦母和堂弟勸着他的老叔父說道：

「他有着錢，有着糧食哪！我們去向他索洋錢。」那女人又說道，「我們再也不會這樣拿得穩的事的了，他很明白如果你不是他的親叔父，他的家就要搶光的，因為你是紅槍會的副頭目呵。」

王龍悄悄地站在那里，聽着這番話不由地氣極了，然而他卻勉強靜默着，他竭力籌畫對付這三個人的法子，可是想不出什麼來。所以，當他的叔父第二天到他這里來，說着「我的好姪兒呵，給我幾塊洋錢，去買一枝煙管和些煙，我的女人衣服都破了，也要做一件新襖。」那時候，他一句話也說不出，從他腰帶裏摸出了五塊洋錢交給那老頭子。

兩天還沒有過，他的叔父又來向他索洋錢了，王龍終於忍不住叫道：

「哦，難道我們都可以餓死了麼？」

他的叔父笑了一臉，便冒失地說道：

「你是靠天照應呵，不及你這麼富的人，也有在他們燒剩的屋椽子上吊的。」

王龍聽得這麼說，他身上滲出冷汗來，他便一聲不響交給了洋錢。

王龍的大兒子是專心於他的結婚生活的。他除了將他的妻管住，不使他的堂叔釘着眼看之外，幾乎什麼事都不管。但他看見這三個人對他的父親有那樣的行爲，不由地氣上心來，對他的父親說道：

「哦，你對你兒子媳婦還是對這三隻老虎當心呢，這真希奇了，我們兩夫妻還是到外邊去另立一家的好。」

王龍於是明白地告訴他道：

「我對這三個人真是恨極了。然而你的叔公倒是土匪頭目呢，我們給他喫，待他好，我們纔太平，對他們那里可以露出惱恨的樣子來。」

那大兒子聽了這番話，便突出兩隻眼睛來，出了一會神，他將這事情想了一會，愈加惱怒了，他說道：

「這個法子好不好？我們索性在夜裏將他們都推到水裏去。那個女人生得胖，叫金來推她，我來推我的堂叔那個小後生，他不住地張着我老婆，我對他是恨透了，你呢，可以推那老頭子。」

然而王龍卻是不能謀命的，他說道：

「這不行，即使我會做這件事，我也不肯將我父親的兄弟推到水裏去的，況且別的土匪聽到了，我們怎麼辦呢？我想只要有法子使他住在這里不害我們，不囉嘈着要怎麼一種東西就好了，可是這個妙法是沒有的呵。」

於是少年一拍手說道：

「哦！我想到一個法子！我們買鴉片來給他們受用罷，鴉片多買些，叫他們成癮。我裝着和堂叔再做朋友的樣子，引他到城裏的茶館去，那邊有鴉片吸的，我的叔公兩夫妻，我們可以買來給他們吸的。」

王龍慢吞吞地回答道，「這要化許多錢。」

「要不是一件事情發生了，上面所說的事會不會辦的呢？這恐怕是一個疑問罷。」

這所謂發生的事，就是王龍的堂弟將眼睛釘在王龍的第二女兒身上了，她是他的姪女，血分上同他親姊妹一樣的。現在王龍的第二女兒是非常標緻的少女了，她的相貌好像那做商人的第二兒子，然而她卻又生得巧小玲瓏，她也沒有他那樣的黃蒼蒼的肌膚。她的肌膚白嫩，好像檸檬的花，她有着小鼻子和薄薄的紅嘴唇，她的兩腳又是小小的。

一天晚上，當她從窻間裏一個人出來穿過天井時，她的堂叔抓住了她，他粗暴地抓住了她，將他的手揣進她的懷裏，她但驚喊了。王龍跑出來，便向那人的頭上打去，然而他倒像一隻狗拖了一塊偷

來的肉不肯丟掉了，王龍這纔只得將他的女兒拖開。於是那人連聲笑着說道：

「不過是玩玩罷了。她可不是我的姪女兒麼？難道人能夠和姪女兒幹壞事的麼？」然而他講話時，他的兩眼卻耀着情慾的光，王龍咕嚕了一會，便叫那女兒進自己的房間去。

當夜王龍將那事告知他的兒子，那少年沈着臉說道：

「這女孩子，我們得送她到城裏她的男家去。即使劉老板說今年做親不利，我們也非送她去不可；家裏有着這隻熱吼吼的老虎，恐怕我們保不住她的真操的。」

王龍照此辦了。第二天他走到城裏米店老板的家裏去，他說道：

「我的女兒有十三歲，不復是小孩子了，她可以結婚了。」

然而劉卻遲疑了一會，說道：

「今年我賺來的錢不夠娶媳婦。」

王龍說道：「我不要照管這個女兒了，因為她娘死了，她生的標緻，而且也到了東想西想的年紀，我家裏人雜，我不能時時刻刻看着她。既然她是你家的人了，索性讓她住到這裏來，早做親遲做親隨你便是。」

於是那溫和的商人回答道：

「哦！如果這樣呢，那麼讓大姑娘來罷，我會對我兒子的娘講，她到這裏來，和她的婆住在一塊兒，

你可以放心的，等過下一個秋收時節，她差不多可以做親了。」

這樣，事情是停當了，王龍心滿意足，便告別了。

地
王龍在回到金有船等他的城門口去的路上，經過了買煙草和鴉片的店鋪，他走進去，自己買些每晚放在水煙筒裏吸的煙絲，當夥計將煙絲在小秤上放好時，他有些瑟瑟縮縮地對那人說道：

「如果你們有鴉片呢，賣什麼價錢啦？」

那夥計說道：

「近來在櫃檯上賣這東西是犯法的，我們並不這麼賣，但是如果你帶着洋錢想買呢，那就在後房間秤分兩，六塊洋錢一兩。」

於是王龍立即說道：「買六兩。」

待到第二的女兒送去了，王龍擺脫了對於她的心事之後，一天他對他叔父說道：

「因為你是我爹的兄弟，我請你喫些好煙。」

他開了煙膏盒子，那東西黏黏的，有些甜氣味，王龍的叔父拿起來，嗅了一下，便笑嘻嘻地說道：「呵呵，我從前吸過一點呢，只是太貴了，並不常吸的；這東西我倒喜歡得很。」

王龍裝作不用心的樣子，回答他道：

「這一點兒是從前我爹年老了，夜裏睡不着，我買來給他喫的，今天我覺得這沒有用了，我想我年紀還不老，用不着這東西，我有着我的親叔叔哩，怎麼不叫他先嘗嘗這滋味呢？」那麼，你用罷，你想吸的時候，你有點不舒服的時候，你吸罷。」

於是王龍的叔父買了一枝煙槍，整日躺在牀上吸鴉片煙了。王龍特意也買了幾枝煙槍，散放在各處，他裝作自己也吸的樣子，將一枝煙槍帶到自己房裏，空放着。他不許家裏兩個兒子和荷花吸鴉片，卻儘勸着他的叔父，婦母和堂弟吸，因為用這東西他買到了太平的緣故，他也就不吝惜這上頭所化的洋錢了。

過了冬天，大水開始退下去，王龍這纔能夠到他的田地上去走走。一天，他的大兒子跟着他在那裏走，對他得意地說道：

「家裏就要添一張嘴巴了，這就是你的孫子的。」

王龍聽到這番話，便轉過頭來，笑嘻嘻地擦擦手說道：

「今天真是好日子！」

他笑嘻嘻地去找金，叫他去城去買些魚和好食品，便將這些東西送給他的媳婦，說道：

「喫罷，也使我孫子的身體強健些。」

在春間，王龍始終想念這將臨的誕生以自慰。他忙着別的事情時，他想到這，他有着什麼麻煩時，他想到這，這在他是一種安慰。

春天轉到夏天，逃荒的人們一個一個，一羣一羣地回來了。雖然那邊他們原有的房屋現在只剩溼地上黃黃的爛泥了。然而從這爛泥裏，卻可以再造起用草蓆蓋的房屋來。許多人到王龍這里來借錢，他見錢的需要多麼大，便以高利息放出去；那抵押品，他總是說非田地不可。他們用借去的錢買了種子種在地上，當他們需要牛和種子和犁兒而不能再借錢時，有的將他們一部分田地賣掉。從這些中間，王龍賤價買了不少的田地。

然而不願賣自己田地的人也有，他們沒有錢買種子和犁兒和牛，便將自己的女兒賣掉，到王龍

這里來賣的人也有，因為大家知道他有錢有勢而且是好心的人。

不住地想着將生的孩子的他買進了五個丫頭，脚大而身子強壯的十二歲光景的兩個，和較小的兩個服事他們全家的人，一個便服事荷花。因為杜鵑年老了，第二女兒又去了，家裏沒有什麼人做事。他既然很有錢，決定了什麼事，立刻辦得到，他就一天裏買了五個。

許多天後，有一天，一個男人帶着七歲光景一個嬌小的女孩子來，要將她賣掉，王龍起初因為她這麼小，就說不要。荷花看見她，卻嬌聲說道：

「這個我要的，她生的這麼好看啦，那一個生得粗，還有羊騷臭，我不喜歡她。」

王龍對那小孩子看了一眼，便說道：

「你要呢，就買了罷。」

這纔他用念塊洋錢買了那小孩子，她便住在裏天井，睡在荷花的牀的踏腳上。

大 地

現在王龍似乎覺得家裏能夠太平了。當大水退盡，夏天到了，田地上要下好種子的時候，他走到東，走到西，察看每畝田地，同金討論每畝田的土質，以及依田的肥瘠種植的東西該有怎樣的變化。每逢他去的時候，他總隨帶他那跟他學種田的小兒子。那童子垂着頭走，臉上帶着煩悶的神色，誰也不知道他想的什麼。

那童子默默地在他父親背後走，王龍沒有看見他怎麼着。待到諸事計畫好了，王龍心滿意足地走回家去，他心裏想：

「我年紀不輕了，我田頭有佃工，家裏有兒子們，我一切舒齊，用不着自己再親手做了。」

可是當王龍同他的小兒子回到家裏的時候，他的大兒子卻將他的父親拉到一邊，說道：

「堂叔那傢伙，閒蕩着不做事，東張西望，衣衫上的紐子也不扣，兩隻眼睛儘釘着了頭們，他再在這里住下去，我要忍不住了。」他不敢往下說到自己所想的下面這句話，「他甚至於敢進裏天井來張望你自己的女人。」爲什麼呢？因爲他悶悶不樂地想到了自己從前追求過他父親的這女人的事，現在他見她那麼胖那麼老，不能相信自己曾經做過這件事了，他對於這件事非常害羞，無論如何不肯惹得他父親追憶起來。因此他將那層思想沈默着，只說起了頭們。

因爲田地上水退了，天氣又晴又暖，又因爲他欣悅於自己剛纔帶去的那小兒子的緣故，王龍是與匆匆地從田頭來的，他一聽到大兒子的話，便忿忿地默想了好一會，說道：「哦，那麼，你要我怎麼辦呢？」

那少年於是沈着地回答道：

「但願我們能夠離開這房子到城裏去住呢。我們再像土老兒似的在鄉下住下去是不行了，我們可以去，我們將我的叔公兩夫妻和我的堂叔留在這里，我們在城裏就住的太平了。」

「這是我的家，」王龍在桌旁坐定，拉過近邊的煙管來，堅決地說，「你住不住隨你。這是我的屋，我的地，要不是靠這地，我們都該同人家一樣餓死了，你要讀書人似的穿着漂亮長衫懶洋洋地走，也辦不到了。就是這好田好地，使你比種田人好了一點呵！」

然而那大兒子卻不肯就此罷休。他說道：

「是呀，不過那邊黃家老房子現成有着啦。前進住滿了雜七夾八的人家，裏面卻靜悄悄關鎖着，我們租了那房子就可以安安靜靜住在那里了，田地上你和我的小弟弟仍然可以去。我泥，不至於再受我堂叔的氣了。」

他一說到「黃家」，那番話便打動了王龍的心。

王龍是一輩子意識到人們對於他看得比城裏人低一點的；當他在「大家」的太太面前站着的時候，這一種意識最深刻。所以當他的兒子說着「我們可以在那大家」住的時候，下面這一個意思便跳進了他的心裏，彷彿他眼見似的，「那太太坐過的那座位我可以坐了，她從那邊對僕人模樣站着的我吩咐過哩，現在我也可以這麼叫別人到我跟前來了。」

他玩味着這意思默默地呆坐在那里，沒有回答他的兒子。

雖然他自己要去，或是要怎麼變更一下子，他起初不肯說出來，可是過後，他對於他叔父的兒子的閒蕩，卻愈加看不過了，他留意那人的行動，見到他的確將眼睛釘住了頭們看，於是王龍喃喃地說

道：

「現在我不能同這花癩狗同住在家裏了。」

他看看他的叔父，他便見他因為吸鴉片的緣故，黃瘦起來，他年老背駝，每逢咳嗽就吐血。他看看他的孀母，她是鴉片槍拿到手就滿意了的昏沈沈的老太婆了；鴉片已經發生了他所指望的作用，這兩個現在不是怎樣的煩累了。

然而家裏有着叔父的兒子這個人，還沒娶過親，他的欲望有野獸那麼強，他不肯同兩個老的一樣輕易吸上鴉片，將情慾收在夢境裏，王龍不肯在家裏給他成親，因為他要生育子息，而像他的人一個也儘夠了呢。這人又不肯做事，到處逛着談閒天。

因此，一天，王龍進城去看他那在米店裏的第二的兒子，向他問道：

「我的二兒呵！城裏的『大家』房子裏，如果租得到一部分，你哥哥要我們搬進那里去，你看怎麼樣？」

第二的兒子現在是年青人了，他雖然身材小，卻也變得像同一店裏別的夥計們一樣，溫文而且整潔了，他從容地回答道：

「這是再好沒有的！在我很合意，我在那邊討了老婆，我們就可以同住在一家了。」

王龍不會留心過這個兒子的親事，因為他是沈靜的青年，從未有過什麼情慾的表示，而且王龍

另外煩心的事情也多了呢。可是現在他倒覺得虧待他的第二兒子了，他有些不過意似的說道：「哦，我早想到你應該娶親了，但是忙着各種各樣的事情，我一直沒有什麼工夫，這回年成荒，凡有喜慶的事情都得避掉的——然而現在呢，人們又有飯喫了，這件事要辦了。」

他心裏暗自尋思了一番，什麼地方找新娘。於是第二的兒子說道：

「給我娶親也可以。但是不要給我討城裏人家的女人，像哥哥討着的，那是要儘嚷着娘家怎麼樣怎麼樣，化費我的錢，惹的我生氣。」

這番話王龍聽得驚愕了，因為他只當他的媳婦是講求着舉動大方，外相好看的女人，不會知道她是這樣呢。在他想來，這是一番聰明話；他見他的兒子那麼精明，那麼節儉，心裏不由地快活起來。對於這童子，他的確不會怎樣明白呢，因為他在那壯健的長兄旁邊，從小顯得孱弱，不會受王龍多大的注意，而進店以後，王龍就愈加忘卻他了。

這時他對他的第二兒子看了一眼，他看見他那光滑的頭髮，整潔的灰色綢長衫，他看見他那文雅的姿態和沈着的眼睛，他便驚異着對自己說道：

「哦！這也是我的兒子！」隨即高聲說道，「那麼，你要怎麼一種的大姑娘呢？」

於是少年彷彿早就將這事情盤算好了似的，流利地回答道：

「我要鄉村上有田地人家的大姑娘，帶來的嫁粧樸樸實實，小菜燒得好，而且會照管竈間裏的

用人們的。我要這樣的一個人。」

王龍聽了這番話便愈加驚愕了，他佩服着少年的知慧，笑嘻嘻地說道：

「好的，我就去找這樣的新娘，教金也到各個鄉村裏去找。」

他仍然笑嘻嘻地走出來，他走下有一「大家」的那條街去，便在兩座石獅子之間，逗留了好一會。那邊樹木上曬着衣服，到處坐着女人們，一面拿了針來回地穿他們所做的鞋底，一面談閒天，醜醜的裸體的孩子們在院子的磚地上打滾。他向私娼住過的那門望了一望，那門卻半開着，現在是另外的人，一個老頭子住在那里了，因此王龍欣慰着，他繼續走去。

他穿過了幾個院子，直走到後面，便見通到一個院子去的大門關鎖着，大門旁邊，一個老婆子打着盹；他看了一眼，便知道這就是從前那個管門人的麻子老婆。

於是他對老婆子說道：

「醒過來，讓我進門去。」

那老婆子霎霎眼驚着站起來，舔一舔她那枯燥的嘴唇皮說道：

「除了要租裏院子的人，我是不開的。」

王龍霍地說道：

「我要租，如果這地方是合意的。」

他沒有將自己的名兒告訴她，就跟着她走進去。到了大廳裏，他的心便突然回憶到多年以前他站在那里等着和那家的丫頭結婚的時候，那邊，太太從前坐過的雕木的匠牀，就在他前面。

他起了一種希奇的衝動，走上前去，便在她從前坐過的地方坐下來；他將手攔在匠几上，便從那高處下望老太婆的模糊的臉，她對着他眯眼，默默地等候他怎麼說。於是他一輩子憧憬着的一種滿足不知不覺地湧上他的心裏來，他用手將匠几拍一下，忽然說道：

「這房子我要的！」

在這幾天中，王龍決定了什麼事，便巴不得早做好。他年紀愈老，就愈急於了結種種的事情，在將晚時候，安閒地坐一會；在他田地上散步一趙以後，睡一忽兒。因此他將自己所決定的事告訴了他的大兒子，吩咐那少年將這事情安排起來，又打發人叫他的第二兒子回來幫搬家的忙。他們預備好，便搬家了，荷花和杜鵑和他們的丫頭們連同他們的什物先搬去，接着就搬王龍的大兒子兩夫妻和他們的僕人們丫頭們。

然而王龍自己卻不就去，他留了他的小兒子做伴。臨到他得別離誕生的時刻，他不能像他所預想那樣簡捷的動身了。當他的兒子們催促着他去時，他對他們說道：

「那麼好的，你們預備一個給我獨自住的院子，我等到想來的一天，就是我的孫子要出世的前一天，我會來的，等到我想回來了，我才可以回到我的本地來。」

他們還再催促他，於是他說道：

「哪還有我可憐的啞吧，不知道我帶她同去好不好。但是我總得帶她去，要不是我留心，就誰也不管她有沒有飯喫了。」

王龍這番話裏有些責備他的大媳婦的意味，因為她不肯理值那可憐的啞吧，卻還囉哩咕嚕地說道：「這種東西，活着做什麼，對她看一眼，就惹得我這肚裏的孩子出毛病。」王龍的大兒子想到自己的妻的嫌厭，現在就默着，不再說什麼。於是王龍後悔了他那責備的話，便溫和地說道：

「等到給二兒找到了新娘子，我會來的，金在這里，我還是住在這里便當些。」

因此，第二兒子就不催促了。

於是這家裏，除了王龍和他的小兒子和啞吧以外，只留着那叔父和他的老婆兒子，以及金和一班個工。那叔父和他的老婆兒子搬到荷花所住的裏天井裏去，便將那地方當作自己的家一般，然而這卻並不使王龍怎樣懊惱，因為他看明白他的叔父的餘年，沒有許多日子了，待到那遊閒的老頭子一死，王龍對於長輩的責任就完了，如果那堂弟沒有照本分做事，王龍丟開他，誰也不會責備王龍的。於是金搬進外邊的幾間房屋去，佃工們和他在一起，王龍和他的小兒子住在當中的幾間，王龍雇了一個壯健的女人給他們做老媽子。

王龍有時睡覺，有時休息，對於什麼事都不關心，因為他不知怎的怠倦得很，而且家裏也安靜了。那邊沒有人使他煩心，因為他的小兒子是非常沈默的童子，王龍幾乎沒有明白他的性質是怎樣。

然而王龍終於發了願，教金找一個大姑娘給他的第二兒子定親。

現在金年老了，枯瘦得像蘆草一般，然而他內中卻還有着忠心的老狗的氣力，雖然王龍不再讓

他手裏擎鋤頭或是跟着犂後面的牛走了。然而他卻看管別人的工作，每逢秤量穀麥的時候，站在旁邊，因此他還是有用的。他聽到王龍要他做的那件事，便洗了手臉，穿了他那藍布的好短衫。他走了幾個村莊，看了許多大姑娘，終於他回來，說道：

「離這裡三個村莊有一個大姑娘，一個又秀美又端方的好大姑娘，除了容易笑，沒有一些兒壞處，和你府上結親，她的爹很願意很高興。嫁粧一定好，他有田有地。但是我說啦，我做不得主，等到問了你再說。」

於是王龍似乎覺得這是夠好了，他急於辦了這件事，便即答應了。待到約婚帖送到的時候，他簽了押，便安慰了。他說道：

「現在只剩一個兒子的事了，我辦好了這幾樁親事，總算也有福氣了。」

待到揀定了結婚的好日，他休息了。他坐在太陽下，甚至像先前他的父親那樣睡過去了。

那時，王龍因為金老弱了，而且他自己因為年紀大，喫的胖，覺得倦怠了，他的第三兒子還幼小，又擔不起責任，所以似乎覺得還是將他最遠的田租幾畝給村上別人家去種的好。王龍便即這麼辦了。近村的人們有許多到王龍這裏來租他的田，做他的佃戶。田租講定了，收成的一半歸王龍，因為田是他管業的，一半因了承租的人的勞力，歸承租的人，此外還有每方須得供給的別的東西；王龍方面呢，

多少肥料和豆餅，和磨着蔴油的磨上的蔴渣；佃戶方面呢，田上的幾種出產，給王龍的家裏用。

從此，王龍用不着照先前那樣管理一切了，他便間或進城去，在他關照了給他備好的院子裏睡覺，然而天一亮，他卻就穿出城門，回到他的田地上去。他沿路嗅了田野上的新鮮的氣息，待到走到自己的田地上時，他便欣樂了。

那時，彷彿神們一旦和善了，便給他的老年，也擺布了和平似的，他的叔父的兒子在這除了是一個佃工的老婆的那壯健的老媽子，就沒有女人的沈靜的家裏，煩悶起來了，這叔父的兒子聽到了北方的戰事，便對王龍說道：

「聽說我們北邊地方在打仗，我要到軍隊裏去幹些事兒，見識一下子。只要你給我幾塊洋錢，讓我買些衣服被鋪和一支外國電筒，背在我肩上，那我就去了。」

於是王龍的心愉快得搏動了，然而他卻故意掩飾了自己的愉快，他假惺惺沈了臉，說道：

「你是我叔父的獨養兒子哩，你後面沒有攬他身子的人了。如果你去打仗呢，那是不知道要怎麼樣呵。」

然而那人卻笑嘻嘻回答道：

「哦！我不是獸子，我不肯站在性命相關的地方的。如果那邊開火了，我會逃開的。我只想變動一

下子，去逛一趟，見識見識外邊的地方，免得將來老了辦不到。」

王龍這纔將洋錢爽直地給了他，便在心裏想：

「哦，他喜歡幹這勾當呢，那是我家裏這一個孽障從此也就除滅了。在這國度裏打仗原是打不了的呵。」過了一會他又想，「打仗的時候，往往有一班人死的，他甚至就此送了命也說不定罷。」

他於是非常高興了，可是他偏遮掩了這高興，當他的嫡母聽得兒子要去，有些哭的神情時，他對她安慰了一番，給她添了些鴉片，他說道：

「他一定會升做軍官的，我們大家可以靠他的勢了。」

於是終於全家太平了，因為除了他自己以外，在這鄉下的家裏，只有睡着的兩個老傢伙了。而城裏的家裏，王龍的孫子的誕生也近了。

這個時候愈是近，王龍在城裏的家裏便愈多住了。他在幾個院子裏走來走去，出神似的這麼想：在闊綽的黃家從前住過的這幾個院子裏，現在住着同小老婆和兒子媳婦了，現在第三代的孩子快要生了。

他非常得意，竟至買什麼東西都不惜錢了。他給他們全家人買了幾丈綢緞，因為在雕花的椅子上，在南方的紅木做的雕花的桌子邊，平常的布袍子是怪難看的。他又給僕人和丫頭們買了幾丈上好的藍布和玄色布，免得他們再穿襤褸的衣服。

王龍又關心到美味的飲食了。他自己從前是麥餅裏裹着大蔥喫就很滿意的了，現在他早上起得遲，又沒有親手在田地上工作，是不容易對種種的小菜覺得喜歡的，他便嘗到冬筍，蝦子，鵪鶉，南邊地方的魚，北邊海洋裏的蛤，以及富人們用以刺戟他們減退下去的胃口的那些東西。他的兒子們這麼喫，荷花也這麼喫，杜鵑見了這一切情形，便笑了一臉，說道：

「這光景和從前我在這些院子裏的時候一模一樣了，只不過我這個身子現在是又乾又溼，不配來當值老爺了。」

她這麼說時，對王龍狡獪地瞟了一眼，又復笑了一臉，他裝作沒有聽得她那風騷的聲息，然而她將他比了老爺，他倒也覺得欣喜了。

他一面過着這麼閒空而奢侈的生活，一面等候着他的孫子。一天早晨，他便聽得女人的呻呼了，他走進他大兒子的院子去，他的兒子遇見他，便說道：

「時候是到了，但是杜鵑說，這時候長着哩，因為這女人骨格生的狹，這是難產啦。」

王龍這纔回到自己的院子，他坐下來，尖着耳朵聽那呼叫的聲音，他許多年來第一次着了急，便覺得有求菩薩的必要了。他起身往香燭店，買了香到城裏的神廟去，那地方有觀音菩薩住在那金漆的神龕裏。他招呼了一個和尚，將錢給了他，教他將香插在菩薩面前，便說道：

「我一個男子漢來做這種事是不得當的呀，但是我的長孫快要生了，那做娘的喫苦的很！她是

城裏的女人，身架太生得狹。我兒子的娘已經死了，沒有女人來燒香。」

那時，他看住和尚將香插在菩薩面前香爐的灰裏，他忽然憂急着想，「如果不是孫子，偏是女孩子，那怎麼樣呢！」便即叫道：

「哦，如果是孫子呢，我來助錢做一件嶄新的紅袍給菩薩穿，如果是女孩子呢，那我就沒有什麼舉動了！」

他走出了那廟，不管那天天氣熱，街道上灰塵積得厚厚的，再買了香走到那看管土地的兩尊菩薩坐着的小神堂去，他插了香，點了火，便對那一對喃喃地說道：

「哦，我爹，我，我兒子，我們都是照顧你的，現在我兒子傳下種來了，如果不是男的呢，那就再也來理睬你們兩口兒了。」

於是他盡了心力，很困乏的走回院子去，他在桌邊坐了，只想一個丫頭端了茶來給他喝，一個丫頭絞了手巾來給他揩臉，然而他雖然拍拍手，卻一個也不來。誰也不理睬他；那邊有的跑來，有的跑去，然而他卻不敢叫住誰，問生的是男呢還是女，或者甚至問生了沒有。他全身灰濛濛的，困乏的坐在那裏，沒有人對他講話。

他等候了那麼長久，終於覺得天快晚了，荷花同着杜鵑走進去，她笑說道：

「好呀，你兒子的屋裏有一個兒子了，娘兒子都安好。我見過這小囡呢，又秀氣又結實。」

於是王龍也笑了，他拍拍手說道：

「呵！我呆坐在這裏，好像自己的頭生兒子落地，不知道怎麼辦纔好，什麼都害怕。」

待到荷花走到她的房裏去了，他又復坐下來時候，他不由地尋思起來，他對自己說道：

「當那人生了她的頭生，我那兒子的時候，我沒有擔心到這樣子。」他靜靜地坐在那里默想，他回憶到那一天，回憶到她怎樣獨自兒走進了那暗沈沈的小房間了；她怎樣給他前前後後生了不少的兒女，都靜悄悄地；她怎樣來到田野上，又復在他身邊操作了。這裏這個人呢，是他的媳婦了，她因了痛楚，孩子似的哭過一陣，她有着跑進跑出的一班丫頭，她的丈夫又在門邊。

他像一個人回憶到久遠的夢似的，回憶到阿蘭怎樣在她工作的中間休息一會兒，給孩子豐足地哺奶，那白色的豐富的奶流出她的奶袋，直濺到地上。這似乎是久遠到有些渺茫的事了。

那時他的兒子笑迷迷的走進來，說道：

「爹！男孩子生出了，現在我們得找一個奶媽來給他喫奶，我不願意我老婆自己來哺奶，弄得她模樣兒難看，身體弱。城裏有場面的女人家，沒有一個這樣的。」

於是王龍悲哀地說了下面這番話，雖然爲什麼悲哀，他並不明白：

「哦，如果她不能自己哺奶，一定要這麼着呢，那麼就這麼着罷。」

當那孩子滿月的時候，王龍的兒子，那孩子的爹辦滿月酒了，他邀請了城裏的客人和他的丈人丈母來喫酒。他染好了幾百個紅色的雞蛋，他將這些蛋分給每個客人，全家很熱鬧很歡樂。

酒席散了，王龍的兒子來到他父親跟前說道：

「現在我們家裏有三代了，我們該有祖宗的牌位，我們該將這些牌位擺起來，逢時逢節做祭祀，因為我們現在是有場面的人家了。」

這番話王龍非常的贊成，他便定做了牌位，在大廳上排列起來，一個牌位上寫他祖父的名兒，其次的牌位上寫他父親的名兒，有的空留了地位，預備王龍和他的兒子將來死的時候，寫他們的名兒。王龍的兒子買了一隻香爐擺在牌位的前面。

這件事辦好，王龍回憶到自己應許過觀音菩薩的紅袍了，他這纔上廟去，付出了做紅袍的錢。

在回來的路上，彷彿神們捨不得儘管賜恩，偏在所賜的恩惠裏暗藏了刺似的，一個人從收穫的田野跑來，告訴他說，金忽然輪倒快要死了，他曾經問起王龍肯去送他的終麼？王龍聽了氣喘喘的跑來的人的話，便忿忿地叫道：

「莫非我助了一件紅袍給城裏的觀音菩薩穿，那一對發昏的土地菩薩妒忌了罷，他們不知道土地上他們有勢力，生孩子的事情上，他們是沒有什麼勢力的呀。」

雖然他的午飯給他擺好了，他卻沒有就將筷子舉起來，雖然荷花高聲叫他，且等到太陽斜過了

出去，他也不爲了她就停留下來，他走出去了。那時荷花見他沒有睬她，便差了一個丫頭，拿一把油紙傘跟在他後面，然而王龍跑的那麼快，那壯健的丫頭就難以捏住那撐在他頭上的傘了。

王龍不多久走到金騎着的房間，高聲嚷道：

「這是怎麼起來的？」

那房間滿是擁擠着的佃工們，他們當即慌張地回答道：

「他要親自打穀啦……」「我們對他說，他有年紀了，動不得……」「有一個佃工是新近雇來的……」「他打穀棒捏得不得當，金就做樣子給他看……」「在老年人這真是太喫力的工作了……」

於是王龍用可怕的聲音喝道：

「將這個佃工帶來。」

於是他們在王龍面前將那人推到前頭，他站在那里索索地抖，他那裸露的兩膝互相撞着，他是臉上紅東東的粗蠻的鄉下的童子，他的牙齒突出在下嘴唇外邊，呆沈沈的兩眼好像牛眼。然而王龍對於他卻毫不可憐。他在那童子的兩頰上打了幾下巴掌，又拿了丫頭手裏的傘打那童子的頭。誰也不敢來阻住他。那鄉下人恭順地熬受了這頓打，他吮着牙齒略略哭了一陣。

那時金從他騎着的牀上發着呻吟的聲音，王龍便拋下了傘叫道：

「喔！我只管打着渾蛋，竟不知道這個人要死了！」

於是在金的身邊坐了，拉了他的手，捧一會，這隻手又輕又小又乾燥，有如枯萎的橡葉一般，這裏面還有血流通着，叫人難相信，這就有那麼乾，那麼輕，那麼燙。然而金的臉，在平日黃蒼蒼，現在卻黑沈沈起來，有着稀疏的血斑了，他那半閉的兩眼蒙了霧而且瞎了，他的氣息大口地逗着。王龍向他俯下去，貼着他的耳朵高聲說道：

「我在這裏啦！我要給你買一口棺材，僅比我爹的差一級的！」

然而金的耳朵卻充滿了血，他即使聽到了王龍的話也沒有什麼表示，他只氣喘喘地躺在那里，隨即他死了。

當他死的時候，王龍俯在他身上哭了，從前他自己的父親死，他也沒有這麼哭。他買了一口上等的棺材，在出喪時候，雇了一班道士，他便戴着白布跟在後面走。他甚至使他的大兒子也腰間繫一條白布，彷彿一個親眷死了似的。他的兒子咕嚕着說道：

「他不過是個上等用人呵！這樣子給用人帶孝是不像樣的。」

然而王龍卻硬教他帶了三天孝。如果王龍能夠完全照自己的心意辦去呢，他說不定會將金葬在他父親和阿蘭的葬地的泥牆裏的。然而他的兒子們卻不肯，他們咕嚕着說道：

「我們的娘和公公怎麼可以同一個用人葬在一起呢？」

王龍因為對他們不能滿意，在他的年紀，又要家裏太平的緣故，便將金葬在那牆的門口，於是他

對於他辦好的事，覺得安慰了，他說道：

「哦！這是合適的，他本來是給我管家的呵。」於是他囑咐他的兒子們，等到他自己死了，他得葬在金的近邊。

於是王龍去看他田地的時候愈加少了，因為現在金死了，他獨自兒去很覺得心酸，而且他對於工作覺得怠倦了，他每在高低不平的田野上，獨自兒走，就骨頭酸痛了。這纔他將他的一切田地儘量租出去，人們急切地承了租，因為大家知道這都是好田好地。然而無論那一畝，王龍決不肯說到賣掉，他只肯照約定的價錢租出去，一年一次。這樣子，他感覺到這都是他自己所有，都還在他的手裏。

他指派了佃工們中間的一個，叫他和他的老婆和孩子們住在鄉下的家裏，照顧那一對吸鴉片的老年人。於是看着他小兒子的沈思的兩眼，他說道：

「哦！你可以同我進城去，我的啞吧，我也要帶着去，她在我住着的院子裏可以住的。現在金死了，在你太冷靜了。這可憐的啞吧呢，他們見着她如果挨了打，或是喫不到好東西，也沒有人可以告訴了，他們一定不會好好兒待她的，我知道。現在沒有人教你田地上的事了，現在金死了。」

王龍這纔帶了他的小兒子和他的啞吧一同去，從此以後，他有許多時候幾乎沒有到他本地的家來。

現在王龍似乎覺得在他的景況中，沒有什麼想望的事剩着了，現在他能夠傍着他的啞吧坐在太陽下的椅子上，又能夠吸吸他的水煙，過太平日子了，原來他的田地租出了，從那田地上，有錢到他的手裏來，用不着他勞心。

要不是他的那個大兒子與風作浪，情形也許就是這樣了罷，那大兒子對於好好兒進行着的事老是不滿足，非另外再尋求些什麼不可。他這纔來到他父親這里說道：

「我們這所房子裏還缺着這個那個啦！難道我們單是住在這幾個裏院子裏，就算得一戶大人家了麼？現在我弟弟的喜期只不過六個月了，我們給客人坐的椅子不夠，桌上的碗不夠，這些房間裏各種傢生也不夠。而且請客人來，經過那大門，經過那些臭烘烘鬧嚷嚷的人家，也是丟臉的。我的弟弟成了親，他的孩子們和我的孩子們出來，那些院子，我們也少不得的。」

於是王龍向穿着漂亮衣服站在那里的兒子看了一眼，便將眼閉一下，就他的煙管重重地抽一陣，咕嚕着說道：

「哦！怎麼說啦！你再說罷！」

那少年看出他的父親對他覺得厭倦了，然而他卻執拗地說了下面的話。他使他的聲音略略響一點：

「我說外邊的幾個院子我們也得租下來，有我們這麼多的錢，我們這麼好的田地的人家，總得有一個相配的場面。」

於是王龍啣着煙管喃喃地說道：

「哪田地是我的，你又沒有在這上面辛苦過。」

「哦！爹爹呵！」那少年一聽到這話便大聲說，「是你要教我做一個讀書人的呀。等到我想做有田地人家像樣的兒子了，你又奚落我，要我和我老婆都做土老兒。」那少年氣呼呼地猛轉過身去，做出彷彿要在院子裏一棵松樹上撞破他的腦壳似的神情來。

王龍一見這情形，便着急起來，生怕那少年自己撞傷，因為他性子一向是暴躁的，這纔他叫道：

「就照你的意思辦，就照你的意思辦，——只是不要惹的我煩惱呵！」

那兒子聽到這番話，便急忙出去，生怕他父親變更主意。他來不及似的買了蘇州出產的雕花的桌子椅子，又買了在門口掛的紅綢的簾子，又買了大大小小的花瓶，又買了牆上掛的有很多美女的掛幅，又買了古怪的石頭，在天井裏造他在南邊地方見過的那種假山，這樣，他自己忙了許多天。

因為有這種種進出的事，他差不多天天得經過外邊的院子許多次，他每經過普通的人家，就仰

起鼻子來，看不過他們，這纔住在那里的人們，在他走過了後，笑着他，說道：

「他忘記了他爹的老屋門口肥料臭了。」

然而當他經過的時候，還沒有人敢這麼說，因為他是富家的兒子。當喜期將到，房租講定的時候，這些普通人家覺得他們住着的房間和院子，因為別人肯多出了錢來租的緣故，那租錢擡得很高，他們便只得搬走了。他們知道這是王龍的大兒子幹的事，雖然他乖的很，沒有說過一句話，全是寫信和住在外邊地方的黃老爺的兒子接洽的，黃老爺的兒子，除了在什麼地方，以及怎樣可以從那老家得到最多的錢以外，是什麼都不關心的。

於是普通的人家只得搬場了，他們一面搬着，一面怨恨着，咒罵着。他們氣呼呼地出去時，噤哩咕嚕說，他們總有一天要回來，說不定也要照富的太富了的時候，窮人回來的樣子來一下。

然而這番話，王龍卻沒有聽得，原來他是在裏院子裏，因為年紀老了，他喫飯睡覺，安閒地過活，出來時候少，他將事務交付給他的大兒子了。他的兒子叫了木匠和聰明的泥水匠，他們便將被普通人家糟塌過的那些房間和院子之間的月門修理好，他再造了幾個池塘，買了金魚來放在那里。一切舒齊了，他又在池塘裏種了荷花，百合，結紅果的天竹，以及他記得在南邊地方見過的各種東西。

於是城街上的人們聽到了王龍的大兒子幹着的一切，便將那大房子裏的事情，當作談講的資料，因為他們覺得又是富家住在那里了。本來說種田人老王的人們現在就說王老板了。

爲了這種舉動，錢是從王龍手裏一些一些用出去的，他就幾乎不知道這在什麼時候用掉，因爲大兒子每次到他跟前來，或者說，「這里我要用一百塊洋錢啦，」或者說「那扇大門用不到整數的洋錢就可以修得同新的一樣。」或者說，「那地方應當擺一張長桌子。」

於是王龍將洋錢一些一些給與他，因爲每逢收穫時節，以及他候用的時候，從田地上可收的洋錢進來容易，他付出去也就容易了。要不是一天早上，太陽還未曬到牆頭上的時候，他的第二兒子走進他的院子來，說了下面這番話，那麼，他就不會知道自己付出了多少，也說不定罷。

「爹，這樣的亂用着錢，難道是用不完的麼？難道我們是非住王宮不可的麼？這許多錢二分錢借出去，銀子生得出許多斤來，這些池塘呀，果也不結的花木呀，這些開花的百合呀，都有什麼用處呢？」

王龍見到這兩兄弟要爲此鬧起來了，他生怕不得太平，便急忙說道：

「哦！這都是爲着你喜事的場面呵。」

於是那少年並無歡欣的意味，猶笑着回答道：

「怪呵！一場喜事要化到十個新娘子的錢了。這些我們的財產，你死了，我們應得大家分的，現在只不過因爲哥哥要鬧氣的緣故，平白地化費掉了。」

王龍知道他這第二兒子的決斷，他知道如果對談起來，自己是說不過他的，這纔急忙說道：

「哦——哦——我要收住了——我要對你哥哥講，我要將我的手把捏緊了。用的也夠了。你的

話不錯！

那少年已經拿出一張紙來了，紙上寫的是他哥哥用去的錢的一篇總賬，王龍見到那篇長長的賬，急忙說道：

「我還未喫過飯呢。我這麼年紀，早上不到喫飯時候，總有些發噤。這個下回再說罷。」他轉身走進自己房間裏，這纔將他的第二兒子打發開了。

然而當天傍晚，他卻對他的大兒子講話了，他說道：

「油漆呀，粉刷呀，這等花樣兒就歇了手罷。這也夠了。我們究竟是鄉下人囉。」

然而那少年卻驕傲地回答道：

「我們不是啦，城裏人對我們稱起大人家來了。我們多少總得像個大人家的樣兒纔對呵。如果弟弟什麼都不管，只認得洋錢呢，我和我老婆，我們兩口兒要綳一綳這個場面的。」

王龍因為年老了，外邊少出去的緣故，是不曾知道人們對他的家這麼稱呼的，然而這卻使他暗自高興了，他就說道：

「哦，雖是大人家也是從田地上興發起來，在田地上生根的。」

然而那少年卻靈敏地回答道：

「是呵，但是他們並不住在田地上。他們抽出枒杈來，開着花，結着果。」

王龍不願他的兒子這麼口舌利便地回答他，就說道：

「我說過那一番話了。化費洋錢的事情，就歇了手罷。會結果的樹呢，那根總得好好兒留在田地的泥裏的。」

那時，因為天色漸漸夜了，他要他兒子就出這個院子到他自己的院子去。這兒子現在已經做好他要做的事，至少一時滿意於那些房間和院子了，因此他願意服從他父親的話；然而他卻又復開口道：

「哦！就算了罷，不過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啦。」

於是王龍將他的煙管扔在地上，嚷道：

「難道我老是不得太平麼？」

那少年執拗地接下去說道：

「不是爲我自己，也不是爲我兒子。是爲我的小弟弟，你自己的兒子啦。他年紀大起來，老是這麼無知無識的，這不是道理呵。他該學習些什麼纔好。」

王龍聽到這話，便呆了一會，因為這是新鮮的事情。他長久以前，就已將他的小兒子的生活日後怎麼着，打算停當了，現在他說道：

「現在我們家裏用不着再有滿肚子字眼兒的傢伙了。兩個儘夠了，他得在田地上做，等到我死

了。」

「是呵！就爲了這緣故，他夜裏哭着啦！這就是他所以這麼白遼遼，瘦拐拐的道理。」大兒子回答說。

因爲早就決定了一個兒子非放在田地上不可，王龍是從未想到向他的小兒子問一聲他願意幹什麼營生的，現在他大兒子這番話便使他眉頭一蹙，沈默起來了。他從地上慢慢地拾起了煙管，便就他的第三兒子尋思了一會。他是同他的兄弟們不像的童子，沈默得有如他的母親；因爲他沈默着的緣故，便沒有人注意他了。

「你聽得他這麼說麼？」王龍將信將疑地向他的大兒子問。

「爹，你自己問問他看。」那少年回答。

「但是總得有一個孩子做田地上的事的。」王龍忽然爭辯着說，他的聲音很響。

「怎麼啦，爹？」那少年逼緊着說。「你用不着有底下人模樣的兒子了。那是不得當的。人家要說你氣局小。」有這種自己闊闊綽綽享着福，偏教兒子做土老兒的人啦。」人家會這麼說的。」

那少年因爲知道他父親對於人家說到他的話很關心，所以乖巧地說了上面那番話，現在他接下去說道：

「我們可以請一位先生來教他，我們可以送他到南邊的學校去讀書。既然你家裏有我幫助你，

二弟也做好生意了，那孩子還是讓他揀願意的幹罷。」

於是王龍終於說道：

「叫他到我這里來。」

過了一會，第三的兒子來了，他站在他父親的甬前。王龍爲要明白他是怎樣的人，向他看了一會。他見到了一個瘦長的童子，除了他有着他娘那樣的嚴肅和沈靜以外，他不像爹，也不像娘。然而他的相貌倒比他的娘美，比王龍的孩子們，除了已經出嫁的第二女兒以外，個個都美。只是那童子的額角上，有着兩道濃黑的眉毛，這在他那年青的蒼白的臉，是過於濃黑了。他容易皺眉，每逢皺眉的時候，他兩道黑眉毛就又粗又直會合在一起。

王龍向他的兒子呆看了一會，待到將他看熟了，他說道：

「你大哥說你要學習念書。」

那男孩子幾乎嘴唇皮也不動，說道：

「哎！」

王龍敲去了煙管上的灰，用拇指將新的煙草慢慢地裝上去。

「哦！你的意思是不要在田地上做，可不是麼？那是我兒子雖有幾個，管我自己田地的兒子倒要

一個沒有了。」

他淒苦地說了這話，然而那男孩子卻不作聲。他穿着白夏布長衫，默默地直立在那里，終於王龍對他的沈默動氣了，對他喝道：

「你怎麼不說話呢？你真的不要做田地上的事麼？」

那男孩子又復只回答了一聲：

「咳。」

王龍一面看着他，一面心裏想，他這三個兒子都是他的煩累，便又嚷道：

「你怎麼幹，管我什麼呢？去！」

於是那男孩子急速地出去了，王龍一個人坐在那里，心裏想着：他的三個兒子到底還是他的兩個女兒好，一個女兒雖是可憐的啞吧，但她除了一點隨便什麼的食物，和玩弄的布條兒以外，卻從未想望什麼，還有一個是出嫁了。於是暮色罩到院子上，將他一個人關在那裏面。

然而王龍卻照他每逢怒氣過時常有的樣子，依從了他的兒子們的心願，他叫了他的大兒子來，說道：

「阿三要念書呢，那麼索性依了他的心意，給他請一個先生罷，只是這等事情不要叫我煩心就是了。」

他又叫了他的第二兒子來，說道：

「管田地的兒子我是不會有的了，照管田租，照管稻熟時候從田地上收進來的洋錢，這些是你的責任了。你能夠秤，能夠量，你可以做我的賬房。」

第二的兒子十分欣喜了，因為照這番話，至少錢要過他手，他會知道進賬怎樣，如果家裏化費得過分，他也能向他的父親訴苦了。

他這第二的兒子，在王龍看來，似乎比其他兩兒子更奇怪，原來便是在到臨的結婚日，他也將化費在酒肉上的錢仔細盤算過，他將酒席仔細分了等次，最好的肉類留給他的城裏朋友們喫，他們是知道小菜的價錢的。對於不得不邀請的佃戶和鄉下人呢，他將酒席擺在院子裏，他只將次等的酒肉給這班人，因為他們天天喫粗惡的飯食，在他們，略略好一些就是很好了。

第二的兒子看管銀錢和收進的禮物，他將少到不能再少的錢給與丫頭們和僕人們，因此，當他將鄙吝的兩塊洋錢交到杜鵑手裏的時候，杜鵑冷笑了一陣，便給許多人聽得那樣地說道：

「真正的大人家不是這麼盤算着洋錢的，人家看得出這戶人家不是這些院子的真主兒來。」

大兒子聽到了這話，便覺得羞愧了，他怕她的嘴快，悄悄地再給了她洋錢。於是他惱恨他的二弟了。這一來，雖在結婚的正日，客人坐了席，新娘子的轎進了院子來的時候，他們兩人間，也有着齟齬。

大兒子在他自己的朋友中間，只請了幾個最托熟的來喫酒。爲什麼呢？因爲一來他對於他弟弟

的吝嗇覺得羞愧，二來新娘子只是個鄉下大姑娘，他輕蔑似的站在一邊，說道：

「哦！憑我爹的地位，他儘可以揀一隻玉杯哩，他倒揀了一隻瓦鉢頭。」

他擺出一副輕蔑的神氣，待到那對新人走過來，在作爲長兄長嫂的他兩夫妻面前鞠躬的時候，他硬僵僵地點點頭。那大媳婦擺了端莊而驕傲的臉孔，只將身子不失身分那樣微微一彎。

住在這些院子裏的他們全體中間，現在是除了王龍的小小的孫子以外，似乎沒有一個人全然安靜而且舒服了。雖是在接連着荷花的院子的王龍自己房間裏的雕木大牀的陰影裏醒過來的他，王龍也往往醒着夢想回到簡陋陰暗的泥築房子裏，在那邊，人能夠將喝剩的冷茶潑掉，不致濺到什麼雕花的木器上，在那邊只一步就走到他自己的田地裏。

至於王龍的兒子們呢，他們老是不得太平的。大兒子惟恐化費得欠夠，他們被人家看輕，第二的兒子惟恐有浪費的事，用掉錢，第三的兒子則爲要補足以前作爲農人的兒子蹉跎過了的歲月，努力用着功。

然而那邊卻也有着一個滿足於自己的生活，而搖搖擺擺跑來跑去的人，這就是大兒子的兒子。這小小的人從未想到這大房子以外的什麼地方，他既不覺得這大，又不覺得這小，只覺得這是他的房子，這裏是他娘，那里是他爹，他公公，住着的人都無非爲的是服事他。便從這個人，王龍獲得了太

平，他對着他看，對着他笑，每逢他跌倒就抱起他來，這都不會厭的。他也回憶到自己父親曾經幹過的事，喜拿一根帶子圍了這孩子，便這般牽着他走，不使他跌；他們從院子走到院子，這孩子指着池塘裏的游魚，啞啞地這麼說那麼說，又用手撥花的柴頭，在一切舉動中間，是逍遙自在的，只有這孩子，王龍纔尋到太平。

那邊也並不是只有這一個。大媳婦是忠實的，她受孕做產，規則地忠實地受孕做產，每個孩子生出來，就雇一個奶媽。這樣，王龍在那些院子裏，年年見到這新添的孩子和奶媽，每逢人對他說，「大房又要添一丁子了」，他就只笑着說道：

「嚶！嚶！好的，我們有好田，好地，飯米多着，夠大家喫的。」

當他的二媳婦依她的時節也做產了的時候，他又欣喜了，那二媳婦頭次生的是女兒，這是得當的。於是，在五年的期間，王龍有了四個孫子，三個孫女，各個院子裏滿是他們的笑聲哭聲了。

在人的一生中，除了很幼小和很老的時候，五年原是算不了什麼的；倘說這五年將這班孩子給了王龍罷，那麼也可以說，這將他的叔父那老癩帶去了；他對於這叔父除了覺到他們兩夫妻有飯喫，有衣服穿，有他們所希望的鴉片抽以外，是差不多忘記了的。

第五年的冬天，天氣冷得很，比三十年來無論那一年冬天都還冷，王龍的腦筋裏這纔第一次推想到城濠結了冰，人們可以在這上面來回地走了。從東北方還吹來了連續的冰樣冷的風，連羊皮狐

皮的衣服也不能使人溫暖了。在那大房子的各個房間裏，他們燒了銅盆裏的炭，而天氣還是冷到人吹出氣息來時看得見那氣息。

王龍的叔父兩夫妻自從吸鴉片以來，全身的肌肉久已離開他們的骨頭了。他們像兩枝枯老的柴梗似的日夜躺在牀上，他們的身子裏沒有一些熱氣了。王龍聽得他的叔父甚至在牀上也不能坐起來，而且動一動就吐血了。他出去探看，便見到這老頭子沒有幾多鐘頭的壽命了。

於是王龍買了兩口不好不壞的棺材，帶進他的叔父躺着的房間去，使這老頭子看見了牠，知道了安放在他骨頭的地方，就死得安心。他的叔父用顫動的聲音輕輕兒說道：

「哦！我看來你就是兒子，而且比流浪着的我親生的那個還好。」

那老婆子比那老頭子還健些。她說道：

「如果我等不到那兒子回來就死了，你答應我給他找一個好好的大姑娘，他就還可以給我們有幾個孫子。」於是王龍答應了。

王龍沒有知道，他的叔父什麼時候死，只知道一天傍晚老媽子進去拿一碗羹的時候，他躺着死了。在風捲起地上的雪來的嚴冷的一天，王龍葬了他。他將那棺材安放在本家的墳地裏，他父親的旁邊，只比他父親的墳下首一點，然而還在他自己要做墳的地方的上首。

於是王龍叫全家的人穿素，他們穿了一年的素，這並不是因為什麼人真的哀悼着這於他們只

不過是牽累的老頭子的逝去，卻是因爲在大人家裏一個親族死了，這麼辦纔合禮的緣故。

於是王龍將他的婦母遷到城裏，她在城裏就不孤獨了。他將裏進的院子盡頭一個房間做她自己的房間，他叫杜鵑派一個丫頭當值她，那老婆子天天吮吸她的鴉片槍，心滿意足地躺在牀上。她的棺材便擺在她的近旁，使她看了可以安心。

王龍想起下面這一層來，不由地驚奇了：他從前曾經害怕她，因爲她是胖大的粗俗的鄉下女人，又懶惰又嘈雜的緣故；她現在躺在那里，面黃肌瘦的沈默着，那面黃肌瘦正同衰落的黃家曾經有過的那太太一樣。

王龍一輩子聽得各地的戰爭，然而除了年青時候在南邊的城市裏過冬那一回以外，他卻從未見過這事情近攏來。雖然他從幼小時候到現在，時常聽得人們說，「今年西邊有戰爭，」或者說，「戰爭也許在東邊，也許在東北邊，」但是他卻不會碰到過比那一回更近攏來的戰爭。

在他看來，戰爭是同地呀天呀和水呀一樣的事情，誰都只知道這是戰爭，並不知道牠的原因。他往往聽得人們說：「我們要去打仗了。」每當他們快要餓死，與其做乞丐寧可當兵的時候，他們這麼說；有的時候，人們照他叔父的兒子曾經說過那樣，在家裏覺得煩悶了，他們也這麼說；然而無論怎樣，戰爭總是在遠地方。現在，不知怎的，好像從天上來的無端的風似的，這事情近攏來了。

王龍起初從他第二的兒子聽到這事情，那兒子一天從店裏回家來喫午飯，他對他父親說道：

「穀價忽然漲了，因為戰爭現在就在我們的南邊，天天近來了，我們還是將存穀藏到後來糶掉罷。兵隊越到得近，價錢就越高，我們可以糶得價錢好。」

王龍喫飯時候聽到這番話，他便說道：

「喔！怪事！戰爭怎樣的，我倒想見識一下子，這我一輩子聽得人家說起過，還沒有見識過。」

那時他回憶到從前因為要被硬拉去的緣故，自己曾經擔過心，然而現在他老得不中用了，況且他是富人，富人是用不着擔什麼心的。因此他對第二的兒子說道：

「那穀，你想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

在後來這幾天，他逢到有與致，就對孫兒女們逗弄一番；他睡着，喫着，吸着煙，有的時候，去看看那坐在他院子角落的可憐的啞吧。

到初夏的一天，從西北方像蝗羣一般擁到了一羣人。王龍的小小的孫子同着一個男僕站在大門口閒看時，他看見了長排的灰色衣服的人們，便跑回他祖父跟前，去，呼叫道：

「公公！去看看什麼來啦！」

於是王龍同他走到大門口去，在那邊，人們充塞着街道，充塞着全城。因了滿城穿着制服沈重地踏着的多數的灰色人，王龍覺得彷彿空氣和太陽光忽然遮住了似的。他對他們接近地看了一下，便見各人都拿着一種有一把刀從末端盪出的器具，各人的臉都粗野可怕，連有些還只好算是童子的也如此。王龍見了他們的臉孔，便將孫子急忙拉到身邊，喃喃地說道：

「我們快去，將大門關了。他們不是好人，看得我的寶寶。」

然而忽然間，他不及轉身，一個人就從衆人中間看見了他，向他喊道：

「哦！那邊啦，我老爹的姪兒。」

王龍聽到這聲喊，仰起頭來一看，他便見到他叔父的兒子了，他裝束得同別人一樣，渾身塵污而且灰色，然而他的臉相，卻比什麼人更野更可怕。他粗聲兒笑了一陣，便對他的同伴們大聲說道：

「衆弟兄！這里我們可以停留的，這是富家，是我的親族！」

恐怖的王龍還不及將身子移動，這羣人就從他前面湧進他自己的大門去，他在他們的當中便沒有什麼力量了。他們像混濁的大水似的湧進他的各個院子裏，角角落落都塞滿了。他們在地板上躺下了身子，他們用兩手在池塘裏掬起了水來喝。他們將他們的刀子在彫木的桌子上碰，他們隨地吐痰，互相喝喊。

那時，痛心於當前的情形的王龍同着孩子跑回去找他的大兒子。他走進他兒子的院子裏，他的兒子正坐在那里看書，見父親進去，便站起身來。他聽到了王龍氣急敗壞的一番話，不由地叫聲啊喲，走出去了。

然而當他看見了他的堂叔的時候，他來罵他一頓呢，還是來對他客氣，這他可沒有主意了。然而他看了一會，卻向在他後面的父親低歎似的說道：

「個個人帶着一把刀！」

這纔他客氣了。他說道：

「堂叔，你難得回家來。」

那人便猶笑着說道：

「我有幾個客人帶來了。」

「是你的客人呢，請他們這里歇一歇罷。」王龍的大兒子說，「我們備飯給他們喫了可以走路。」

於是王龍的堂弟仍然猶笑着說道：

「好的，但是不要着忙呀，我們要住幾天，住一個月住一兩年都說不定的，我們要駐紮在這城裏，等到上頭來調去打仗。」

王龍和他的兒子聽到了這話的時候，他們幾乎遮不住驚慌的神色，然而因了滿院子到處閃耀着的刀光，這神色卻還是非遮住不可，他們這纔勉強裝出了一臉苦笑，說道：

「我們鬧熱了——我們鬧熱了——」

大兒子裝作他得去安排的样子，拉了他父親的手，他們兩人奔進裏院子，大兒子將門門了，於是父子兩人面對面驚慌地呆了一會，都不知道怎麼辦纔好。

於是第二的兒子跑來了，他敲敲門，他們將門開了，他便衝進來，氣喘喘地說道：

「家家戶戶都有兵——連窮人家也有了——我跑來關照，你們不好同他們鬧的，今天我店裏一個伙計，我和他很熟——他天天和我一同站在櫃檯旁——他聽到了，走到家裏去，不料有幾個兵竟在他害病的老婆躺着的房間裏了，他和他們鬧起來，他們便在他身上一刀子插進去，仿佛他是豬

油做似的——那麼滑溜溜啦——那刀子乾脆地穿過了他的身子了！無論什麼他們想要了，我們總得給他們的，但願這戰爭不多時就移到別地方去呵。」

於是他們三人憂悶地互相看望了一會，他們想到他們的女人，想到這班好色的饑漢。大兒子想到自己端方標緻的妻子，便說道：

「我們得將女人們一總放在最裏進的院子裏，日夜在那里看守，將大門門起來，後面太平門上的門拔了，隨時可以開。」

他們這麼辦了。他們將全家的女人和孩子都帶進一向只有荷花同着杜鵑和他的使女們住着的裏院子去，他們便不舒服地擠着住在那里。大兒子和王龍日夜看守那道門，第二兒子逢到落空時候也來，日裏夜裏他們看守得一樣當心。

然而堂弟那個人卻在那里，因為他是親族的緣故，照規矩誰也不能拒絕他進來的。他時時敲門進來，手裏提着亮晃晃的閃耀着的刀子，隨意走來走去。王龍的大兒子跟着他走，滿臉苦惱，可是因為有閃耀着的露出的刀子在那里，不敢說什麼，那堂弟向個個看過來，便品評每個女人。

他向那大兒子的妻看了一眼，便粗聲笑着說道：

「阿侄這是你嬌滴滴的城裏娘子呀，脚同金蓮一樣小！」他又對那第二兒子的妻說道，「哦，這是結結實實的鄉下紅蘿蔔，——一塊紅東東的肉。」

他說這番話是因爲那女人肥胖而紅潤，骨架又粗大，然而還不是沒有秀氣的緣故。

過後，他向荷花忒楞楞地看了一眼，說道：「哦！真是太太了，如果我不知道龍哥富有呢，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變了這麼一座肉山呀，你是喫的好，多麼有錢呀！只有富家的太太纔有你這副樣兒！」

荷花聽得他叫她太太，非常得意了。於是她咯咯咯笑一陣，轉向杜鵑說道：

「哦，這粗人倒也慣會尋開心！」

這一會，大兒子始終氣沖沖地站在那裏不作聲。

那堂弟見過了一切，便去看他的母親，王龍爲要指點她在着的地方，同着他去。她躺在那邊牀上，睡得彷彿她的兒子幾乎叫不醒她似的，然而他將他的槍的厚柄在她牀頭邊的磚地上一敲，卻將她弄醒了。於是她從迷蒙中間，對他呆看了一會，他不耐煩地說道：

「喂！你兒子到了，你還睡着！」

她從牀上仰起身子來，又復對他呆看了一會，於是她詫異着說道：

「我的兒子呀！——這是我的兒子呀！」——她對他看了好久，終於彷彿不知道另外怎麼辦似的，她將她的鴉片槍遞給他，便對當值她的丫頭說道，「裝點煙給他吸。」

他同向她呆看了一會，說道：

「不，我不要吸。」

王龍站在那張牀旁邊，忽然害怕起來，也許這人會翻過臉來向他說：

「我娘黃瘦到這樣子，身上一塊好肉也沒有了，你究竟怎麼待着她？」

王這纔慌忙說道：

「她一天要抽幾塊洋錢的鴉片呢，我巴望她少抽些，可是她年紀這麼大了，惱犯她，我們也不敢，她要抽的那麼十足哪。」他說完歎了一口氣，向他叔父的兒子，悄悄地瞟了一眼，然而那人卻不說什麼，只瞪着眼睛看他母親的神氣，待到她倒下身子，又復睡過去了，他就站起身來，用手裏的槍當作手杖，蹣跚地走開去了。

外邊各院子裏的那羣閒漢，雖然任意攀折了各種的花木，用他們的大皮靴弄壞了桌椅上細巧的雕刻，又用他們的糞穢攪混了游着金魚的池塘，以致那些魚死了，翻起白色的肚子來，浮在水上腐爛掉，可是王龍和他的家人，對於他們不論那一個，卻還沒有像對於這堂弟那麼恨，那麼怕。原來這堂弟任意跑進來跑出去，眼光時常向丫頭們身上溜；王龍和他的兒子們不敢睡覺，弄得眼場神疲的面面相覷。於是杜鵑看到了這情形，說道：

「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了！他在這里，得送個丫頭給他安安心纔好，否則他害不得的別人。他也要害了。」

她這番話直鑽到了王龍的心坎，因為他看來再忍耐不住家裏那樣的擾亂了，於是說道：

「好主意。」

他叫杜鵑去問那堂弟：既然那些丫頭他都見過了，他要那一個丫頭呢？

於是杜鵑照辦了，她回來說道：

「他說他要那個睡在奶奶踏脚上的小白臉。」

這白臉的小丫頭名叫梨花，就是在她幼小可憐，幾乎餓死的荒年，王龍收買的那個。因為她嬌弱的緣故，他們愛憐她，只讓她幫助杜鵑，在荷花身邊做些裝煙倒茶之類輕鬆的事情，那堂弟是這樣子看見她的。

杜鵑那句話是在他們坐着的裏院子裏，當他們面前說的，梨花正在給荷花倒茶，一聽得就哭了，她翻落了茶壺，這在磚地上敲的粉碎，茶都流出來了，然而那丫頭卻沒有見到她闖的禍。她只在荷花面前跪了叩頭，哭哀哀地說道：

「哦，奶奶呀，我不——我不——我一輩子怕着他——」

於是荷花對她不高興了，她動了氣，回答道：

「他無非是男人，丫頭們揀什麼男人的好壞，男人家都是一樣的，這吵着算什麼？」她轉向杜鵑說道，「這丫頭帶給他去。」

於是那年青的丫頭淒涼地拜一拜，彷彿會哭死似的嗚嗚地哭起來，她嚇的小身子發抖，她看看各個人哭哀哀地央求着。

王龍的兒子們不便插上嘴來，反對他們父親的小老婆，媳婦更不便插嘴，然而小兒子雖不開口，卻站在那里瞪着眼睛，他兩手在胸前拱着，又直又黑的眉毛牽下來。孩子們丫頭們默默的在那里看望，院子裏有的只是這一種女孩子的驚怖的哭聲。

然而王龍卻因此不舒服了，他疑疑惑惑地向那女孩子看了一眼，並沒惱犯荷花的意思，可是因爲一向心軟的緣故，卻也感動了。於是那丫頭從他臉色上看透了他的心，跑了過去，兩手抱住了他的脚，將頭直俯到他脚邊，便嗚嗚地大哭了。他俯下頭來，對她看了一眼，他見到她小小的肩膀那麼顫抖着，回想到他那久已過了青春的堂弟粗野的闊大的身子，於是對於這件事情的厭惡佔據了他的心，他用溫和的聲氣對杜鵑說道：

「哪哪！這樣的強迫這丫頭不大好。」

這話他說的夠溫和了，然而荷花卻尖聲兒叫道：

「叫她怎麼辦，她就得怎麼辦，我說爲了一點小事情這麼哭真討厭。這是女人家遲早總得碰到的。」

然而王龍卻心地寬大，他對荷花說道：

「我們想想看，另外有什麼辦法沒有呢？你要再添一個丫頭，或者要什麼，我買給你就是了。但是我們且想想有什麼妥當的辦法。」

於是久想有一隻時鐘和一隻新的紅寶石戒指的荷花忽然靜默了。王龍對杜鵑說道：

「你去對我的堂弟說，這女孩子有着醫不好的暗毛病，如果他要她這個人呢，那是再好沒有了，她可以到他這里來的，如果他和我們大家都一樣怕這種毛病，那麼你對他說，我們另外還有好好的「一個啦。」

他兩眼將站在那里的丫頭們，一一瞟過來，她們便都轉過臉去嗑嗑地笑，做出怕難為情的神氣來，只有一個壯健的使女，已經二十歲光景了，她卻紅了臉笑嘻嘻說道：

「哦！這種事我是聽得多了，如果他要我這個人呢，我倒有意思試一下看，他不是怎麼樣可怕的人。」

於是王龍寬慰着回答道：

「哦，那麼去罷！」

杜鵑說道：

「緊跟在我的後邊罷。我知道，他總摘頂近的果子。」於是他們出去了。

小丫頭這時候纔住了哭，可是她還捧住了王龍的腳。荷花也還對她有着氣，站起了走進自己的

房去，一句話也不說。於是王龍輕輕兒拉起那丫頭來，她哭喪着臉，站在他的面前了。他看見她那嬌小白嫩的蛋形臉，和微紅的小嘴，便和藹地說道：「孩子呵，你還是避開你太太一兩天，等到她氣平了，逢到那個傢伙進來呢，你躲着，免得他再想到你。」

於是她舉起兩眼，滴溜溜地對他看了半晌，便即影子那麼靜靜地，從他身邊走了。

那堂弟在那里住了一個月半，他每逢高興時候就和那使女廝混，於是她由他受了孕，在各院子裏誇說這一回事了。忽然間，作戰的命令下來，於是那羣人像糠屑被風捲去了似的去了，而那邊除了他們所製造的垃圾和破壞的東西以外，不剩什麼了。王龍的堂弟將他的刀子插在腰際，肩上背着槍站在他們的面前。他自嘲似的說道：

「哦！就算我不回到你們這里來，我也已經留給你們我的身子，留給我娘一個孫子了，停留得不過一兩月的地方，不是個個人能夠留下一個兒子來的，這是當兵的一個好處呵——留下的種子抽起來，別人一定會養牠的！」

他向他們笑了一陣，便同別的人們上路了。

兵隊一去，王龍和他的兩個較大的兒子從新意見一致了，這就是剛纔過去的事的形跡都得洗刷掉纔好。他們又復叫進了木匠和泥水匠，男僕們掃除了各院子，木匠們巧妙地修補了破掉的雕木器具和桌子；池塘裏起出了他們的垃圾，放進乾淨新鮮的水和大兒子再買來的金魚去；他從新種了花木，修整了剩着的樹木的殘枝。不到一年工夫，那地方又復新鮮而且燦爛了，每個兒子早就搬進了自己的院子，各處從新有了秩序了。

那由王龍的叔父的兒子受了孕的丫頭，王龍命她在他孀母活着的期間——這現在是不會久長的了——當值她，等她死了，送她進棺材。這丫頭生出來的不過是女兒，這在王龍是可喜的事，因為如果這是男孩子，她就會驕傲起來，要求這家族裏一個地位，也說不定的罷，然而既是女兒，這就只是丫頭生了丫頭的一回事，她並不比從前更威風些。

然而王龍待她，是同待一般人一樣公平的，他對她說，如果那老婆子死了，那老婆子的房間，她若是喜歡的，就可以給她做自己的房間，那張牀也歸她有。他又給她幾塊洋錢，這女人除了一樁事以外，是十分滿足了，這樁事她當王龍給她洋錢的時候，告訴了他。

「就拿這洋錢給我當作嫁粧罷，老板呀，」她說，「如果你不怕麻煩呢，請你將我嫁給一個種田人，或者一個好好的窮人也好。這也是你的功德啦。既經同男人住過了，獨自一個人走回牀上去，是怪苦惱的。」

於是王龍爽直地應許了，當他應許的時候，他心裏突然起了這麼一個思想。這會子他將一個女人應許給一個窮人了，可是從前他還是窮人的時候，他爲了自己的女人，也到這些院子裏來過了。他半生不會想到阿蘭了，現在想起她來，心裏就充塞了悲傷，這所謂悲傷並不是什麼哀愁，只不過是往昔的事情和回憶的鬱積罷了。現在他和她相距是那麼遠哪！他沈鬱地說道：

「那麼，等那老癩死了，我一定找個男人給你，這是不會久長的。」

王龍照他所說的辦了。一天早上，這女人來到他這里說道：

「老板，婆婆大清早死在那里，醒不過來了，我已經將她放進棺材裏了。現在你答應過的話，就請你辦罷。」

王龍尋思了一番：現在自己的田地上可有他認得的什麼人麼？隨即回憶到那個曾經惹得金牙齒突出在下嘴唇外邊的童子，他說道：

「哦，他那次幹的事並不是有意的，他人到不壞，我現在只想得出他來。」

他這纔打發人去叫那童子，他便來了。他現在已經是長成的人，然而他卻還是那副粗野相，他的

牙齒也還是老樣，王龍逞着怪想，坐在大廳的匠牀上，將兩人叫到他跟前，慢吞吞地說了下面這番話，爲的要嘗那奇妙的瞬間的風味。

「小廝，如果這女人你要她，她就是你的人了，她是除了我親叔父的兒子以外，沒有給誰破過身呢。」

那男子感激地娶了她，因爲她是壯健的少女，性情又好，而他是窮到娶不起此外的人的。

王龍從匠牀下來，似乎覺得現在自己的生活圓滿了。他現在也到享福的時候了，因爲他快到六十五歲的年紀，他的孫子們好像春筍似的在他身邊，他大兒子的兒子三個，其中最大的近十歲了，他第二兒子的兒子兩個，還有第三兒子，不久要結婚了，這一樁事辦好，他一輩子就沒有什麼事煩心，他能夠安靜了。

然而那邊卻還是不得安靜。大媳婦和二媳婦，在他們還未同住一個院子裏以前，原是彼此十分客氣的，現在卻已經結了深切的怨恨。這起於百把場的小爭端，就是女人們的小爭端，她們的孩子們是必須在一塊兒住着，玩着，像貓狗一般互相吵架着的。每個母親趕去庇護自己的孩子，還意打別的孩子們的耳光，卻饒赦自己的，而每場爭鬪裏自己的兒子總有着權利，這纔兩個女人結仇了。

兩個女人的結怨一天深似一天，而兩弟兄也不怎麼相愛，老大常怕家裏的場面不像樣兒，被人家看輕，老二則怕他哥哥要化費要場面的心思惹得他們的家私還不到分開就耗費掉。而且，家裏的

銀錢是老二經手的，雖然收進付出都是王龍出主意，但是老二卻知道他們父親共總有多少錢，用去了多少，老大呢一點兒不知道，要用的時候，還得像小孩子似的向父親要，這在他看來委實是慚愧。因此每逢兩妯娌相罵的時候，她們的怨恨也就傳染到兩弟兄身上，而兩個院子裏滿是怨氣了。王龍因為家裏不得太平，只好嘆嘆氣。

王龍自從保證了荷花的丫頭以避他叔父的兒子那一天以後，對於荷花也有着秘密的煩惱。從那天起，那小丫頭就失了荷花的寵愛，雖然那女孩子默默地巴結着服事她，整日站在她旁邊裝她的煙管，拿這樣拿那樣，在夜間，一聽得她嚙睡不着就起來，撫摩她的身子和兩腿，荷花還是不滿意。

她妒忌那丫頭了，她每逢王龍進來，就打發她走出房間去，她責備王龍，說是他看着那丫頭。王龍本來是只將那女孩子當作受驚的可憐的小孩子看待的，他照管顧他那可憐的啞吧那樣管顧她。然而當荷花責備他的時候，他卻用心看了一下，他見到那女孩子真是又美麗又白嫩，好像梨花一般。於是沈靜了十餘年的他那老年的血裏，有什麼激動了。

他一面對荷花笑着說：「噫——這房裏我一年來不到三趟，你想我還有色情麼？」一面卻斜過眼去，看那女孩子，他激動了。

各種的世故，荷花雖朦朧，可是男女間的世故她卻熟悉。她知道男人們到年老時候會暫時兜起

青春的情慾來，這纔對着那丫頭生氣，說是要賣她到茶館去。然而荷花卻還貪自己舒服。杜鵑年老懶惰了，那丫頭在荷花身邊敏捷得用，不待奶奶自己知道，就見到她需要什麼，這纔荷花不情願撇開她，卻還是想撇開她；在這異常的衝突中，荷花怪不舒服，就愈加氣惱，她的舉動比平時粗暴了。王龍因為她性子太壞，接連有許多天不住在她的院子裏。他心裏想這性子會過去，自己姑且等着罷，然而同時不知怎的他竟想到那美麗白嫩的小丫頭了。

過後，彷彿他家裏的女人們雖都在盤扭，而煩惱還未足夠似的，王龍的小兒子也作怪了。他這小兒子原是很沈靜的童子，時時刻刻埋頭在他書冊上。然而當兵隊住在那里的時候，那童子卻在兵隊中間聽到過關於戰爭和劫掠的故事，這些故事，他都聽的出神，一聲也不響。過後，他向他的老先生要了三國志和水滸傳之類的小說書來看，於是他的頭腦裏滿是夢了。

現在他就走到他父親跟前，說道：

「我要做的事想定了。我要當兵，我要去打仗。」

聽了這話，王龍非常驚駭了，他大聲嚷道：

「真是發狂呵！難道我就爲這班兒子永遠不得安靜麼？」於是他和那童子爭論了，他一見那童子的兩道黑眉毛聯成一線，便竭力裝得和善，對他說道：「兒子呀，古來有句話，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你是我的小兒子，我的頂好頂小的兒子，你流蕩到各處地方去打仗，我夜裏怎麼睡得着？」

然而那男孩子卻打定主意了，他向他父親看了一眼，便垂下他的兩道黑眉毛來，他只是這麼說：「我要去的。」

於是王龍向他勸誘着說道：

「那麼，到你喜歡的什麼學校去就是。我肯送你到南邊的大學去，即使你要到外國學校去學什麼新鮮花樣兒我也肯。只要你不當兵，那就什麼地方你喜歡去讀書你都可以去。我這種又有洋錢又有田地的人，讓兒子去當兵，實在是拚臺的呀。」那兒子仍然不作聲，他又復勸誘着說道：「你對老爹講，你爲什麼要當兵？」

那童子忽然說了，他的兩眼在他的眉毛底下耀着光。

「我們從未聽到過的戰爭就要起來了，——革命呀，打仗呀，從未有過的戰爭呀，就要起來了，我們的國度就要自由了！」

聽了上面這番話，王龍非常驚愕了。

「這是怎麼說，我不懂，」他詫異着說。「我們的田地已經自由了——我們的好田地都自由了。我要租給誰，我就租給誰，這有洋錢有好穀給我變出來，你們靠這喫，靠這穿，我不懂你另外還想怎樣的自由。」

然而那男孩子卻只喃喃地說道：

「你不懂的——你老了——你什麼都不懂。」

王龍尋思了好一會，他向他這兒子看了一眼，便見到他雖然瘦，卻已是成年人那麼長了，於是他喃喃地疑惑感地說道：

「哦！他也許還要一樁罷。」隨即慢慢地高聲說道，「哦！兒子呀，我就要給你討老婆了！」

然而那男孩子卻從他那鎖住的濃眉毛底下，向他父親閃了火樣的一眼，便冷冷地說道：

「那是我真要走掉了，我比不得我大哥，凡百事情可以用女人來了的！」

王龍立即覺得自己錯了，趕忙說道：

「不——不——我們不給你討老婆——我的意思是你可有看中的丫頭——」

那男孩子籠着手，擺出高傲的神氣回答道：

「我不是平常的年青人。我有我的夢。我想望幹一番榮耀的事業。女人呢到處有。」於是彷彿回到他忘掉的什麼事似的，忽然放下他的兩手來，他用平常的口吻說道，「況且，再沒有比我家這班丫頭更醜的了。我再想一想——這些院子裏，大約只有在裏院子當值的那個白臉小丫頭相貌還算好。」

王龍明白了他講到的是梨花，便兜起了希奇的醋意。他忽然覺得自己愈加老——是身腰太大的白頭髮老頭子了，他又看到他的兒子是細長而年青的男人。這一瞬間，他們是爹兒子，但也是兩個

男人，一個年老一個年青，於是王龍忿忿地說道：

「不要想到這班丫頭身上去——我不許家裏有着少爺們那種腐敗的習氣。我們是粗手健脚的鄉下人，一向正經的！」

於是那男孩子睜大了兩眼，擡起他那濃黑的眉毛來，聳聳肩對他父親說道：

「你先說起的！」便即轉身出去了。

於是王龍獨自坐在自己房間裏的「張桌子旁邊，覺得淒涼而且孤獨了，他喃喃地默唸道：

「哦！我家裏到處不得安靜了。」

因了許多的氣惱，他心亂了，然而，雖是他理會不得所以然的緣故，這一種氣惱卻覺得最分明。他的兒子細看了家裏的白臉小丫頭，覺得她相貌好。

王龍心裏撇不掉他小兒子說起梨花的那番話了，每逢那丫頭來去，他就瞪着眼看住她，於是對於她的想念情不自禁地充滿了他的心，他疼愛她了。然而他卻對誰也不說什麼。

那年初夏的一夜，天氣悶熱，他獨自坐在自己院子裏一株桂花樹下，桂花的濃重的香氣充塞了他的鼻管，他坐在那里，他的血同年青人的血一樣，又旺又燙的流着。那一整天，他感覺得自己的血那麼着，他半個心思是要到他的田地上去走走，脫掉了鞋襪，用他腳上的肌膚去接觸大地。

他想雖這麼想，可是他卻怕給人家看見，不好意思，因為城裏人不復當他是種田人，卻當他是田主，是富人了。他這纔心猿意馬地在各院子裏踱來踱去，他完全避開了荷花，因為她很明白男人家什麼時候就心神不定，她有着窺探尷尬事情的一雙銳利的眼睛。他獨個子踱開去，沒有心思顧到他兩個吵鬧着的媳婦，連當給他當作玩意兒的孫兒女們，他也沒有心思來顧到。

因此，那一天過的很長很寂寞，他那旺盛的血在他皮膚底下急流着。他忘不掉他的小兒子，這兒子兩道黑眉毛緊鎖着，看去是多麼長多麼挺呀，他又忘不掉那丫頭。他心裏想：

「他們年紀差不多——男孩子足有十八歲了，她呢不到十八歲。」

於是他想到自己再過幾年就是七十歲，他對於自己急流着的血覺得慚愧了，他想這：

「將這丫頭給這童子也許是一樁好事罷。」他幾次三番這麼想，每逢這麼想的時候，總覺得他那已經疼痛的肌肉上有什麼刺着似的，他不得不刺，可是他也不得不感覺這痛楚。

這纔他看來，那一天過得很長很寂寞了。

一到夜，他仍然是孤獨着，他獨自坐在自己院子裏。夜的空氣悶悶的熱熱的，夾着桂樹的花的氣息。

他正坐在那里那株樹底下，一個人經過他的院子的門邊他坐着的了，他趕緊一看，這就是梨花。

「梨花，」他低聲兒叫。

她忽然停住了，她的頭俯下來聽。

於是他又叫了一聲，他的聲音幾乎從喉嚨裏發不出來：

「到我這里來！」

那時她一面聽着他的話，一面擔心似的輕步走過了那門，站在他面前，他在暗黑裏幾乎看不出她站在那里，然而他卻也覺得她在那里，他伸出手去，拉住了她的小衫，似哽咽非哽咽地說道：

「小孩子——！」

他的話停住在那里了。他心裏想，自己是老頭子了，自己的年紀，還是孫兒女的年紀和這孩子差得近，在這樣的人，這一種事是丟臉的，於是他撫弄她的衣衫了。

那時，伺候着的她從他身上感得了他的血的熱度，她俯下身去，好像梨花從枝頭落下似的滑倒地上了，隨即抱住了他的兩腳，躺在那里。於是他慢吞吞地說道：

「小孩子——我是老年人了——很老的人了——」

於是她從暗中發出好像桂樹的呼吸似的聲音來，說道：

「我歡喜老年人——我歡喜老年人——老年人多麼和氣——」

他略略俯向她身上去，和婉地說道：

「你這樣的小丫頭應當有個長帆帆直挺挺的年青人——你這樣的小丫頭！」他在心裏又添說一句，「像我的兒子——」可是他惟恐這個念頭落到她的心裏去，說不出口來。

然而她卻說道：

「年青人不和氣——他們總是可怕的。」

他一聽得她那細小的孩子氣的聲音從他腳邊顫顫地傳送上來，他的心頭就漲起了對於這丫頭的愛的盛大的波浪，他徐徐地抱起她來，引進他自己的院子裏。

當這麼着的時候，他這高年的愛較之先前他的種種情慾都更使他驚訝了，因為他雖有對於梨

花的愛，卻沒有照他攔住他所結識的別人那樣攔住她。

他輕和地抱了她，他那肥胖的老年的肉體上一感覺到她那飄飄然的青春他就滿意了，他單是在日間看看她，用手摸摸她那飄動的衣衫，夜間有她的身體靜靜地睡在他的近旁，他就滿意了。他詫異於老年的愛，這是這麼殷切又這麼容易滿足的。

至於她呢，她是無熱情的少女，她是照依附父親那樣依附他的，在他看來，她大半委實是小孩子，幾乎算不得女人。

王龍所幹的這一回事沒有立即傳出來，因為他一點也沒有說。他是自己家裏的主人，他何必說呢？

然而杜鵑的眼睛卻先注意到這事情了，她看見那丫頭天亮從他院子溜出來，她便拉住了那女孩子，笑了一陣，她那老應式的老眼耀光了。

「哦！」她說，「原來老板又搭上了呵！」

王龍在自己房裏聽到她的話，便趕緊扣了長衫走出來，他帶着幾分得意，虧心似的微笑一臉，喃喃說道：

「哦！我說她還是揀個小後生的好，她偏要老頭子！」

「這樁好事情可以說給奶奶聽聽的，」杜鵑於是說，她的兩眼閃出惡意的光來。

「怎麼一回事，我自己也不明白，王龍慢慢地回答：「我原沒有要在我院子裏再添個女人的意思，不知怎的惹出了這事情。」待到杜鵑說了「哦！總得說給奶奶知道的。」這句話的時候，怕荷花的動氣比什麼都厲害的王龍便向杜鵑央求着說道：「你要說，就對她說罷。如果你能夠設法不使她當我的面發性子，那我就有錢謝你。」

杜鵑這纔笑嘻嘻地答應了。王龍回到自己的院子去，一會兒也沒有出來，直至杜鵑回來說道：

「這事情說過了，她氣的了不得。後來我提起了她的心願纔好些。你答應過她的時鐘，她想望的好久了，她要手上帶紅寶石戒指，她要一對，每隻手帶一個，她一想起這些東西，就還要別的，她要個丫頭來替梨花的位置，梨花不要再到她這里去，你暫時也不要去，她一見你們就難過。」

王龍急切地答應了，他說道：

「她要什麼，辦給她就是，我什麼都捨得。」

用不着立時就去看荷花，不妨等到她心願的得償，使怒氣冷卻了纔去，王龍這纔高興了。

然而還有着他的三個兒子，他覺得自己所幹的事，在他們面前是希奇模樣慚愧的。他幾次三番心裏想：

「我不是我自己家裏的主子麼？難道我不可以受用我用洋錢買來的我自己的丫頭的麼？」

然而他還是免不了慚愧。他等候他的兒子們進他的院子來。

他們一個一個分別地來了，第二的先來。這個人一進來就談到田地，談到收成，談到夏天的旱災。他談的時候，眼睛偷偷地在屋子裏到處看着，王龍知道他在找尋那丫頭，要明白他聽到的事情確不確，這纔他向躲在臥室裏的梨花叫道：

「小孩子！給我拿茶來，給我兒子拿茶來！」

她出來了。她那白嫩的臉孔上帶些桃子一般的微紅，她垂了頭，移動那沒有聲響的小巧的腳步。第二的兒子就兩眼骨碌碌地看住了她，彷彿到此時為止，他聽是聽得，卻不能相信似的。

然而除了田地如此這般，這個那個佃戶到年底非調換不可這一類的話，他一點也沒有說什麼。於是王龍問他的兒子：「孩子們好麼？」他便回答說：「孩子們害着百日咳，現在天時暖起來，是不要緊的。」

他們一面喝茶，一面來回地談這種話。第二的兒子向四下裏看了周到，便出去了。於是王龍對於他那第二的兒子是放心了。

半天還沒有過，大兒子進來了，他又長又漂亮，有些傲慢的神氣，王龍怕着他的驕傲，起初沒有將梨花叫出來，卻吸吸煙等候着。那大兒子於是直挺挺坐在那里，向他問了安。王龍回答了自己好，向他的兒子看了一眼，於是他的恐懼心消失了。

爲什麼呢？因爲他看出他大兒子是怎樣的人來：他身子雖大，卻怕着他自己的城裏老婆，怕着沒

有那麼一副大人家出身的樣子。而且鄉土的勇敢精神，在王龍內中，雖當自己不曉得牠時候也強烈的，這精神在他內中空湧上來，於是他又復照他從前那樣，看輕這大兒子了，他忽然向梨花叫道：

「小孩子，又是一個兒子到了，你來倒茶！」

這時她很冷靜的走出來，她那蛋形的小臉白得同她的名兒這一種花一樣。她進來時候垂了眼睛，她只做了叫她做的事，便急急地出去了。

她倒茶時，父子兩人是靜靜地坐着，然而當她去了，他們舉起茶碗來的時候，王龍卻對他兒子的眼睛察看了一番，他在那里提到了一種赤裸裸的羨慕的眼色，這是暗自妒忌着別個男人者的眼色。於是他們喝了茶，那兒子終於用不平順的聲音說道：

「真有這種事，我沒有相信呢。」

「怎的沒有？」王龍平靜地回答。「這是我自己的家。」

那兒子於是嘆了口氣，過了一會，回答道：

「你有錢，你可以照你的心意幹的。」他又復嘆了口氣說道，「哦！我想在男人家一個總是不夠的，到有一天——」

他將話中斷，不再說下去，隨即照轉到新念頭的人那樣，顧自走了。王龍坐在那里，就他的煙管吸煙，想到自己雖是老頭子，卻已幹了違心的事，他不由地得意洋洋了。

然而小兒子進來的時候，卻已經是夜裏了，他也是一個人來的。那時王龍坐在那院子的堂屋裏，紅的蠟燭點在桌子上，他坐在那桌子旁邊吸着煙，桌子的別一旁，靜靜地坐着梨花，她時時照孩子那樣對王龍飽看一眼，並不風騷；他呢，瞪着眼看她，覺得自己的辦法得意。

那時忽然間，他那小兒子站在他的前面了，那兒子從院子的暗處進來時沒有給誰看見。他希奇地彎了背站在那裏，他的兩眼耀着光，釘在他父親的臉孔上看。他的兩道眉毛，在他的青春是太濃太黑了。他終於低聲說道：

「現在我要去當兵了——我要去當兵了。」

然而他却只對他的父親看，沒有對那少女看，於是那對他的大兒子二兒子已經全不害怕的王龍，忽然對這兒子害怕起來了，他是從這兒子出世，就對這兒子不大關心的。

王龍嘴裏喃喃的，想說些什麼話，然而待到他將煙管從他嘴上移過的時候，卻沒有聲音出來，他只是對他兒子呆看着。於是他兒子疊連地說道：

「現在我要去了——現在我要去了——」

忽然間他轉過身去，向那少女看了一眼，她怯生生地向他回看了一眼，於是兩手掩了臉，免得自己看見他。那少年收住了對她的眼光，只一跳便從那屋子出去了。王龍向開在夏的黑夜裏的那門的方正的陰影裏望了一眼，他是去了，到處是沈靜。

終於他轉臉向少女，便用非常淒涼的口吻溫和地說道：

「我的心肝，你看來我是太老了，這我很明白。我是老，老頭子了。」

然而那少女卻從臉上落下她的兩手來，她比往常更有熱情似的叫道：

「年青人囚得很——我頂喜歡老年人。」

一到次日早晨，王龍的小兒子就去了，他到什麼地方去，沒有人知道。

那時，王龍所有的倏忽的對梨花的愛，正同將盡的秋在入冬以前時有變相的夏熱忽起忽滅一樣。那一種愛的倏忽的熱一過去，他內中的熱情便死滅了；他是疼愛她的，然而沒有熱情。

他內中的火焰一過去，他忽然因年老而冷下來，他是老頭子了。然而他卻疼愛她；她在他的院子裏，耐着心忠實地服事他，這在他看來就是安慰。他老是十分和善地待她，因此他對她的愛愈加是父親對女兒的愛了。

她爲他的緣故，甚至對他那可憐的啞吧也看待得好；這在他也是安慰的事。一天，他就將自己心裏想的長久了的事告訴她了。王龍曾經想過許多回：等到自己死了，那可憐的啞吧要弄到怎麼樣呢？除了他自己以外，再沒有別人留意到她活着呢還是餓死了。因此，他曾經在藥店裏買了一小包白色的毒藥，他心裏曾經想過，等到他覺得自己將死的時候，他要將這給他的啞吧喫。然而他對於這樁事卻比對於他自己的死期更害怕。現在他看見那梨花是忠實的，這在他便是安慰的事了。

因此，他一天將她叫到跟前，說道：

「等到我死了，我這可憐的啞吧，除了你，就沒有人我能夠將她託付了。她在我之後還要活下去。

我很知道等到我死了，沒有人會不怕麻煩的來餵她，從雨裏，從冬天的冷地方帶進她來，不使她曬在夏天的太陽下，她一定要給他們送到街上去流蕩的。這個包裹就是使她太平的東西。等到我死了，我死了以後你將這個拌在她飯裏給她喫，她就會跟了我去。那麼我可以放心了。」

然而梨花卻從他手裏拿着的東西縮回去，她用嬌弱的聲氣說道：

「我差不多連蟲兒也不敢弄殺，怎麼能夠謀這條命呢？我不敢的，老板呀，但是我肯將這可憐的啞吧當作我自己的看待的，因為你一向待我好——比我一輩子碰到的什麼人都好，只有你是好人啦。」

王龍因為從未有過人這樣報答他的緣故，聽了她說的話，簡直哭得出來，於是他的心攀住了她，他說道：

「但是，小孩子，拿了罷，我托信的只有你，雖是你也有一天要死的——你以後就沒有人——一個人也沒有了——我很知道我的媳婦們管着他們的孩子們，管着他們的吵鬧也忙不過啦。我的兒子們是男人家，不能管這些事情的。」

梨花這纔明白了他的意思，從他手裏接了那個包，不再說什麼。王龍托信了她，便爲他那可憐的啞吧的運命而安慰了。

於是王龍的年紀愈來愈老，他過着很孤獨的生活，和他相伴的只有他院子裏那兩個人——他

可憐的啞吧和梨花。有的時候他興奮一點，向梨花看一眼，說道：

「你太寂寞呀，小孩子。」

然而她老是非常感激似的輕聲回答道：

「安靜倒也安靜的。」

有的時候，他又說道：

「你看來我太老了，我的火成了灰了。」

然而她老是非常感謝似的回答道：

「你待我好，我更加不想什麼男人了。」

有一回，她這麼說時，王龍覺得奇怪了。他問她道：

「你輕輕年紀，有什麼惹得你這樣害怕男人家。」

他看着等候她回答時，見到她兩眼裏非常的恐怖。她用兩手掩了臉，輕聲說道：

「除了你，個個男人我都恨着，——連賣掉我的爹，我也恨他。我只聽得男人們作惡，我恨個個男

人。

於是他詫異着說道：

「怪呀，你不是住在我院子裏，又安靜又舒服的麼？」

「我厭惡極了，」她將眼光斜開去說道，「我厭惡極了，我恨個個男人；我恨個個年青人。」

她不再說什麼了。他就此默想起來，他沒有明白，是荷花將自己一輩子的故事給她聽飽過，將她威嚇過呢，還是杜鵑用猥褻的話使她受過驚；是她暗地裏碰到過什麼不願告訴他的事呢，還是另外什麼事。

然而他卻歎歎氣，將他的種種疑問丟開了，因為現在他要安靜比什麼都殷切，他但願坐在自己的天井裏那兩個人的近邊罷了。

王龍這麼坐在那里，他的年紀這麼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老起來，他照從前他的父親那樣，間歇地睡在太陽下；他心裏想：自己的生涯是舒齊了，他就此滿意了。

有的時候，這種時候卻稀罕，他走進別的院子裏去；有的時候，這種時候卻更稀罕了，他看見荷花。她從未說起他帶去的那丫頭，倒很客氣地和他攀談，原來她太老了，有東西喫，有愛好的酒喝，有洋錢化，她就滿足了。她和杜鵑過了這麼許多年，現在像朋友似的坐在一塊兒，不復像主僕了。他們兩人談這樣談那樣，多半談的是關於往昔和男人們廝混的事，他們兩人喫，喝，睡覺，醒來再談開天，談過了再喫，再喝。

王龍走進他兒子們的院子裏去的時候——這種時候很稀罕，他們待他客氣，他們跑去端茶給

他喝，他要看新生的孩子，因為容易忘記，幾次三番地問：

「現在我有幾個孫子了？」

人立即回答他：

「你各房孫子併起來，男的十一個，女的八個。」

他咯咯咯笑一陣，回說道：

「每年添兩個，我算得出的，可不是？」

於是他就坐一會，看聚集在他周圍呆着的孩子們。他的幾個孫子現在是長長的童子了，他瞇着眼向他們看一會，便喃喃地自言自語道：

「那一個神氣好像他太公，那邊是小劉，這邊是小時候我自己。」

於是他問他們道：

「你們上了學罷？」

「唔公公，」他們回答說；他又說道：

「你們讀四書麼？」

於是他們帶着分明的少年人的輕蔑聲氣，笑了一臉，說道：

「不，公公，革命以後，沒有人讀四書了。」

他默想着回答道：

「噢！我聽到過革命啦，可是我一輩子忙得很，沒有工夫來留心。」

然而童子們聽了這話卻暗笑了。終於王龍站起身來，覺着自己究竟只是兒子們院子裏的一個客人。

某一次以後，他不復去看他的兒子們了，然而有的時候，他就問杜鵑道：

「我兩個媳婦過了這幾年還安靜麼？」

杜鵑說道：

「他們兩個麼？他們安靜着，就好像兩隻貓兒闔眼。但是大少爺也討厭他老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撒嬌了。聽說他又有一個女人了。他時常上茶館去。」

「嘿！」王龍說。

然而待要將這番話想一想，他對於這事情的興味卻就衰退了，他還未明白這事情，就想到了茶，想到了初春的風冷冷的在他肩膀上鑽。

別一回，他對杜鵑說道：

「有人得知我的小兒子的信息麼？他這許多時候到什麼地方去？」

杜鵑是這些院子裏什麼事情都知道的，她回答道：

「哦，他沒有寫信來，可是不時也有南邊的人來，聽說他做軍官了，他在他們叫做革命的什麼事情上很闊很闊了，革命是什麼我不懂——恐怕是一種生意罷。」

王龍又復說道，「噢！」

他本來也會將這番話想一想的，然而天已晚了，在太陽收去時候冷淒淒的空氣裏，他的骨頭疼痛起來。他的心現在隨便飄蕩，他不能長久守住一件什麼事了。他的老年身體對於飯食對於熱茶，比對於什麼都需要得深切。然而在他覺得冷的晚上，溫暖而年青的梨花卻貼近着躺在他的身邊，他因了牀上的她的暖氣，就安於他的老年了。

這樣，春年年到來，他隱約地覺得春的到來，愈老愈隱約地。然而他卻還有一種情緒留着，這就是他對於田地的愛。他離開了那田地了，他已經在城裏立起他的家來，他富有了。然而他的根卻是在他的田地裏；雖然接連有許多月他忘記田地了，可是每年春一到來，他必須走到那田地上去的。現在呢，雖然他不復能夠抓住犁兒，或者做什麼，只能夠看看別人拖了犁兒耕過泥土去，他還是一定要去的。時候，他帶了一個僕人連同他的牀去，重復睡在泥築的老屋裏那張舊牀上，他是在那邊有了孩子們，阿蘭也是在那邊死的。他到天亮醒來就走出去，他伸了他那發顫的兩手，摘了一片新抽的柳葉和一朵桃花，便整日捏在他手裏。

在快到夏天的暮春的一天，他這樣的在那里間走，在他的田畝上走了幾步，便來到他葬着家裏

的死人的小山上，有圍牆的地方。他拄着拐杖，顛巍巍地站在那里，對那幾座墳看了一會，便回想到他們每個人了。他現在覺得他們是比住在他自己家裏的兒孫們還清楚，比他可憐的啞吧和梨花以外什麼人都清楚。於是他的心回溯了許多年，他看到一切人，連不知有多少時候，他聽不到消息的他那小小的第二女兒也看到，他看見她是照她從前在他家裏那樣的美麗的少女，她的嘴唇又紅又薄，好像一片紅綢——她在她心裏，是同橫在這地裏的這些人一樣。於是他默想了一會，霍地起了這一個念頭：

「哦！這遭挨到我了。」

於是他走進圍牆去，仔細看了一回，他看到了將來葬自己的地方——在他父親和他叔父的下首，金的上首，和阿蘭不遠。他定睛向自己要葬的那地方一堆泥土看了一會，覺到他自己就在這中間，永遠回到他自己的田地裏了。他喃喃地說道：

「我要留心棺材了。」

這念頭又急又淒切地懷在他的心裏，於是他走回城裏去，叫了他的大兒子來，說道：

「有一件事我要說一下。」

「那麼說呀，」那兒子說，「我就在這里。」

然而王龍待要說出來時，他卻忽然記不得自己要說的是什麼事了。因為這樁事情他是那麼淒

切地懷在心裏，而現在竟從他這里溜掉了的緣故，眼淚堆在他的眼眶裏了。於是他叫了梨花來，對她說道：

「小孩子，我要說的是什麼？」

梨花清脆地回答道：

「今天你在什麼地方啦？」

「我在田畝上，」等候着的王龍回答說，他的兩眼釘住在她的臉上。

她又復清脆地問道：

「那一塊田畝上？」

那時忽然間，那樁事情又復飛到他的心裏了，他從他那溼漉漉的眼睛浮出笑容來，叫道：

「哦！我想到了。我的兒子呵！那塊地方我揀好我的葬穴了，這就在我爹兩弟兄的下首，你娘的上首，靠近着金。趁我沒有死，我要看看我的棺材。」

於是王龍的大兒子孝順似的嘆道：

「不要說那種話呀，爹，我一定照你的話辦。」

於是他的兒子買了一口從大枝的香木鑿成的棺材，那種香木因為比鐵還經久，比骨更經久的緣故，是專供盛斂死人用的，於是王龍安慰了。

那口棺材，他叫人扛進他的房裏，他便天天對着牠看。

忽然間，想起一樁事情來，他說道：

「喔，這口棺材，我要搬到那所泥屋裏去，我要在那邊過我有限的日子，我要死在那邊。」

他們依從他的心意了，他帶了梨花和啞吧，以及他們要用的僕人們一同回到他本地的老屋去；王龍又復在自己的土地上住身，而將城裏的屋留給他所創立的家族了。

過了春，過了夏，到收穫時節了，在入冬之前火熱的秋天太陽下，王龍坐在他父親從前坐過的靠牆的地方。現在，除了他的飲食和他的田地，關於另外的什麼東西，他不復想到了。然而，就他的田地而言，他也不復想到田地上會產出怎樣的收成來，該下什麼種等等田地本身以外的什麼事了。他有時候俯下身去，撈了些泥土在手裏，便捏着這泥土坐在那里，這在他的手指間似乎充滿着生命似的。他將泥土這樣捏着，他就滿足了，他間歇地想到這泥土，想到在那里的他那口好棺材。

他的兒子們待他也夠好，他們天天或者至少隔天到他這里來，將配他老年口味的美味的食物送給他喫，然而他卻頂喜歡照他父親那樣有一碗開水沖過的泡飯喫。

有時候，如果他的兒子們沒有天天來的話，他就咕嚕一陣，對老是在他身邊的梨花說道：

「哦！他們這麼忙幹麼？」

要是梨花說，「他們發達了，現在他們事情很忙呢；你大兒子已經在城裏做了官，和一班闊人在一夥兒，他姨太太也有了。你第二兒子也自己開了一家大米店。」

王龍就靜聽她的話，半懂不懂，可是他向他的田地望一望，那話也就忘記了。

然而一天，卻有一會兒他看得清楚了。這是他兩個兒子來的一天，他們向他問候了一番之後，在那屋裏兜一轉，走到田阪上去。王龍靜悄悄地跟了他們走。每逢他們站住了，他就慢慢地追上去。他們既沒有聽得他的脚步声，又沒有聽得他的拐杖點在軟泥上的聲響，於是王龍聽得了他的第二兒子細聲說着：

「這塊田我們好賣的，這一塊，我們兩人就將錢來平分罷。你分進的錢，我想出重利錢向你借，因為現在鐵路直通，我可以運米出洋了，所以我……」

然而那老頭子只聽得「賣田」這兩個字，便喝了下面這句話，他一股怒氣直沖上來，聲音免不得斷續和發顫了。

「嚇！沒出息的兒子，——田也賣了麼？」——他哽咽一會，幾乎要跌倒了，他們抓住他，抱起他來，於是他哭了起來。

那時他們安慰他，對他說道：

「不——不——田地我們決不賣——」

「等到賣田地了——一家就完結了」

他斷續地說，「我們來從田地來，我們去也得進田地去——你們保得住田地就可以活下去——誰也捨不去你們田地——」

那老頭子讓他那零落的眼淚在他臉頰上乾掉，牠便在那里結成鹹灘了。於是他俯下身去，撈起一把泥來，捏在手裏喃喃地說道：

「你們賣田呢，那是完結了。」

他兩個兒子在他的兩旁每人抓着他的一隻臂膀，攙住了他，他手裏緊捏了溫暖而鬆散的泥土。他們，兩個，大兒子和二兒子安慰着他，邊連地說道：

「放心罷，放心罷。田地不賣了。」

然而那老頭子的頭上，他們兩人卻對看一眼，微微地笑了。

2.95



一元

平光
訂裝平初

民國廿二年九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一元

(外埠酌加寄費)

“地 大”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	賽珍珠
譯者	胡仲持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路華德路陸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八五五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槐樹街

開明書店分店

